

武俠世界



42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連續篇「燭影飛鴻」。于化棠與金英有情人終成眷屬，在二義兄李百萬的主持下舉行大婚之禮，然而大堂與洞房之大小金銀花竟然自動冒起火花燃燒，而面對百媚千嬌美嬌妻的他居然神情恍惚……石中奇先生所著的故事伏線重重，令人疑惑叢生，若讀者曾閱「洞房花燭夜」故事，千祈莫錯過解開謎團的機會。究竟于化棠何許人也？他身負甚麼使命呢？傅碧夢夫人又與此案有何關連？欲了解前情後事，定不能錯過本文，請欣賞。

* * *

本期選刊一鵠先生撰著的「不使胡馬渡陰山」之短篇故事。風萬里乃少年英俊，具有愛國情操，大義當前，忠孝兩難全，但為了民族的利益，他寧捨小義而取忠……這是一篇壯懷激烈的故事，令人振奮緬懷，切勿失諸交臂。

* * *

下期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亂世驚情」，敬請留意。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燭影飛鴻(武俠奇情推理連續篇)

于化棠與金英成婚之夜，金銀花倏然自動冒火燃燒，于化棠見此情景悄然……石中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不使胡馬渡陰山(新派俠情哀艷故事)

深明大義 委屈求全……鵠 45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風雪英豪錄(新派湖海傳奇)◀二▶

風起雲湧江湖路 殺氣騰騰追和尚……龍乘風 58

龍潭飛鳳(新派俠義緝兇故事)

化敵為友共進退 幾番擊殺方脫險……西門丁 68

殺戮傳奇(李自成綠林外傳)

隨機應變大斬獲 計謀高絕得金銀……霍去病 80

玉釵盟(新派江湖復仇故事)

別開生面比武功 口述招式論高低……臥龍生 92

八方狙殺(新派俠義追緝故事)

兇僧犯案被擒獲 索命郎君打商量……申公豹 100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歪歪小爽哥(新派武林傳奇故事)

成人之美見妻女 深明大義留生路……辛棄疾 111

飛鷹(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遺失匕首被嫁禍 追踪真兇遭圍殺……司空羽 121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42期

(總號190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名作家 依達

精彩作品介紹

季節之戀



每本HK\$34

在扎幌的一個滑雪場上，他倆相遇、相戀。異地，一個浪漫的季節裏，這段情會有結果嗎？他所有的愛傾瀉而出，但她的愛却是那麼飄忽，甚至在心底裏仍為另一段感情所牽念。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新婚燕爾 遽別香巢

四週一片寂靜，連山風也累得休息了下來。

于化棠和金瑛面對面的坐在一對大紅燭下面。

他們的洞房花燭夜早就過去了，今晚廖化還是替他們準備了這對大紅花燭，是有特殊意義的，表示祝賀他們從今晚起，他們是真正的神仙眷屬了。

金瑛笑臉如花，映着大紅燭美上加美，美得連神仙都要看得守不住心旌。

于化棠面對如此美眷佳人，却反常的鎖住了眉峯，臉上既無興奮之色，也沒有絲毫笑容。

兩人面對面的沉默了好長的一段時間，金瑛羞澀的輕輕叫了一聲：「大哥……」

金瑛的聲音提高了些許，叫道：「大哥……」

于化棠還是老樣子，無動於衷。

「大哥！」金瑛的秀眉微微的緊皺起來。

于化棠如夢方醒般的望了一望金瑛，道：「瑛妹，是你叫我麼？」

金瑛看着他那樣子，實在生不起氣來，忍不住「噗嗤」一笑道：「房內還有第三者麼？」

于化棠輕「啊」了一聲，完全明白過來，歉然道：「對不起，是我失神了。」

情人眼裏瞞不過分毫，金瑛睹景生情，不免多心地問道：「想起了小紅還是萬銀霞？」

于化棠直接了當地道：「我在想大哥和二哥。」

大哥丐幫幫主楊日輝、二哥百

萬富翁李百萬這份友情實在叫人感激難忘。

金瑛一笑道：「不錯，他們對我們實在是好，但也……」

于化棠截口道：「我好像被人套上了一個圈……」

金瑛臉色大變，驚得指着于化棠，祇說了兩個字：「你……」

于化棠並沒有走遠，他藏在暗處，眼看金瑛悲痛得倒了下來，又眼看著廖化等人在驚慌失措中把金瑛救了進去，他這才心頭泣血地轉身離開了天池小築。

于化棠好像失去了理性，鐵石着心腸，冷「哼」了一聲，突然的站起身來出了香巢。

他沒有多說一個字，就這樣的走了，走得教金瑛來不及起念頭叫住他。

當金瑛想起叫住他時：「大哥，你要到那裏去……」于化棠已經不知去向了。

金瑛追出屋外，空山寂寂，眼前一片茫茫。

「天啊！」再堅強的人，也承受不起這突然之間降臨的打擊，金瑛雙膝一軟，人就癱下去了……

于化棠絕不是鐵石心腸的人，他是鐵血漢子，流血不流淚，這時他臉上却也掛上了兩行淚水而不自覺。

夜色茫茫，于化棠的前路更是茫茫，但于化棠沮喪了一陣後，一挺胸膛，他步伐又堅定得可以踏上任何崎嶇旅程了！

于化棠連夜下了廬山，好在他的相貌並無特別顯眼的地方，換身衣服，如非碰到見過面的熟人，別人就很難知道他是甚麼人了。

他回到了南昌，在南昌他本來就還有自己的事，兩次來都把自己的事就誤了，這次，他想先辦自己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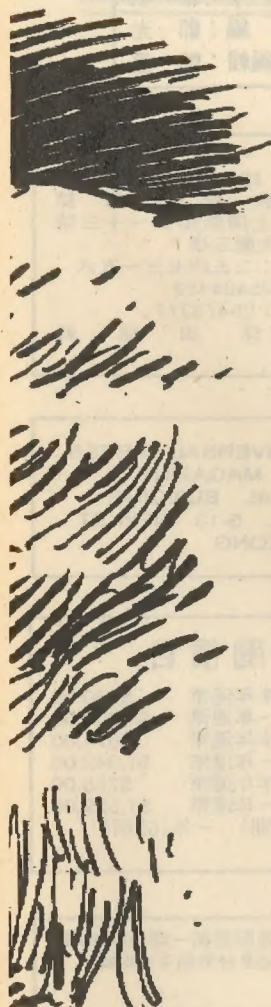
在南昌有熱鬧的大街，也有冷清的小巷。

大街上有酒樓茶館，小巷上也有酒店茶舖，一樣的貨色不同的價錢，一樣的顧客二種的身份。

于化棠東張西望看中了一家沒有招牌的茶館，這間茶館雖然沒有招牌，却在門楣上懸了一方「泰山石敢當」的小匾！

長年累月的燻炙，「泰山石敢當」五字也有些看不清楚了，祇能勉強辨識。

飛鴻



燭影



于化棠見到了這方小區，星目中掠過一道欣喜之色，舉步走進了茶舖。

這是一間小茶舖，祇有六七張小桌子，但却坐滿了茶客，生意好得不能再好。

敢情，中間的桌子還有一個說書的人在說書，他說得口沫橫飛，而座上茶客也聽得如癡如醉。

于化棠目光四掠，找不到空位子，祇有靜靜的待在一旁。

說書的正在說「三國演義」，當他說到緊要關頭時，拍板一拍，雙手一拱，道了一聲：「獻醜，獻醜！明日請早！」轉身便退入了後堂去。

茶客接着也一哄而散，整個茶舖立時清靜了下來。

這時茶博士才走過來招呼于化棠道：「請問客官喝甚麼茶？」

于化棠道：「在下不要茶。」

「不要茶，你來幹甚麼？」茶博士一愕，心裏想着，可沒有把想着的話說出來。

于化棠訕訕的一笑道：「在下是來買一件東西。」

茶博士「啊」了一聲，欣然道：「不錯，小店也有幾種名茶出售，客官是要『龍井』……」

于化棠搖搖頭，說道：「在下也不買茶葉。」

茶博士一怔道：「客官可把小可弄糊塗了，小店除了順便賣點名茶之外……」

茶舖裏還有三四位茶客未曾散去，這時大家目光都轉到于化棠身上。

于化棠一笑道：「請老闆出來說話吧！」

茶博士道：「敝東向不接談生意，客官就吩咐小的吧！」

于化棠道：「你能作主？」

茶博士道：「不瞞客官說，小的幫敝東照顧這茶舖子已有十年了，大小買賣，還能作點主，客官請吩咐吧！」

于化棠一笑，指着門楣上那一塊「泰山石敢當」小匾道：「在下想談了這塊小匾。」

茶博士忍不住哈哈大笑道：「客官，你不是開玩笑吧？」

于化棠正色道：「人有所好，在下是誠心誠意，如何可以玩笑視之？」

茶博士也是臉色一變，道：「客官如不是開玩笑，那就是存心來找碴子的了，哼！這裏可是有王法的地方，你請吧！」

那塊「泰山石敢當」的小匾絕對錯不了，但這茶博士好像一竅不通，難道……于化棠有點迷惑了。

「做生意的人和氣生財，石頭，對客官怎可如此出言頂撞！」

說書先生現身出來了。

茶博士趕忙欠身道：「七爺，你有所不知，這位……」

說書先生揮手道：「不要說了，我都聽到了！」

茶博士應了一聲道：「是！」連忙退向一邊。

說書先生向于化棠一抱拳道：「小狀計有眼不識泰山，于三爺大人大量，學生張修元向三爺道歉。」

于化棠想不到張修元一眼就認出了自己，心神一震，張修元已肅客欠身道：「三爺，請後堂奉茶。」

于化棠欲逃過其他茶客的注意，點頭就進了後堂。

別看這家茶舖外面那副寒酸相，後堂卻佈置得非常雅緻。

分賓主坐下之後，張修元微微一笑道：「三爺，真要買小店那塊『泰山石敢當』小匾？」

于化棠道：「正是！」

張修元道：「三爺出得起何價錢呢？」

于化棠含笑道：「請開價來。」

張修元忽然說了一句：「目空天下之士……」

于化棠道：「祇讓靈山一個張修元一臉不相信的神色，望着于化棠道：『你……』」

于化棠道：「龍江百丈潭中

起……」

張修元接口便說道：「雨向九重天上來。」

于化棠一笑道：「張兄可以將『泰山石敢當』揭下了。」

張修元猶疑了片刻道：「請三日之後，再見分曉如何？」

于化棠劍眉無由一皺，祇聽裏面廂房之內傳出一婦人的聲音道：「七弟，照計行事，無需顧慮。」

門簾起處，現身出來一個四歲左右的中年婦人，手中托着一隻托盤，盤中正放着一塊「泰山石敢當」的小匾，這小匾比門楣上那小匾又小了幾十倍，小得可以放在掌中。

那中年婦人向中央一站，雙手托着托盤，就不言不動不語了。

顯然裏面還有文章。

于化棠絕不是冒牌貨，伸出右手，挽了一個奇特的指花，將「泰山石敢當」取到手中。

那中年婦人暗中吁了一口氣，萬福一禮道：「少俠好走，不送。」轉身退回內室。

這裏不是見客的地方，也不是賣交情的地方，于化棠識趣的一笑，抱拳道：「多謝，告辭了。」

張修元送于化棠到門口，笑臉歉然道：「對不起，這塊小匾實在不能賣，方命之處，謝謝見諒！」

于化棠哈哈一笑，揚長而去。

于化棠轉過兩條街，抬頭看見

一家小店棧，猛然想到剛才被張修元一口叫出之事，顯見自己容貌雖是平凡，但認識自己的人還是不少，非有所改變不可，此念一起，便跨步向小客棧走去。

剛剛跨進店門，祇見一個小老頭子從客棧之內衝了出來，這時于化棠正想着自己的心事，當看到那小老頭子時，那小老頭已經撞了自己一下，跌跌撞撞的逃到店外去了。

于化棠一皺眉，方待伸手去抓那小老頭子，只見店小二隨後追了出來，罵道：「老不死，往那裡跑？」

于化棠疑心一去，就放過了那小老頭子。

利那間，追者與逃者都轉入了街角不見。

這時，另一位店小二過來欠身問道：「客官可要住店？」

看看客棧不大，用的店小二可不少，心念一動之下，點了一點頭，跟着店小二走進了一間客房。

店小二接着欠身又道：「客官不帶行李，照規矩先行付一天房租。」

于化棠一點頭道：「理當如此，五兩銀子可以住多少天？」

店小二笑道：「五兩銀子可以住上一個月哩。」

面，于化棠見到了那小老頭子。

牛蛙一聲：「多謝！」溜走了！

那小老頭子却向于化棠一舉杯道：「乾杯！」人家鎮定得像泰山，根本沒有把他當作一回事。

那小老頭子席地而坐，地上擺了四大碗菜、一壺酒、二隻酒杯、二雙筷子。

不用說，另外那雙筷子和酒杯，就是為于化棠而設的了。

于化棠換了一身南昌時裝，實在是換錯了，不過，他却毫不猶豫的一笑道：「在下奉陪！」衣襟一捋，就坐在那小老頭的對面地上，端起酒杯，照道：「謝了。」

那小老頭子哈哈一笑道：「有種！」

于化棠一笑道：「在下更是佩服前輩。」

那小老頭子伸手入懷中取出那塊「泰山石敢當」還給于化棠道：「東西還給你。」

于化棠眼睛一轉，抱拳道：「前輩寵召，有何見教？」

那小老頭一翻眼道：「你可知老夫是甚麼人？」

于化棠道：「請恕晚輩眼拙，尚請前輩賜教！」

那小老頭子道：「老夫宇文及。」

他對「宇文及」這個名字的印象祇一般，于化棠只有禮貌地抱拳說

于化棠道：「你可知道他們是甚麼人嗎？」

店小二道：「那老的，小的不

知，但那個小的，小的却知道他叫牛蛙，向來在城隍廟一帶活動。」

于化棠不動聲色的出了客棧，若無其事的走向城隍廟，這時，他已在臉上加上一副紅腮鬍子，因為他是小白臉之類的人物，加上紅腮鬍子後，整個人都變了，變得再熟悉的人也不認識他了。

不單南昌的城隍廟是最著地方特色的地方，任何地方的城隍廟也有此共同點。

于化棠到了五花八門的城隍廟，他也不向任何人打聽牛蛙的下落，他只用自己的眼睛去找尋牛蛙的下落。

牛蛙已經不認識他，他却還記得牛蛙的容貌，牛蛙是這城隍廟附近的混混兒，他就絕不會離開城隍廟這個地方。

于化棠對於自己的看法，有着堅定的信心，果然，他的推測一點不錯，牛蛙可不就在那家酒家大喝特喝嗎。

和牛蛙一同喝酒的共有三個人，其中一人一面喝酒，一面指着牛蛙鼻子笑道：「牛蛙，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身上居然也有了銀子……」

下面的話，他說不下去了，他們桌前忽然多了一個人，不但桌前多了一個人，而且桌上多了一條黃澄澄的金黃魚，一條足足十兩重的

小黃魚。

那人隨即說話道：「牛蛙，你不想賺到這十兩黃金？」當時十兩黃金足足可以兌換二百兩銀子，二百兩銀子就是南昌這種大地方，也可以風光三個月。

誰見了十兩金子而不眼紅，那才奇怪。

牛蛙還沒有見財不心動的德行，當時眼睛就紅了，伸手就要抓住小黃魚，語氣堅定地道：「我賺。」

那人當然是于化棠，于化棠倒也沒有想到牛蛙這樣見錢眼開，一笑道：「金子好賺，可是後患無窮啊！」

牛蛙一笑道：「不見得，尊駕可是姓于？」

于化棠可真是嚇了一跳，當時臉色就變了，好像自己的鼻子完全牽在別人手中。

苦笑了一聲道：「好眼力！」

牛蛙將金子向懷中一收，道：「再給十兩金子牛蛙帶你去找人。」

于化棠真有點佩服他的膽氣，不由一笑道：「你也太貪心了。」

牛蛙又說道：「不賺白不賺，金子拿來！」

于化棠搖了一搖頭，但還是再給了他十兩金子。

牛蛙真不失信，就在城隍廟後

道：「久仰，久仰！」

宇文及雙眼一翻道：「久仰個屁！」

于化棠滿臉通紅，訕訕地笑道：「是，是，是……」

宇文及道：「你與丐幫幫主楊日輝交厚，你有否聽楊日輝提過老夫？」

楊日輝當然沒有提過他，但他師父有提過。

于化棠一搖頭，宇文及又罵了一聲：「楊日輝真不是東西！」

于化棠劍眉一揚道：「前輩此話，在下不敢苟同。」

宇文及道：「你也不是東西！」

于化棠真有點受不了，臉色微變，道：「前輩言重了。」

宇文及道：「你口不應心，自然也不是東西！」

他說得不錯，于化棠實在有點口不應心，臉色又紅了。

宇文及道：「老夫可說錯了？」

于化棠對楊日輝只是起了疑心，並沒有證據支持他的疑心，當然他不能就此點頭，只有不置可否的笑了一笑。

宇文及道：「不管你是不是東西，老夫倒想借重你一下，你願不願意與老夫合作？」

此人老氣橫秋還在其次，最令人心放不下的的是他的來歷，一個來

歷不明的人，能夠談合作麼？

于化棠正致慮中，宇文及又道：「你不了解宇文及，可聽說過妙手翻天吧！」

于化棠暗一震，忖道：「妙手翻天不是絕技勝過神偷金池的一位丐幫長老了，這位長老的資格，聽說比前任丐幫幫主還老，後來不知怎樣却被丐幫除名了，他不但是個奇人，也是個怪人，更是個瘋人。」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于化棠也不能例外的大為吃驚，雙目精光陡射，仔細望了望妙手翻天半天，搖一搖頭，嘴角泛起一抹笑。

笑紋起，妙手翻天一瞪眼道：「你不相信？」

他真有點不相信，看他這個樣子連個老老子都不像，最多只像個脚夫，同時年紀也不如傳說中般老邁……

于化棠只是有點不相信，而不是真的不信，其實他已經相信他就是妙手翻天，他要不是妙手翻天，豈能從他懷中將「泰山石敢當」取去？

憑他這份能耐，若還不相信他就是妙手翻天，除非自己是白痴。

于化棠當然不是白痴，而且還懷着極大的戒心，故意一搖頭，道：「你要是宇文及前輩，得再亮一手給晚輩看看。」

妙手翻天哈哈一笑道：「老夫就知道你這小子外貌老實，可是一肚子的鬼主意，你看，這是甚麼東西。」

甚麼東西，就是那塊「泰山石敢當」的小牌子。

剛才明明已經還給于化棠，于化棠也揣回懷中，這時，怎麼又回到了他手中？

于化棠愕然回手一摸自己的身上，已是空空如也，足証他手中那塊「泰山石敢當」絕不是另外一塊。

于化棠抱拳笑道：「佩服……佩服……」

妙手翻天道：「你可相信老夫了？」

化棠點點頭道：「晚輩相信了。」

妙手翻天宇文及雙手一合，將手中「泰山石敢當」的牌子震得粉碎，雙手放開，把碎木散一地。

于化棠臉色一變，道：「前輩，難道你真是個瘋子？」

妙手翻天宇文及哈哈一笑道：「老夫才不是瘋子，一個瘋子還分得出是真是假麼？」

于化棠一怔道：「前輩認為這牌子是假的麼？」

妙手翻天宇文及正色道：「這牌子何止是假的，簡直就是要你命的勾魂令。」

于化棠楞了半天，道：「此話

從何說起，難道……」

妙手翻天宇文及一指那些粉末道：「你仔細看看那些粉末再說話。」

那塊「泰山石敢當」原來是烏木製成的，照說烏木應該裏外都是黑色的，可是，那些碎木之中，夾雜了一些閃閃發光的白色物質。

于化棠雙眉一皺，對那些白色物質認真注意起來。

妙手翻天宇文及嘻嘻一笑道：「那是甚麼東西，看出來沒有？」

于化棠看不出來，伸出手指去撥弄了一下，但見那些白色物質碰上手指，立刻化為烏有。

同時，于化棠但覺一股奇寒入骨的冷氣透指而入，冷得一隻右手立時失去了知覺。

于化棠連忙一縮手，發出一股真元內力向右手逼去，才阻止那股奇冷無比的寒氣的上昇，費了半天勁，一隻右手才恢復常態。

于化棠呼了一口長氣，咋舌道：「厲害！厲害！」

妙手翻天宇文及及冷冷的接口道：「北天山的地底，萬年雪精能不厲害了？」

于化棠駭然呼道：「萬年雪精！」他沒有見過萬年雪精，却聽師父說過這種奇異之物，產於北天山萬丈玄冰之內，着體傷人，能在片刻之間，將一個活生生的人凍成

少俠，一報還一報，好快啊！」

于化棠大笑一聲，忽然心中一動，收斂了笑容，話聲也低沉道：「前輩，此地談話方便麼？」

宇文及道：「放心，這裡比任何地方都方便。」

于化棠道：「晚輩請問前輩，前輩可知『泰山石敢當』令牌的真正名稱？」

宇文及道：「這當然是一種信符，但老夫却前未有所聞。」

于化棠點頭道：「此令雖已立令三百餘年，這次還是第一次在江湖上出現，所以外人不知道。」

宇文及微微雙眉一皺，道：「這是……」

于化棠道：「這叫『金吾令』，晚輩憑此令可以學到一種奇絕武功，而辦好一件事。」

宇文及大後悔，歉然道：「老夫一時性急，毀了你的『金吾令』，這如何是好？」

于化棠微微一笑道：「前輩無需自責，這面『金吾令』是假的。」

宇文及吁了一口氣道：「這就好了。」

宇文及沒有再多問這「金吾令」之事，于化棠也沒有再作解釋，但于化棠却舊話重提：「前輩剛才可是說過要與晚輩合作的話？」

宇文及點頭道：「是的。」

于化棠道：「請明示，晚輩但

冰，當然，全身經脈也凍結了，為一般練武之人最大剋星。

宇文及道：「你也知道厲害了吧，祇要將這牌子帶在身上，包你不出一個月，你的一身功力就齊化為烏有了。」

于化棠對於這一點絕不懷疑，但是他也不完全信服，眉毛一挑，話還沒出口，妙手翻天宇文及已說中他的心事道：「別以為奇寒毒精着體就能警覺，老夫問你，你可發現這令牌有何不妥之處？」

當然，一點異樣也沒有發覺。

宇文及道：「天地造物，神奇無比，物物相尅，平衡了天地間的畸形發展，雪精雖然奇寒無比，却透過經過雄黃煉製而成的烏木，將雪精暗藏於這種烏木之內，封口處代以他物，雪精奇毒便可從封口處緩緩發出，因其量小，中者很不容易發覺，就是有了異樣，也不會想到毛病出在此牌身上，等到你明白真相時，你已成了一個廢人了。」

于化棠嚇得全身直冒冷汗，抱拳不迭地道：「多謝老前輩救命之德！」

宇文及嘻嘻笑道：「就稱老夫前輩好了，不要加那『老』字了，一老了就不中用了。」

「請，請坐，請上座！」是前倨後恭的入骨寫照。

歷不明的人，能夠談合作麼？

于化棠正致慮中，宇文及又道：「你不了解宇文及，可聽說過妙手翻天吧！」

于化棠暗一震，忖道：「妙手翻天不是絕技勝過神偷金池的一位丐幫長老了，這位長老的資格，聽說比前任丐幫幫主還老，後來不知怎樣却被丐幫除名了，他不但是個奇人，也是個怪人，更是個瘋人。」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于化棠也不能例外的大為吃驚，雙目精光陡射，仔細望了望妙手翻天半天，搖一搖頭，嘴角泛起一抹笑。

笑紋起，妙手翻天一瞪眼道：「你不相信？」

他真有點不相信，看他這個樣子連個老老子都不像，最多只像個脚夫，同時年紀也不如傳說中般老邁……

于化棠只是有點不相信，而不是真的不信，其實他已經相信他就是妙手翻天，他要不是妙手翻天，豈能從他懷中將「泰山石敢當」取去？

憑他這份能耐，若還不相信他就是妙手翻天，除非自己是白痴。

于化棠當然不是白痴，而且還懷着極大的戒心，故意一搖頭，道：「你要是宇文及前輩，得再亮一手給晚輩看看。」

「前輩，老前輩！」雖有異工同曲之妙，于化棠的一張臉，可又紅到了脖子上。

宇文及哈哈大笑道：「小子，臉皮還嫩得很也。」

于化棠被唬得一楞一楞的，簡直手足無措，祇有跟着哈哈大笑起來。

兩人笑了一陣，于化棠才慢慢自在起來，停住笑聲，訕訕地道：「老前輩！」

「前輩……」

于化棠一笑改口道：「好，前輩，你老怎樣知道這牌子暗含陰謀？」

宇文及道：「算你小子命大。」

一句話沒有說完，忽然沒頭沒腦的問了一句，道：「你可知道老夫平生最愛好的是甚麼？」

于化棠那能知道這麼多，可是又不敢搖頭，祇有堆起一臉苦笑。

宇文及望也不望于化棠一眼，自己作答道：「老夫平日最愛喝兩杯。」

于化棠欣然道：「那可好，晚輩也愛喝兩盅。」

宇文及一翻雙眼道：「你可知道老夫愛喝的是甚麼？」

難道他指的是不是酒嗎，于化棠又傻了。

宇文及微微一笑道：「老夫最愛喝兩杯奇岩名茶。」

「請，請坐，請上座！」是前倨後恭的入骨寫照。

後恭的入骨寫照。

能盡力之處，無不遵命。」

宇文及道：「老夫暗中注意了少俠很久了。」

于化棠微微一笑。

妙手翻天宇文及接着道：「現在請少俠坦白的回答老夫一句話，少俠願意麼？」

于化棠道：「事無不可對人言，前輩請問。」

宇文及道：「老夫聽說少俠與丐幫幫主楊日輝、李百萬三人，已是結為兄弟之義？」

于化棠點頭道：「這是事實。」

宇文及道：「面和心不和可否也是事實？」

于化棠道：「晚輩是一片誠心。」

宇文及微微一笑道：「現在呢？」

句句話都擊在于化棠心頭上，好像把于化棠的心態變化都看得一清二楚。

于化棠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晚輩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妙手翻天宇文及道：「好，夠了，現在，你再說說老夫到底是如何的一個人？」

于化棠那能當着妙手翻天宇文及的面揭他的醜：「這……這……說了半天，却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宇文及哈哈一笑道：「少俠可知道老夫乃是丐幫逐出門的逆徒？」

徒？」

于化棠當然知道，他還知道宇文及之所以被丐幫開除革名，就是因為「妙手」兩個字。

更知道丐幫弟子，向人伸手討錢討飯，乃是天經地義之事，但却嚴戒偷盜行為，妙手翻天宇文及身為長老，就是手癢難禁，總愛偷偷摸摸，過過手癢，所謂「夜路走得多多，終會遇見鬼」，有一次，他終於失手，被前丐幫幫主逮個正着，終於被逐出了幫會。

也因此，他乾脆以「妙手翻天」為號，過他的本性生活。

于化棠祇好點了點頭，口中還是答不出話來。

宇文及話聲一低道：「少俠可知道老夫更是丐幫的監察人？」

他當然不知道，就是現在聽了妙手翻天宇文及老夫子自道，于化棠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愕然道：「是真的麼？」

「當然，是真的。」宇文及臉上升起一片笑容，作了進一步的說明：「此事祇有先幫主一個人知道，現在，是誰也不知道了。」

于化棠道：「那一定是有信物為証。」

宇文及點頭道：「少俠說得一點不錯，這就是老夫的身份証明。」取出一個小銅錢，遞給于化棠過目。

小銅錢祇有方寸大小，一面精工雕刻了一隻眼睛，另一面是一根折成三角形的三節棍。

正反兩面，都沒有任何文字，祇是圖形。

宇文及接着又道：「丐幫幫主與九位長老，都知道此牌，其他丐幫子弟就一無所知了。」

這倒是很巧妙的安排，由此可見，妙手翻天宇文及之被逐出丐幫，完全是一種障眼手法。

于化棠笑了一笑道：「前輩這樣相信晚輩？」

宇文及笑道：「老夫交友以誠。」

宇文及忽然覺得自己的問話太笨了，不由紅着臉，道：「晚輩是說，前輩無需如此出示前輩的身份。」

宇文及道：「其中當然有道理，到時候你就自會明白老夫的用心。」

于化棠道：「好，前輩，請說出你的意思罷。」

宇文及道：「請你回到楊日輝和李百萬他們身邊去。」

于化棠作難地道：「祇怕很難回去了，晚輩之所以離開天池小築，態度已經很明顯了。」

宇文及道：「他們有甚麼不對？」

于化棠一怔道：「這……」他真

說不出他們不夠朋友的地方，也說不出他們有何不軌的行為，要有的話，祇能說是自己的心病了。

可是他自己的心病又怎麼說得出口？

何況，妙手翻天宇文及雖然身為丐幫暗中監察人，却又沒有表示丐幫幫主楊日輝有何不是之處，自己真不能信口開河，說出自己的多心。

宇文及拍了一拍于化棠肩頭道：「你來取『金吾令』就是藉口之一，真假假，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你出南門，此去梁家渡，就可以搭上李百萬的線了。」

于化棠走了兩步，忽然回身問道：「此後晚輩如何與前輩聯絡？」

宇文及忽然脫口而噎道：「天機清曠長生海，心地光明不夜燈。」

于化棠一怔道：「前輩，你……」

宇文及大大的喝了一口酒，道：「老夫也認識你那位朋友。」

于化棠沒有再問甚麼話，轉身出了城隍廟，他也沒有回客棧去，就此出南門向梁家渡而去。

于化棠原不想落店，已是下午時分了，他脚程再快，也得梁家渡也是上燈以後時光了。

妙手翻天宇文及的話，定有道理，先找一家客棧住了下來，然

後，找一家酒樓一方面等變化，一方面填肚子。

梁家渡很熱鬧，各色人等都有，酒樓飯館的生意更是熱鬧。

這時，正是上座的時候，于化棠祇能和一位單身客人合坐一張桌子。

酒菜剛送到，于化棠剛舉起筷子，忽然頭頂上炸雷似的有人大喝一聲道：「于大俠，幸會！」于化棠既然有心與李百萬會面，自然也恢復了完全的自己，別人認識，並不出奇。

于化棠嚇得猛一抬頭，原來是生死劍管中流。

于化棠一挺起腰來，要站起來，生死劍管中流，已在他一旁坐了下來，大聲嚷嚷道：「日前欣聞大喜之日，兄弟却是趕不及回來向于兄道賀，失禮，失禮，請見諒！」

好大的嗓門，把所有人的視線都吸引過來了。

生死劍管中流一點不在乎，旁若無人的說個不停，道：「今日幸會，老弟作東，以酬前情，酒家，拿酒來，拿好酒來。」

直腸子的血性朋友，眼睛裏祇有自己的朋友，可愛亦可感。

于化棠知道在這種直性子人面前不能假客氣，索性一笑道：「小弟領情。」

生死劍管中流大聲道：「好，兄弟先敬你三杯！」伸手就端起一隻酒杯，連敬了于化棠三杯。

其實，這時，店小二還沒有把食具送來，他隨便一伸手，却取用了同桌客人的杯子。

那客人瞪眼望着生死劍管中流却又敢怒而不敢言，當店小二把生死劍管中流叫來的酒菜送來時，那客人便叫店小二結賬走了。

那客人的位子與于化棠面對面最好談話，生死劍管中流一移身子，就要換坐過去。

他身子一動時，眼前人影一動，已有一人先站在那位子上，招呼店小二道：「酒菜來！」

生死劍管中流無心地一揮手道：「朋友，你換張桌子去。」

「咄！」的一聲，那人伸手一扇，敲落在生死劍管中流手腕上，同時，一聲：「無禮之徒！」也從那人口中喝叫出來。

生死劍管中流祇覺手腕如折：「哎喲！」一聲，痛得一條左手祇打顫。

這是一種特殊手法，才能在生死劍管中流身上收到這種效果。

生死劍管中流祇是無心之失，而那人却是有心顯露顏色，明眼如于化棠能不一眼就看出來了。

祇是，生死劍管中流到底舉止有虧，雖然挨了打，却有出不得聲

之苦。

那是一個年輕公子，手搖白扇，滿臉都是冷笑，出手一下就是用他的扇子敲下。

生死劍管中流原也是個辣薑般性子的人，鐵打的漢子，這輕輕一下，應該沒有甚麼了不起。

可是，有點不對，他一聲「哎喲！」之後，身子一側就靠在桌子角上直不起腰來，同時他那條手臂也立時罩上了一層黑氣。

于化棠心頭一震，出指疾點，點了生死劍管中流七處穴道，同時取出一粒丸藥，投入生死劍管中流口中。

于化棠忙於救人，還沒有向那少年公子問話，那少年公子已是一聲冷笑說道：「一條手臂，算是告誡這大小子的粗野狂妄！」

他分明存心來找碴，話一說完，留下一串冷笑，人就轉身走了出去。

不錯，生死劍管中流雖有點失態，但這也是江湖人物豪邁的一面，罪不當如此，這未免太過份了。

于化棠劍眉一挑，心中也就有了火氣，冷喝一聲，道：「朋友，給我站住！」

那公子倒也聞聲站住了，而且轉過身來，嗤笑一聲，道：「要他一條手臂，是便宜了他，你不服氣

是不是？」

于化棠冷笑了一聲道：「在下這朋友祇是豪邁粗野，不拘小節，雖有失態，却無大罪，朋友，你這出手就傷人，又是應當的了？」

那公子披唇一哂道：「不應當，你又如何？」

于化棠道：「那麼，在下也向你要回點公道！」

那少年公子哈哈一笑道：「朋友，你也太抬舉自己了，你也不打聽打聽本公子是何許人也。」

望也不望于化棠一眼，轉身就走，表示對他的極度輕視。

于化棠右腳一跨而出，縮尺成寸，右手一伸，就落在那公子右臂之上，口中喝道：「照打。」

那少年公子祇是一聲冷笑，道：「這次你可是自己找死！」

甩肩反肘，手中摺扇反切而上，又是切向于化棠的手腕脈處。

于化棠可不是生死劍管中流，而且心中早有準備，却又存心還以顏色，手腕一沉，就在那公子摺扇切到之前，指力一落，點在那少年公子肩頭之上。

于化棠不願在大庭廣眾之中與那少年公子糾纏不清，出手之時，就使出了真正絕學，指力一落，那少年公子的肩頭一斜，手中摺扇也就力道盡失，自然而然的垂下去了。

他沒有叫喊，因為並不太痛，可是他的臉色突然變得慘白，恨恨的道：「好！好！好！」

于化棠道：「在下不願傷人，但爲了朋友的手臂，祇有對不起公子了。」

「哼！」那少年公子腳下一軟，扭頭出了酒店。

于化棠回到了生死劍管中流身，看了一看他的手臂，這時已是變得烏黑，幸好出手得快，點了他七處穴道，又給他服了一粒解毒丸，他所中劇毒才未擴散，祇是藥不對症，解不去他手臂中之毒。

這時，生死劍管中流人已伏在桌上昏睡過去，于化棠會了賬，把生死劍管中流帶回客棧，仔細檢查他的手腕，發覺他手腕處還有一細如牛毛的小針孔。

于化棠取出小針，又在針口劃了一道口子，含一口烈酒，用嘴在傷口替他吮吸起來。

于化棠一連吮吸了十幾口，吐出十幾口黑血，生死劍管中流的手臂粗腫稍減，生死劍管中流人也清醒過來。

生死劍管中流人一清醒，便大嚷道：「于兄，你又救了兄弟一命，兄弟……」

于化棠搖頭道：「管兄且莫言之過早，小弟對這種奇毒無能爲力……」

叩門聲打斷了于化棠的話，于化棠喝聲道：「誰？」

「請開門來，在下送解藥來了。」

來人取出兩粒藥丸，一紅一白，親自給管中流服用了紅色藥丸，然後用白色藥丸捏碎，和酒敷在管中流傷口處，片刻之間，生死劍管中流傷口流出一灘黑血，接着手臂漸漸轉黑爲白，消了下去。

來人進門就醫傷，很少說話，這時見生死劍管中流毒傷有了功效，他才長吁了口氣，道：「貴友沒事了，朋友上姓高名？」

于化棠道了姓名，那人失驚地「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于三爺，在下失敬了，好，我們可是一家子人呀！」

于化棠一怔道：「朋友是……」那人道：「在下張達，家主人碎玉公子張文飛，刻下還在李員外別墅作客，三爺正好前往與李員外一會。」他正不知道如何開口才好，現在可有了台階了。

于化棠可早就動了心機，別看他落在碎玉公子張文飛肩上一指，初時不覺得疼痛，其實他沒有走回李百萬別墅就已痛得冷汗直冒，當他到達別墅後，已是痛得殺豬般的叫了起來，而且，根本無法止痛，這才心甘情願的派人自動把解藥送來，反來向于化棠求救。

于化棠想到還有這層關係，自是一笑點頭道：「好，那我們快走一步……管兄，你能走動麼？」

不待生死劍管中流答話，張達已接口道：「管大俠服過解藥，已然無礙，可以走動了。」

生死劍管中流哈哈一笑道：「李百萬的別墅我知道。」當先出了客棧。

進入李百萬的別墅，尚未入室，但聞陣陣慘號之聲，透戶傳來。

張達急忙忙叫道：「三爺請快，家公子可受不了啦。」

張達領先衝入房內，忍不住嚷道：「好了，好了，于三爺來了。」

房中可圍了不少人，李百萬就站在碎玉公子張文飛床前，一聲于三爺，已令他一怔，眼前人影一晃，于化棠先在碎玉公子張文飛身上拍了一拍止住碎玉公子的慘號，定住身形，李百萬才看清于化棠。

這時，于化棠已是欠身行禮，叫了一聲：「二哥。」

李百萬想笑又想哭，搖了一搖頭，道：「老三……」

「別怪于三爺，事情有個是非曲直，要怪只能怪我管某人。」生死判管中流慢得一步，這時才趕到房內。

于化棠的手法可神化到極點，碎玉公子張文飛不但停止了哀號，

而且也一翻身站了起來，眼中雖然冒着怒火，當前情勢可也瞭然於心。

他當然不笨，丟過一次臉，總不會再丟第二次的，態度表現得奇怪地哈哈一笑道：「誰也不能怪誰，該怪的是小弟我……」

接着向于化棠一抱拳道：「小弟張文飛，向于兄陪禮認罪。」

于化棠望了一室，在這方面他卻有點自認不如張文飛了。

李百萬朗聲大笑道：「該怪的還是在下我，我要早給你們引見，不是甚麼事都沒有了麼？哈哈，哈哈，擺酒，擺酒，小弟向張兄和管兄陪禮。」

酒能熱臉，火能和心，不管心中真實情形如何，表面上是一團和氣了。

時間已不早了，杯酒言歡之後，各自回房休息。

李百萬送于化棠入房之後，又吩咐侍童送上香茗，兩人面對面沉默了有頃，李百萬咳了一聲，道：「老三，聽說你把金英甩了，爲甚麼？」

于化棠道：「不爲甚麼。」李百萬道：「老三，你是言不由衷，除非是瘋子，能沒有理由麼？」

于化棠道：「常言有道『清官難審家庭事』，三哥，有理等於無

理，說了豈不等於白說？」

李百萬道：「老三，你是男子漢大丈夫，拜了堂，就得負責到底！」

于化棠一笑道：「二哥，你們看得太嚴重了，其實小弟與金英沒有甚麼，只是離開幾天而已。」

李百萬道：「離開幾天而已，你倒說得真輕鬆，你可知道金英可傷心透了麼？」

于化棠道：「她是小題大作，自己想不開，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李百萬一嘆道：「你可知道，你走之後，她尋死覓活，吵着要去廬山大真庵出家了。」

于化棠心中暗吃一驚，表面上還是那樣淡淡的道：「這樣也好，一了百了。」

李百萬皺眉道：「聽你口氣這樣漠不關心，難道你們之間沒有過絲毫情義？」

于化棠緩緩的搖頭道：「不談了。」

李百萬臉色一正道：「老三，金英到底有甚麼不對，你得說個明白，我們也好向金英有所交代。」

于化棠道：「二哥，你不必庸人自擾了，金婆婆有甚麼事，叫她來找小弟好了。」

他的態度絕情得真叫人生氣，生氣又能如何？總不成就此和他反

臉，李百萬長嘆了一聲，道：「好吧，今天你避不談金英的事，以後，你也別想再提她了。」

于化棠道：「當然，小弟記下了。」

李百萬心中有點生氣，也覺得很是無趣，訕訕的一笑，道：「好，你好好的休息吧，我有點累了，也要睡了。」

于化棠一笑道：「你這樣的心情，能睡得着？」

李百萬道：「睡不着也比話不投機的好。」

于化棠道：「二哥，你生小弟的氣了？」

李百萬道：「何止生你的氣，簡直要被你氣死了！」

于化棠道：「這多划不來，我們不談金英，談談別的好不好？」

李百萬本已站起身子，有了走的準備，這時候搖頭一嘆，又坐了下去，道：「老三，也許大哥和我對你都看走了眼。」

于化棠道：「那得看從那一方面說，人總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的。」

李百萬道：「你這話說得也是。」

于化棠道：「二哥，小弟心中藏了一件事，想請教二哥，不知二哥願不願意相告？」

說甚麼話。」

于化棠知他餘怒未息，笑了一笑，道：「小弟想知道的事，也許二哥和小弟一樣要『待查』。」

李百萬忍不住的笑了起來，道：「你在用『激將法』！」

于化棠又說道：「也許二哥早就知道了。」

李百萬道：「二哥是蠟燭，有點不明，你最好直說吧！」

直說就直說罷，于化棠一挑劍眉道：「金銀花是甚麼意思？」

李百萬一怔道：「甚麼金銀花？」

于化棠一直注意李百萬言談間的心理反應，他回答的態度好像非常正常，不像是故作，於是語氣一緩，說道：「二哥，應該記得小弟婚禮上那對起火自然的大金銀花吧，還有小弟洞房中也有一對小金銀花。」

李百萬道：「金花銀花，這是祝你富貴吉祥呀！」

于化棠一笑道：「不是吧？」

李百萬道：「若還有別的說法，二哥就不知道了。」

于化棠道：「話也許像二哥說的那樣簡單，事實上只怕不盡然了，譬如說，天池小築小道兩旁，一邊排列的是白色銀杏，一旁排列的是黃色的金盞花，又是一黃一白，金花銀花，二哥，你不會說是

巧合吧！」

于化棠不是三歲小孩子，李百萬也說不出騙小孩子的話來，但他却一怔道：「有這等事？」

于化棠冷笑一聲道：「房子不是你和大哥送的麼？」

李百萬道：「銀子是我出的，事情是廖化辦的，老三，二哥分身乏術，請你原諒二哥，不能事事兼顧。」

于化棠追問這些事情，目的不在分辨是非，只是表示某種姿態，接着微微一笑，說道：「二哥，你說這是不是有點使人多心？」

李百萬一皺雙眉道：「你懷疑廖化有着某種用心？不會吧，廖化辦這些事情前，也許有過一番計劃，你的多心只是因爲禮堂上的金銀花和你洞房中的金銀花都化火焚去，如果不發生那一件事，你的想法就不一樣了。但，那兩件事的發生，並不能加罪到廖化頭上呀！」

金銀花二次起火燃燒，當然有原因，而且那原因于化棠早已瞭然於心，那就是有人在金銀花之內動了手脚，要不是有人助了一臂之力，將洞房中金銀花毀去，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察言觀色中，李百萬要不是唱做俱佳，便是一無所知，話到此，也就差不多了，于化棠笑了一笑，沒有再說甚麼了。

可是，李百萬又點了一點頭道：「當然，這件事也不能就此算是過去，二哥會弄個明明白白的……老三，你知金瑛的事，是否與此有關？」

于化棠一笑道：「我們說過不談金瑛……」

李百萬說道：「我們不是談金瑛，是談……」

于化棠道：「夠了，夠了，今晚甚麼都不談了，你也該回去休息吧。」

于化棠留給李百萬一個問題之後，把李百萬推走了。

李百萬回到自己的房中，根本來不及思索于化棠留給他的問題，另一個問題又等在他房中了。

碎玉公子張文飛已等在他房中，而且臉色又不大好看。

李百萬又微微一怔道：「張兄，你有何見教？」

碎玉公子自懷中取下一塊銀色牌子托在手中道：「李兄可見過這令牌？」

令牌的正面正是一朵銀花。

李百萬搖了一搖頭道：「兄弟孤陋寡聞，尚請張兄見教。」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這叫銀花令，身懷此令者便是銀花使者。」

李百萬道：「啊，原來如此，那麼張兄是銀花使者了，失敬！失敬！」

敬！但不知張兄代表何門何派？」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金銀幫！」

李百萬一臉茫然之色，跟着道：「金銀幫？」

碎玉公子張文飛答道：「正是，『金銀幫』！」

李百萬道：「這倒是初聞初見。」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本幫創幫伊始，正在廣納人才，李兄如果有意參加本幫，目前就有一個最好的機會，不知李兄意下如何？」

于化棠正在追究金銀花之事，現在銀花出現了，可不是給于化棠一個最好的機會。

李百萬心中暗喜，哈哈一笑道：

「張兄，有蒙青睞相加，兄弟是受寵若驚，但不知貴幫主是那一位前輩？」話聲中暗含真元內勁，已透出重門之外，送到于化棠房中。

于化棠聞言一凜，立即展開身形，輕快無聲的到了李百萬書房之外。

碎玉公子張文飛居然絲毫不隱瞞地道：「本幫幫主姓杜名絕。」

李百萬失聲叫道：「和合神君？是他呀！」

碎玉公子張文飛微微一笑道：「正是他老人家。」

李百萬隨之又換了一副迷茫之色道：「他……他不是已經死了？」

碎玉公子張文飛笑道：「他老人家怎會死，想必是做了一場白日夢了。」

李百萬搖頭道：「不可信，不可信，真正不可信！」

碎玉公子張文飛又說道：「不可信的事還多啦，你知丐幫幫主楊日輝在本幫是甚麼身份？」

李百萬愕然道：「楊大哥也是貴幫的一份子？」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本幫人材濟濟，楊幫主身為本幫一份子，並不為奇，而他在本幫的地位，也祇是排名第十三位的副幫主而已。」

李百萬「啊」的一聲道：「他這樣差勁麼？」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不是差勁，實在是在本幫比他更有身份的人太多了。」

李百萬道：「那麼在下在貴幫能得到的甚麼地位？」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李兄如果能好好利用這次機會，再加上楊幫主的提携，少不了李兄一個銀牌使者的尊榮。」

李百萬冷笑一聲：「哼……」一臉不屑之色。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李兄，你不要看不起這銀牌使者，本幫除了幫主、副幫主之外，就數到銀牌使者地位最崇高了，受命之外，如

同幫主親臨，那可是風光之極。」

李百萬搖了搖頭道：「沒有興趣。」

碎玉公子張文飛伸手遞給他一封信道：「楊副幫主有信函一封，李兄請先過目。」

真是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的親筆字：「盼携三弟速來相會。」

碎玉公子張文飛接口道：「你能把于三俠送到本幫總壇去，便是大功一件，而且銀牌使者的身份就到手了。」

李百萬道：「可惜，兄弟不想當甚麼銀牌使者。」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你也不聽楊副幫主你們楊大哥的話嗎？」

李百萬道：「兄弟自然聽話，前往與楊大哥相會。至于老三去不去那是他自己的事，兄弟無能為力，也不願意表示任何意見。」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你一定要把于老三送到本幫總壇去，不然，嘻嘻……」

「不然，怎麼樣？」于化棠跨步走了進來。

碎玉公子張文飛笑道：「于兄來得正好，小弟正有話向于兄說明。」

于化棠道：「不要說了，在下都知道了。」

碎玉公子張文飛臉色遽變的道：「于兄，請不要誤會，兄弟祇是

哩！」

于化棠道：「看來我們祇有前去一趟了。」

李百萬道：「其中祇怕有詐。」

于化棠道：「大哥的親筆信可假不了。」

李百萬道：「這封信也許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所寫的。」

于化棠道：「有此可能，尤其如此，我們更應該去，不過二哥你就不用去了。」

李百萬哈哈一笑道：「老三，你這是甚麼話，難道……」

于化棠道：「二哥，你會錯了小弟的意思，你雖然不用去，可也閒不了你，咱們三兄弟，兵分三路，二哥你是第三路，打接應，和丐幫聯絡，都是你的事。」

李百萬道：「好，我們就此決定。」

第二天，李百萬、于化棠和碎玉公子張文飛三人再相聚在李百萬書房之內。

李百萬說了一番不能同往的理由，于化棠一口答應去「金銀幫」作幾天客。

碎玉公子張文飛大喜道：「于兄，甚麼時候可以動身？」

于化棠道：「悉隨尊便。」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我們立時上路，小弟帶人先走一步，在溫家圳相候于兄。」

于化棠點頭道：「好，張兄請！」

碎玉公子張文飛欣然而去。

為探秘密 深入虎穴

于化棠沒有告之生死劍管中流，却在離開時候與生死劍管中流碰個正着，生死劍管中流臉現不悅之色，道：「于兄，有甚麼事，把兄弟也撇開了？」

于化棠道：「對不起，在下有一件事，要先走一步。」

生死劍管中流道：「不知是在下高攀不上于兄？還是于兄有點看不起在下？好，于兄你請！」不滿顏色完全擺了出來。

直腸之人，就是直來直往，真叫人有點受不了。

于化棠問道：「你一定要去？」

生死劍管中流道：「事因兄弟而起，兄弟當然要去。」

于化棠道：「管兄，你以為在下到那裡去？」

生死劍管中流道：「當然知道，因為張文飛也把在下算進去了。」

碎玉公子張文飛這小子存的是甚麼心，居然也把他約同去了，于化棠一笑道：「咱們是同路人了，請恕在下失禮！」

生死劍管中流哈哈大笑道：「

妙啊！妙啊！這一着真妙！」

于化棠一怔道：「管兄，你是在說甚麼？」

生死劍管中流笑道：「在下一生不知道使用心機，現在學着用心機，倒是妙不可言。」

于化棠啞然笑道：「你在用心機？」

生死劍管中流用了一點心機，忍不住心底高興，馬上就把實情和盤托出來：「其實張文飛那小子倒沒有直接約在下，是在下見他們鬼祟崇交談，偷偷聽了他幾句話，想不到真還唬住了你。」

于化棠莞爾道：「他們到底在談些甚麼？」

生死劍管中流道：「誰有耐性去仔細打聽，反正他們不打算幹好事就是……」

接着眉頭一皺又轉向李百萬道：「員外，你怎麼會交上這樣的朋友？」

李百萬能說甚麼哩，訕訕的笑着道：「武林四大公子的名頭可不小啊！」

生死劍管中流「呸」了一聲道：「確實不小，哼！看他的表情，他還不屑於和他們結交啦！」

于化棠道：「要走，咱們就上路吧。」

路上有人談話，總比一個人悶悶的走好。

于化棠道：「大哥又怎麼成了他們的副幫主呢？」

李百萬道：「這更叫人莫名其妙，我和大哥分手，還不到五天

奉命前來請客，表示做幫主對于兄的誠意，于兄接不接受，于兄盡可慢慢考慮。」

「嘻嘻嘻嘻，不過，兄弟可以先給于兄透點口風，于兄一去了，那好處就說不盡了……」碎玉公子張文飛把話分二次說完之後，還拖了一個尾巴。

于化棠揮手道：「說不盡，那就不要說了，請先回去吧！」

碎玉公子張文飛吃過了于化棠的苦頭，對他打從心底裡就有些害怕，連稱了幾聲：「是，是，是，是，兄弟就這樣告辭了，于兄和李兄好好的參詳，令盟兄楊副幫主對二位望眼欲穿，還望二位早日決定，早日啓程。」

于化棠劍眉一挑道：「你的話有完沒完？」

「完了，告辭！告辭！」碎玉公子張文飛在于化棠面前，可一點也威風不起來。

碎玉公子張文飛離開之後，于化棠叫了一聲，道：「二哥，你們不是已把和合神君除去了麼？」

李百萬訕訕的一笑道：「二哥也糊塗了，誰知道他是真死還是假死。」

于化棠道：「大哥又怎麼成了他們的副幫主呢？」

李百萬道：「這更叫人莫名其妙，我和大哥分手，還不到五天

祇是管中流忽然問了于化棠一句話，便教于化棠愕然：「聽說，你把金姑娘甩了？」

于化棠愕然之外，更不知怎麼答才好。

生死劍管中流一掌拍在于化棠肩頭上，道：「在下想你一定有理由，不會無緣無故就甩了她，有錢的姐兒脾性最怪，她也分不出甚麼好壞，最難侍候，你用掉她，兄弟真有點不相信，是不是她把你趕出來的？」

直腸子人居然說出這種教人啼笑皆非的話來，于化棠祇是皺着眉頭苦笑。

生死劍管中流還以為自己說中了于化棠心事，一片好心的道：「于兄，男子漢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天下女人多的是，兄弟認識一個天下最好的姑娘，改天兄弟一定……一定……」

說着，說着，他的眼睛忽然停在前一個大姑娘的背影之上，嘴巴一張，却叫不出聲來。

于化棠一手壓在他的穴道上，輕聲道：「管兄，我們有自己的事，別拖累了別人吧！」

生死劍管中流在于化棠鬆手之後吁聲道：「兄弟說的就是她呀！」

于化棠道：「那就更不能驚動人家了，咱們退後幾步吧，對，那邊路旁有家飯店，咱們去喝兩盅。」

盅。」

有酒勝過千言萬語，生死劍管中流不自覺的嚥了一口口水道：「對，咱們也該吃午飯了。」

飯舖生意不壞，祇剩下一張空桌子，他們落座時，身旁忽然多了一個人……

就是他們那口中的大姑娘，大姑娘沒有金瑛那樣美，却長得好甜好甜，教人一見就覺得心中舒服。

她對着他們驚愕的樣兒，調皮的輕輕一揚眉兒道：「管大哥，今天你是吃定你了，你想跑也跑不了。」

生死劍管中流哈哈大笑道：「對極了，真是跑也跑不了，于兄，該你請客。」

于化棠真怕他口沒遮攔，說出叫人臉紅的話來，一笑點點頭道：「姑娘請坐。」

生死劍管中流一指于化棠道：「于三哥，于化棠……」

那姑娘眼睛一亮，欣然道：「久仰，久仰，小妹羅雲君，幸會，幸會！」

生死劍管中流搶着道：「羅大妹還有個外號比名字響亮，更好聽……」

羅雲君嬌喝一聲道：「管大哥……」

生死劍管中流笑哈哈的道：「于老三不是外人，說說沒有關係，」

了。」

于化棠笑着說道：「禮不可失，七夫人！」

小紅嫣然笑道：「七夫人雖然尊貴，可不親切，小妹最喜歡聽你叫我如柳。」

于化棠搖搖頭道：「這個化棠不敢……」

小紅向那四個侍女一揮手道：「你們退下去！」

四個侍女頭也不回的退走了，小廳之內祇有于化棠和小紅了。

小紅的身子向于化棠一偎，道：「于大哥，我要你叫我如柳嘛。」

于化棠雖然不是柳下惠，却也不是色情狂，也不知怎的，她祇微微一撒嬌，于化棠祇覺得心中一蕩，居然順着她叫了一聲：「如柳。」

小紅整個人投入了于化棠的懷中。

于化棠還沒有開始喝酒，當然不會醉，但他却確是醉了，被小紅身上發出來的一種奇香薰醉了。

于化棠畢竟不是普通人，暗中吸了一口真氣，便穩住了那股蕩漾春波。

搖了一搖頭，輕輕推開了小紅，輕嘆一聲，道：「小紅，身為七夫人，手段又更高明了。」

小紅春花一般的笑道：「小妹努力上進，爭得了七夫人的身份，」

于兄，你也許聽說過，羅大妹就是『天香紅線』！」

羅雲君秀臉一紅，道：「見笑方家了，管大哥，你今天怎麼啦？」

好像話特別多。

生死劍管中流笑道：「不怎麼樣，就是高興而已，今天我要敬你們三杯。」

羅雲君含笑笑道：「管大哥，你說錯了，今天我們該敬于兄！」

于化棠暗中吁一口氣，這一來，他就是胡言亂語也不致造成尷尬的場合了。

吃完了，喝完了，該上路了，羅雲君一揚眉兒，道：「兩位何往？」

生死劍管中流脫口道：「我們到溫家圳去。」

羅雲君笑道：「敢情好，小妹也是去溫家圳。」

于化棠暗中皺眉頭，一言不發。

生死劍管中流却是欣然道：「好極了，路上有三個人談話，我就不用老想話題了。」

說得也是，不會說話的人，想話題說話，可是一件大苦之事。

羅雲君本來是個很會說話的小黃鶯兒，誰知在道上她也很少說話，比生死劍管中流與于化棠兩人同行時能談的話還少。

在你面前還是不行。」

于化棠移開了身子，道：「小紅，我想吃點東西。」

小紅一笑道：「你就這樣的看不起人，還叫我小紅。」

于化棠道：「七夫人的稱呼，太高貴了，在下高攀不上，如柳嗎，雖然親近，但不真摯，唯有叫妳小紅，在下心裏才踏實，才有信任感，小紅，我最喜歡的名字還是小紅。」

小紅若有所思的怔了一怔，臉色微現異樣的道：「你是感慨呢，還是鼓勵？」

于化棠覺得小紅能問出這種話來，足見她沒有忘記自己從前所說的話。

于化棠道：「我一直沒有忘記你的過去對我的幫助！」

小紅道：「你肯不肯再接受小妹一次幫助？」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小紅，妳……妳……」

小紅做了一個小聲的手式，輕聲的說道：「你今天的處境，與過去並沒有甚麼不同。」

于化棠道：「至少，我抽身而退的能力還有。」

小紅道：「你願身入寶山空手而回？」

于化棠道：「妳能在那一方面幫助我呢？」

到了溫家圳，生死劍管中流忽然改變了主意，向于化棠一抱拳道：「于兄，你請，小弟不奉陪了。」

于化棠並不願意拖他下水，他能自己離開，自是最好不過，笑口一開道：「請便，請便！」

當生死劍管中流走了之後，于化棠忽然心中一動，忖道：「他不會不自量力，要給我去打接應吧？」

正當于化棠猶疑之際，身前來一人，欠身道：「家主人有候于大俠多時，于大俠，請！」

來人年紀不大，不過二十左右，很有禮貌，顯然是受過很嚴的訓練。

于化棠隨着那人進入一座大宅邸之內，廳中已經點了燈。

燈火輝煌之中，最顯眼的是一個滿身珠光寶氣的美麗女人，于化棠看得一怔，滿頭霧水……

她，就是和他演過一齣假戲的小紅。

小紅原是個十分可憐的小女人，現在好像飛上枝頭，烏鴉變成了鳳凰。

于化棠人走到廳前一楞，小紅已花枝招展的迎了上來，大大方方的歡迎道：「俠駕光臨，蓬華生輝，小妹有失遠迎，有請于兄見諒。」

談吐也文縷縷的高雅起來了。

小紅道：「我能幫助你在幫主面前建立信用。」

于化棠猶豫着沒有明確表示。

小紅輕聲細語道：「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的投入本幫，可是一件天大的大事。」

于化棠點點頭道：「好，我接受妳的誠意。」

小紅嫣然一笑，倒了三杯酒，道：「于大哥，我們共賀一杯。」

于化棠相信小紅，可也沒有完全放鬆戒心，酒是慢慢的喝，邊喝邊用功力把它逼向左手，以防不測。

三杯酒過後，于化棠暗中吁了一口氣，酒中無毒。

小紅勸酒餞菜，很親切的招呼着于化棠。

酒飯過後，小紅請于化棠進入她的閨房，道：「今天小妹陪你在這裡休息。」

于化棠苦笑道：「咱們還要做一場假戲？」

小紅粉臉一紅道：「假戲不必演，相處一室，則大有必要，如果大哥還看得起小妹，小妹樂於伺候大哥。」

于化棠道：「我不是偽君子，但我不願意破壞我們真摯的友情，不知妳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小紅潸然下淚道：「我懂，我也謝謝你對我的這份友情。」

于化棠最怕這種假正經的場合，敷衍嗎，非心所願，不敷衍嗎，又顯得自己修養不夠，手足僵硬的抱了抱拳道：「小弟不知是姑娘，失禮，失禮！」

小紅嬌笑道：「于兄，別客氣了，我們到裏面說話去。」也不替于化棠介紹廳中其他的人，伸出玉手，拉着于化棠的手，在衆目睽睽之下，請于化棠進了內堂。

內堂燈影搖紅中擺好了一桌酒席，四個如花似玉的女侍分列四方，迎着他的到來，一齊躬身行禮。

俗語說：「明人眼睛裏沒有英雄。」

小紅再怎樣充排場，她是怎樣一個人，于化棠心中有數，在她面前絕不會有不可攀的自卑感。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小紅……」

小紅道：「小妹現在不叫小紅了，名字已不叫小紅，自稱又成了『小妹』，她真升了級。」

于化棠含笑抱拳，問道：「請問如何稱呼？」

小紅今姓楊，芳名是如柳，于化棠乾脆連楊姑娘都不稱呼，叫她自己說。

小紅笑嘻嘻地道：「別人現在都尊稱小妹『七夫人』，于兄，我們是老朋友，你還是叫小妹如柳好。」

神色黯然，替于化棠送上一杯香茗，道：「小妹陪大哥作長夜清談。」

長夜清談還沒有開始，外面已隱隱傳來喝罵之聲，接着房外也响起了侍女們的叱喝之聲。

一聲：「找死！」祇聽「咚，咚，咚！」三聲連响，侍女們的聲音立斂。

小紅一震道：「來人身手奇高。」

于化棠心中一動，道：「我們……」

話聲未了，房門已經被來人一掌震開來。

房門開了之後，果然是新近認識的羅雲君。

于化棠雖然心理上有準備，但還是不免一怔道：「羅姑娘，是你？」

羅雲君目光閃閃，臉上現出歉色，訕訕的道：「啊，對不起，小妹找錯了地方。」

小紅輕聲道：「這是一件好禮物。」

于化棠在羅雲君轉身之際，已先一步，擋在她面前。

好快的身法，羅雲君駭然退了一步，道：「于兄，你……」

于化棠道：「妳沒有走錯地方，請吧！」

羅雲君雙眉一揚，杏目一睜，回到房中，于化棠道：「小紅，羅雲君是留了下來，她有甚麼價值？」

小紅道：「你知道她叫羅雲君，怎會不知道她的身份？」

于化棠道：「我們今天才認識。」

小紅酸溜溜的道：「今天才認識，就捨死忘生的來救你，這份心意呀，要是一輩都忘不了。」

于化棠笑道：「廢話少說，她是甚麼身份？」

小紅道：「君山逸士羅公亮的掌上明珠，雲英未嫁的女兒之身。」

于化棠道：「妳對她有何打算？」

小紅道：「我們上面對那位對君山逸士很有興趣，但君山逸士却是拒人於千里之外，他這寶貝女兒是不是很有價值？」

于化棠道：「妳可知我的想法？」

小紅笑道：「于大哥，小妹要連這點都看不出來，又怎能青雲直上，當了七夫人？」

道：「于兄，小妹對你好失望！」

于化棠道：「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羅姑娘，人要臉，樹要皮，妳不該看到我們。」

羅雲君咬了一下銀牙，道：「于化棠你要怎的？」

于化棠道：「請妳入夥。」

羅雲君原是空着雙手，沒有動用兵刃，這時一探腰際，取出一條紅白相纏的軟鞭，冷然道：「人無傷虎意，虎有害人心，小妹倒要看看你有甚麼本事留下我！」

于化棠哈哈笑道：「羅姑娘，在下就憑一雙空手，領教領教稱絕江湖一時的『如意索』。」

原來這不叫軟鞭。

羅雲君身懷『如意索』，平時真還沒有使用過，震于化棠剛才露了一手奇快的身法，迫使她祇有取出『如意索』了。

『如意索』是她師父止水庵主在行道江湖稱絕一時的蕩魔法器，隔時已久，江湖上知道的人已經不多了。

于化棠居然一眼就認了出來，而且口出大言，羅雲君心中難免起了嘀咕。

就當她心神稍分之際，于化棠却無聲無息的身形一晃，欺身而上，右手一探，抓向羅雲君手中『如意索』。

這樣出手，簡直是小人行徑。

小紅道：「這……可是困難得很。」

于化棠道：「這一點我很認真。」

小紅勉強道：「小妹盡力而為就是。」

金銀幫總壇設在頗有名氣的龍虎山，說起龍虎山，首先教人想起的就是張大真人張天師，這裡就是張天師的產業，想不到金銀幫的總壇就設在龍虎山。

金銀幫的總壇不但設在龍虎山，而且就在天師府附近。

幫主和合神君杜絕不在總壇，于化棠被安置在賓館款待。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第一個來看于化棠，劈面便問道：「老二怎麼沒有來呢？」

于化棠道：「這是小弟的意思，叫他不要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跌足道：「他不來，我們又失去一個機會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不惜以一大幫主的身份，屈居為金銀幫第十三號副幫主，當然其中必有深意。

于化棠歎然道：「這個，兄弟却沒有想到。」

但這種小人行徑，却收到奇襲的效果，羅雲君心中一慌，手中一慢，十成功夫，使不出二三成。

于化棠一招佔先，奇招連環而出，祇見羅雲君揮動了四五下『如意索』，却使得半點也不如意。

動手的速度，奇快無比，動手的時間也奇快無比，小紅站在一旁，祇覺一眨眼間，沒有看出幾招，于化棠與羅雲君之戰已經結束了。

『如意索』到了于化棠手中，羅雲君一臉錯愕之色僵立在當場。

她不僅心理上大為震駭，行動上也失去了自由。

四個侍女還倒在廳堂之內，于化棠屈指虛彈，隔空打穴，把四女的穴道解開了，接着淡淡的向四女揮手道：「把羅姑娘請出去，好好接待她，不可失禮。」

儼然主人身份，看得羅雲君祇差眼中沒有冒出火來。

『誰敢動她！』生死劍管中流終於殺進來了，他衣衫零落，身上已經帶了好幾處傷，但他悍不畏死，無人可擋。

于化棠移步擋住了生死劍管中流，猛喝道：「管兄，你最好少管兄弟的事。」

生死劍管中流雙目圓睜，大吼道：「于化棠，你這狗東西，騙得老子好苦，老子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于化棠忍不住又追問道：「二哥之來，很重要麼？」

丐幫幫主楊日輝點點頭道：「很重要，他如果不來，愚兄這次計劃祇有暫時取消了。」

于化棠又試探着問道：「大哥的計劃是……」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愚兄放着丐幫幫主的身份，在他們手下當一名排名第十三的副幫主，你道愚兄是瘋子嗎？」

于化棠道：「小弟一聽大哥當了他們的副幫主，就知道其中必有深意，不過小弟想到杜絕詭計多端，歷次免脫，這才請二哥暗中接應。」

神手擎天楊日輝哈哈一笑，說道：「接應之事，何勞賢弟擔心，這次愚兄早有安排。」

似乎話題越說越遠，于化棠收回話鋒道：「小弟倒真想不到二哥不來會妨礙大哥的計劃進行！」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你我兄弟相處時日尚短，你那裡知道你二哥，除了家財萬貫之外，他更是當今有數的大建築設計師之一。」

「這……這……」于化棠一時還沒有想通。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你道愚兄打入金銀幫的真正目的何在？」

于化棠不加思索地道：「當真要消滅金銀幫？」

可！」

雙判同時遞出，直取于化棠。過去，生死劍管中流曾和于化棠有個百招不敗的紀錄，生死劍管中流敬的是于化棠的人，並不是他的武功。

這時看透了于化棠為人的念頭一起，舊恨隨之復發，自己老婆兒子準是這小子殺害的。

新仇舊恨交集心頭，生死劍管中流手中雙判可充滿了殺氣，大有立斃于化棠之勢不可。

說來，也真叫人難以相信，過去能硬碰硬的對手，今天一搭上手，情形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于化棠膩滑得叫他挨不上，一個失手，于化棠身形一轉，在背後手指搭在生死劍管中流肩頭上，五指一落，便扣住了他的左右『肩井穴』。

『肩井穴』被扣，生死劍管中流祇差雙判沒有跌落地地上，力道是半點也使不出來了。

于化棠就這樣又着生死劍管中流的身子走到廳外，接着向外一送，喝道：「去你的吧！」

生死劍管中流的身子被推了出去，身形一落地，生死劍管中流大吼一聲，欲待反身撲了回去，這才發現他的雙手已抬不起來了。

雙手穴道被制，縱有拚死之心，也無拚死之力，恨得他鋼牙猛挫，祇得長身飛躍，大步而去。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要消滅金銀幫，憑愚兄的丐幫兄弟，加上賢弟你和老二的力量，應該不會有多大問題。」

于化棠一笑，但沒有插嘴。

神手擎天楊日輝嘆了一口氣，接着道：「但那樣強攻硬打，我們只能把杜絕置於死地却無法查出他心中之秘，所以，愚兄只有半真半假的受制於他，以伺良機。」

于化棠道：「大哥要二哥來，可是已經找到了他的心中之秘？」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略有眉目，只要老二一來，偷進他的一處密室，印證一番，就可大功告成了。」

于化棠道：「那麼現在通知二哥趕來吧。」

神手擎天楊日輝搖搖頭道：「來不及了，杜絕明後天就要回來了，只有再等機會了。」

「啊！」于化棠忽然想起了羅雲君，要放走羅雲君可正是時候：「大哥，小弟想見見七夫人小紅，有辦法麼？」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笑道：「你們不過是剛剛分手，就念着她了？」

于化棠道：「大哥想到那裡去了，小弟正是有事要找她。」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臉不相信之色，道：「她的正事就是陪人上走。」

于化棠道：「大哥想到那裡去了，小弟正是有事要找她。」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臉不相信之色，道：「她的正事就是陪人上走。」

于化棠道：「利用她表示你的心意是可以，但不可傷害她。」

于化棠道：「不僅如此，人一到地頭，妳就要想法子把她放走。」

床。」

于化棠懶得分辯，索性把要釋放羅雲君的話說了出來。

神手擎天楊日輝眼睛卻亮了起來，說道：「那羅雲君可是君山逸士羅公亮的女兒？」

「正是她，大哥認識她？」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愚兄不認識她，但她可來得正好。」

「來得正好？」于化棠真不明白，神手擎天胡蘆裡賣的是甚麼藥。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她來了，就可代替你的二弟！」

于化棠算是明白了神手擎天楊日輝的意思，但仍不免皺了一皺眉，道：「難道她也懂得機關消息之學麼？」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君山逸士羅公亮和你二弟是好友，羅公亮只有她這個女兒，自是父傳女了。」

于化棠又一嘆道：「小弟可能又把事情弄砸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緊張地道：「你對她怎麼樣了？」

于化棠道：「她本來是救小弟來的，小弟可把她氣苦了，她那會再幫我們忙呢？」

神手擎天楊日輝吁了口氣道：「氣沒有關係，有理說得清，你等等，愚兄就去把她帶來……」話

還沒說完，人已閃身而去。

神手擎天楊日輝不過是排名第十三的副幫主，于化棠真懷疑他是否有權力把羅雲君帶來。

事實上，神手擎天楊日輝不但把羅雲君帶來了，而且還來得非常之快，于化棠的轎子還沒坐熱，他就帶着羅雲君來了。

「請坐！」虧心的人，總是壯不起膽子來，于化棠笑得尷尬，「請坐！」兩字，說得只怕只有自己才聽得見。

羅雲君當然沒有好臉色，冷冷的道：「不用，站着好活動筋骨。」于化棠但覺一窒，說不出話來。

神手擎天楊日輝輕輕咳了一聲：「羅姑娘，」把話接了過去，「待在下先向羅姑娘來一個自我介紹，在下丐幫幫主楊日輝！」

丐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的名號實有點震耳，羅雲君就形之於顏色的震了一震，望着楊日輝道：「您就是楊幫主？」

神手擎天楊日輝笑着道：「不是楊某人托大，照我們老二的關係說，算是長了姑娘一輩，姑娘該叫楊叔叔了。」

羅雲君師父止水庵主在江湖輩份却不小，這時楊日輝擺出了長輩的身份，却有點教她難以心服，依然辭色不善地道：「階下之囚不敢

高攀。」

神手擎天楊日輝微微一笑道：「羅姑娘，請妳先回答我一句話，妳想想丐幫弟子可有仁不義之人？」

羅雲君道：「有。」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請舉証事實。」

羅雲君道：「你！」

神手擎天楊日輝可笑不出來了，愕然道：「我？」

羅雲君「哼」了一聲：「兩位既然知道雲君的身份，還如此對雲君，豈非不仁不義？」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笑道：「姑娘，妳說得不錯，但事實上妳却錯了。」

「我錯了？哼！」她當然不會認錯，羅雲君一揚頭，用態度表示了她的堅決。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說實在的，我們是請妳來幫忙，不用這種方法請妳就會引人注意了。」

羅雲君秀眉一緊道：「我不相信！」口中說不相信，語氣可軟多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我們是虛與委蛇，實有大計，一個區區的金銀幫，豈能把我屈居於十三副幫主之位，有請姑娘前來，其目的就是想乘他外出之際，進入他一間秘室，瞭解他的海底和一切安排及機

密，然後，一舉掃蕩他們。」

羅雲君又興奮又激動的「啊！」了一聲：「楊叔叔這樣看得起姪女，姪女真是太高興了，楊叔叔有何差遣，但請吩咐就是。」

這種大事情，選中了她，誰能不又驚又喜。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和合神君杜絕，在此山山腹之中建築了一間秘室，他的一切機密都放在秘室之中，但進入秘室的通道是佈滿種種機關埋伏，寸步難行，姑娘家學淵源，必能幫助我們破除那些機關埋伏。」

羅雲君道：「這種大事，叔叔為甚麼不來呢？」

神手擎天楊日輝為了表示請她的誠意，不得不支吾其詞道：「妳叔叔和令尊一樣，這方面名氣太大了，容易被人家注意起疑，算來算去，只有妳最適合。」

羅雲君忽然嘆了一聲，道：「可惜，你們還是算錯了，姪女不精此道。」

這次吃驚的輪到了神手擎天楊日輝：「甚麼，令尊沒有把建築機關之學傳給妳？」

羅雲君道：「家父是有此心意，可惜，姪女隨恩師多年，有待勤修功課甚多，無暇分心，再則，姪女歷練江湖，跟隨家父之日不多，姪女對家父之學，未能稍窺門

徑。」

神手擎天楊日輝忽然苦笑地一嘆道：「天也……」

羅雲君道：「楊叔叔不要灰心，姪女就去把家父請來。」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遠水救不了近火，來不及了，杜絕後天就要回來了，他一回來之後，就難以下手了。」

于化棠忽然道：「大哥，既然時機不巧，我們還是先把羅姑娘放走吧。」

羅雲君道：「不，我不要走，在別的方面我還可以出一份力！」

于化棠道：「這種環境不適宜你們女孩子久留。」

羅雲君一笑道：「于大哥，你怎麼也會說出這種話來？」

于化棠道：「不管妳怎麼想，妳是為我進來的，我現在就送妳走。」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老三，現在可不能送人，愚兄雖是副幫主，可沒有放人的權力。」

于化棠道：「算是小弟把她搶救出去如何？」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這也不行，愚兄在此人單勢孤，少不了需要你的呼應，你這樣硬闖出去，如何能夠再回來。」

羅雲君笑道：「這不就結了。」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可是妳

也還要被囚禁起來，如果別的副幫主要找妳的麻煩，妳也同樣不能避免，因為每個副幫主都有這種特權。」

話中之意，聽得羅雲君低頭不語。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所以，妳還是要走，而且今晚就要走。」

羅雲君原也是一個藝高人膽大之人，自從在于化棠手下敗得那樣慘之後，自信之心不如前，再想到楊日輝的話，心中就發了毛，忍不住憂心忡忡地道：「今晚走得了麼？」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應該走得了。」應該走得了，不是一定走得了，仔細推敲起來，顯然缺乏信心。

羅雲君秀眉一皺，心中有點嘀咕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賢姪女，我現在就送妳回去，馬上開始準備，機警一點，三更左右聽動靜。」

羅雲君剛才的神采完全沒有了，再次望了于化棠一眼，才心重重地而去。

再大膽的女孩子，再堅強的女孩子，她甚麼都可以不怕，但對自己的清白却是最不能掉以輕心的。

于化棠心念很複雜，神手擎天楊日輝回來了，他還不知道，神手

擎天楊日輝叫了一聲：「三弟！身處險境，絲毫大意不得。」

于化棠心中一震，才驅除雜念，訕訕的道：「你這麼快就回來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現在是你的事了。」

于化棠一怔道：「不是你安排安排那有妳安排的好？」

神手擎天楊日輝笑道：「大哥安排那有妳安排的好？」

于化棠苦笑道：「小弟能安排甚麼？小弟連她關在甚麼地方都不知道。」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不知道，不會去問小紅去？」

于化棠道：「能去問她麼？她是七夫人。」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祇管去，和合神君杜絕不會因此對貴賓不滿。」

他的話到此為止，于化棠想追問也來不及了，他走得比于化棠的話還快。

「大哥……」

有請！」

七夫人小紅住的內院美麗得像皇宮一樣，自成一體，有院牆，還有看門的衛士。

這時，已是華燈初上。

七夫人穿了一襲輕紗，體態玲瓏，在珠光寶氣與搖紅燈光相映之下，若隱若現更是撩人情懷。

小紅一揮手，房中的侍女，霎時一齊退了下去。

于化棠一皺眉道：「妳又來了。」

小紅嫣然而笑道：「祇要你不動心，小妹又奈你何，你總不能教小妹想妳不成吧。」

好深情，好可憐！

于化棠鐵打的心腸，祇有微笑，沒有撫慰，輕嘆了一聲，道：「好了，妳的表演也表演過了，現在，我們談點正經事好不好？」

小紅笑嘻嘻道：「在房中，能夠談的正經事除了喝酒，就是……」她就是不死心的死纏。

「纏」字法，男人對女人很有效，但女人用來對付男人，效果就完全不同，至少在于化棠身上不見得有多大效果。

于化棠道：「小紅，妳要幫我一個忙。」此時、此地、此情、此景，這句話顯然大煞風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用自己的頭去碰釘子。

但事實反應却大怪特怪，小紅一點也沒有生氣，反而「啊！」了一聲：「難怪你這樣冷冰冰的，敢情你心裏有心事，好吧，小妹幫你消除這心事，你說吧，甚麼事情？」

于化棠道：「我想把羅姑娘放了，而且，最好今晚就把她放了。」

小紅道：「你們剛才見面之後，談了些甚麼話，爲甚麼現在要放人了？」

于化棠道：「她是個好女孩子，不適宜留在這裏。」

小紅悻悻地道：「像小妹這種女孩子就該留在這裏了？」

于化棠道：「話不是這樣說，我發現有人想打她的主意，萬一出了差池，我一輩子也不會原諒自己。」

小紅道：「這個……小妹也無權放人。」

于化棠道：「想別的法子呢？」

小紅道：「任何法子都有很嚴重的後果。」

于化棠道：「小紅，妳是知道我的爲人，事情一經決定後，不計任何後果。」

小紅道：「你是不是看中了她？」

小紅道：「祇要你不計後果，我倒有一個辦法可以一試。」

于化棠一笑道：「我就知道妳會有法子的。」

小紅道：「于大哥，小妹拿妳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真是被妳吃定了，不管我心裏如何，我就是不想拂逆妳。」

于化棠道：「我也心裏感激妳！」

小紅一笑道：「一句空口白話……有妳這句白話……小妹也祇有認了。」

于化棠道：「妳的妙計還沒有說哩？」

小紅道：「我這就要說了……如此，如此……不過事成了後，妳一定要在我這房裏面住到幫主回來，小妹才能替妳作證，洗脫妳的干係。」

于化棠笑道：「最後的目的，還是留在妳這裏！」

小紅道：「答應就辦，不答應就算了。」

于化棠道：「在人家的屋簷底下，怎得不低頭，祇有答應妳了。」

小紅忽然叫進來一位侍女，輕聲吩咐了幾句，然後一舉杯道：「于大哥，我們喝酒。」

于化棠心中有事，可是喝得一點也不安心，而小紅却絕口不再談

羅雲君之事。

將近三更時分，小紅取出兩套罩頭的大袍，叫于化棠穿了一套，自己也穿了一套，同時，她又穿了一雙厚底靴子，她自己的身子突然加高了近四寸，簡直和于化棠差不多高低了。

小紅一聲：「走！」兩人從一條秘密地道走了出來。

走出了秘道，于化棠才暗暗地吁了一口氣。

小紅腳下雖然加高了近四寸，步法身形依然輕靈無比，也由此可見她的一身輕功也不是等閒。

兩人一路走虛蹈隙，到了一棟獨院外面，院內燈光如晝，人影晃動。

小紅輕聲道：「這院子裏住的是第九副幫主老色魔餐紅館主，祇要是黃花閨女，美醜都吃，他已派人去接羅雲君去了，我們守在此地，羅雲君一來，不待她進入院中，我們便須把她劫走。」

就在小紅把話說明不久，前面路上來了五條人影。

五人一路吱吱喳喳而來，都是少女的聲音。

羅雲君來在四女之中，有說有笑，一點也不知道自己在一歩一步投向色魔餐紅館主懷中。

那四女的小嘴可真甜，左一句羅姑娘，右一句羅姐姐，就把羅雲

君叫糊塗了。

那四個姑娘，當然也樂糊塗了。

不知甚麼時候，路當中，站了兩個祇見連頭帶身子衣服的人。

那四女大吃一驚，發出一聲尖叫。

小紅道：「快出手，把她們制住在當地。」

于化棠這時可使出了真功夫，祇在四女子間閃身一過，四女便立即呆立在當場了。

羅雲君張口欲叫，于化棠忙道：「羅姑娘，在下于化棠，請跟我們來。」

小紅領先而行，于化棠要羅雲君走在中間，自己斷後。

其實，這都是多餘的，有小紅當先領路，沿途沒有遇見半個人影，小紅就領着他們出了險地。

小紅道：「羅姑娘，西行二十里，就是康莊大道，妳請吧。」

于化棠不放心地道：「小紅，我再送妳一程。」

小紅道：「不必了，再送，我們就來不及回去了。」

自己回不去，倒不在意，如果小紅不能回去，確有不當，于化棠點點頭向羅雲君一抱拳道：「姑娘一路好走，我就不送了。」

羅雲君真想于化棠多送她一程，祇是說不出口來，她不但說不

出口，還得若無其事的一笑，道：「多謝兩位。」表現出一副大無畏的神態，離開他們二人。

羅雲君照着小紅所指的方向走去，她一口氣的走了何止二十里，少說也有三十里路了，就是沒有見到甚麼康莊大道。

糟了，迷了路子，羅雲君也不由得有點緊張起來了。

好幸運，看見前面不遠出現了一道燈光。

羅雲君三腳併作兩步，展開身形向燈光閃爍之處奔去。

屋內透出陣陣猜拳呼喝之聲，羅雲君心中一動，暗忖道：「不對，如此深夜，豈有尚未入睡之理，莫非又是金銀幫的徒衆……」

她機警，轉念得快，立時已住了前進之勢。

可惜，這時已經有人發現了她，不但發現了她，而且出現在她身後了。

來到她身後之人，還算不上是了不起的高手，因爲他們並沒有避過羅雲君的聽覺。

後方來人，停在她身後二丈開外，忽然左邊也有人出現了，接着，右邊又有人出現了。

身後已成了三面包圍之勢，沒有動靜的反而是正面。

他們的意思顯然是想把她擠到屋子裡去，羅雲君也明白他們的意

思，當然，她絕對不會照着他們的意思被趕得逃向那間屋子裡去。

她凝立在當地，靜得像座山一般，聳起了雙耳，仔細諦聽着來人的動靜，虛實，右手扣起了她的「如意索」，她已完成了發難一擊的準備。

「小丫頭，別想衝出去，妳就衝了出去，也要脫一層皮，別怕，向屋內走去，老夫替妳打接應。」好細好清越的入密功力，就憑這幾句話就顯露出來人功力，就教人膽大心寬了。

羅雲君微微點頭，放鬆了搭在「如意索」上的右手，若無其事的朝向前面的房子走去。

燈火仍在，閃動的人影，已經不見了，人到屋外，已聽出屋外有四五個人的聲音了。

羅雲君伸手叩門道：「快請開門來！」聲音又急又怕，做得真有那麼回事。

「是誰呀！」女人的聲音，開門現身出來，是個三十多歲的婦人，她穿的是粗布衣衫，身上却又有着一股香氣發出來。

她身上的衣服與身上的香味，顯然並不調和，本來這就是掩耳盜鈴的事，到了門口，來人還能逃到天上不成。

羅雲君一腳踏進房內，急着道：「請妳把門關上，後面有壞人跟



羅雲君已經被人發現了，左右後三方……

來。」

那婦人一面關，一面笑道：「姑娘放心，妳能到我們這裡來，就算天塌下來也有人替妳頂着。」

她倒不像是吹牛皮，外面腳步聲走動了一下，果然，又悄悄地退去了。

羅雲君拍着胸膛，吁了一口氣道：「他們果真走了？」

那婦人一笑道：「他們不走，難道想死不成，姑娘快進屋裡去，喝碗熱茶，壓壓驚。」

這是一間鄉下土屋，屋裡屋外一眼看個透。

羅雲君站立的地方，算是廳堂，廳堂的另一角算是燒飯煮食的地方。

三塊石頭架着一隻鍋，鍋下大火熊熊，鍋上冒着一股股熱氣，四個漢子圍在土灶四週，又喝又吃，根本沒有人理會羅雲君的來到。

好香，好香的食物，羅雲君却分辨不出是甚麼香味。

她當然分辨不出，因為那是狗肉香，她從來就沒有吃過狗肉，又如何分辨得出來？

那婦人見她文秀秀，請她坐在門口桌子上，替她取來一碗狗肉，道：「姑娘，妳試試，味道還不錯的！」

「好香的味道。」羅雲君的口水都流出了，伸出筷子夾起一塊狗

肉。「老尼姑的徒弟也吃狗肉，真是天下奇聞。」傳音細聲，却像給她當頭潑下一盆冷水。

羅雲君一聽是狗肉，一股厭惡的心理使胃陡然一翻，幾乎把膽汁都吐了出來了：「這是狗肉？」

那婦人笑道：「狗肉很好吃呀！」

羅雲君放下筷子，搖了搖頭她胃裡還在翻惡水，那還說得出話來。

「小丫頭，去把那鍋狗肉提出來，老夫就教妳脫險。」暗中人可說是乘人之危，但又令人啼笑皆非。

羅雲君有點生氣了，暗中嘔氣道：「好呀，你支使姑娘來，原來是替妳搶狗肉呀，我才不幹哩！」

羅雲君站起身來，一言不發，伸手便去開門。

那婦人忽然出手一招，切向羅雲君腕脈道：「姑娘，妳到那裡去？」

羅雲君冷笑一聲，道：「妳不讓我走？」連消帶打，金絲纏腕，反扣那婦人腕脈，同時，左腳一抬，「魁星踢斗」，把那婦人踢得飛了出去。

「好一個臭丫頭，軟的不吃，吃硬的，那你就吃老子的硬吧。」一個漢子撲了過來，一招「枯樹盤根」掃出一腿。

羅雲君搖肩長身，讓過那漢子掃來的一腿，隨之腦後掃來一股勁風，她一低頭，躲過另一漢子的襲擊。

一下子四個漢子都出了手，把羅雲君團團的困了起來。

房子並不大，五個人動起手來，首先倒霉的便是屋子，砰砰、彭彭，可把房屋裡面打得一場糊塗。

別以為羅雲君出身止水門下，身懷絕學，可是動手之下，她竟佔不到絲毫上風。

當然，羅雲君雙拳難敵四手，但不可否認的是那四個漢子絕非庸手，否則，莫說他們祇有四個，就是再多四個人，也未必能困得住她。

可是現在她真的被困了，除了防守之外，毫無還手之力了。

「死丫頭，妳就是孝敬老頭子一鍋狗肉，也是應該的，妳還和老頭子嘔氣，老頭子可要告訴妳師父，打妳的屁股。」她嘔氣，那暗中人更堅持非吃狗肉不可。

羅雲君暗中罵了一聲：「好，現在算你狠。」打鬥中暗暗移向狗肉處，她人剛到狗肉鍋附近，狗肉鍋下面的火花忽然向外一冒，捲向那四個漢子。

那四個漢子措手不及，被惹了一身烟火。

同時，轟的一聲，牆上現出一個大洞來。

羅雲君不替他取狗肉哩，嬌軀一扭，從洞口射了出去。

羅雲君耳邊聽得有人罵道：「死丫頭，真要老夫自己出手，說出去多難為情。」

羅雲君脫出土屋，開步就跑。身前人影一閃，道：「隨老夫來！」

羅雲君倒沒有使性子，隨着那人飛掠而行。

奔行之中，羅雲君但覺得狗肉香味直向鼻中衝來，好像前面那人成了一塊狗肉似的。

奔行了一陣，前面那人停下了下來，羅雲君也喘息着停下了下來。

停下身來，才看清那人的形貌，敢情，祇是一個其貌不揚的小老頭子。他手裡還端着那鍋直冒熱氣的狗肉哩！

那老頭子咧嘴一笑道：「凉了，不好吃，乘熱吃了再走不遲。」

伸手鍋中，抓起一塊狗肉，聞了一聞，笑口讚道：「真燒得不錯，可惜，忘了帶酒來，姑娘，妳也來一件如何？」

羅雲君一想起狗肉就噁心，再見他抓得滿手油污，更是噁心，哇的一聲，轉過身去，膽汁都吐了出來。

出來的那個地方。」

羅雲君一怔道：「老前輩此話可是真的？」

那小老頭子一笑道：「妳看老夫是說假話的人麼？」

羅雲君想了一想，覺得此老除了戲耍了自己一陣外，不但沒有說過甚麼假話，自己之能夠脫險，實在不能抹殺他的功勞。

不過，江湖中事，不能看得這麼單純，香餌釣金鯊的花樣多得叫人眼花撩亂，防不勝防。

羅雲君點不了頭，也搖不了頭，因為她還看不透小老頭子的深處。

她微微一猶豫之下，小老頭已是點着頭讚道：「不錯，不輕信，多用頭腦，少用劍，妳師父在妳身上倒真是盡了心力。」

又提起她的師父，羅雲君轉動了一下大眼睛道：「老前輩，您是……」

那小老頭子道：「老夫妙手翻天，名聲可不大好。」

羅雲君的眼睛可亮了起來了，肅然道：「您老是……」

妙手翻天搖手道：「心照不宣。」

羅雲君恭聲說道：「是，君兒但憑吩咐。」

妙手翻天一笑道：「別擺出這副叫人見了噁心的嘴臉了，小老頭兒？」

羅雲君輕聲問道：「她在那兒？」

羅雲君吁了一口氣，走上官道，總算是脫身出來了。

爾虞我詐 疑雲重重

走了一程，路上行人漸多，太陽也晒到背脊上去，行人的眼光直向她身上掃來，使她警覺到自已成了一個披頭散髮衣衫零亂的女瘋子。

幸好前面有間飯店，羅雲君一腳跨了進去，迎面走出一個小姑娘，向她招手道：「姑娘，請裡面來！」

裡面一間房子，有梳粧用具，還有一套衣服，衣服雖然是鄉下人穿着的粗布衣服，總比她身上那套七零八落的化子裝好得多了。

羅雲君梳洗完畢，換上了衣服，當那小姑娘出現時，她第一句話便問：「這是誰替我準備的？」

那小姑娘一笑道：「妳問他呀！他正等着姑娘妳呢！」

這是路旁小飯店，沒有幾間房子，等她的人在外面叫好了飯菜。

羅雲君看到那人時，臉上的神色可絕了。

原來那人就是那可惡的小老頭子。

羅雲君這一折騰下來，東方天色已出現曙光，再一轉頭，前面可不是一條寬坦大道。

羅雲君這一折騰下來，東方天色已出現曙光，再一轉頭，前面可不是一條寬坦大道。

子就怕這一套，妳師父小時候比妳好多了。妳知不知道，妳師父就吃過老夫妙手調製的香肉？」

羅雲君一怔道：「我不相信。」

妙手翻天笑道：「那是她出家以前的事，妳當然不知道。」

羅雲君搖了搖頭，道：「老前輩，請言歸正傳。」

妙手翻天道：「好，老夫問妳，妳爲甚麼要找碧夢夫人？」

羅雲君道：「晚輩是奉命行事，家師未曾明示。」

妙手翻天道：「妳想不想知道這個中原因？」

羅雲君興奮的道：「老前輩知道？」

妙手翻天道：「知道其中內情的人不多，老夫是其中之一。」

羅雲君興奮中忽然冷靜了下來，更出奇的搖了一搖頭，道：「家師不加說明，其中定有原因，晚輩還是不要知道的好。」

妙手翻天微一皺眉頭說道：「好吧，老夫不說了，不過，當妳見到她時，別忘記把妳師父那招『春夢了無痕』使了出來。」

羅雲君一震道：「家師也是這樣吩咐的。」

妙手翻天笑笑道：「這就是了。」

羅雲君道：「她在『金銀幫』是甚麼身份？」

妙手翻天笑笑道：「這就是了。」

羅雲君道：「她在『金銀幫』是甚麼身份？」

妙手翻天笑笑道：「這就是了。」

魅力。

三夫人一見了羅雲君也沒有多說話，只淡淡的點了一點頭，然後揮手說道：「先帶她熟悉這裡的環境，明天妳就教她基本的工夫。」

桂花道：「小蘭父親胡九峯、母親胡大娘，都是練家子，小蘭也有練功，夫人是不是先看看她的功夫路數，然後因材施教，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夫人顯然也是一個很隨和的人，笑了一笑道：「好吧，小蘭，到前院去妳把最拿手的功夫施展出來。」

胡九峯胡大娘的家傳武功是甚麼路數，胡若蘭根本就沒有提過，該練甚麼功夫呢？這却教羅雲君作難了。

神態微一猶豫，就落到了桂花眼中，桂花可真存心存意的護着她，忙又幫她說道：「蘭妹子，妳那天『飛花落葉掌』很見勁力，就練出那一套『飛花落葉掌』好了。」

天曉得，羅雲君功力雖高，她却不曾甚麼『飛花落葉掌』，一面轉身，向院中走去，一面心中自作計較。

羅雲君人到院中，心中也就有了主意，先向桂花道：「桂花姊我不敢藏私，另有一套『星月交輝』比『飛花落葉掌』還要有一得。」

桂花笑道：「好呀！原來妳不

妙手翻天回答道：「妳見了她自然知道。」

羅雲君一楞道：「現在就回去？」

妙手翻天道：「現在有一個最好的機會。」

羅雲君也是個冰雪聰明的人，妙手翻天的話，她當然懂，點了一點頭道：「晚輩遵命。」

妙手翻天說道：「裝肚子痛，到裡面去。」

羅雲君心領神會的忽然「哎喲！」一聲，招手叫過店中那個小姑娘道：「我肚子痛，有煩姑娘……」

那個小姑娘笑道：「請到裡面去。」

羅雲君隨着那小姑娘走到後堂，那小姑娘把她領到一個中年婦人面前，道：「羅姑娘接替晚輩打入『金銀幫』，請前輩一施妙手。」

那中年婦人點了一點頭，便替羅雲君化裝起來，羅雲君幾次想問話，都被那中年婦人用微笑和搖頭止住了。

那中年婦人替羅雲君化好了裝，接着又替那小姑娘化起裝來。那中年婦人替羅雲君化裝時，羅雲君心理上倒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觸，反正是掩去本來面目，由她怎樣安排都行。

可是，當她看到那中年婦人給

已是藏私了麼？」

三夫人微微一笑道：「好吧，妳就練『星月交輝』。」

羅雲君展開了身手，練了一套掌法，雖然功力不見怎麼深厚，但却有板有眼，是經過名家指點過的真功夫。

三夫人點頭微笑道：「妳的根基不精，這套『星月交輝』掌法，不是妳娘教的吧？」

羅雲君暗暗吃驚於這位三夫人的精明，力持鎮靜的欠身道：「夫人法眼無雙，這是一個過路大娘傳給小蘭的。」

三夫人道：「她也沒有留下姓名，傳下武功就走了？」這種情形，完全基於一個「緣」字，在江湖上是常有的事，羅雲君本來就想這樣的回答，却不料三夫人先替她說

了。

她這樣說，有甚麼用心？

羅雲君心念一動道：「她說過她的姓名，祇沒有詳說，她說她叫萬夫人，當時她是病倒在我們的舖子裏，小蘭服侍她將近半月，她臨走時傳了小蘭這套掌法。」

三夫人道：「那是多久的事情？」

羅雲君道：「有三年多了。」

三夫人點了一點頭，不再多問，揮手道：「好，妳先下去，該練甚麼武功，以後再說。」

羅雲君道：「有三年多了。」

三夫人點了一點頭，不再多問，揮手道：「好，妳先下去，該練甚麼武功，以後再說。」

羅雲君道：「有三年多了。」

三夫人點了一點頭，不再多問，揮手道：「好，妳先下去，該練甚麼武功，以後再說。」

羅雲君道：「有三年多了。」

三夫人點了一點頭，不再多問，揮手道：「好，妳先下去，該練甚麼武功，以後再說。」

羅雲君道：「有三年多了。」

三夫人點了一點頭，不再多問，揮手道：「好，妳先下去，該練甚麼武功，以後再說。」

羅雲君道：「有三年多了。」

三夫人點了一點頭，不再多問，揮手道：「好，妳先下去，該練甚麼武功，以後再說。」

那小姑娘化裝時，却瞪着一雙秀目，嘴都驚訝得合不攏來。

敢情，那中年婦人正把那姑娘改變爲自己，只見她左一鈎右一撇，似是玩魔術似的，把那位姑娘就變成了自己。

然後，她要羅雲君和那小姑娘把衣服對換穿了，又用鏡子叫她自己看看，羅雲君除了讚嘆之外，她是佩服得說不出個字來了。

那小姑娘並不比羅雲君矮小，只是更年輕，一臉天真，故稱之爲小姑娘。

現在，羅雲君不但形貌完全變成了那小姑娘，那小姑娘的一臉天真也出現在她的臉上了，這可叫她如何不吃驚。

那小姑娘變成了她，向着她一笑，道：「羅姊姊，妳現在就是小妹妹胡若蘭了，我娘叫胡大娘，那打雜的漢子，是我娘舅莫八，我爹胡九峯，死於五年前，等會兒有一男一女兩個人來接妳，妳可叫男的張大娘，那女的桂姊姊就成了。」三言兩語，都交代清楚。

兩人回到外面，真胡若蘭成了座上客，羅雲君就成了呼來喝去的小姑娘。

好在小飯店不是大酒家，總共就是那麼六位客人，羅雲君應付得滿稱職。

忽然，胡若蘭暗中知會了羅雲

莫非她看出了甚麼破綻，起了甚麼疑心？

羅雲君不免有了這種的想法，桂花心中也是不釋，回到了她們住處，桂花忍不住埋怨地道：「小蘭，妳不該自作聰明，練甚麼『星月交輝』，妳看，夫人好像不高興了。」

羅雲君道：「桂姊姊，小妹是有甚麼說甚麼呀！桂姊姊妳好，夫人也好，小妹認爲若騙了妳們就覺得罪過不安了。」

桂花聽得心一慰，點頭含笑

道：「妳說得也是，妳先別怕，我替妳去探探夫人的口風去。」

桂花回來時，一臉笑容，道：「夫人很喜歡妳的誠實，她說妳這套掌法很好，祇是有幾處地方還可以改進，增強威力，她正在替妳動腦筋啦。」

羅雲君暗暗付道：「不知這位三夫人是何許人物，眼力不錯，人的氣質也不壞，怎麼樣會成了三夫人呢？其中祇怕是有文章！」

羅雲君想來想去，就是想不出其中道理，好在她是新來初到，今天沒有事做，任由她胡思亂想。

別看她們祇是三夫人的貼身丫頭，除了服侍三夫人之外，可也神氣得很，她們每人居然也有個使喚丫頭，服侍她們起居飲食。

服侍羅雲君的丫頭叫小燕，年

君一聲，羅雲君一抬眼，見到一男一女兩人正走進來。

羅雲君乖巧的迎了上去，又是張大娘，又是桂姊姊的叫得一點也不生分。

桂姊姊拉着她的手，笑道：「好妹子，一切都說好了，妳現在就得隨姊姊去了啊！」

羅雲君故意失驚了一下，道：「就是今天？」

桂姊姊道：「就是現在了。」

胡大娘過來道：「小蘭，那妳就快去收拾一下吧。」

桂姊姊一笑道：「不用啦，大娘，妳還怕裡面沒有更好的給蘭妹妹穿麼？」

張大娘和桂姊姊都沒坐一下，就帶了羅雲君走了，桂姊姊待她可真好，一路上就把她應該知道的事預先告訴她了。

原來這桂姊姊是三夫人身前的紅人，三夫人身前有四個心腹丫頭，以桂姊姊爲首，其次的是菊花、蘭花、荷花三人。

蘭花不幸於日前死於非命，桂花看中了小蘭，三夫人也點了頭，小蘭算是平步青雲，飛到枝頭上去了。

三夫人的年紀當然不會太大，但也不太小，約在二十七八歲之間，長得文文秀秀，出人意料之外的不像小紅那樣全身充滿了惹火的

紀和她差不多，明顯的區別是，小燕雖也長得清秀伶俐，祇是清中帶濁，氣質上要差得多。

第二天，三夫人就把小燕支開了。

房中祇留下她和三夫人兩個人。

房中空氣祇有令人感到窒息，三夫人臉上雖然還是保持着微笑，但羅雲君察覺得出，她的微笑並不自然，是虛浮在緊張的心情上。

羅雲君也有點緊張了，暗中也吸了一口真氣，作了適當的備戰，她可絲毫不輕視這位三夫人。

三夫人臉上保持着不自然的微笑，道：「小蘭，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羅雲君道：「十五歲了。」

三夫人道：「不止十五歲吧？」

羅雲君當然不止十五歲，但三夫人這一問題一提出，房中緊張的氣氛又升高了不少。

羅雲君心中作了最壞的打算，低頭不說話了。

三夫人微微一笑道：「替妳易容的可是『秀才娘子』？」

人家可說把羅雲君的底牌都掏了出來了，羅雲君祇有不再否認，點頭一笑道：「夫人好厲害的眼光。」她雖然不知道那替她易容的中年婦人是誰，這時却不便說明，祇有含糊其詞了。

三夫人道：「不止十五歲吧？」

羅雲君當然不止十五歲，但三夫人這一問題一提出，房中緊張的氣氛又升高了不少。

羅雲君心中作了最壞的打算，低頭不說話了。

三夫人微微一笑道：「替妳易容的可是『秀才娘子』？」

人家可說把羅雲君的底牌都掏了出來了，羅雲君祇有不再否認，點頭一笑道：「夫人好厲害的眼光。」她雖然不知道那替她易容的中年婦人是誰，這時却不便說明，祇有含糊其詞了。

三夫人道：「不止十五歲吧？」

羅雲君當然不止十五歲，但三夫人這一問題一提出，房中緊張的氣氛又升高了不少。

羅雲君心中作了最壞的打算，低頭不說話了。

三夫人微微一笑道：「替妳易容的可是『秀才娘子』？」

人家可說把羅雲君的底牌都掏了出來了，羅雲君祇有不再否認，點頭一笑道：「夫人好厲害的眼光。」她雖然不知道那替她易容的中年婦人是誰，這時却不便說明，祇有含糊其詞了。

三夫人道：「不止十五歲吧？」

羅雲君當然不止十五歲，但三夫人這一問題一提出，房中緊張的氣氛又升高了不少。

羅雲君心中作了最壞的打算，低頭不說話了。

三夫人微微一笑道：「替妳易容的可是『秀才娘子』？」

人家可說把羅雲君的底牌都掏了出來了，羅雲君祇有不再否認，點頭一笑道：「夫人好厲害的眼光。」她雖然不知道那替她易容的中年婦人是誰，這時却不便說明，祇有含糊其詞了。

三夫人道：「不止十五歲吧？」

羅雲君當然不止十五歲，但三夫人這一問題一提出，房中緊張的氣氛又升高了不少。

羅雲君心中作了最壞的打算，低頭不說話了。

三夫人微微一笑道：「替妳易容的可是『秀才娘子』？」

人家可說把羅雲君的底牌都掏了出來了，羅雲君祇有不再否認，點頭一笑道：「夫人好厲害的眼光。」她雖然不知道那替她易容的中年婦人是誰，這時却不便說明，祇有含糊其詞了。

三夫人道：「不止十五歲吧？」

羅雲君當然不止十五歲，但三夫人這一問題一提出，房中緊張的氣氛又升高了不少。

羅雲君心中作了最壞的打算，低頭不說話了。

三夫人微微一笑道：「替妳易容的可是『秀才娘子』？」

三夫人道：「請教姑娘真實姓名？」

羅雲君坦然道：「小妹羅雲君。」

三夫人一笑道：「你的膽子倒是不小，昨晚剛逃出去，今天又再回來了。」

羅雲君笑了一笑，說道：「這叫出奇制勝。」

「說得也是，就是秀才娘子這手妙絕人寰的易容術，除了我之外，別人實是很難看得出來。」

羅雲君見她祇是談話，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更顯得她高深莫測，當下也自付道：「好吧，你不動，我不動，談就談吧，」一揚眉兒，接口道：「她的手藝有破綻嗎？」

三夫人道：「沒有，這是天下最完美的手法，但她自己留下了一點暗記，我知道她的暗記，所以，我一眼就看了出來了。」

羅雲君一笑道：「我知道了，你們是朋友。」

三夫人點了一點頭，道：「所以，你也是大姐我的朋友。」

羅雲君大感意外，又有點不放心地道：「不是陷阱？」

三夫人道：「絕不是陷阱。」

羅雲君道：「和合神君杜絕，雖享盡齊人之福，誰知道多是同床異夢之人。」

三夫人道：「妳說還有誰？」

羅雲君道：「七夫人就是別有用心之人。」

三夫人嗤笑一聲，道：「她，哼……一副簡直不屑一談神氣，祇說了二個字。」

羅雲君也祇有笑笑而已。

三夫人話題一轉，道：「小妹，妳有甚麼事，要大姐幫妳甚麼忙？」

羅雲君心中計較了一下，道：「找一個人。」

「誰？」

羅雲君暗存心機道：「不知道。」

三夫人道：「妳要找的人都不知道，這豈非笑話？」

羅雲君道：「小妹自有道理。」

三夫人道：「能不能說？」

羅雲君說道：「不能說，但是能給妳看。」

三夫人道：「甚麼信物，大姐可否一看？」

「行！」羅雲君揮手之間，施了一招「春夢了無痕」。

羅雲君不敢過份相信三夫人，但也不能完全拒絕她，所以，改變了一下原來的構想。

想不到，真想不到，三夫人看得臉色一肅，問道：「小妹，妳是止水庵主的甚麼人？」

羅雲君大喜過望地道：「你就是碧夢夫人？」

三夫人臉上失去了光彩，也失去了平靜，長嘆了一聲，道：「江湖上已經沒有碧夢夫人了。」

現在已成了和合神君的三夫人，江湖上當然不再有碧夢夫人了。

羅雲君吁了一口氣道：「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三夫人淡淡談的一笑道：「小妹，恩師玉體可好？」

羅雲君一怔道：「妳……妳……」

三夫人更是一怔，道：「我就是妳大師姊呀，難道妳不知道？」

羅雲君道：「小妹隨侍恩師十年，恩師從未提過另有傳人之事。」

三夫人點點頭道：「是，是我，不肖，不能怪她老人家。」

羅雲君歉然道：「請恕小妹無禮，祇能以常禮與大師姊相見。」

三夫人漸漸斂去臉上不自然的神色，但語氣仍然是恭敬無比的道：「妳老人家有何諭示？」

羅雲君回答道：「她老人家要見妳一面。」

三夫人全身輕輕顫動了一下，道：「能不能給我一點時間？」

「能。」

三夫人道：「我要三十天的時間。」

羅雲君說道：「行，家師還有話交代，在這三十天之內，小妹一切都聽妳的吩咐。」

三夫人忽然向羅雲君欠身一禮道：「多謝君妹！」

羅雲君閃身避過道：「夫人，請不要這樣。」

三夫人乞求地望着羅雲君說道：「君妹，妳雖然不願意承認我是妳的師姊，我年紀比妳大，妳稱愚姊一聲大師姊總可以吧！」

羅雲君應口叫了一聲：「大師姊，小妹可否請問妳一句話？」

三夫人道：「當然可以，有甚麼請說。」

羅雲君問道：「妳可真是小妹的大師姊？」

三夫人搖首一嘆道：「碧夢夫人以聲色動江湖，豈是止水門弟子應有的行徑。恩師不諒解，大師姊亦有難言之隱，是以恩師，亦絕口不提大師姊了。」

羅雲君脫口道：「妳有甚麼難言之隱，在師父面前都不能說？」

三夫人聽了不由苦笑了一聲，說道：「君妹……」

羅雲君不待她把話說出來，就發現到自己這話實在不該問，她連師父面前都不能說，現在又怎能說出來，忙接口道：「是小妹問得冒昧，不提了。」

眉頭一皺，羅雲君又提出另一

個問題，道：「妳怎麼又當上了和合神君杜絕的三夫人呢？」

三夫人道：「還不是中了他的詭計，被他們用迷藥迷倒，遭劫持而來。」

羅雲君一臉不悅之色，道：「妳就這樣的認了麼？」

三夫人無可奈何地道：「不認又能怎麼樣……不過……不過……一般人也不知道我就是碧夢夫人。」

羅雲君無由的大為反感，冷笑一聲道：「一丘之貉。」

三夫人望了羅雲君一眼，眼中盡是凄然之色，祇是搖了一搖頭，放棄了解釋的念頭。

談話到此，羅雲君不想再談下去了。祇怕越談越生氣，破壞了彼此間的感情，立時換了一副歉疚之色道：「大師姊，小妹不會說話，請妳見諒，小妹也該告退了。」

三夫人在她身後輕輕一嘆，自言自語的說道：「一丘之貉……一丘之貉……」

羅雲君也暗自一嘆，快步離開了三夫人，回到自己的房中，仔細分析剛才的一番談話。

這位神秘的大師姊，實在是個很難瞭解的人物。

她答應一個月之內，回山去見師父，這種情形之下，她怎能走得走了？

羅雲君道：「七夫人就是別有用心之人。」

三夫人嗤笑一聲，道：「她，哼……一副簡直不屑一談神氣，祇說了二個字。」

羅雲君也祇有笑笑而已。

三夫人話題一轉，道：「小妹，妳有甚麼事，要大姐幫妳甚麼忙？」

羅雲君心中計較了一下，道：「找一個人。」

「誰？」

羅雲君暗存心機道：「不知道。」

三夫人道：「妳要找的人都不知道，這豈非笑話？」

羅雲君道：「小妹自有道理。」

想起來真煩，羅雲君煩惱中忽然心念一動，脫解而出，付道：「何不去和于大哥打個照面，必要時也有個照應。」

想到就去，好在她現在是三夫人身前的貼身丫環，她雖然初來乍到，由於她身上的裝束，等於標明她的身份，普通人等祇有敬而遠之，誰也不敢找她的麻煩。

于化棠顯然甚是無聊，垂首閉目自坐在房中靜思。

羅雲君居然也先叩了幾下房門，因為房中沒有反應，房門又是虛掩，於是推門走了進去。

于化棠一睜眼，祇見走進來一個小姑娘，大感意外，偏偏那小姑娘又朝他一笑，叫了一聲：「于大哥。」

于化棠愕然道：「姑娘，妳是……」

羅雲君一笑道：「小妹羅雲君，你不認識了？」

當然不認識了，但聲音却一點不假，于化棠更是吃驚道：「羅姑娘，妳怎麼又回來了？」

羅雲君道：「小妹現在是三夫人身前的貼身丫環，叫蘭花，也可以叫小蘭，不再是甚麼羅姑娘了。」

于化棠立時會心地改口道：「小蘭姑娘，是妳！」

羅雲君道：「小妹心中有一事，請于大哥見教。」

三夫人臉上失去了光彩，也失去了平靜，長嘆了一聲，道：「江湖上已經沒有碧夢夫人了。」

現在已成了和合神君的三夫人，江湖上當然不再有碧夢夫人了。

羅雲君吁了一口氣道：「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三夫人淡淡談的一笑道：「小妹，恩師玉體可好？」

羅雲君一怔道：「妳……妳……」

三夫人更是一怔，道：「我就是妳大師姊呀，難道妳不知道？」

羅雲君道：「小妹隨侍恩師十年，恩師從未提過另有傳人之事。」

三夫人點點頭道：「是，是我，不肖，不能怪她老人家。」

羅雲君歉然道：「請恕小妹無禮，祇能以常禮與大師姊相見。」

三夫人漸漸斂去臉上不自然的神色，但語氣仍然是恭敬無比的道：「妳老人家有何諭示？」

羅雲君回答道：「她老人家要見妳一面。」

三夫人全身輕輕顫動了一下，道：「能不能給我一點時間？」

「能。」

三夫人道：「我要三十天的時間。」

一面笑，一面轉身離開了他們：「你們有甚麼話，盡可繼續說下去，不會再有別人來打擾了。」

「羅雲君並沒有留下來，她馬上就出去了。」

七夫人小紅真有一手，羅雲君前脚剛回來，她後脚就到了，她找三夫人嘀咕了一陣，三夫人就點頭了。

以羅雲君與三夫人的關係，三夫人是絕不可能點頭的，但三夫人居然點了頭。

三夫人一點頭，七夫人小紅就把羅雲君帶走了，根本不讓羅雲君有與三夫人再見一面的機會。

羅雲君這口氣好，驚得祇有不答理她，也不說一句話。

羅雲君被七夫人留在身邊，並沒有被敬為上賓，而是被列為七夫人四大貼身丫環之一，而七夫人又撥了一個人給三夫人，算是彼此交換使用。

夫人們的貼身丫環，身份相等，無論去到那裡，都有一份禮遇，尤以七夫人的貼身丫環，更被另眼相看，隨便一句話，都是言出必行的效果。

羅雲君當了七夫人的貼身丫環，可以算是丫頭王了。

這種丫頭王，從某程度上看，有說不出的方便，和說不盡的好處，對羅雲君來說，這是最理想的

身份。

同時，這種身份，也使羅雲君滿腦子迷惑，如墜入了五里霧中。

七夫人明知她的身份，偏又給她這份方便，到底安的是甚麼心？是欲擒先縱，抑或是別有用

心？

不論如何，都不能掉以輕心。羅雲君心生戒意，可就不敢亂動一步，甚至于化棠那裡她都避而

不去。

七夫人找個空，悄悄的向她道：「于大哥要見妳，快去一趟。」

七夫人開了口，她可不能不去。

見了于化棠，她可忍不住劈頭便問道：「于大哥，你看七夫人安的是甚麼心？她……」

于化棠笑道：「這都是我的安排。」

羅雲君一怔道：「是你？」

于化棠道：「沒有七夫人之助，三夫人就別想離開這裡。」

羅雲君此行目的，他可沒有告訴過于化棠，于化棠的話教她大感意外，愕然道：「你怎麼知道的？」

于化棠說道：「當然有人托我照顧妳的。」

「誰？」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非問個清楚明白不可。

「妙手翻天。」

沉重的石頭，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你為甚麼要救三夫人？」輪到于化棠探求真相秘密了。

羅雲君故意使刁道：「你道三夫人是甚麼人？」

于化棠道：「三夫人是個謎，連七夫人都不大清楚她。」

「那麼七夫人是怎樣一個人呢？」好像在和于化棠耍極。

于化棠道：「她很複雜，一時也說不清楚。」

羅雲君道：「她可靠麼？」

于化棠雙手一攤道：「難說。」

羅雲君心頭一冷，臉色也變了。

于化棠道：「她也許會利用我，但絕不會害我。」

羅雲君接口替他補充一句道：「她忍不下心害你？」

于化棠望了一望羅雲君一眼，笑了一笑，道：「妳的看法也有道理。」

人家在笑他，他却回答了這樣一句話，真叫人啼笑皆非，羅雲君輕嘆了一聲，道：「小妹不敢把三夫人的身份告訴妳。」

于化棠道：「我有七夫人這種朋友，很難信任？」

羅雲君道：「你很有自知之明。」

于化棠一笑說道：「其實妳是

自縛手脚，妳也不想一想，和合神君杜絕會不知道她是甚麼人麼？她自隱身份，實在是在因羞於見人的心理，而和合神君杜絕也同意她這樣做，則必有某種顧忌，妳說是也不是？」

不能說他沒有理由，羅雲君被動的點了一點頭。

于化棠又說道：「我來猜一猜，好不好？」

羅雲君料定他猜不到，點頭說道：「好吧。」

于化棠道：「三夫人年約二十七八歲，江湖上二十七八歲的女人不多，有數的名女人中，只有碧夢夫人突然在江湖中銷聲匿跡，她很可能是碧夢夫人，妳說是不是？」

其實，最後一句話，問得太多了，看羅雲君那驚悸的神色，就知道猜得完全不錯了。

于化棠笑了一笑道：「七夫人精明過人，這能瞞得了她麼？也許她還握有三夫人的小辮子，所以，她要妳過來，三夫人就不敢說半個『不』字。」

一件事說來說去，羅雲君簡直成了呆子，自己還以為是天大的秘密，其實人家只隨便動動腦筋，就把這個秘密解開了。

羅雲君真是大傻瓜麼？當然不是。她是因為經驗不足，又疏於檢討，才有此失。

于化棠目光一閃道：「不行嗎？」

神手擎天楊日輝無可奈何的一笑道：「清官難審家庭事，小兒便說『行』與『不行』又如何，不過這事你得太欠考慮，小兒却不得不說。」

于化棠道：「長痛不如短痛，小弟這叫壯士斷臂。」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金婆婆不是好惹的，你的長痛斷不了，却招來了無窮後患。」

于化棠一笑道：「小弟還沒有把金婆婆放在心上。」

神手擎天楊日輝又說道：「武林公論……」

于化棠哈哈一笑說道：「公道自在人心，世人的看法說法，理他則甚。」

神手擎天楊日輝搖頭痛苦地笑道：「老三，小兒真不知怎麼說才好。」

于化棠抱拳為禮道：「小弟對不起大哥，替大哥惹來了不少麻煩，小弟向大哥道歉。」

神手擎天楊日輝哈哈一笑道：「這份豪氣，咱們不談金瑛了……」

話題一轉，接着道：「杜幫主今晚要為你舉行一次盛大的接風夜宴，老三，這件事我們心理上不能沒有準備。」

這對她是一次很好的教訓，她微微一笑，心領神會的服了于化棠。

于化棠皺了一皺眉頭，道：「至於姑娘妳為甚麼這樣替她出力，這就一時找不到答案了。」

這個答案羅雲君自己還不全知道，她當然不會說出來。

羅雲君不但沒有回答于化棠的話，反而問于化棠道：「于大哥，你是不是也有甚麼隱秘？」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我有甚麼秘密，我的秘密是人所皆知的秘密，那就是心不甘情不願，接受這種上賓的款待。」

「你也不要心不甘、情不願了，我們幫主已回來了，定在今晚上你設宴接風。」接話的是七夫人小紅，輕鬆的語氣中，含着一份隱隱的深憂。

七夫人小紅是一個打落牙齒和血吞的人，臉上除了笑容外，很少見到她把憂鬱的神色顯在臉上。

于化棠一笑道：「妳擔甚麼心？」

七夫人小紅淡淡的道：「他身邊帶回來一個人，一個美麗的俏美人。」

于化棠一笑道：「她最多排名第八，也搶不了你七夫人的位置。」

七夫人小紅望了于化棠微微一

笑道：「那位少美人你也認識……」

是誰她沒有馬上說出來，有吊胃口的意味。

于化棠笑了一笑，沒有答話。

七夫人小紅搖了一搖頭，說道：「你明明猜到那少美人是誰，偏偏不開口問，其實天下第一忍人的封號，應該非你莫屬了。」

于化棠道：「妳把我看得太高了，其實我根本猜不出來。」

七夫人小紅望了于化棠一眼，一字一頓的道：「金瑛姑娘，不，現在該稱她于夫人了。」

于化棠淡淡的笑道：「你們幫主想做好事了。」

七夫人楞了一楞，她心裡想甚麼，沒有說出口來，點點頭道：「小妹朋友之情已盡，不打擾你們說話了。」

七夫人走後，羅雲君不服地道：「你好像一點也不擔心尊夫人的安全？」

于化棠道：「她原來就是他們的人，有甚麼可擔心的？」

羅雲君暗中「啊！」了一聲，忖道：「這就難怪他如此淡漠，敢情，他是傷心之人。」

她心中雖然是同情于化棠，口中却一點不放鬆他，搖頭嘆惜，道：「一夜夫妻百日恩，于大哥，你的心腸也夠硬了。」

于化棠道：「要不夠硬，豈不

是要節節寸斷了。」

羅雲君為之黯然許久之後，輕嘆一聲道：「于大哥，可有用得着小妹的地方？」

于化棠搖搖頭道：「多謝，妳自己的事情可大意不得啊！」

羅雲君一面轉身向外走，一面道：「知道，我總得盡份心力。」

于化棠對於夜宴之事，一點不着急，甚至也沒有去找丐幫幫主楊日輝研究對策。

他不去找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却不能不關心他，所以他主動來找他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幫主回來了，弟妹也跟着來了。」

于化棠道：「他這着棋對小弟起不了作用。」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老三，小兒一直沒有問你，你和金瑛之間到底發生了甚麼問題，鬧得各自東西？」

于化棠搖頭道：「沒有甚麼，我只是不喜歡她。」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婚姻豈可兒戲，你既然不喜歡她，當初便不應娶她，娶了她，你就要負起做丈夫的責任。」

于化棠道：「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甚麼，你已經把她休了？」

于化棠道：「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甚麼，你已經把她休了？」

于化棠道：「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甚麼，你已經把她休了？」

于化棠道：「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甚麼，你已經把她休了？」

于化棠道：「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甚麼，你已經把她休了？」

于化棠道：「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甚麼，你已經把她休了？」

于化棠道：「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甚麼，你已經把她休了？」

于化棠道：「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甚麼，你已經把她休了？」

于化棠道：「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甚麼，你已經把她休了？」

于化棠道：「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甚麼，你已經把她休了？」

于化棠道：「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甚麼，你已經把她休了？」

于化棠道：「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甚麼，你已經把她休了？」

于化棠道：「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甚麼，你已經把她休了？」

于化棠道：「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于化棠問道：「依大哥之見？」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他們很看重你，小兄也需要你，依小兄之見，你應該留下來，不過，不能很快便答應，你要爭取你應有的身價。」

于化棠點頭道：「小弟明白。」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就現在所知，今晚盛會除了十三個副幫主和七位夫人之外，還有四大壇主和八大護法，這都是目前金銀幫的頂尖兒高手，各有各的絕學，個個不好對付，憑你我兄弟二人之力，只能智取，不可力敵。」

于化棠道：「小弟理會得。」
楊日輝接着便把十三副幫主、四大壇主，八大護法的功力藝業向于化棠作出了一番詳盡的分析。

至於七位夫人的虛實，楊日輝就無以相告了。
有了楊日輝一番分析，于化棠本來穩定的心理更穩定了。

可是楊日輝走後，于化棠房中却出現一位不速之客。
那位不速之客是在于化棠把楊日輝送出房門外，回身時發現的。

她，就是在于化棠離房瞬間之際，先一步追入了于化棠房中，她是一個丫環打扮的丫頭。
于化棠暗暗一皺眉頭，付道：「此女居然連我的耳目也瞞過了，別看她只是一個丫環的打扮，

那身藝業可絕非等閑人物。」心中一驚，暗自提起了一口真元內力，有備無患。

于化棠外表輕鬆得像沒事人一樣，向那丫頭點頭一笑道：「姑娘有何貴幹？」

那丫頭欠身一移，翻手取出一物道：「少俠可認識此物？」那是妙手翻天字及的信物。

于化棠現出微微一驚的目光，道：「姑娘是……」

那丫頭口風可緊得很，只道：「少俠請回答婢子所問。」

于化棠道：「在下認識此物。」

那丫頭道：「此物原主人是婢子之朋友。」

于化棠道：「也是在下的朋友。」

那丫頭道：「此物原主人有一事相托少俠，少俠可願意相助？」

于化棠點頭道：「姑娘請說。」

那丫頭道：「請少俠在今晚宴會之上，設法脫下和合神君杜絕和第十三副幫主的左腳鞋襪。」

于化棠道：「甚麼理由？」

那丫頭道：「查證他們左腳上的一個特徵。」

于化棠一震道：「甚麼特徵？」

那丫頭回答道：「看誰缺少了一根小腳趾頭。」

于化棠止不住一陣心頭猛跳，道：「爲甚麼要同時查証他們兩

人？」

那丫頭道：「如不同時查証，就無法分辨，他們誰是誰。」

于化棠道：「姑娘可知，第十三副幫主的身份？」

那丫頭道：「知道，他就是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

于化棠道：「他是在下的盟兄。」

那丫頭又道：「婢子知道。」

于化棠道：「丐幫弟子，經常打赤腳，應該是人人皆知的事，隨便問一問就知道了。」

那丫頭道：「可是楊幫主從來不打赤腳。」

于化棠道：「他在未當幫主之前……啊……妳……妳是說……」

那丫頭道：「你明白了就好。」

于化棠搖了搖頭，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那丫頭道：「所以要証實，要兩個人同時証實。」

于化棠沉思了半天道：「這件事很難做，要看杜絕的左腳不難，但是，在下不能也無法向楊幫主出手。」

那丫頭道：「不錯，這是一件很難的事，否則，也不須偏勞少俠相助了，少俠可知，要找他們兩人同時相聚的機會更難啊！」

爲甚麼要同時驗看他們的左腳？

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兩人可能隨時變換身份。

如此說來，那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豈不是大有問題？

這可是一件天大的公案，于化棠要好好的想了一想了。

這時，那丫頭欠身道：「請少俠盡力相助，小婢告退了。」

于化棠叫了一聲：「姑娘……」想和她多談之時，已經來不及了。

看來，這次夜宴大不尋常了。晚宴雖然不是尋常，但却相當吸引人，于化棠有點坐立不安，這個時候的等待，委實令人難奈。

于化棠是貴賓，當他被請入大廳時，廳中已是一片人海，主人和合神君杜絕已先他而到，揚手爲禮相迎了。

和合神君杜絕神采飛揚，與上次相見時，又是一番不同的氣派了。

他的左邊是一行行的十三位副幫主，右邊是看得人眼花撩亂的七位天仙夫人。

憑他的江湖聲望來接受這種禮待，實是太過火，太不倫不類了，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會和合神君杜絕交過手，而且，勝了和合神君杜絕，因此和合神君杜絕很是看重他。

人頭攢動中，于化棠也看到了

金瑛，金瑛低着頭，眼睛看着自己的腳尖，兩人沒有對上眼，更談不上心靈上的震撼。

一陣禮貌過後，于化棠就上貴賓席與和合神君杜絕的主位坐了下來，座位與杜絕的主位平行而設，和合神君的主席有七位夫人同席，于化棠貴爲賓席，祇有他一位席位，席旁站了四位侍酒的美女。

那四位美女之中，居然有金瑛一份，這是甚麼場合，甚麼味道？真虧和合神君杜絕想得出來。

更難得的是，于化棠竟然無動於衷，祇淡淡的望了金瑛一眼，目光就射向和合神君杜絕的身上了。

和合神君杜絕沒有甚麼開場白，祇舉杯道了一聲：「請！」

于化棠酒到杯乾，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態度。

和合神君杜絕又舉杯道：「老夫再敬你一杯。」

于化棠道：「請問理由何在？」

和合神君杜絕道：「敬你是一個『無名無利』的真英雄。」

于化棠舉杯道：「多謝了！乾了。」

和合神君杜絕再次舉杯道：「老夫還要敬你一杯。」

于化棠用目光表示了他的問話，和合神君又接着道：「老夫敬你是一個『忍』人。」

于化棠又是哈哈一笑，又乾了

杯中酒。

和合神君杜絕又把酒杯舉起道：「第四杯，老夫敬你是個『通人』。」

于化棠現出迷茫之色道：「何謂『通人』？」

和合神君杜絕說道：「通情達理，不拘世俗。」

于化棠一笑道：「好說，好說。」也乾了杯中酒。

和合神君杜絕緩緩的道：「所以，你是老夫理想中的事業伙伴，老夫歡迎你加入本幫……」

于化棠一截口道：「幫主且慢，在下不但未曾答應入幫，而且，事先亦未聽幫主親口邀請在下加入貴幫。」

和合神君杜絕點頭道：「現在老夫邀請你加入本幫如何？」

于化棠笑了一笑道：「請問你給我甚麼地位？」

和合神君杜絕道：「隨你自己要。」

于化棠開玩笑道：「如果在下想當幫主呢？」

和合神君杜絕回答道：「君子一言。」

于化棠一怔，再也笑不出來了，他答不出話來了，他原祇是說說笑話而已，想不到和合神君居然大方得出人意料之外，簡直沒了譜。

和合神君杜絕見他半天不接話，笑着道：「于少俠真有興趣接掌本幫幫主之位？」

于化棠騎虎難下，囁嚅地道：「幫主，有何條件？」

和合神君杜絕道：「本幫志在江湖大業，老夫忝居幫主之位，常以才識不足爲憾，少俠如有意接掌本幫，正是本幫之幸，老夫之幸，那有甚麼條件？」

世上真有這樣便宜的事？

于化棠可是得寸進尺的道：「在下却有幾個條件。」

和合神君杜絕道：「理當如此，請說吧！」

看來是人家非讓他當這幫主不可！于化棠祇有硬着頭皮道：「七位夫人同幫主一併移交。」

這個條件太叫人難以接受了，可是別人做不到的事情和合神君杜絕做得到，毫不猶豫地一點頭，道：「行！」

于化棠愕然道：「幫主真大方啊！」

和合神君杜絕笑呵呵地道：「人才難得，理當如此。」

于化棠道：「可是在下不願不勞而獲。」

和合神君杜絕道：「你要立功而後再接受幫主之位，也行！」看來祇要他點頭，怎樣都行。

面對面的問題，唯一破裂的途

徑，祇有一個「不」字，和合神君杜絕的字典好像沒有這個「不」字。

于化棠道：「在下倒也不是要立甚麼功，而是想憑各自的本事，爭取這個幫主之位。」

和合神君杜絕笑盈盈的道：「你要和老夫動手，在羣雄之前立威，行！」

于化棠道：「與在下動手的不單是幫主一人。」

和合神君杜絕笑道：「你是要我們大家打你一個人？」

于化棠搖頭道：「在下倒也不是這樣狂妄的人。」

「你的意思是……」

于化棠道：「幫主之位，幫中之人，人人都有取得的權利，在下的意思是比武奪魁，給大家一個機會，如此得來的幫主，是要大家心服口服。」

和合神君杜絕沉思了片刻道：「這在某方面來說，很像各個擊破的謀略。」

于化棠算是抓住了和合神君杜絕的話題，一笑道：「如此說來，在下的條件算是沒有提……」

和合神君杜絕忙又搖手道：「算數，算數，老夫同意的條件，其實，本幫臥虎藏龍，不乏才智兼優之士，幫主之位人人有望，倒是一種最好的鼓勵方式，老夫爲全幫着想，倒要謝謝你提出的條件

「和合神君杜絕好像下了決心，非把于化棠吸收於金銀幫旗下不可，于化棠真有這樣天大的價值麼？」

于化棠被唬得一楞一楞的，簡直自己都迷糊了，不知誰在作弄誰？

「于少俠，還有甚麼條件？」

有條件也祇有作弄他，他連幫主之位都願意讓出來，于化棠實在想不出更難的難題，祇有心不甘，情不願地搖搖頭道：「沒有了，現在在下最需要的是美酒佳餚，然後，借着酒興，過關斬將，取代你的幫主之位。」

和合神君杜絕呵呵一笑，舉杯道：「請！請！真的，菜都快凉了。」

于化棠忽然向七夫人小紅拱手道：「小紅，過來我們對飲幾杯。」

七夫人小紅也許人盡可夫，那是在不公開的情形之下，目前，這等場面，于化棠這種行為豈不是等於給和合神君難看？

七夫人小紅一張臉漲得成了大紅。和合神君杜絕却是哈哈一笑道：「去，去，去，沒關係，去替老夫陪客。」

七夫人小紅笑着過去了，兩人併肩而坐，你一杯來，我一杯去，羨煞了多少人，也妒煞了多少人。

和合神君杜絕道：「于少俠所言甚是，如何確立競技標準，有煩少俠一併見告。」

于化棠道：「幫主可在場中設下一個三丈長的焰火大陣，陣中舖以厚達一尺的火紅木炭，凡參加競技之人，除幫主身份尊榮例外，從十三副幫主起，必需赤足行走通過火焰大陣，才能取得競技資格，參加競技……」

和合神君杜絕點頭笑道：「好，好，好，」接着一揮手，四下吩咐道：「準備焰火大陣。」

這時忽然有人接口道：「好是好，祇是考慮尚不週全，如果奴家等有心湊湊熱鬧，難道也要光着一雙腳通過焰火大陣不成？」

誰也想不到，說話的人竟是平日不苟言笑的三夫人。

于化棠欠身道：「夫人們個個身懷絕技，已是有目共睹之事，自可免於資格審查。」

三夫人搖搖頭道：「有例外，就不公平了。」

于化棠一時也為之語塞，訕訕的道：「夫人，有何高見？」

和合神君杜絕笑道：「于少俠，三夫人言外之意，是說老夫不應例外不通過焰火大陣，你難道聽不出來麼？好，好，好，老夫沒有特權，一律先通過焰火大陣，獲取競技資格就是。」

金英站在于化棠身後，于化棠好像不認識她似的，正眼也沒望她一眼。

別人看了于化棠祇是羨與妒，金英的感受却是又羞又恨，又氣又惱，她可豁出去了，甚麼也不顧的冷笑一聲，接着手幻千形萬象，劈劈！啪啪！給了于化棠一陣耳光。

于化棠一愕之下，勃然大怒，暴喝了一聲：「賊婢！找死！」右手一揮，揮袖間便把金英打得飛了出去。

金英在半空中悶「哼！」了一聲，落地之後，便一動也不動了。

七夫人小紅飄身出去，探探金英一下鼻息，說道：「給她一副上好的棺木吧。」

于化棠真是變了，變得這樣的狠心，待七夫人小紅回座時，臉上都沒有了笑容。

多少人的目光，都燃起了怒火。

其中以羅雲君最是憤怒，晃身之下，就到了七夫人小紅身後，左手一探腰間，掌中握了一把匕首，她決心要替金英報仇，祇等待機會，給他一匕首。

七夫人小紅是何等機警之人，對羅雲君的心意，更是瞭然於心，暗中又扯羅雲君的衣服，又使眼色，道：「小蘭，這不關你的事，

回到你的位置去。」

和合神君有六位夫人併坐在一起，于化棠也還留着七夫人小紅相陪。

羅雲君暗暗一震，付道：「說得也是，金英的死關她甚麼事，我為甚麼要這樣激動，甚至把自己此行目的都忘了……」

其實她的厭惡于化棠的理由是在潛意識中，原來她暗中在愛着于化棠，把于化棠對金英的態度，看作于化棠對她自己的態度，而痛心的冒出了一股無名之火。

七夫人小紅及時喝醒了她，使她悚然一驚，低頭退了回去。

于化棠真是這樣心狠手辣、無情無義的人麼？

有正面的看法，有反面的看法，也有人抱着兩可皆有的看法。

真正知道自己的祇有于化棠自己，他不能不痛下殺手，掃除金英這顆絆腳棋子。

其實，于化棠現在的心情却是裝着惡面孔啃着自己的心，笑着拿杯喝自己的血。

較技爭雄 報償師命

接風宴已經不是重頭戲了，重頭戲是改在「金銀幫」的演武場。

演武場四週點燃起手臂粗的大火炬，照得全場如同白天。

和合神君杜絕與于化棠賓主就座，其中相隔了一張桌子，保持了彼此間的安全距離。

紅，道：「七夫人請！」

七夫人小紅伸了一伸小舌頭，說道：「我可……」

于化棠暗暗傳言道：「別怕，有我隨在妳身後，保妳大出風頭。」

七夫人小紅馬上接口道：「我可沒把握哩！」

于化棠笑笑說道：「夫人是深藏不露，請別客氣了。」

七夫人小紅祇有硬着頭皮提起裙子下場，于化棠隨在其後不遠的左右，一路跟進。

七夫人小紅雙腳踏在赤紅的木炭上，竟沒有絲毫灼痛的感覺，就像是踏在潮濕的落葉上，腳心還有着一種清涼的感覺，她雖手低，眼光可是很高，暗暗駭然付道：「這于化棠可真是深藏不露，護身神功居然能在遠一丈開外，兼顧自己……」

她想到高興之處，心中一動，忽然想起金英的慘死，她就高興不起來了。

金英和她還是名正言順的夫妻，我在他眼睛裏又算是甚麼身份。

她不但高興不起來，而且還捏了一把冷汗，不知他將來如何對付自己。

于化棠通過焰火大陣之後，又有二十個人通過了焰火大陣，他們

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祇待吩咐比武就要開始。

和合神君杜絕客氣的一抱拳，道：「如何進行比武奪魁，請于少俠提供卓見。」

于化棠道：「在下是客，幫主是主，如何進行請幫主吩咐就是，不過……」說得客氣，但不是沒有意見。

和合神君杜絕微微一笑道：「于少俠請直言。」

于化棠道：「貴幫臥虎藏龍，人才濟濟，除了十三位副幫主，四大壇主，八大護法，為當然競爭者外，對於其他有真才實學之士，似應準其參加競技，以示大公無私，不知幫主以為如何？」

和合神君杜絕點頭道：「于少俠所見甚是，祇是人數怕不少啊！」

于化棠道：「關於人數節制問題，在下有一個辦法，不知幫主以為如何？」

和合神君杜絕道：「于少俠大才，請吩咐就是。」

于化棠道：「吩咐之說，在下不敢，愚意以為凡下場競技奪標之人，其技藝水準，應有特定之標準。」

那一個伙夫，一個馬伕，二個車夫，都是幫中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

因此，這四個小人物，也就成了眾人口中的話題和眾所注目的焦點。

于化棠計數一下人頭，夠資格的人，計達四十五人之多。

別看這小小焰火大陣，祇是一些燒紅了的木炭，真要毫髮無傷的走過，最少非有當今江湖上一流高手的內涵不可。

一個小小的「金銀幫」，居然集有這樣的一流高手，如果真能萬眾一心，朝着一個目標邁進，那可是一股極為可怕的洪流。

當幫中弟子再無人敢出頭通過焰火大陣時，和合神君杜絕叫道：「撤去焰火大陣。」

「且慢，且慢！還有老夫，我還沒有過陣！」妙手翻天宇文及穿了一身樵子裝束，從人羣中冒了出來，不管三七二十一，身子一躍，上了焰火大陣，一步一步走完了全程。

和合神君杜絕見他走完了焰火大陣，大方地一笑道：「歡迎，歡迎，但不知大俠上姓高名，尚請見告。」

于化棠一回頭笑向七夫人小紅，道：「七夫人請！」

妙手翻天老實不客氣的坐在于化棠旁邊的貴賓席上，道：「老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妙手翻天字及是也。」

妙手翻天字及算是江湖上過了氣的新聞人物，但却不是江湖上的震撼人物，和合神君杜絕只是淡淡一笑道：「久仰，久仰！」

妙手翻天字及笑呵呵的道：「別客氣，別客氣，老夫這次不是來搶『金銀幫』幫主的飯碗，幫主可別介意。」

和合神君杜絕可真的沒有把妙手翻天字及放在眼裡，故爾大方地笑道：「歡迎，歡迎，請，請，請出場吧！」

妙手翻天字及揮手道：「先飛的是笨鳥，老夫可不是笨鳥，先看看熱鬧，再說吧！」

早年的打擂台和競技可不像今天的甚麼比賽，有循環賽，淘汰賽，甚麼甚麼賽的各種方法，以求公平，那時只識講究最後的勝利者，誰是最後的勝利者，誰就是出人頭地的英雄。

這種英雄的產生，可以一開始就跳上場去，拖到最後，打別人一個筋疲力竭，而榮登榜首。

妙手翻天字及口沒遮攔，正是最好的擋箭牌，和合神君杜絕只有哈哈一笑，道：「字文及大俠真是精打細算，檢定便宜了，好，就叫他們先動手吧！」

叫他們先動手吧！」

接着一聲吩咐：「開始競技！」場中就開始了拚鬥，大家的注意力也就集中在場中了。

于化棠與妙手翻天的眼睛當然也不能不望着場子上，其實他們暗中却用傳音神功，交換意見交談起來。

妙手翻天字文及劈頭便問道：「老弟，你在玩甚麼花樣，可把老夫弄糊塗了？」

于化棠道：「看起來，題目好像是晚輩出的，但晚輩感覺到，晚輩被牽着鼻子走了。」

妙手翻天字文及道：「你可要小心了。」

于化棠道：「晚輩已無後顧之憂，不怕他們的千變萬化。」

妙手翻天字文及忽然道：「三夫人可曾找過你？」

于化棠道：「有人用前輩信物找過晚輩，她是不是三夫人就不敢斷言了。」

字文及道：「她就是三夫人小珠兒，她有何計劃？」

于化棠道：「她要找一個左腳沒有小腳趾的人，晚輩借題發揮，叫大家都把鞋脫了下來了。」

字文及問道：「找到了沒有？」

于化棠道：「很令人失望。」

接口又道：「她此舉的目的何

在？」

字文及道：「老夫也不大清楚，此女脾氣很怪。」

于化棠「哦」了一聲。

字文及伸手暗中遞給他一件東西道：「喏，老夫替你找到了這件東西。」

于化棠暗中一摸：「天呀！敢情就是那塊『泰山石敢當』的牌子。他高興得一顆心幾乎就跳了出來。」

于化棠又是感激，又是驚訝的道：「老前輩，那裡得來的？」當然不是那間茶鋪，那間茶鋪能給他一塊假的，定然早就出了毛病，這是必然的結果了。

妙手翻天字文及帶着幾分考驗的語氣道：「你看呢？」

于化棠道：「不是丐幫，就是李家。」

字文及怪眼一翻說道：「沒有第三家？」

于化棠道：「如果再有第三家出現，問題就更加複雜了。」

字文及簡短的道：「李家。」

于化棠道：「那他也應該來才對。」

字文及道：「就快到了。」

兩人相視一笑，彼此會心的一笑。

于化棠輕輕嘆了一聲道：「現在我最需要的是時間。」

字文及道：「你最需要時間？」

于化棠道：「我要練功，一種暗藏在『泰山石敢當』牌子上的武功。」

字文及道：「我要早知道，早就給你送來了，其實找到手已有幾天了。」

于化棠道：「以前我也不知，從啟示中才有所瞭解。」暗中把那塊『泰山石敢當』的牌子遞給了字文及，代替了進一步的解說。

原來，那塊牌子忽然小了許多，就這談話之間，于化棠已暗中用真元功力，將這牌子外殼剝開，現在的小牌子就是從裡面取出來的，正面還是『泰山石敢當』字樣，反面却多了一些文字及無法瞭解的圖案。

字文及將牌子還給了他，道：「你要臨時抱佛腳？」

于化棠道：「有一個時辰就夠了。」

字文及微一沉思，道：「老夫有辦法，咱們到場中比武去……」

場中比武的情形，十二位舵主和四位副壇主都已落敗出局了。

倒是那四個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分據在場中四方，成了四位勝利者。

原來，他們比武時，雖然沒有明顯的分組，却一出場就是四個人，分成四對較量，現在是自己人

比武，出場的先後，自然是身份低的先上，先出場的是那四個小人物，現在留在場中，還是那四位小人物。

當然，現在他們的身份，雖然還是小人物，但他們的武功成就已經不是小人物了。

其中四位護法上場，照樣敗下陣來了。

四位壇主上場，也沒有能夠把他們打下來。

那四個小人物，一共勝過二十四人了，每一個都拚過六場，勝過六場。

「金銀幫」的壇主、副壇主，可不是容易鬥的人物，他們居然也過了關，這可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

在他們四個人的臉上，也都現出了倦容。

字文及飄身落在場中，笑道：「笨鳥都飛走了，四位也打累了，你們該休息休息，老夫向沒有下過場的領教。」

話說得夠明白，他要鬥的是十三副幫主。

于化棠哈哈一笑，接口道：「小子不才，陪前輩走走如何？」

如何一聲中，于化棠人已到了場中，抱拳道：「請！」

兩個人都是空手，一聲「請」字，便展開了一場龍爭虎鬥了。

如以「金銀幫」的立場來說，他們兩人搶先出手，簡直不智之至，無論誰勝誰負，是替「金銀幫」的副幫主們省了一分氣力。

尤其是七夫人小紅暗中更是直屬于化棠「莫名其妙」不止。

三夫人也是蛾眉緊鎖，迷惑不已。

字文及一搶上手，也就一點都不含糊，使出了真實本領，一輪急攻，搶盡了先機，打得于化棠變了顏色。

于化棠倒沒有叫人看走眼，保持不敗之局，找到一個機會，猛然大喝一聲，氣勢一變，取回先機，和字文及打得難分難解。

他們可是真打真幹，別的不說，那強勁的勁氣，逼得現場上的人，人人透不過氣來。

「金銀幫」沒有看輕過于化棠，于化棠有些功力，自是意料中事，倒是這個丐幫敗類，逐出門的宇文及的功力也如此高明，大出場中人意料之外。

尤其丐幫幫主楊日輝，現在金銀幫中的十三副幫主，一雙劍眉聳起，眼中一片迷茫之色。

照說宇文及被逐出丐幫時，由於他已是長老身份，一身功力列入丐幫高手之列，按照幫規，他的功力應該被追回六成，只留四成給他保身活命，同時，也制住他某處穴

道，使他永無修復功力的可能，以防他反臉成仇，意圖報復。

這是出幫的幫規，絕無例外。

如今，妙手翻天字文及這身功力，可叫人心中害怕了。

他們兩人打得認真，一拚就是百多招，而且，都打得大汗淋漓，出盡了全力……

忽然，他們的招式同時慢了下來……

可不得了，竟然拚上了內功！突然，單掌一提，掌抵掌，就立在原地不動了。

奇怪的是，這時于化棠的左手反而納入懷中，就以單掌相拚，而妙手翻天字文及也不佔于化棠的便宜，把左掌插在腰上，也是單掌相對。

起先，兩人是眼對眼，連眼睛都對上了，到了後來，兩人却把眼睛都閉了起來，似是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

他們可做得真像，連金銀幫幫主和合神君杜絕都沒有看出來。

其實，他們外面做得嚇人，根本不是拚鬥內力，于化棠左掌插在懷內，正摸在金牌反面的圖形上，潛心一志的在參悟其中的武功變化。

于化棠當然已有他的打算，他瞭解和自信，別人得到這面牌子，既使發現了這牌的秘密，也不可能

在這短短的時間之內，把牌子上的武功參悟出來。

半個時辰很快的過去了。

忽然，李百萬經過通報之後，帶着四個人走了進來。

他還是那有錢人的樣子，臉上堆滿了笑容，抱拳高舉，一路道：「打擾！打擾！罪甚！罪甚！」

和合神君杜絕起座相迎說道：「李員外，來得正好，可以替我們做個公證人了。」

李百萬目光一掠場中相持的于化棠與妙手翻天字文及道：「他們爲了甚麼如此不顧死活的相拚？」和合神君杜絕道：「爭幫主之位。」

「爭幫主之位？」李百萬聽了真有點訝異。

和合神君杜絕說了個大概，然後向神手擎天楊日輝含笑問道：「楊副座，你也過來陪陪李百萬。」他這種安排，確屬必要。

神手擎天楊日輝走過來，一笑道：「老二，你終於還是來了，幫主非常欣賞你理財的長處，要大大的借用你，特別爲你又設了一個副幫主的職位，今後『金銀幫』的家當，又等於你的家當了。」

李百萬不置可否的一望正拚得勝負不分的于化棠和宇文及道：「聽說妙手翻天字文及乃是丐幫被逐長老，一身功力怎麼還這樣的了不

起，長此下去，祇怕老三要吃虧了。」

看起來，真有點教人替于化棠擔心，這時兩人背上的衣服都汗濕了，但額頭上的汗珠，于化棠比宇文及的要大得多，多得很。

當然，這是妙手翻天宇文及的神功妙用，其實于化棠全心全意用在金牌上的圖案上，人已入了無我之境，連李百萬的來到，他都不知道，更不能分心裝模作樣。

和合神君杜絕點頭道：「確實有點令人擔心。」

李百萬道：「幫主，我們不能坐視我們老三的落敗。」

和合神君杜絕道：「這個……這個……」

李百萬一笑道：「救我們老三，就是在下加入貴幫的條件，否則，貴幫的財務請幫主另請高明。」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我們老三年紀輕，來日方長，幫主答應了老二吧！」

和合神君杜絕點了一點頭道：「可是誰能分開他們呀！」

李百萬一笑道：「在下能！」

神手擎天楊日輝擔心地道：「老二……」

李百萬一笑地道：「大哥，你儘可放心，說本身功力，小弟也許不行，如果小弟經過高人指點，那

情形就不一樣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老二，你是胸有成竹了？」

李百萬微微一笑道：「大哥應該知道，小弟不是不自量力的。」

神手擎天楊日輝點點頭道：「這一點，大哥對你很清楚。」

和合神君杜絕道：「那麼，就有勞李員外了。」

李百萬一拱手道：「在下獻醜了。」轉身走向場中，直向于化棠及妙手翻天宇文及身前去。

他的步伐從容不迫，自然流露出一種飄逸的神態，這幾步路走得完全不像家財富甲身份的李百萬，予人一種陌生的之感。

座中就有人看得眼睛都直了，立時，沉迷於一種幻覺追憶之中。

她，就是三夫人碧夢夫人。

三夫人腦中一陣迷惘，而李百萬已經到了于化棠與宇文及兩人身邊。

三夫人忽然大叫一聲，道：「且慢！」人也飛身而出，到了李百萬身前。

李百萬回身道：「姑娘是誰，有何指教？」

三夫人雖然就是碧夢夫人，但碧夢夫人已變成現在的三夫人，見過她的人無法從三夫人身上看出她就是碧夢夫人。

那是一個秘密，極少數人知道這個秘密。

李百萬剛問第一個問題，神手擎天楊日輝接口道：「老二，三夫人和你說話。」意思是禮不可失。

第二個問題，三夫人自己回答道：「李員外，你準備用甚麼方法分開他們？」

三夫人顧慮的不是于化棠，于化棠是他們的三弟，這是衆所週知的事，怎樣她也不會此時此地對于化棠有所不利，她最擔心的就是妙手翻天宇文及，妙手翻天宇文及是她目前最可信任的人，她當然要維護着妙手翻天宇文及。

李百萬道：「在下準備用釜底抽薪之法。」

三夫人問道：「何謂釜底抽薪之法？」

李百萬道：「他們兩人的內力深厚，兩力一合，無人可擋，所以，以力分力，以力釋力，都是下下之策，弄不好就三敗俱傷。」

三夫人道：「那員外之法，是上上之策了？」有點冷言冷語的意味，不知怎樣的，她對他似有成見。

李百萬道：「在下不久以前得到了一種『玄玉天香』，能消弭人們胸中殺機，於無形之間，滌盡俗塵，還我真茹，而且中香之人，內力自收自斂，絕無任何不良後果。」

反而因禍得福，更收調協之助，夫人以為如何？」

三夫人一陣猶豫道：「這……」

「小珠兒，現在絕不能分開我們，你再盡其所能再拖半個時辰。」妙手翻天心中可急了，一股細如蚊蚋般的細聲，送進了三夫人耳中。

三夫人從猶豫中解脫出來，搖首道：「說得很動聽，萬一出了差錯呢？」

李百萬道：「出不了差錯。」

三夫人道：「我說是萬一。」

李百萬說道：「在下的『玄玉天香』不會有萬一。」

三夫人道：「真的不會有『萬一』，那你就用你的『玄玉天香』吧！」

翠袖輕輕一拂，轉身走回座上。

李百萬見她拂袖之際，衣袖似乎有意無意之間碰了一下妙手翻天及于化棠，他心中一動，暗付道：「她……她……搗鬼。」

所謂「疑心生暗鬼」，李百萬此意一生，又加上三夫人那種語氣，疑心萬分，李百萬可不敢一力承擔到底，接着語氣一變笑道：「煩惱皆因強出頭，夫人既有『萬一』的顧慮，在下強賓不壓主，祇有敬謝不敏了。」

這種代人受過的當，他可不

着去上，祇有一笑退回座上。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老二，爲甚麼不出手了？」

李百萬道：「你沒有聽三夫人的話麼，小弟覺得三夫人的話顧慮好多，小弟又何必強自出頭。」

和合神君點頭道：「原是吃力不討好的事，那就讓他們拚吧，好在場地甚是寬敞，無礙繼續進行較技。」接着，向大家一揮手道：「繼續進行較技爭雄。」

三夫人又下場了，她下場後，却向李百萬一抱拳道：「李員外，有請賜教！」

和合神君杜絕搖手道：「夫人，不要擾局，李員外可是客人。」

三夫人冷笑一聲道：「李員外是客人，難道于化棠不是客人，于化棠可爭幫主之位，李員外若無爭幫主之位之心，又如何來得這般巧合，幫主，你就別自作聰明了吧！」

英雄難過美人關，男人懼內算不了甚麼，和合神君杜絕哈哈一笑道：「是的，夫人所言甚是，祇不知李員外意下如何？」

李百萬隨和地一笑道：「盛情難却，在下祇有勉力奉陪了。」他居然下了場子。

這大出和合神君杜絕意料之外，同時神手擎天楊日輝也暗暗一

皺眉頭，他不同意李百萬下場去鬥

三夫人，所謂「好男不與女鬥」，何況，他根本沒有突破重重難關的希望，何不藏拙爲上？」

李百萬到了三夫人面前，一抱拳說道：「在下藝業不精，尚望夫人手下留情一二。」

三夫人忽然一搖頭道：「你現在還不能和我動手。」

簡直是開玩笑，李百萬忍不住雙眉一皺道：「爲甚麼？」

三夫人說道：「你還沒有經過資格審定。」

「甚麼資格審定？」李百萬來遲了，當然不知道赤腳通過「焰火大陣」之事。

三夫人道：「馬上你就知道了。」

接着，喝聲吩咐道：「擺上『焰火大陣』！」

一呼百諾，「焰火大陣」燃起了熊熊烈火。

李百萬一捋衣擺道：「在下獻醜就是。」兩腳一點，上了「焰火大陣」。

三夫人道：「李員外別心急，照規定是該赤腳上陣，你還沒有脫下鞋襪呢！」

李百萬原是脾氣最好的人，但事事發生枝節，頗有被戲弄的感覺，至此也不由臉色微微一變，微現不悅之色，道：「夫人何不早

說？」

三夫人微微一笑道：「現在說也不遲呀！」

李百萬已是騎虎難下，吞回一口氣，道：「好，在下遵命，脫去鞋襪。」

他鞋襪一脫，當場便有兩人臉上立時變了顏色，那就是三夫人自己和妙手翻天宇文及，如果于化棠不是閉目在用功，那他也一定大感意外。

敢情，那個少了一隻腳趾的人就是這位李員外——李百萬。

三夫人臉上一變之下，人便激動得脫口大叫一聲道：「周天棄，我找得好苦呀！」

李百萬一怔道：「你是誰？」

三夫人仰天長嘯道：「哈哈哈哈哈，我總算找到你了。」

李百萬驚訝併生的冷笑道：「妳是誰？」

三夫人幾聲長號之後，硬把心中一股怨恨的怒氣壓抑了下去，挫牙道：「我就是碧夢夫人。」

李百萬道：「在下不知道妳就是碧夢夫人。」

三夫人道：「我姓梁。」

李百萬道：「天下姓梁的女子何止千千万萬，誰知道妳叫梁甚麼？」

三夫人恨恨的道：「十年前我爲了你背棄師父……」

李百萬一笑道：「哦，妳原來祇是一個在下玩過的女人，哼！十年前在下玩過的女人，不上千也有數百，姓梁的，在下記不起了。」

李百萬有錢又有武功，在江湖上名聲甚是響亮，人緣也相當好，他這時的表现，像是突然間變了一個人，他的每一句話都令人失驚發楞。

三夫人到底也是走南闖北見過不少世面的人，李百萬這種態度，使她心中警念大增，原該不可抑止的怒火，便忍着一口氣，用眼淚澆息在心頭之恨，幽幽的道：「我叫梁蕙仙。」

李百萬記憶中好像忘記了「梁蕙仙」三個字，思索了半天，才突然記起似的「啊」了一聲：「蕙仙，是妳呀，妳可想煞我了。」

名字想了半天才想出來，這句「想煞我了」的話，聽來教人不是好笑，而是笑都笑不出來。

李百萬的聲音忽然柔得像像唱歌似的道：「蕙妹，現在我們總算又相逢了，也不要爭甚麼幫主不幫主了，讓我們從頭做起吧，來，我們回座去。」

他居然伸手去拉三夫人的手，三夫人冷笑一聲，退後了第三步，道：「別忘了，我現在是三夫人！」

李百萬一笑道：「幫主夫人又怎樣，可以陪人上床，不能被人拉

手？」

這種粗野沒有禮貌的話，也不知李百萬怎能說得出口。

這種話最叫人聽不下去的，第一個是和合神君杜絕，第二個是神手擎天楊日輝，他們兩人的目光都射出了冷芒，可是那冷芒，落在李百萬身上時，他們兩人立時倒抽了一口冷氣。

敢情，他們在李百萬身上發現了一件教他們膽顫心驚的東西，一顆赤紅色的扣子。

不知甚麼時候，李百萬衣服上的第一顆扣子，變成了赤紅色。

這顆赤紅色的扣子，在和合神君杜絕與神手擎天楊日輝心中是一個極大的秘密，一個教他們心中失去平衡的秘密。

李百萬伸出去之手，一下子就拉住了三夫人的手，三夫人乖乖的由他攬着手，似是聽話話似的。

其實，三夫人一點也不想聽話，祇是李百萬那一伸手，看來不快，但在伸手之前有一股無形勁力罩住了三夫人身前三大穴，三夫人別說不能不聽話，就是想動一動身子都動不了，祇有任由他拉住了玉手。

三夫人自從與李百萬分手以來，矢志報此辱身之恨，才化名碧夢夫人行走江湖，以色相為手段，追求兩個目標，一是找尋周天棄，

一是致力武功上的精進。

十年歲月她今天算是終於找到了周天棄，可是武功上的成就，却叫她失望到了極點，在李百萬手下，還是不堪一擊。

三夫人心不甘，情不願，更是身不由己的被李百萬將她拉向身邊坐了下來。

這時，和合神君杜絕與神手擎天楊日輝同時站了起來，向李百萬躬身行禮道：「屬下參見恩主！」

李百萬揮手道：「坐下。」

神手擎天楊日輝訕訕的道：「屬下不知恩主身份，妄自尊大，請恩主賜罪。」

敢情，他也是不知道李百萬的真正身份。

李百萬道：「恕你無罪。」

神手擎天楊日輝這才暗中吁了一口氣，欠身道：「謝恩主不罪之恩。」

場中變化，大出人意料之外，假意運功的妙手翻天看得真切，聽得明白，心中更是大為震撼不已。他祇是懷疑李百萬其人，還以為他是次要人物，想不到他竟是真正的首腦。

這時，妙手翻天也沉不住氣，暗暗傳音給于化棠道：「老弟，你用功得怎麼樣了？」

于化棠道：「晚輩智珠在握，隨時可以應變了。」

宇文及道：「那剛才的一切，你都看到了？」

于化棠道：「看到了。」

宇文及道：「你不覺得奇怪？」

于化棠道：「不，早在晚輩意料之中，祇是沒想到他這樣沉不住氣，就自暴身份了。」

宇文及道：「你要找的就是他？」

于化棠道：「正是他。」

宇文及道：「你與他……」

于化棠道：「他是在下的師兄……」

宇文及雙目一翻，忘了使用傳音入密神功「啊」了一聲……

當他警覺時，話已經出了口，收不回来了。

座上李百萬微微一笑道：「兩位不必再裝模作樣了，請起來吧。」

宇文及挺身而起，笑道：「李員外好，久仰，久仰！」

于化棠緩緩起立道：「二哥，真想不到你還是真人不露相，兄弟可有機會了。」

李百萬笑道：「老三，祇要你要，二哥的一切都是你的。」

于化棠搖手道：「不敢當，不敢當！小子沒有這種胃口，吃不下這桌大菜。」

李百萬道：「那麼，二哥就安排你去當武當掌門人吧！」好大的

口氣。

于化棠又搖搖頭道：「小弟不想當道士。」

李百萬道：「那你是一心一意要『金銀幫』了？」

于化棠再次搖頭道：「小弟也沒有興趣。」

李百萬道：「那你剛才出盡了花樣目的何在？」

于化棠道：「說來真叫人好笑，小弟祇是想幫三夫人找一個人，想不到找來找去，竟是二哥你。」

李百萬哈哈一笑道：「老三，你這件事，可做得太好了，你可知道三夫人是二弟甚麼人？」

于化棠道：「不敢妄測。」

李百萬道：「她就是你二嫂，早年小兄一事無成就娶了你二嫂，在一次分手之後，便失去了聯絡，你二嫂找小兄，小兄也找你二嫂，就是機緣不巧，始終難償夙願，當你二嫂化身為碧夢夫人之後，小兄沒想到她就是你的二嫂，要早知道她是你二嫂，我們夫妻早就團圓了，這次真得謝謝你了。」

他明着向于化棠說明事實，暗中却希望三夫人能諒解他。

女人就是女人，就在剛才，三夫人還把他恨得快死，滿腔怒火，恨不得吃他的肉，剝他的皮，

經他這樣一解釋，她的目光居然柔和起來，也沒有了恨意。

李百萬看得真切，他伸手一拍三夫人肩頭，暗中解開了她的穴道，笑盈盈的道：「蕙妹，你說我們該不該謝謝老三？」

三夫人顯然一下子改不過口來，却微微點了一點頭。

她這一點頭，可把關心她的人，都弄糊塗了，尤其羅雲君和妙手翻天宇文及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李百萬樂陶陶的又道：「蕙妹，快把本來面目恢復過來，否則，再失散了，又要兩地相思，肝腸寸斷了。」

三夫人真聽話，點一點頭，從懷中取出一條手巾，在臉上拭抹起來。

祇不過片刻之間，三夫人就完全變了另一個人，一個比三夫人更美的人。

李百萬哈哈的道：「對，這才是我的好妻子，梁蕙仙，從現在起，妳不再是甚麼三夫人，而是我周天棄的唯一夫人了。」

梁蕙仙嫣然一笑道：「那你也該恢復原來的面目。」

李百萬連連點頭道：「應該，應該。」

他不是用易容藥物，而是戴了一副人皮面具，一副精巧的人皮面

具，所以誰也沒有看出來。

李百萬的本名周天棄，周天棄的廬山真面目，可是一個非常俊美的男子，怪不得梁蕙仙被他兩句話一說，那十年恨怨，齊化烟雲，飛得不知去向。

祇見他望着周天棄，失魂落魄似的痴呆了。

她真是痴了，但還有清醒的人，那就是羅雲君，羅雲君忍不住晃身而出，指着梁蕙仙叱喝道：「師姊，妳瘋了麼？還聽他的那一套甜言蜜語？」

周天棄倒是沒有着惱，祇是笑問道：「蕙仙，她是甚麼人？」

梁蕙仙道：「她是我的小師妹羅雲君。」

周天棄笑道：「小師妹，夫妻之間那有隔宿之仇，小師妹，你這抱不平可打得有點不對頭啦！」

清官難斷家庭事，羅雲君當場被周天棄說得張口結舌，望着梁蕙仙直搖頭，她還真下不了台階呢！

梁蕙仙忽然向周天棄耳邊說了幾句話，周天棄點頭一笑道：「夫

人的小師妹，也就是小兄的小師妹，君妹，妳想要甚麼？祇要妳說，小兄無不點頭。」

羅雲君衝口氣道：「我想當『金銀幫』幫主，難道你也讓我當？」

周天棄一笑道：「好，從現在起，妳就是『金銀幫』的幫主了。」

羅雲君愕然道：「你眞的給我當『金銀幫』幫主？」

周天棄臉色一凝，道：「小兄不是和你開玩笑。」

和合神君杜絕起座向羅雲君一抱拳道：「請幫主就座！」

羅雲君一扭頭道：「誰要當你這甚麼鬼幫主。」

她原本是丫頭身份，站在丫頭行列之中，這樣一來她不便再回丫頭行列，扭頭走了三步，祇有走到了妙手翻天宇文及身邊。

周天棄哈哈一笑道：「女孩子的話，就是這樣當不得真，一扭頭就把自已說的話收了回去，小師妹，好好，隨妳的便，誰叫妳是我夫人的小師妹呢。」

羅雲君出頭反受辱，師姐却又失去了立場，該死的大師姊，眞不是東西，怪不得師父連她的名字都不願提，祇有暗中恨恨而已。

周天棄三言兩語把羅雲君打下陣來，頭一回然後向于化棠道：「老三，小兄眞要謝謝你，可是你甚麼都不要，你教小兄如何謝你好？」

于化棠一笑道：「二哥，你眞想謝小弟？那麼，替我找一個人。」

周天棄笑問道：「老三，就這一件事麼？」

于化棠道：「就這件事。」

周天棄道：「找甚麼人？」

未落身下來。

于化棠道：「眞人姓馬名天行，年約三十多歲，四十歲不到。」

周天棄道：「你找他做甚麼？」

于化棠道：「他是小弟未曾見過面的師兄，十五年前奉命下山辦事，一去杳如黃鶴。」

周天棄道：「這麼多年已無音信，祇怕已經不在人世了。」

于化棠道：「小弟奉有師命，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如果敝師兄不幸，被人害死，小弟便是復仇使者。」

周天棄道：「令師是……」

于化棠道：「家師極少在江湖走動，鮮爲人知，他老人家自號『臥雲村夫』。」

周天棄一站而起，道：「老二，眞想不到，你就是小兄的小師弟。」

話，誰都聽出來，周天棄自認他就是馬天行了，但于化棠反而怔了一怔，道：「你眞是馬師兄？」

周天棄道：「如假包換。」

于化棠忽然長身而起道：「接招！」

周天棄哈哈笑道：「來得好。」

兩人的身子都同時躍起在半空中，手足相連，在半空之中旋轉起來。

他們旋轉了好長一段時間，都

祇看得大家目瞪口呆，大家都緊張得不敢出大氣。

接着，祇見人影一敘，周天棄與于化棠已把臂座前，相對而笑。

忽然，于化棠道：「師兄，你到底是馬天行，還是周天棄？」

周天棄道：「小兄覺得周天棄這個名字很好。」

于化棠道：「師父要小弟請問師兄一句話。」

周天棄一笑道：「咱們師門中事，留待將來慢慢再說吧！」

于化棠道：「師父有命，要小弟見到師兄時，必須請教師兄，小弟不敢有違師命。」

周天棄道：「好，那麼你就問吧！」

于化棠道：「天機圖可已送交福建莆田少林寺悟空禪師？」

周天棄一笑道：「師弟，你這不是明知故問？」

于化棠道：「這是師父的問話，請師兄回答。」

周天棄道：「沒有送到，小兄自己把『天機圖』參悟出來了，似乎再用不着送到福建少林寺去找悟空禪師了。」

于化棠道：「師兄下山十五載，何以不回山覆命？」

周天棄哈哈一笑道：「回山路途遙遠，師兄那有時間啊，師兄要參悟『天機圖』，其後師兄要為師父

光耀門庭，師兄那能分得開身啊！」

于化棠道：「師父可是等不及你為師父他老人家光耀門楣？」

周天棄反應奇快的道：「他老人家已經仙去了？」

于化棠點頭道：「師兄祇要去年回去，就可以見到恩師了。」

周天棄道：「師弟不必悲傷，你已經找到了師兄，你的前途，有師兄替你一肩承擔。」

于化棠道：「小弟之事，恩師已有安排，不敢有勞師兄分神。」

周天棄道：「師兄這就放心了。」

于化棠緩緩取出一面牌子，雙手一捧道：「小弟已奉師命，接掌本門門戶，請師兄參見師命金牌。」

那塊牌子，正面正是「泰山石敢當」，也正是妙手翻天送來的那塊牌子，祇是現在那塊牌子小得多了，除去外殼之後，成了一塊金光閃閃的金牌。

周天棄當然想不到，這塊金牌就是他已到手的那塊牌子，微微一怔道：「本門有幾面『金吾令』？」

于化棠道：「當然祇有一面。」

周天棄一笑道：「師弟，這可就不對了。」

于化棠道：「有何不對？」

周天棄道：「小兄曾見過『金吾令』，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于化棠笑道：「可是這個樣子。」

于化棠道：「一面說，一面從懷中取出金牌外殼，合而為一。」

于化棠取出金牌時，祇將外殼分為四片，極易復合，而且一如舊觀。

周天棄道：「可容小兄一看？」

于化棠一推掌，把那外殼凌空送向周天棄道：「請師兄過目。」

周天棄伸手接過金牌外殼，仔細一看，可不是他已到手之物，當堂祇氣得冒火三丈，一連冷笑了好幾聲：「好，好，好！」

氣歸氣，但周天棄的涵養功夫確實高明，冷笑聲中居然把胸中怒火強行壓下去，道：「小兄見過的正是這塊金牌，不知師弟手中的金牌來自何處？」

于化棠道：「師兄，分開手中外殼便知。」

無需用力，微微一分，便將外殼一分為四，周天棄笑得像哭一樣的道：「好啊！原來這『金吾令』還有外殼，倒把小兄騙了過去。」

于化棠道：「師兄此語怎講？」

周天棄道：「此『金吾令』本為師兄之物。」

于化棠一笑道：「不見得吧！」

周天棄道：「你從何處得來？」

于化棠道：「小弟不敢欺瞞師兄，這倒是得自師兄府上。」好像

和二個車夫。

那四個人身形一動，在周天棄四週各自站好了方位，周天棄心神合一，用起功來。

妙手翻天宇文及搖頭嘆息道：「老弟，你這不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煩？老夫真替你擔心！」

于化棠微微一笑，說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意到心盡，晚輩就可放手施為了……」

話聲頓了頓，接着道：「老前輩，這也是一個你辦理貴門中事的最好機會，老前輩還不抓住這機會更待何時？」

妙手翻天哈哈一笑道：「如非老弟提醒，老夫可坐失良機了。」

他就是這樣正經不起來，人已到了場中，還是那樣嬉皮笑臉，向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招手道：「你過來咱們談談。」

有點前言不對後語。

周天棄目光一亮，哈哈笑道：「師弟，這不是證明了『金吾令』乃是為兄所有？」

于化棠道：「師兄並非護令尊者，如何能擁有『金吾令』？」

周天棄說道：「當然是護令尊者的交付。」

于化棠道：「師兄不識『金吾令』，尊者豈會將『金吾令』交給你？」

周天棄道：「事實上已是交付給為兄了。」

于化棠回答道：「你用的是非常手段。」

周天棄道：「老鬼不明是非，不識時務，為兄對他自然也用不着客氣。」

于化棠道：「師兄可知非法謀奪『金吾令』，罪當誅？」

周天棄哈哈大笑道：「師弟，你從何處將『金吾令』盜去，又當如何說法呢？」

于化棠道：「小弟奉有恩師遺命，乃是奉命行事。」

周天棄道：「誰知你是不是假傳遺命。」

于化棠道：「恩師已將『金吾令』相授，足以明證。」

周天棄一笑道：「你是說你知道來歷之內有金牌之事，不過是碰巧罷了，不足為信。」

說得也是，憑我『妙手翻天』四個字，實在不能過問你大幫主的事，不幸的是老夫多了這個玩意兒，想不過問你大幫主的事，老夫也身不由己，這却如何是好？」

他手中放着一個小牌子，其實不是牌子，而是一個銅錢，一個當十文的普通銅錢，毫無稀奇之處。

神手擎天楊日輝不屑的一揮手道：「多了這玩意兒，你又能怎麼樣？」

妙手翻天宇文及道：「你可能沒有看清楚，再仔細的看看。」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本座看清楚了，有話就快說，有屁就快放，本座沒有時間和你囉嗦。」

妙手翻天宇文及哈哈一笑，道：「你身為丐幫幫主，居然不認識丐幫中的至高聖牌『富貴金錢』，你這丐幫幫主是怎樣當的。」

神手擎天楊日輝傲然道：「本座座如何不識『富貴金錢』，只因身在『金銀幫』，無視於你『富貴金錢』的存在而已。」

妙手翻天宇文及這才臉色一正，肅然道：「你身為丐幫幫主，憑此一話，便是欺師滅祖，背幫叛道，護法子弟何在，與本座拿下這叛徒。」

神手擎天楊日輝哈哈大笑道：「宇文及，本幫主要辦你一個欺……」

到了那些圖形，他練成了『天機圖』

周天棄翻過『金吾令』，一眼看

到了那些圖形，他練成了『天機圖』

周天棄翻過『金吾令』，一眼看

到了那些圖形，他練成了『天機圖』

周天棄翻過『金吾令』，一眼看

到了那些圖形，他練成了『天機圖』

周天棄翻過『金吾令』，一眼看

到了那些圖形，他練成了『天機圖』

周天棄翻過『金吾令』，一眼看

到了那些圖形，他練成了『天機圖』

周天棄翻過『金吾令』，一眼看

到了那些圖形，他練成了『天機圖』

周天棄翻過『金吾令』，一眼看

到了那些圖形，他練成了『天機圖』

周天棄翻過『金吾令』，一眼看

到了那些圖形，他練成了『天機圖』

周天棄翻過『金吾令』，一眼看

到了那些圖形，他練成了『天機圖』

周天棄翻過『金吾令』，一眼看

到了那些圖形，他練成了『天機圖』

周天棄翻過『金吾令』，一眼看

到了那些圖形，他練成了『天機圖』

周天棄翻過『金吾令』，一眼看

到了那些圖形，他練成了『天機圖』

周天棄翻過『金吾令』，一眼看

周天棄道：「難道你會？」

于化棠道：「小弟初學乍練，不敢言精。」

周天棄翻過『金吾令』，一眼看

到了那些圖形，他練成了『天機圖』

他只說到一個「欺」字，只見座下十三位副幫主中，忽然站出四個人，齊走到妙手翻天宇文及面前躬身道：「弟子參見護法尊者。」

妙手翻天宇文及一揮手道：「免禮，拿下叛徒楊日輝。」

事情大出意料之外，四個「金銀幫」副幫主居然是丐幫中的高手，這對整個「金銀幫」來說可是一個了不得的衝擊。

可是，這時周天棄正在臨時抱佛脚的修練「射日神指」，有他在此，和合神君又豈能輕舉妄動，因此「金銀幫」人雖是震撼無比，却無人敢作任何決定。

那四個也同時脫去了外袍，現出一身化子裝，再一抹臉，連容貌都變了，變成了丐幫四大金牌護法。

敢情，他們並不是真的甚麼副幫主，只是在那四個副幫主身上動了手脚，取代了他們的身份而已。

神手擎天楊日輝不由臉色大變，一按桌子跳了起來，向外面衝去……

丐幫四大金牌護法，早已站好了方位，四人一聲大喝，就截住了神手擎天楊日輝，惡鬥起來。

神手擎天楊日輝原是丐幫中近百年的特出人才，照說，丐幫這四個金牌護法未必能制得住他，只是這個神手擎天楊日輝不是真材實料

的神手擎天楊日輝，只是一個易了容的假貨，那就絕不是丐幫四個金牌護法的對手了。

一向神氣的神手擎天楊日輝這時一點也不神氣了，手忙腳亂之下，情急的大叫一聲道：「于老三，大哥對你不薄，你怎可以袖手旁觀？」

于化棠笑着走了過去，妙手翻天宇文及道：「住手！四大金牌護法立即住手退下來。」

神手擎天楊日輝氣喘喘地道：「于兄，你要救我。」原來叫于老三，現在又叫起于兄來了。

于化棠道：「這是你們丐幫中事，叫小弟如何救得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我不是丐幫中人。」

「那你是甚麼人？」

「在下鐵掌開山金大山。」

「楊日輝何去？」妙手翻天宇文及晃過身來接口問道。

鐵掌開山金大山道：「這……轉眼望着周天棄，希望周天棄說句話。」

于化棠道：「說出楊幫主藏身之處，這是你唯一活命的機會。」

鐵掌開山金大山道：「他在……」

身子一晃，只說了二個字，就倒地而死。

于化棠一回頭，只見周天棄已

經站了起來，含着微笑道：「叛我者死！」

妙手翻天大怒喝一聲道：「你……」

于化棠截口道：「現在是晚輩的事了，前輩且退過一邊去。」

周天棄一笑道：「師弟，你真愛管閑事啊！」

于化棠道：「給小弟一個面子，把楊日輝還給他們！」

周天棄道：「楊日輝對我已無用處，好，師兄給你這個面子。」

接着向妙手翻天說了一個地點。

妙手翻天宇文及向于化棠一抱拳道：「多謝，後會有期！」帶着四大金牌護法飛身而去。

于化棠向周天棄欠身道：「我們可以動手了！」

周天棄身前三四大護法忽然搶身而出，道：「恩主，請准屬下四人，先會他一陣。」

周天棄居然點了一點頭。

于化棠雙眉一軒，冷笑了一聲，說道：「好，在下就拿你們試試我的『射日神指』吧。」

他話聲出口，人也搶先出了手，那四大護法身形方動，祇見于化棠屈指連彈，陣陣尖嘯中，那四大護法竟沒有一個迎上手，便翻身倒斃地上。

這四個人，一路過關斬將，把四大壇主都打敗了，他們的身手，

已是有目共睹，實非等閑之輩，想不到居然連于化棠一招都接不下來。

于化棠這一手，大收殺雞儆猴之效，全場之人一悚，緊張得連聲音都沒了。

周天棄哈哈一笑道：「師弟，你好高的悟性，片刻時光，就已深得『射日神指』精髓，師兄今日不除你，日後，祇怕沒得師兄混的了。」

于化棠道：「師兄，好說，請！」

周天棄道：「接招。」

二人一交手，便分不出誰是誰了。

二人都獲得「射日神指」神功，這一動上手，反而誰都不敢輕易使出「射日神指」，因為「射日神指」雖然無堅不摧，但耗用真力極巨，在他們初學乍練的今天，一指不中，便有後力不繼之弊，如此高手相搏，毫厘之差，立判生死，是以兩人都不敢輕易使用「射日神指」，祇以個人原有武功相拚。

一陣急拚之後，忽然「啪」的一聲，于化棠的身子被打得飛了出去……

于化棠飛出的身子，一點地又撲了回來。

過了不久，又是「啪」的一聲，于化棠又被打得飛了出來。

于化棠一聲清嘯，又撲了上去。

接着，祇聽，啪！之聲不絕於耳，而于化棠的身子也就一來一往，飛撲不停。

于化棠顯然不是周天棄的對手，衣服被打爛了，人也被打得鼻青臉腫，口鼻之間血跡斑斑，簡直成了一個血人。

唯一令人迷惑不解的就是于化棠傷得這般重，他撲回去的身形，一點也不見得呆滯，他就像個打不死的人死纏不休。

一連挨了四五十下之後，于化棠伏在地上站不起来了，人站不起來，當然也就再也撲不過去了。

周天棄是打人的，好像也和被打的人差不多，狼狽得像條死狗。

這時，三夫人和七夫人都都忍不住撲了上去，一人照顧一人，三夫人照顧的自然周天棄，七夫人却抱住了于化棠。

于化棠喝了二杯水，一挺腰又站起來，向周天棄道：「師兄，小弟是不死不休，請吧！」

七夫人欲制止于化棠，却被于化棠一揮掌，托出老遠之外。

周天棄哈哈一笑道：「師弟，師兄真的服了你，你的護體神功火候，能擋得住師兄的金剛掌力，也可傲視天下了，不過，這次師兄可

不再留情了。」

于化棠微微一笑道：「師兄的出手，何曾留過情來……」

周天棄一掄雙掌，道：「好，讓你試試師兄的『天雷三劈』！」

忽然碧夢夫人橫身擋住周天棄叫道：「大哥，你就饒了于師弟吧！」

「走開！」一揮手掃向碧夢夫人。

原是乖乖巧巧的碧夢夫人，忽然身形一折，避過周天棄一掃之勢，雙手向周天棄抱去，口中同時叫道：「大哥，我們就同歸於盡吧！」

「走開！」一揮手掃向碧夢夫人。

她的話有了問題。

敢情，她不是乖乖巧巧話，而是等待機會，等待一個可消仇雪恨的機會。

周天棄大驚失色，雙掌一翻，擊向碧夢夫人胸口，大吼道：「去妳的……」

一道火光，把碧夢夫人和周天棄同時烟沒了。

烟雲消散後，地上多了二具殘缺不全的屍體。

那就是碧夢夫人及周天棄。

周天棄死得好不甘心，眼睛睜得比銅鈴還大。

七夫人小紅回到了于化棠身邊，道：「你沒事吧？」

于化棠嘆息了一聲道：「人算

武俠名家臥龍生

《新書介紹》 一代天嬌



全書三集
HK\$100

誰也想不到嬌俏羸弱的青樓名妓白翎是身懷絕技的俠女，且懷特別任務，暗中聯絡各路英雄，伺機殲滅三聖會。

三聖會近年橫行江湖，任何可以賺錢的買賣全歸他們手中，更想稱霸武林，號令天下，使出「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卑劣手段，使武林蒙上一片慘霧。到底這片愁雲是否可由白翎揭去，露出陽光？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不如天算，碧夢夫人死得冤枉，也誤了我的大事。」俯身收回了「金吾令」。

「她洗淨了自己的耻辱，死得一點也不冤枉，小妹可以光榮的帶她回山了。」羅雲君收拾起碧夢夫人的殘骸，走了。

七夫人小紅問于化棠道：「她誤了你甚麼大事？」

于化棠道：「事情已經過去，不用提了，紅姊姊，賤內在甚麼地方？」

七夫人小紅道：「我已經命人把她埋了。」

于化棠道：「她沒有死，我要

把她帶回家去。」

七夫人小紅道：「你這人行事古怪，好神秘啊！」

于化棠一笑道：「不是神秘古怪，實在是賤內已受了周天棄的控制，我不表現得比周天棄更無情，你想，其後果還堪設想麼？」

七夫人小紅幽幽的一嘆道：「餘下的這些人怎麼辦？」

于化棠道：「妳看，不是有人出頭了麼？」

出頭的人是第一副幫主。

七夫人小紅再回頭時，于化棠已經走得看不見影子了。

(全文完)



文圖
鵲飛
新派俠情哀艷故事/一可
不使胡馬渡陰山

凜冽的寒風，刮得枯枝殘雪滿天亂飛，黑沉沉的天幕，似乎已垂到了屋頂之上，漫山遍野人畜絕跡，整個世界只見到了狂風在怒吼。

突然，隱隱傳來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好半晌，三匹快馬衝到，馬上騎者緊伏在馬背上，就像逃命似的在狂風中奔馳。

三人拚命打鞭，可是那馬兒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一般的馬兒只怕早已倒下，更別說是在狂風中奔跑。

好不容易又跑了十里，前面那匹馬再也支持不了，仆地倒下，馬上騎者立刻騰身躍起，展開絕頂輕功，向前掠去。最後，三人全部施展輕功，那等快法，只要有人看到，不被駭了一大跳才怪！

足足趕了二十多里，見到前面一座廟宇，三人似乎鬆了一口氣，看來這廟宇是他們的目的地！「是此處吧？」前面的人沉聲道。

「不錯，正是此處。」中間的人端詳了好半晌才回答道。

「那就進去吧！」這聲音清脆嬌美，顯然說話者是一個姑娘家。聽他們的聲音，年紀都很輕，

深明大義

委屈求全

兩男一女冒着風雪趕來此處，一定是有着要緊事情。

三人一打手勢，神情立即凝重起來，先頭那位把手一抬，首先向廟內掠去，其餘二人向左右分開，中間距離約五丈有餘，正是攻守俱佳的位置。

翻進大雄寶殿，空蕩蕩的，不見一人，佛燈雖微，仍然看得清上首佛像形狀。

三人耳目並用端詳了半晌，確定了大殿確實無人，立刻向後面衝，狂風仍然虎虎發威，門窗也給吹得吱吱發响，廟內衆僧人顯然已經入睡。

最後，他們看見一座宏偉的樓閣橫在前面，樓上燈火通明，似乎有人在上面。

颼颼颼，三人毫不猶豫，朝上掠去。

穿進窗門，三人微微一怔，好一個佛殿，氣勢莊嚴，令人見了，倏然產生尊敬之意。

右邊有張桌子，一名二十四五的青年，正在看經，聚精會神地注視面前的佛經，似乎未發覺有人進來。

其實，三人打開三面窗子，狂風之下，燈火幾乎吹滅，殿內風鈴

等物，搖擺不定，這種變動怎麼會感覺不到，看來這青年人必然是他們要找的人了。

這間佛殿極其空曠，別說四人，即使四百人也可以容得下，尤其是其不說話時，益發顯得空洞，似乎真能將四人溶化在這廣闊的空間。

連夜冒着風雪趕來的三人，此時已脫去風衣，面貌身材才看得清楚。

首先一人年紀較大，也只有二十七八左右，然而氣概雄偉，滿臉于思，豹首環目，身高膀寬，活脫脫是一位叱咤風雲，縱橫疆場的大將。

左邊那位看上去約莫二十四五，身材頰長，清麗的面容頗有書卷氣。

只有這一位女孩子年紀最輕，十八九歲，眉目如畫，膚色如雪，一雙妙目透出異樣的靈秀，渾身裝束有點像哈薩克族姑娘。

僵持了好半天，豹首環目的大漢突然揚聲道：「完顏兄弟三人依約到訪！」

看經的那位似乎才知道有人來了，抬頭向三人望了望，並未露出絲毫異色。

三人心頭一震，暗道：「好一位男兒！」

尤其是那位少女，芳心砰砰跳

動，粉臉通紅，倏然而微露羞色。

那少年環視那三人一眼，緩緩道：「有證明麼？」

豹首環目那位大漢子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渾身就像打足了氣的皮球，筋肉膨脹，幾乎比平常人張大了一倍。

全身功力提到十足，這位豹首環目朋友才開口道：「完顏吉慶，請教高招！」

那儒服少年不言不動，臉色平靜，望着這位漢子，似是沒事人一般。

完顏吉慶心頭大震，他知道今晚遇上了前所未見的高手，別說其他，對方這份定力，至少有十五年以上的精純內家火候。還有高明的鎮定功夫，才能有此泰山崩於前面不變色的定力。

高手比武，這定力高低已可以判生死，完顏吉慶自幼受名師授藝，自然深明此中道理，所以心內忍不住大為震駭！

完顏吉慶再吸口氣將心內翻騰的血氣硬行壓住，雙手一抱拳道：「請！」

少年微微點頭，表示答禮。

「嘿！」完顏吉慶陡然大喝一聲，右掌突劈了一股雄渾的氣勁破空擊出，直往那少年胸前打去。

儒服少年屹然卓立，如沒事人一般，任由掌力擊中，全身衣服獵

獵作响，似乎要破體飛去。

但是，完顏吉慶一向自負的內家掌力，今日竟然是師老無功而退，這不僅令他吃驚，即使那兩位又何嘗不震駭欲絕呢？

三人不能不承認這一事實，少年血肉之軀，硬生生受了一掌，依然完好如故！清清楚楚的擺在面前，毫無虛假。

完顏吉慶知道今日敗定了，但他千里迢迢，吃了多少苦，就這樣承認失敗，實在不甘心情願。

「我們一齊上！」旁立的一男一女當然也看出情況不對，除了聯手施出「雲龍三現」外，若要以其他武功取勝根本無可能！

三人緩緩走前幾步，竟是江湖上慣用的圍攻方式。

繞住少年徐徐轉了幾圈，完顏吉慶雙足疾蹬，龐大的身形已凌空躍至少年頭頂，雙掌已罩住方圓五丈地方，無論對方往何方逃竄，亦在掌力籠罩之下。

正在此時，少女完顏秀文不敢怠慢，身形平滑前去，纖纖玉指往少年眼中插去，另外那少年完顏喜一個掃堂腿，雙掌忽起一道光影，似真似假，虛實並用，猛攻對方胸腹之處。

「雲龍三現」果然威力無窮，分上中下三路進攻，方位時間配合得相當巧妙，無疑已將三人力量發揮

得淋漓盡致，較之平常增強了十倍。

試想，這完顏三兄妹個個都習有一身極上乘的武功，如今聯手合擊，無疑是有必勝的決心。

場中的儒服少年鎮定如恒，雙目如開如閤，內行人一見，知道他此時已處於一種空靈狀態，附近任何動靜，都逃不脫他的心靈，武功練到這境界，才算是登堂入室。

「雲龍三現」的動作在電光石火中，上中下三路一齊攻到，這儒服少年，眼看就要血濺五步，傷在完顏三兄妹手下。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少年雙手分指上下，右腿半踢之勢，三兄妹不敢怠慢，全力逃走，儒服少年原式不動，根本未趕追。

完顏三兄妹退出很遠，心頭猶自跳個不停，他們全有一種死裡逃生僥倖不死的感觉。

兵法上說：「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策。」這儒服少年只擺出一個式子，就將他們三兄妹苦練多年的「雲龍三現」破了，如果乘勝追擊的話，他們如今只怕都已經躺下了來了。

「這是甚麼武功？」三兄妹同一心思，以驚疑、羞愧難當的神態望着那儒服少年，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三位，」儒服少年這時和顏悅

色道：「小可今日獻醜，只是說明一個問題，中原武林能人輩出，平時看不出甚麼，如果遇到異族侵略，我輩山野奇人，絕不坐視，別說其他，像小可風萬里，在中原武林道根本算不了甚麼，但對於三位，却應付幾招，如果碰到他人又如何呢？」

「風萬里，你今日與我們爲敵，日後只怕會後悔無窮，我完顏家族決不是好欺侮的！」

「完顏兄，你祇怕弄錯了，小弟今日何曾無理，只是出於無奈，勉力應戰，保命而已，何曾反擊過一招半式！」風萬里和藹的道。

「好，走着瞧！」完顏吉慶越想越氣，恨恨的一頓腳，準備往外走。

「完顏兄，」風萬里說時，身形如行云流水般滑動，剛巧擋住三人去路，和婉道：「你誤會了，小可是一番善意，要你明白，你們在中原道上闖，只怕沒有用，但我們先一輩的深厚交誼，小弟仍然不會忘記。」

「嘿嘿！說得倒好聽，交誼，既有交誼，那麼東西呢？」完顏吉慶恨聲的道。

風萬里微微一笑，自懷中掏出束紙，伸手送到三人面前。

完顏兄妹三人，想不到有這好

事，望着風萬里，似乎傻了一樣，竟然忘記伸手去接。

「拿去吧！」風萬里滿臉笑意的道。

「你……完顏吉慶一時不知如何說了。」

「風大哥，你真好。」完顏秀文本來內心已充滿了好感，這時更加感激莫名，甜甜的一笑道。

風萬里沒有說甚麼，只是含笑搖了搖頭。

「好，風兄弟如此雲天高誼，只要完顏吉慶不死，日後自有一番心意。」完顏吉慶抱拳爲禮。

「外面風雪很大，三位今晚可以在此暫住。」風萬里含笑的道。

「多謝，這點風雪，還難不倒我們！」完顏告慶說時，滿臉喜色。

「我們走吧！」老二完顏喜首先往外走去。

「不送！」風萬里知道他們心急，這點風雪擋不住他們的行程。臨出門時，完顏秀文仍然回頭，向風萬里甜甜的一笑，雖未說出甚麼，但那如海般的柔情，却隱現在笑容中，表露無遺。

風萬里目送三人投入黑夜中，臉上頓時憂形於色，暗自嘆口氣，神情十分落寞。

說起風萬里，自幼拜在一位異人門下習武，後來才知道這異人是

金國人，雖未說出姓名，諒來是金國王室中人，臨別時曾吩咐，日後於某年某月某日，三兄妹來到，你可將此等金券財物交付他們。

風萬里後來才知道，連師父在內，金人暗中圖謀併吞中國土地，這金券財物正是用於一部份的經費，風萬里是華厦子孫，依理說當然不會作金人走狗，但他決心依師父之命將財物交出，以後再憑個人力量，與金人週旋。

想起日後的困難，以及連抗師命等事，令到風萬里心內實在煩極，雖然，近年來他遇到了雪僧，修習當世武學無上秘技，今日之成就，已可以傲視宇內，與金人對抗，但就是太過單人單勢孤了！

完顏兄妹三人，祇不過是其中一部份，但紛紛入關的，以及以前潛伏在中原各地的，會合起來，那可真是股不可收復的勢力。

風萬里望住跳動的燈火，細細的思前想後，暗自一咬牙，決心做一個好男兒。

爲了中華，違抗師命可以說是大義滅親！

三月後，完顏兄妹已在洛陽定居了，他們財勢雄厚，定購那幢房屋可說是美侖美奐，極盡豪華之能事。

三兄妹改名換姓以免被人知道他們是金人，他們的姓名依次是阮

輝、阮修文及阮秀。

洛陽素來聞名華厦，文武兩道的傑出之士，都喜歡到此一遊，完顏三兄妹定居於此，正好做聯絡工作。

在洛陽，首屈一指的武林大豪——九現雲龍韓厲，可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風萬里打聽清楚，立即暗自盤算今後行止。

他在二十日後，也來到了洛陽，住在一家小客棧內，早出晚歸，人家也不容易看出他的底細。

這天，他施施然遊覽洛陽勝境，自由自在，徘徊在龍門附近。

正在緬懷古今之際，突然有陣笑聲傳來，風萬里聽出來是一羣女孩子的笑聲，眉頭微皺，想走開去避一避。

誰知其中二人追逐而來，剛好擋住去路。風萬里無法之下，祇好算了。

「噢！這是甚麼人？」其中一名少女輕聲的問道。

「祇怕是名呆子，我們不要理他。」另一名少女笑道。

其實，兩名少女見風萬里斯文秀氣，頗有書卷氣，令人看起來倒蠻順眼，所以才會取笑他。

風萬里被人說作呆子，又是兩名青年少女，他能怎麼辦？

「喂！你在這裏幹甚麼？」其中一名少女問道。

風萬里不想多說，祇是懶洋洋的搖了搖頭，竟自往旁邊走去。

這一來，那少女立即變得老羞成怒，嬌軀微閃，攔在他前面，氣唬唬的瞪着兩隻妙目，嬌嗔道：「不准你走，本姑娘的問話，怎容不答覆！」

這實在太過份了，一個女孩子家，竟然有這樣強橫霸道的態度，風萬里真不知怎樣說好，眉頭微皺，硬是沒有開口。

「好大的膽子，待本姑娘教訓教訓你這個不知好歹的狂徒！」那位渾身紅衣的少女伸手打人。

「素妹。」另一名綠衣少女似乎在勸阻。

紅衣少女聞言，手勢微頓，饒是如此，仍然不是等閒手，但風萬里又是何等人，豈會給她打到，連看都不看，從容閃開，轉身就走了！

「噢！」那綠衣少女顯然也大出意外，這紅衣少女手法施展開來，尋常武林人根本就祇有束手就擒的份兒，眼前這少年毫不經意的避開，那是甚麼樣的武功？

「好呀，俺韓素琴今天要你好看！」紅衣少女勃然大怒，那隻欺霜賽雪的玉手，此時像彈琵琶一般，手揮指動，而風萬里胸前十二處大穴，全在籠罩中。

這是九現雲龍韓厲生平絕

技——「天羅地網」，施展開來，當真威力無窮，對方不易逃出手去。

但是，風萬里紋風不動，右手微抬，中指無巧不巧，剛好指向紅衣少女的掌心，其之招式頓時失效。

「呀！」紅衣少女頓時大驚，往後疾退，望着風萬里，像看到甚麼妖怪一樣，露出古怪神色。

「你是甚麼人？」那綠衣少女顯然也大爲駭然，九現雲龍韓厲橫行江湖的成名絕技，竟然給這個毛頭小子破了，說出去，那還得了！

「小可祇是個平凡人！」風萬里拱手苦笑道。

「好呀！你欺負我！」紅衣少女韓素琴此時竟然掩臉痛哭。

「我……」風萬里天不怕地不怕，碰到這位小姑娘掩臉痛哭，頓時慌了手脚。

「噢！」旁邊那位綠衣少女見了，忍不住笑了出聲，却不說話。

風萬里無法，祇好向綠衣少女求助道：「姑娘，我不是有意，妳勸勸她吧！」

「我沒有辦法。」綠衣少女微抬高頭，態度高傲，但嘴角却露笑意。

風萬里真想一走了之，但總狠不下這個心。

「好，我要你賠！」韓素琴哭聲停頓，望着風萬里道。

「賠甚麼？」風萬里愕然問。

「你把那招教給我。」韓素琴道。

「這……」風萬里暗道：師門絕技怎可以私自授人。

「你好，不教給我，我就去死！」韓素琴又哭了起來，同時向前走去，好像去自尋短見。

「姑娘，我教給你好啦！」風萬里祇好認輸了，出聲答應，一名少女要尋死，那實在不忍心。

「噢！」韓素琴頓時笑了，那等開心法，令得風萬里無話可說，祇有皺起眉頭，望着她們兩人。

「走吧！」韓素琴揚了揚頭，當先往前走去。

「到那裏去？」風萬里愕然問。

「怎麼？到我家去呀！難道在這荒山野嶺的地方傳授我武功麼？」韓素琴睜着那雙大眼睛反問道。

風萬里祇好默然同意。

一紅一綠兩少女在前走，風萬里好像給人牽着鼻子走的牛一般，有股無奈的感覺。

「喂，你叫甚麼名字？那裏人氏？家裏有甚麼人？」韓素琴這下笑逐顏開，心情愉快，連珠砲的發問。

「小丫頭莫非是要替自己相親嗎，問得這樣清楚。」綠衣少女在一旁笑道。

韓素琴聽得如此之說，臉色紅了紅，似乎也有點羞意，妙目微轉，突然笑問道：「好姐姐，人家一片好心，想替你找門親事，還不高興麼？」

「丫頭瘋瘋癲癲的，胡說甚麼呢？」綠衣少女也感到有點不自然起來。

風萬里假裝沒有聽到，正色道：「小可風萬里，自幼在關外跟一位無名老人習武，家內祇有我一個，兩位姑娘多多指教才好。」

「好，在洛陽地方，有我們在，誰也不敢欺負你。」韓素琴拍着胸口道。

「多謝兩位姑娘！」風萬里拱手道。

「你多謝她一人就夠了，我也是自顧不暇，無法幫甚麼忙，再說，你有那麼好的武功，誰能欺負得了你呢！」綠衣少女笑笑道。

風萬里也笑了笑，也不多言，與一位素不相識的少女，你能說甚麼，而且對方底細也完全不知道，更加不好說，所以祇有默然。

「風大哥，你知不知道，我這位姊姊本領可大了，在江湖上是鼎鼎有名的彩鳳仙子，趙曉嵐三個字，簡直就是塊金字招牌。」韓素琴笑道。

「原來是趙女俠！」風萬里拱手道。

「別聽她的，甚麼仙子不仙子，瞎吹！」綠衣少女口內雖那麼說，臉上仍然流露出得意的神色。

一路上笑笑說說，風萬里也知道對方底細，韓素琴果然是九現雲龍韓厲的愛女，這一來正好相機行事，上天巧意安排，免去了風萬里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經過介紹，風萬里如今已高坐客位，十幾名高手列坐堂上，老少都有。

「哦，老弟身懷絕學，一招就破去了『天羅地網』，了不起，了不起！」九現雲龍韓厲說罷，一陣哈哈大笑。

風萬里知道這位韓老頭兒有點吃味，試想，對方仗以成名的江湖絕學，如今竟然給一位少年破去，而且祇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子，對他來說，實在有點下不了台，尤其是在座的許多名家面前說出，如果算了，祇怕有點不太好，他總不能親自向一名小子挑戰，那又怎麼辦呢？

這時，一名三十歲的壯漢，向九現雲龍韓厲一抱拳道：「師父，徒兒要斗膽向這位少俠領教高招！」

風萬里心內暗自叫苦，韓素琴却在旁低聲道：「這是我大師兄胡烈，外號伏虎神君，一身拳腳功夫，在江湖上鮮逢敵手，你要小心。」

眼睛一花，已失去風萬里的影子，夜行人大驚，知道不妙，雙腳疾蹬後退想逃命。

身形掠過窗門，眼看就要逃脫大難。

突然，腳跟給套上個鐵箍，再也逃不掉，給擲回室內，躺在地，動彈不得。

風萬里此時安坐椅上，淡淡的道：「你為何要行刺我，在下行走江湖日短，並無仇家，閣下莫非弄錯了吧？」

「哼！」夜行人似乎懷有莫大的恨意，冷冷的一聲，並不回答。

「既然這樣，待我看看你是甚麼人！」風萬里緩緩伸手去揭開夜行人的面罩。

「你……」夜行人全身抖戰，像是極端害怕。

一揭開面罩，風萬里不由大吃一驚，這行刺的夜行人不是別人，却是九現雲龍韓厲之徒——雪猿侯薩。

「侯兄，為何如此？」風萬里愕然道。

「你……我恨死你了！」雪猿侯薩咬牙道。

風萬里愕然，九現雲龍韓厲也算白道上的高手，門下弟子再不長進，也不會如此頑劣，竟然使用悶香，這祇有下三濫的匪徒才用，

啦！」

風萬里如今肉在砧上，想逃避也不可能了，正應了一句話，唯有捨命陪君子了。

「老弟，你看可好？」九現雲龍韓厲先不回答，竟向風萬里出聲詢問。

「晚輩遵命！」風萬里勉強答應了。

伏虎神君胡烈，臉現得意之色，他出道江湖至今已十五年，仗着師門絕學，已闖下極大的萬兒，因此，內心相當自信，而風萬里祇不過是個無名小子，能有多大本領，今天當着這麼多名家在場，能夠打敗風萬里，那是何等風光的事！

這時二人已走出場中。

「小兄弟請！」伏虎神君胡烈抱拳道。

「請！」風萬里淡淡的回禮道。左掌一領，右掌突劈，破風掌挾着赫赫的勁風，直往風萬里胸口打到。

「好！」一旁觀看的衆高手，看出伏虎神君胡烈掌上勁道，最少有二十年以上精純功力，年輕一代高手，有如此成就，相當難能可貴，情不自禁的喝采助威。

伏虎神君胡烈聽了，更加得意，掌勢更勁，電光石火間，已快沾到了對方衣襟。

「呀！」旁觀衆人，尤其是韓素琴，真怕伏虎神君胡烈的雄渾掌力，將風萬里打傷，所以驚叫起來。

正在此時，伏虎神君胡烈突然碰到前所未有的怪事，他的手掌似乎碰到東西，表面上又看不到，一向自負的鐵掌，却無法輕越雷池半步。

「護身罡氣！」胡烈暗叫着，他實在不敢相信這事實，對方別說祇是少年，即使懷有一甲子以上的修爲，亦不容易練到達成護身罡氣的成就。

那可是真的事實，伏虎神君胡烈滿面通紅，撤回掌力，對方並未反擊，否則，他這自以爲是無敵的雄厚掌力，祇怕擋不住人家陽剛勁氣之反擊，非死即傷。

「噫！」大廳內所有的高手，全都站了起來，此刻他們大夥兒全都震驚莫名。

定下神來，伏虎神君胡烈抱拳道：「小兄弟好功夫，多謝手下留情！說完即退回原地。」

「老弟請上座！」九現雲龍韓厲這回不敢怠慢，面前這少年既能練成護身罡氣，必然大有來歷，因此心內暗生敬意，奉爲上賓。

韓素琴此時更加得意，風萬里是她請回來的，本領越大，她愈加得意，一雙妙目望着風萬里，笑意盈盈，少女情懷表露無遺。

此後風萬里安居在韓府，表面看起來他無所事事，而暗中却積極謀求對付金人策略。

他居住於韓府書房中，閒時看看書，倒也逍遙自在，有空時與韓素琴談談心，生活極爲愜意。

這天，他正在書房看書，雖然已接近深夜，風萬里仍然毫無倦意。

突然，花園中的花叢中發出响声，那是有人躡手躡足走路所發出的聲響，風萬里心中暗自奇怪，誰有這麼大的膽，敢來九現雲龍韓厲府上騷擾。

他連眉毛都未動一下，仍然安靜地看書。

窗外那人伏在暗處，很久沒有動靜，風萬里雖說是藝高人膽大，但江湖上甚麼花樣都有，他也不敢過份托大，暗中運起護身罡氣。

好半晌，空氣中傳來一陣異味，那是夜行人的悶香，風萬里心頭暗怒，決心給對方一個教訓，因此假裝昏倒，伏在案上不動。

「嘿嘿，小子今天陽壽已盡，待老子親手送你上西天！」夜行人得意洋洋，跳進窗來，一面自言自語，一面抽出匕首，想要刺向風萬里。

「噫！」匕首猛向風萬里背心插去。

再說，與他無仇無冤，何必如此處心積慮刺殺我？

他想不清楚其中原委，風萬里默默無言，伸手解開對方軟麻穴。

雪猿侯薩恨聲道：「小子，你別假情假義做好人，我師妹給你甜言蜜語騙取了芳心，嘿，祇怕我師父也不會答應，聰明的別再惹她。」

風萬里這才明白，對方原來是吃醋，當下不由啞然失笑道：「侯兄誤會了，小弟孑然一身，又何敢高攀令師妹，想同門交誼何等深厚，我只不過是個外人，怎會橫刀奪愛，放心好啦！」

「你別騙我！」雪猿侯薩如此說，將信將疑，望着風萬里，但剛才那股恨意，却大爲減少了。

「日久見人心，侯兄可以等着瞧。」風萬里微笑道。

「打擾了！」雪猿侯薩沉吟了半晌，不再久留，躍出窗外，利那間消失在夜色之中。

*

*

*

經過雪猿侯薩這一鬧，風萬里暗自提高警惕，與韓素琴的交往漸漸疏遠，反而與彩鳳仙子趙曉嵐比較熟絡些，二人形影不離，時常出雙入對，儼然一雙情侶，羨煞了不少人。

開始時，彩鳳仙子趙曉嵐還有點害羞，而且碍着韓素琴的面子，

不好意思太過接近他，但風萬里的才學與武功，實在太吸引人了，趙曉嵐不主動去爭取，也不會拒絕，少女情懷誰不想爲自己終身打算。

這天晚上，二人悄悄的約定翌日出遊。

雖是隆冬時節，天色晴朗無雲，二人一身武功，自然不至於怕冷。

二人事前詢問過內行人，他們展開絕頂輕功，經過幾小時奔馳，已來到了傲霜嶺。

漫山遍野，全是盛開的花，那香氣，那景色，令人精神一振。

「好地方！」彩鳳仙子趙曉嵐情不自禁叫道。

「可惜這樣佳景，並不是人人可以欣賞。」風萬里嘆道。

「世上事就是這樣，好的東西必須經過一番辛苦才能得到，而且容易得到的事物，必然是淡然無奇，無多大價值。」彩鳳仙子趙曉嵐頗有感慨道。

「姑娘有這想法，與一般時下女孩子大不相同，所領悟的境界也屬人所不及，我實在感到驚奇而且敬佩。」風萬里由衷道。

「與你比起來，我這又算得甚麼！」彩鳳仙子趙曉嵐淡淡的道。

「姑娘客氣了，我受了幾位佛道奇人教益，否則，那會有姑娘所知十分之一。」風萬里笑道。

「今日是來賞梅，再說這些俗不可耐的虛套，豈非大煞風景。」彩鳳仙子趙曉嵐內心很高興，所以截住對方再說下去。

「嗯！傲霜嶺，這名字實在有意思。」風萬里也轉話題道。

「地勢太高，遍山梅花，祇有孤芳自賞了。」趙曉嵐到底是個女孩子，難免觸景生情，多愁善感，爲梅花嘆不平。

「普通地方，豈容得下梅花的絕世傲骨！」風萬里笑道。

「好啦，我們別儘說話，好好欣賞梅林勝境吧。」彩鳳仙子趙曉嵐看到盛開的梅花，心內愛意愈濃，所以不願浪費時間。

傲霜嶺的梅花在寒風中盛開，濃郁的香氣，有股沁人心脾的功效，二人心領神會，漸漸沉醉於梅花的清香裡。

在夕陽餘暉中，二人才依依不捨踏上了歸程。

剛到門口，雪猿侯薩突然迎了出來，攔住二人低聲道：「二位，最好不要進去，我師妹要找麻煩。」

風萬里一想，眉頭暗皺，他當然知道韓素琴性格，見自己與趙曉嵐遊山玩水，十幾日來形迹太過親密，其他女孩子最多恨在心內，但韓素琴却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發了性子，甚麼事情都可以幹出來，

的。

「我們先避一避再說。」彩鳳仙子趙曉嵐皺眉道。

「好！」風萬里心亂如麻，不知如何是好，碰到這種事，確實不易對付，正合了俗語所說，三十六着走為上着。

洛陽是有名的通都大邑，有豪華的客店，二人找地方住下，倒也不難。

他們就是這樣在南來客棧住下。

二人悶悶的吃了晚飯，各自回房安睡，但那裏睡得着呢，此事不知如何善了。韓素琴的性子，叫人想想都煩，本來嘛，莽莽江湖，可以暫避一時，但這又不是見不得人的事，依理可以堂而皇之相對，話雖如此，但鬧起來，總是尷尬得很。

風萬里負有監視各人之責，總不能為了兒女之情，而影響了大計。

因為雪猿侯蔭吃醋，風萬里才疏遠韓素琴，轉而接近彩鳳仙子趙曉嵐，兩人傾談之下，發覺趙曉嵐與一般時下女子大不相同，因此感情愈來愈好，誰知又惹來了韓素琴的醋意，看來麻煩是避不了的！

二人悶悶不樂，呆在南來客棧。

「我們離開洛陽吧！」彩鳳仙子

趙曉嵐第三天再也忍耐不住，對風萬里道。

「爲了避開韓素琴一人，這是好辦法！」風萬里回答道。

「莫非還有其他原因？」彩鳳仙子趙曉嵐聽出話中有話，愕然反問。

「實在來說，中原武林如今正是岌岌可危，祇怕大夥兒還在夢中，仇殺愈來愈烈，最後爲人所乘，甚至危害國家基石。」風萬里感嘆道。

「此話怎說？」彩鳳仙子趙曉嵐驚問道。

「好吧，乘今日有空，待我詳細給你說明明白。」風萬里當下由頭到尾將武林的形勢，一一分析出來。

「呀！」彩鳳仙子趙曉嵐聽了大吃一驚地望著風萬里，幾乎說不出話來。

「砰砰砰！」

「哎喲！」

外面傳來了一陣嘈雜擾亂聲，還夾着東西打破聲，顯然有人來此吵鬧。

二人面面相覷，口內雖不說話，心中已在擔憂，神色頗爲不安。

「說，他們在那裏？」怒叱聲中，火氣勃發，正是韓素琴的聲音。

彩鳳仙子趙曉嵐粉臉已經變色。

「待我出去！」風萬里說時，站起身來往外走去。

「祇怕說不清楚！」彩鳳仙子趙曉嵐道。

「事到如今，也祇好走一步見一步，又有甚麼法子！」風萬里心中也很煩。

「砰！」房門打開，韓素琴站在房門口外，那雙黑白分明的美目憤怒得似要噴出火來，望著房中二人，那副凶相就像老虎要吃人。

二人僵着，尤其是趙曉嵐，實在難堪得很，滿臉通紅得不知如何是好。

「韓姑娘！」風萬里首先打破僵局，低低叫了一聲。

「好呀，妳這個狐狸精，好黑的心腸，今天我要剝妳的皮！」韓素琴怒火衝天指着趙曉嵐大罵。

「妳怎可以出口傷人！」彩鳳仙子趙曉嵐又氣又急的道。

「出口傷人？我還要殺了妳這狐狸精！」韓素琴怒火一發不可收拾，抽出長劍，往前直刺，看情形她可不是說着玩的。

風萬里無法，祇好雙指疾彈，寶劍吃不住勁，直飛上去，插在木板上，一陣抖動。

「你，你這個沒良心的混蛋！」韓素琴見手中劍被奪走，頓時珠淚

直流，指住風萬里大罵。

「姑娘請冷靜一下，聽我說。」

風萬里急道。

「聽你說，呸呸！你不要臉，與狐狸精偷偷住在一起，怕見我，良心有愧是麼？」韓素琴這回已豁出去了，跳腳大罵。

「妳胡說！」彩鳳仙子趙曉嵐又羞又氣，祇能說這三個字，幾乎被氣昏過去了！

「韓姑娘！」風萬里心內也不禁暗怒，當下沉聲道：「妳要明白，我與妳並無關係，就是與趙姑娘好，妳也管不着！」

「好呀！如今幫着這個狐狸精。」韓素琴大罵。

「哇！」彩鳳仙子趙曉嵐長這麼大，頭一次給人家侮辱冤枉，氣憤之下，忍不住放聲大哭。

「姑娘，別難過。」風萬里柔聲道。

「狐狸精，我要妳的命！」韓素琴看到眼前情況，心內妒火更怒發三千丈，再也顧不得死活，拚命衝上，雙手亂抓，已經不是甚麼武功招式，完全是女人的本能。

風萬里對於韓素琴的胡鬧，本來就不大喜歡，此時見她簡直就是撒潑，更加不耐煩，左手伸出，自然而然運出勁力，稍爲擋了一擋，韓素琴往後直倒，碰到柱子上面，「轟」的一聲響，幾乎將她震昏

了過去。

韓素琴雙眼瞪着風萬里，恨聲道：「你打我？」

「姑娘，我勸妳別鬧下去，事情鬧開了，對令尊的面子祇怕也不好看！」風萬里柔聲的勸道。

「哇！」韓素琴驚住了氣，好半晌才哭出聲來，這下子傾出滿腹悲憤，好不傷心，放聲大哭了起來。

風萬里真是束手無策，愁眉苦臉的不知如何是好。

韓素琴哭了半晌，見房中二人呆呆看着她，似乎像在看把戲，說不定心內在笑呢，她越想越氣，猛一咬牙，抽出隨身小劍，往心口就扎。

「呀！」彩鳳仙子趙曉嵐見了，驚叫起來。

風萬里急睜眼看時，小劍已刺破了衣服，戳進皮膚，雖祇一二分，鮮血已沁出來了，他這一下直駭得魂飛魄散，不敢怠慢，身形急展，左手已扣住小劍，抓住不放。

「放開我！」韓素琴大哭。

風萬里怎敢放手，他祇好奪下小劍拋出，但又怕韓素琴撞牆自殺，於是順手點了她的軟麻穴，放在椅上坐好。

韓素琴益發憤怒，破口大罵，將二人罵得狗血淋頭，幾乎甚麼話都罵了出來！

「咕咚！」可憐彩鳳仙子趙曉嵐

一口氣轉不過來，眼睛一翻，昏倒在地！

「姑娘，妳怎麼了？」風萬里大驚，急將她扶起坐好，這時也顧不得許多，伸手在她胸口揉動，好半晌，她才緩緩甦醒過來。

「你還是不理我吧，韓姑娘真心愛你，與她在一起，對你現在圖謀的事會有很大的幫助。」彩鳳仙子趙曉嵐定下神來，低聲的道。

「唉，我那有心情去談那兒女私情！」風萬里面對的敵人，是如何強大，而且韓素琴實在太不像話了，他怎能在對方強逼之下和她戀愛呢？

「你打算怎麼辦？」趙曉嵐問道。

「送她回家！」風萬里道。

「你……」彩鳳仙子趙曉嵐想說，以九現雲龍韓厲的性格，將他的愛女抬回去，他豈肯善罷干休，因此成仇，那可麻煩大了。

風萬里似乎也明白她的意思，接着道：「像這樣，除了九現雲龍韓老兒，誰能勸得住這個大小姐！」

「你們敢！」韓素琴也知道父親的性格，如果他明白事情真相，不殺她才怪！

風萬里根本就不理她，準備起程，他本人當然不好意思抱着女孩子走路，但叫個女人護送，叫乘小

轎，相信容易多了！

「救命呀！殺人呀！強姦啊！」韓素琴一看事情無法善了，頓時放聲大叫起來。

「妳幹甚麼？」風萬里大驚失色。

「救命呀！」韓素琴此時情緒失控，那裏還會聽他勸告甚麼，越發叫得起勁。

此時，風萬里已是慌了手脚，簡直不知所措，彩鳳仙子趙曉嵐伸手指了她的啞穴，韓素琴才出不了聲，但那雙眼睛却瞪着趙曉嵐，恨不得將對方吞下肚去。

「砰砰，房門給震開，門外人頭湧湧，進來了不少人。」

「你們幹甚麼！」爲首一人，大約五十上下，矮小精幹，滿臉于思，氣宇沉穩，正是中原武林大惡——地靈君伍行。

「我……」風萬里不知如何回答，望着他們，祇有乾瞪眼的份兒。

「嘿，嘿，竟在洛陽地方，做這傷天害理事，你們的師父頭兒那裏去了？」地靈君伍行見二人年輕，必定還有領頭的人，所以才有此一問。

「老前輩你們誤會了。」彩鳳仙子趙曉嵐這時祇好站起來解釋。

「縛起來，送到韓府去，九現雲龍的仇家來了，俺兄弟正好效

勞！」地靈君伍行根本不聽解釋，下令縛人。

「小子，乖乖的，待俺來伺候你！」兩名年輕壯漢，大模大樣走進房門，伸手要縛人。

「嘿！」風萬里見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心頭也不禁有氣，悶哼一聲，雙臂疾振，那兩名年輕人給震得倒退五尺，撞在門上，才不至倒下。

「好哇！小子好橫！」衆人一見頓時大怒。

「你們安靜，聽我解釋可好？」

風萬里急叫道。

「小子出來，外面地方大，我們倒要好好的較量較量，看看你是甚麼東西變的！」另一名高瘦漢子冷冷的道。

「我……」風萬里當然不想打架，但解釋吧，難免要傷害到一位少女的自尊，說起來也是風萬里一番好意。

「小子，男子漢大丈夫，躲在房內等甚麼！」高瘦漢子冷冷的道。

嵐怒道。

「還是人家女孩子爽快。」大夥兒對風萬里更加鄙視。

世上就是這樣，有時硬是逼不得已，風萬里不得已走了出來，韓素琴穴道也被解了，跟着衆人一齊

來到客棧後邊一個大廣場上。

人越來越多，洛陽地面上的武林朋友全來了，即使九現雲龍韓厲，也派人通知去了。

風萬里孤零零的站在人羣之中，就好像牢籠中的囚犯一樣，等待處決。

「小子，待俺南山豹朱羣來試試身手。」高瘦漢子冷冷的說道。他以為風萬里害怕，所以神情十二分的高傲。

這時候，風萬里還有何話可說，但這南山豹朱羣實在太令他討厭，不理是甚麼後果，決心要先給他一個下馬威。

「朱大哥，下手別太重，留點神，打死這小子可找不出真主兒。」旁人叫道。

「我自有分寸。」南山豹朱羣笑道，露出自豪的神色。

「來吧！」風萬里越來越火了，他本想息事寧人，但對方態度可惡，他也懶得多說，決心給他一個厲害瞧瞧。

「出手吧！」南山豹朱羣擺出老前輩的姿態，雙手負在背後，兩眼朝天，聲音是從鼻孔內哼出來的。

「好！」風萬里左手輕揮，像玩魔術一般，輕輕在對方臉上摸了一下。

「小子你！」南山豹朱羣又驚又怒，他根本看不出對方來勢，臉上

給人家摸了一把，尤其是在這許多武林名家面前，以後他還想混嗎，當下虎吼一聲，展開拳猛攻。

風萬里紋風不動，待對方拳頭臨身，右腳疾彈，是那準、狠、勁，南山豹朱羣就像斷了線風箏，往人羣中飛去。

「呀！」圍觀的眾人這才驚叫了起來。

事情還不止如此，當南山豹朱羣的身形臨近，他們想伸手來接，誰知衝來的勁力奇大，十幾人竟然吃不住衝勁，一齊往後倒去。

風萬里仍然沒事一般屹立當場，望着眾人露出冷漠的笑容。

「好功夫，果然英雄出少年，俺伍行也要前來討教幾招。」地靈君伍行內心暗驚，這少年出手奇特，不知是甚麼人的門下，今天只怕惹上了麻煩了。

「出手吧！」風萬里此時已立下主意，今天要讓對方知道厲害，以後說話也比較容易。

地靈君伍行橫行江湖，數十年來未遇敵手，一向是眼高於頂，但風萬里却能在三招兩式之間打敗強敵，竟然仍然未看出他的武功路數，可想而知，這是個不好對付的角色。

在這人羣中，地靈君伍行的輩份與武功，已是領導人物，萬一制服不了風萬里，洛陽武林就要灰頭

土臉，那以後如何見人呢？

旁觀眾人見地靈君伍行面臨大敵，竟然自顧自想心事，忍不住竊竊私語起來。

「好，小心啦。」地靈君伍行是何等樣人，雖在思索，眾人的議論仍然很清晰聽到，知道不能再拖延下去，立刻凝神斂氣，準備攻擊。

「只管出手！」風萬里淡淡道，顯然並未把這位地靈君伍行放在眼中。

這一來，地靈君伍行心內大怒，認為這是平生的奇恥大辱，因此之故，他反而沉住氣，微吸一口氣，已將全身功力提足到十成，右掌一翻，頓時變成雪一般的白。

風萬里見了，心頭也不禁微凜，看來，對方已將地靈掌練至第六層境界，這倒是不可輕視的。

「嘿！」地靈君伍行悶哼一聲，右掌緩緩推出，一股似有似無的氣勁，往前吹拂。

風萬里神色鎮定，暗中已將護身罡氣佈滿全身，任憑對方掌力如何厲害也無法得逞。

一連五掌，仍然是師老無功而退。

這時，地靈君已是額頭見汗，這是他所學最精的武功，仍然無法奈何人家，那已是有敗無勝的結果了，這叫他如何不急呢？

僵持下去，也不是辦法，地靈

君伍行暗自一咬牙，決心與對方拚個同歸於盡，也算對得起洛陽武林同道，想到這裡，身形像一支箭往前疾射，雙手往前抱去。

風萬里看出對方心意，心內暗怒，右掌疾翻，奇快無比在對方頭頂按了按，地靈君伍行像喝醉了酒，撞撞跌跌，往後連退十數步，口角已滲出絲絲鮮血。

「老前輩！」

「你老怎麼樣了？」

旁觀眾人見了這等情況，不由大驚，紛紛出言詢問。

唏聿聿，十幾匹馬疾馳而來，洛陽已是天翻地覆，馳援的高手源源而來。

「呀！天虹道長來了！」有人高叫道。

風萬里聽了心頭大震，這天虹道長是崑崙派長老，在當今武林中輩份最高，一套魚龍十八變劍法，已到了前無古人的境界，如今竟在洛陽相遇，那可不是好玩的。

「你還是走吧！」彩鳳仙子趙曉嵐低聲道，她當然了解天虹道長的武學與輩份，與他為敵無異與整個崑崙派為敵，這是有敗無勝的局面，所以能夠避開的，才是上策。

「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而且中原武林面臨生死存亡關頭，我個人生死事小！」風萬里仰望天淡淡的道。

「你……」彩鳳仙子趙曉嵐芳心大震，人在非常時期，才能表現出人格個性，像風萬里這樣年紀輕輕，具有如此偉大胸懷，實在叫這位少女欽佩萬分，因此之故，她已暗中決定下來，此生此世，無論是生是死，她的芳心已深深刻上風萬里的影子。

「道長！」一片恭敬之招呼聲。循聲望去，一位鬚髮皆白的老道人，滿臉紅潤，雙目有層很薄的寶光，如非內行人，根本看不出來，凡有這種現象，武功已到登峯造極，反璞歸真的境界。

「聽說這兒出了事，你們這麼多人，還要我這老道士來幹甚麼？」天虹道長語氣平和，果然是修道有素的全真，與尋常武林人物大不相同。

「道長，這兒出現淫賊，硬行強姦少女，我們正和他拚鬥，還未攻克下來！」一壯漢恭聲道。

「哦，有這種事，人呢？」天虹道長輕聲的問道。

「他們胡說，根本沒有這樣的事！」彩鳳仙子趙曉嵐實在忍不住，首先高聲叫了起來道。

「是他！」旁人根本不理會，伸手指往風萬里。

「哦！」天虹道長立刻細細打量，以他眼光看來，風萬里雖然年紀輕輕，骨格清奇，目光正而不

邪，滿臉露出湛然神光，這只有胸懷天地正氣的仁人志士，甚至於得道之士，才有此現象，他怎麼會是一個淫賊？

「他出手毒辣，打傷了我們許多人！」南山豹朱羣也出聲道。

「你們不分青紅皂白，先行出手，他才不得已還手！」彩鳳仙子趙曉嵐斥駁道。

「是這樣的麼？」天虹道長反問。

「是真的！」彩鳳仙子趙曉嵐急忙的答道。

「被強姦的女孩子，就在他身旁，而且是九現雲龍韓大俠的女兒！」南山豹朱羣道。

天虹道長此刻定睛往韓素琴望去，好半晌，才緩緩問道：「姑娘，這位少年朋友會否是想強姦妳？」

這回答可以決定風萬里的生死，韓素琴心裡本來很愛風萬里，想不到被趙曉嵐橫刀奪愛，因妬成恨，才鬧出如此軒然大波，但她到底是俠義門下弟子，昧着良心說話，到底不習慣。

「怎麼不回答？」天虹道長又問。

韓素琴正抬頭間，見風萬里仰首望天，似乎並不在意她的存在，反而趙曉嵐一雙妙目緊盯着自己臉上，心內一股無名恨意升起，立即

咬牙道：「是的。」

「呀！」趙曉嵐幾乎昏了過去。

風萬里仍然屹立如山，神色平靜。

天虹道長轉動目光，又望着風萬里，緩緩的道：「年輕朋友，你有什么話說？」

「沒有話說！」風萬里淡淡道。

「好吧，讓老道試試你的武功，我們比比劍如何？」天虹道長和婉道。

「好！」風萬里淡然回答。

突然，彩鳳仙子趙曉嵐撲地跪在韓素琴面前，哭道：「妹妹，妳說真話吧，我保證風少俠可以愛妳，他爲了中原武林及千千萬萬人的身家性命，甚至願意犧牲自己生命，妳不能爲了一己之私，害了千百人的性命，妳說真話，救救風少俠吧！」

韓素琴心內何嘗不難過，但她知道過了今日，風萬里不可能再愛她，當下一轉頭，往外走去。

「嗚嗚……」彩鳳仙子趙曉嵐絕望之餘，忍不住再傷心哭了起來。

風萬里見了，上前扶起趙曉曉嵐，柔聲道：「姑娘，我還不至於死，只要自己心安理得，何必斤斤計較生死榮辱，站好吧，我還要向道長討教劍術。」

圍觀羣衆，見了這情況，也不禁暗暗納悶，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兩名少女，到底玩的是甚麼花樣？

「把妳的寶劍借給我。」風萬里說時，已抽出彩鳳仙子趙曉嵐背後的長劍，踏步走出場中來。

天虹道長微微點頭，也抽出了松紋古劍。

兩人微一凝神，漫天劍氣頓時籠罩着整個廣場，眾人雖然武功高強，仍然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戰，往後連連退去。

「噓！」二人內力雄厚，面對強敵，精神氣勁自然而然貫注於劍身，兩股劍芒同時破空射出三尺。

「呀！」旁觀羣衆大驚，天虹道長享譽武林數十年，練成劍氣不算是甚麼奇事，而風萬里呢，才二十多歲，而且還是個淫賊，怎麼會練成絕代的劍術，這豈非天大的奇事麼？

韓素琴心內更恨，暗暗咬牙道：「我得不到的，也不會讓別人得到。」

彩鳳仙子趙曉嵐心內大喜，風萬里有此驚人的成就，實在可喜可賀，祇要逃脫今日大難，事情就好辦了。

別說各人心內的想法，場中二人此時已採取以快打快的戰略，兩條匹練般的劍光，如矯龍，如彩鳳，在空中來往飛舞。

像這樣的劍術，祇怕人生之中

不易看到一兩回，旁觀的武林人士，此時如痴如醉，看得出了神。戰到酣處，風萬里突然長嘯一聲，身形凌空躍起，九個折轉，已升至七丈餘高，突然頭下腳上，身劍合一往疾射。

「好劍法！」天虹道長大叫一聲，奮起全力迎戰。

噹噹噹一陣連珠响聲過後，漫天劍氣頓斂，二人面對面站着，似乎不分勝負。

「恒勝大師是你甚麼人？」好半晌，天虹道長出聲問道。

「記名師父！」風萬里淡淡道。

「怪不得，怪不得。」天虹道長喃喃道。

「道長你不拿下這淫賊，與他多說甚麼？」南山豹朱羣大聲道。

天虹道長正要答話時，一陣急驟的馬蹄聲，有如天翻地覆，驚天動地的衝到，雙方之人，尤其是風萬里暗暗擔心，對方的幫手源源不絕的衝到，自己單身一人，祇怕連累了趙曉嵐，想到此處，憐憫的看了她一眼。

彩鳳仙子趙曉嵐明白他的心意，不說甚麼，她也報以甜甜的一笑。

韓素琴對其他人毫不關心，但風萬里與趙曉嵐的一舉一動，却密切在注視，此時，見二人會心微笑，心中更是大妬，銀牙暗咬，決

定破壞到底。

數十騎衝到，大夥兒還未看清楚是甚麼來路，人影翻飛，颼颼颼，刀劍齊飛，全是致人死命的毒招，往洛陽羣豪身上招呼。

「你們幹甚麼？」

「那裡來的？」

「哎喲！」

那羣人根本不理會這套，猛殺狂劈，洛陽羣豪也惹火了，拚命反擊，一場激烈的戰鬥已經展開了。

祇有風萬里與趙曉嵐，安然站在中間不受來人攻擊。

「他們是淫賊一黨！」

「呀！」

南山豹朱羣敗在風萬里手中，在他來說，那是不共戴天之仇，有任何挑撥言語行動都不會放過，經他這麼一說，洛陽羣豪如夢初醒，紛紛怒喝。

突然，三人緩緩走進場來。

完顏吉慶、完顏喜及完顏秀文三兄妹。

「你們這是幹甚麼？」風萬里急道。

「嘿嘿！」完顏吉慶冷笑道：「這班混賬竟然欺負到我們的兄弟頭上來，今天要他們好看！」

「叫他們快住手，我自己的事不須人家幫手。」風萬里怒道。

「哦！我們的英雄不高興了，對了，我們未來之前，他們也無法

奈何你，很好，我們看看你的手段。」完顏吉慶說時，右手向外一揮，頓時有名大漢號角吹响，新來的騎士紛紛跳出圈外去。

「他們是外來的胡人！」地靈君伍行突然叫道，他與敵人過招，已看出對方不是中原武功。

「好呀，竟與外人勾結，與中原武林道為敵，今天倒要與這奸賊拚個明白。」南山豹朱羣怒喝道。

「大夥兒上！」衆人羣情洶湧，刀劍齊舉，想圍攻。

「住手！」天虹道長首先喝住衆人，然後回頭向風萬里道：「小施主，你怎麼說？」

「請天道長先帶他們離開，免得多造殺孽，日後晚輩自會說明。」風萬里道。

「很好，老道這雙眼沒有看錯人，天助善人，好自為之。」天虹道長說罷，隨即帶領着洛陽衆英雄往東方走去，韓素琴臨走時，狠狠的看了風萬里一眼。

完顏兄妹率領的高手，排成兩列監視中原高手。

待他們走遠，完顏吉慶才高興道：「兄弟，你來了洛陽，再好沒有，我們可以放開手大幹！」

「我今天心裡很煩，不想多說甚麼話，數日後，再來府上叙話。」風萬里緩緩的道。

「好吧，我們兄妹，永遠歡迎

性，前日幾乎陷你於死地，整個洛陽給她害苦了，我本來也要找你拚命。」

風萬里聽了暗自奇怪，人家拚命，他怎未見動靜，的確令人奇怪。

「當日我一接到消息，」九現雲龍韓厲又道：「立刻怒發如狂，召集所有高手，包括我的徒弟朋友，甚至還有洛陽其他間接的高手，就在這時候，我的二徒弟侯蔭却靜悄悄的告訴了原因。」

風萬里這才明白，雪猿侯蔭到底是有良知的，說明韓素琴之所以妒火中燒，完全是因他之故，所以義不容辭，說明此中原因，至此才免去他一場無妄之災。

「小施主，」天虹道長和婉道：「恆勝大師，是我欽佩的有道高僧，他既然能將平生絕技傳授，你必然是一位心性特佳的少年俊彥，那天我看你神情，愈加相信這點。」

「道長過譽，晚輩算得甚麼？」風萬里謙虛的答道。

「祇是，最近中原出現了一大批來歷不明的高手，那天這一批也是其中一部份，少施主似乎明瞭他們底細，可否說明其中原因？」天虹道長莊重的道。

「今天道長提起，那是最好不過，這批人……」風萬里當下將完

你，再見！」完顏吉慶說完，率領高手離去。

祇有完顏秀文，此時一身素色衣服，愈加顯得艷麗無比，臨走時盈盈一笑，雖未說甚麼，笑容中的情意，任誰也看得出來。

好半晌，彩鳳仙子趙曉嵐幽幽的道：「風少俠女朋友真多，這位佳人是誰？」

「哦，她是……」說到這裡，風萬里突然很煩，搖了搖頭，表示不想說，悶悶的走回了客棧。

經此一役之後，風萬里與趙曉嵐安居南來客棧，三日來無甚事故。

第四天中午時分，一名漢子匆匆走進客棧，掌櫃見了迎上去詢問來意。

「這裡有封信，送與風少俠。」漢子道。

「好，我去叫他。」掌櫃說道。

「不用勞煩，掌櫃的可將此信交給他就是。」那大漢將信放下立即轉身走出客棧。

「戰書？」趙曉嵐望着風萬里木然神色忍不住的問道。

「九現雲龍韓厲的來信，約我今日到他府上。」風萬里想想那位淘氣的大小姐，心內就煩了起來。

「去就去，他不知自己的女兒淘氣，這次却不是淘氣那麼簡單，說不定中原武林前途斷送在她手

中。」趙曉嵐恨聲地道。

「好啦，時間快到，我這就去！」風萬里說完就往外走，兵刃也不帶一件。

「我與你一起走！」趙曉嵐道。

風萬里稍為想了一想，皺眉說道：「我一人去，即使有了危險，行動也比較方便，妳去了反而不妙了。」

彩鳳仙子趙曉嵐當然不高興，但對方理由充足，所以嘟起了嘴，獨自生悶氣。

風萬里也不說甚麼，用手輕輕在她肩上拍了一拍，然後轉身揚長而去。

九現雲龍韓厲正在客廳內等，見了風萬里，立即站起身來道：「老弟好武功，今日不揣冒昧，與你見個高下。」

「遵命！」風萬里不願多說，爽快的答應了。

二人不經客套，很快就來到了練武廳，九現雲龍韓厲在洛陽一帶，聲望極高，當然不是省油燈之流，他神色不現喜怒，微一伸手，算是盡了禮數。

風萬里凝神待敵，這位九現雲龍韓厲，想來必有用心，今天倒要小心才好。

「颼！」韓厲一上來就用上平生的絕學九現雲龍身法，手脚像狂風驟雨般，集中焦點往風萬里身上攻

擊。

風萬里身形微顫，雙手平伸，手指伸縮不定，他雖未仰頭往上看，而韓厲那招威不可擋的九現雲龍身法，竟然無法克敵，就是那十隻手指，將半空中的神龍，束縛在一張無形的天羅地網中。

九現雲龍韓厲又驚又怒，悶哼了一聲，催動勁氣，身形如箭衝下，準備硬拚！

風萬里見了，滴溜溜轉了一轉，右掌推出，正好接住對方雙掌，「砰！」的聲响，二人身法各退五六步，不分勝負。

九現雲龍韓厲心底知道，對方最多祇用了六成功力，他倒退五步，祇不過是作個樣子而已，這少年武功品性，的確令人佩服，當下抱拳道：「老弟好功夫！」

「好說！」風萬里尚未明白對方心意，祇好淡淡的敷衍一句。

「哈哈，我說如何。」一位全真老道大笑而出，正是天虹道長。

「來！我們到書房內飲酒談心。」九現雲龍韓厲這時拉住了風萬里的手往書房中走去。

「小施主辛苦了。」天虹道長笑道。

風萬里搖了搖頭，表示算不得甚麼。

「老弟，」九現雲龍韓厲坐定後，親切的叫道：「我那丫頭太任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圖 風雪英豪錄

風起雲湧江湖路 殺氣騰騰追和尚

上文提要：

丐幫吳杏村長老因大魔頭重出江湖，爲了請「頂天」一劍邵逍遙出山對付他，除了要送他幾百斤黃金外，還要一縷五百年的陳年佳釀，可是一縷酒在途中不見了……杭州吉祥賭坊內，一個人用一縷酒押注三千兩黃金，老闆娘紅辣椒居然接受下注，二人賭至尊，「最厲害」的至尊不在牌九桌上，而是埋藏在桌下地底之中……

飛了出去。

「哇……」韓素琴大哭了起來。

「好了，別難爲她了！」天虹道長阻止韓素琴繼續打罵。

風萬里默然，今天韓素琴偷聽，他心內實在有點擔憂，這女孩子太過任性，火氣一發，甚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萬一洩漏消息，那後果的確太嚴重了。

三人坐定後，韓厲猶自吹鬚子瞪眼睛的在生悶氣。

天虹道長勸了幾句之後，立刻又說了回來：「這事已逼近眉睫，必須以快刀斬亂麻手法處理，說不定還需動用官府兵馬，再加上武林高手相輔，這才可以奏效！」

「這主意很好！」韓厲與風萬里認爲很正確。

一月後，經過幾場廝殺，完顏家的高手已消滅殆盡，剩下來的全關在大牢裏。

這是中原武林的大喜事，尤其是在洛陽，三山五岳的人馬個個歡笑，人人雀躍。

九現雲龍韓厲爲了慶賀此一盛事，大擺筵席，足足開了兩百席及流水席。

「各位，中原武林能有今日，」九現雲龍韓厲舉杯道：「是兄弟大夥兒的功勞，乾一杯！」

「好！」歡聲雷動！

正在大夥兒興高采烈之際，「砰」的一聲大響，半邊牆給震倒，一名鬚髮皆白的老者昂然走入大廳，滿臉殺氣，在他身後跟着的正是韓素琴！

九現雲龍韓厲首先站起來拱手道：「閣下光臨寒舍，請來乾一杯！」

老者理也不理，雙目血光泛現，望着風萬里道：「畜生，你出來！」

「原來是老前輩駕到，請上座！」九現雲龍韓厲知道是風萬里的師父到了，當即肅客入席。

「師父！」風萬里站起來，迎出去跪在地上。

「砰！」老人一脚踢出，風萬里猝不及防，應聲飛出，顯然受了極重內傷，口中鮮血狂噴，人已昏死過去。

「呀！」羣豪大驚。

「萬里！」彩鳳仙子趙曉嵐驚魂欲絕，急奔出去察看風萬里的傷勢。

「畜生拿命來！」老人怒氣勃發，身形縱起，直往風萬里撲去，存心要取他性命！

「砰！」一條高大的人影飛至，半空攔住，老人一掌揮出，與攔截人對了一掌，這變化太快，等到衆人看清楚時，院中又多了位老和尚，此時正雙手合什，低聲唸佛。

武俠名家 西門丁

新書介紹

銀杏山莊



每本HK\$32

一個與世無爭的少婦被人追殺，幾經艱辛才能苟延殘喘。殺她者是誰？
丁毅是名殺手，他幫助少婦找尋追殺她的人，循線追至銀杏山莊。令他意外的是莊主早已不問世事。此事何解與山莊連上關係？事件撲朔迷離。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恆勝大師！」天虹道長叫道。

「阿彌陀佛！道長在此，那是我多事。」恆勝大師雙手合什道。

「老和尚，你……」老人已受重傷，倒在地，動彈不得。

「無名老人，你作惡多端，妄想侵犯中原土地，令高足深明大義，阻止了這一場瀾天大禍，你竟然要置他死地，實在太過份了。」恆勝大師宏聲道。

「我不該教這畜生武功！」無名老人懊悔的說着，便搖搖擺擺走出大門。

衆人連忙七手八腳將風萬里扶入內室休息，正在這時，韓素琴突然抽出小劍，往自己胸口插進去。

「呀！」這變化令羣豪震呆了！

「畜生！畜生！死了倒好！」九現雲龍韓厲說時，雙目流淚，頹然坐在座上，像是傻了一般。

蕭蕭寒風在空中呼嘯，中原武林雖然免去了一場浩劫，在座羣豪却顯得心事重重，不忍看這場悲慘結局，紛紛走出了韓府大門。

天虹道長與恆勝大師是有道的高人，他們早已了悟人世間的名利情慾原是苦的根源。眼前的一切，雖不忍卒睹，但人世間又有多少人能逃避呢？

滿空呼號的北風，似乎在嘲笑愚蠢的人間。

韓府大門內，此時只剩下悲哀與鮮血！

(完)

「好茶還須泡得好，要是不懂泡茶之道，再好的茶也不中用！」

「原來是茶道的大行家。」

「非也，我不懂茶道，祇懂得說兩句似模似樣的廢話罷了！」

「兄台的廢話，似乎總是言中有物，不同凡響之極！」

「也許是你弄錯了，廢話就是廢話，又有甚麼不同凡響了。」

「這裏人多不方便，到後院賬房喝茶好嗎？」

「當然甚好！」

「承蒙賞臉，兄台請！」

「賢妹，請！」

就是這樣，這一對奇男奇女，立刻化干戈爲玉帛，雙雙到賭坊後院賬房中「喝茶」去了。

每個人都驚愕不已。

每個人都明白紅辣椒在搞甚麼把戲。

每個人都很想跟着進入賭坊後院的賬房，看看有甚麼下文。

但誰敢跟進？

想不，環境十分幽雅的竹舍。

竹舍外，有竹林。

竹林竹葉青翠，令人爲之心曠神怡。

竹舍內，就祇有紅辣椒和風雪人。

紅辣椒泡茶，功夫欠佳。

比她用匕首襲擊風雪人的功夫更差十萬倍。

她泡的茶是碧螺春。

碧螺春本是好茶，但她泡得不倫不類。

風雪人笑着喝了一口。

「果然好茶。」他大讚。

「何以謬讚不已？」她嫣然一笑。

「說是好茶是茶，說是劣茶也是茶，反正都是說罷了。」

「這是兄台做人處世之道嗎？」

-2 510 15 725" data-label="Text">

「有時候的確如此。」

「但在另一些時候呢？」

「也許恰恰相反，有如戴上另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具。」

「我明白了。」

「妳明白了些甚麼？」

紅辣椒盈盈一笑：「你是個混蛋！」

「妳弄錯了，在下是風雪人。」

「風雪人，你是從那裏鑽出來的？」

「和妳一般！」

「甚麼意思？」

「同樣都是出自娘胎。」

「兄台雖然武功高強，但行事有欠光明磊落，令人不敢恭維。」

「在下從來不喜歡別人刻意地向我恭維。」

「還是那一句：『光棍眼中不揉砂子！』那一副黃金至尊，你是否

非要搶走不可？」

「這本非老闖娘之物，也並非賭坊之物，而是另有前輩高人，把這兩塊黃金埋藏在地下，又豈可說是『搶』了？」

「還是那一句話！你真的不肯把這兩塊黃金交還我？」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在下是答應了某人到此取物的，既已取到手，祇好把東西原璧歸還，交還給某人！」

「那個『某人』到底是誰？」

「妳真的很想知道嗎？」

「祇要你願意說出來，無論甚麼條件，我都可以考慮！」

「要是在下想跟妳成親，結為夫婦，那又如何？」風雪人笑嘻嘻地說。

「兄台若是出自真心，未嘗不可！」

「可惜我祇是隨口說說而已，老闖娘千萬不要當真！」

紅辣椒的臉倏地一沉：「當然不會！」

「那好極了！」風雪人似是鬆一口氣，「在下已耽擱了大半天，如今非要走不可啦！」

「往那裏？」

「出杭州，北上紫石鎮。」

「黃金至尊之事，不再談了？」

「根本沒有可談之道，反倒是咱們的婚事，雖則目下談不攏，但

將來嘛……」

「算啦，你要取走黃金至尊也罷了，還有那一罇酒又怎樣？」

「也許會在前往紫石鎮途中喝掉！」

「笑話！」

「喝酒也算是笑話？」

「別的酒，你在途中喝它十八萬罇，都祇是一樁小事，但你手上這一罇酒，却是海尊島的鎮島之寶！」

「是海尊島的鎮島之寶又怎樣？那便不能喝嗎？」

「這是神奇的酒，當然不能任意妄為，隨隨便便的喝掉。」

「請問老闖娘，這一罇酒應該怎樣喝才是道理？」風雪人似是一本正經的問。

但紅辣椒沒有答。

她祇是在喝茶。

已涼透了的一杯碧螺春。

紅辣椒沒有再留住風雪人。

她留不住？

還是不想留？

天氣本是很好的，就在風雪人要走的時候，忽然下起雨來。

而且不是微雨，是大雨。

一場說來便來，來勢洶洶的滂沱大雨。

下雨天，留客天。

但紅辣椒還是未曾把風雪人留

住，而風雪人也完全沒有留下來的意思。

他走了。

他冒着滂沱大雨，離開了竹舍，離開了杭州城的吉祥賭坊。

他會否在前往紫石鎮途中，把那一罇酒喝掉？

紅辣椒不知道，也無從測估。

她無從測估，是因為風雪人不是一般人。

他是一個沒法子估計的人，就像是深不可測的汪洋大海。

但自從這一天之後，紅辣椒也離開了杭州，再也沒有回到吉祥賭坊。

風雪人走了。

紅辣椒也走了。

麻子老馮，成為了吉祥賭坊的新老闆。

本是很好的天氣，忽然變壞。

而且是變得極壞。

官道上，滿是泥濘。

風狂雨暴，行人稀疏。

行人稀疏的意思，是指行人不多，並不等於行人絕跡。

仍然有人冒着狂風暴雨，在這條泥濘滿佈、寸步難行的官道上趕路。

其中一個是和尙。

一個老和尙。

老和尙沒有打傘。

他也沒有披上蓑衣，只是平時一般，披袈裟，足踏芒鞋，手裡提着一根禪杖。

禪杖重八十一斤。

能夠提得起這根禪杖的和尙，自非等閒之輩。

這老和尙，的確絕不等閒。

他是五台山勝音寺的方丈不苦大師。

不苦大師已八十一歲。

從六十一歲開始，他每年都親自打造一根精鋼禪杖。

六十一歲那一年，他打造的禪杖，重六十一斤。

此後，每一年之後，他打造的禪杖，都比前一年增加一斤。

六十二歲的禪杖六十二斤、六十三歲的禪杖六十三斤……

到八十一歲這一年，他的禪杖已打造到八十一斤。

有人問不苦：「方丈的禪杖一年比一年更沉重，苦不苦？」

不苦答：「不苦！不苦！」

他真的不苦嗎？

那是騙人的。

當他提着六十一斤禪杖的時候，還不覺得怎樣吃力，但一年的之後，他年歲漸增，禪杖的重量也一天比一天更沉重，他是越來越感到吃力了。

雖然，他有很不錯的武功，但

武功再高，也不等於活到八十一歲還是那麼「年輕力壯」，「返老還童」！

這是人生最無奈的事。

不苦大師已三天沒吃過東西。

他沒吃東西，並不是因為沒東西可吃，而是心情不好，吃不下。

和尚也是人。

既是人，就有人的煩惱。

煩惱雖然剝盡，但並不等於真的完全沒有煩惱纏繞。

做人有做人的煩惱，做和尚有做和尚的煩惱，甚至是做狗也有做狗的煩惱。

做狗最大的煩惱，也許就是給人一刀宰掉，然後煮熟來吃。

一輛馬車，停在官道上。

馬走得動，但馬車的車輪給泥漿住了，因此馬車再也寸無難行。

不苦大師在老遠已看見這輛馬車。

他不喜歡這輛馬車。

他不喜歡這輛馬車，是因為他根本不喜歡馬車。

他不是不喜歡馬。

他很喜歡馬，認為馬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也正因為他喜歡馬，所以他認為，凡是勞役馬匹的事情，都是一種罪惡。

用馬來拉車，對馬兒是不公平的。

他很喜歡馬，因此很不喜歡馬車。

這就是不苦大師。

再不喜歡馬車，也會有遇上馬車的時候。

尤其是在官道上，馬車是必然會出現的。

就像是在河流、湖泊、海洋上，一定會遇上船的道理一樣。

馬車很華麗。

有兩匹馬，一匹棗紅，另一匹灰色。

灰馬在嘶叫。

棗紅馬在低首徘徊。

馬車車廂外面沒有人。

車廂內却傳出一陣陣誘人的香氣。

那是肉香。

狗肉的獨特香氣。

不苦大師是個和尚。

由八歲開始，他就已經是一個和尚。

八歲的時候，他是個小和尚。

到了八十一歲，小和尚已變成了老和尚。

但不苦仍然是不苦。

在八歲那一年，他偷偷地吃過一次狗肉。

那是犯了清規的，而且罪名不輕。

但沒有人發覺。

既沒有人發覺，再大的罪名也不算罪。

到了九歲那一年，不苦總共吃了三十九次狗肉。

仍然沒有人發覺。

他很奇怪，到了十歲那一年，他居然連一次狗肉也沒吃過。

他不是沒有機會吃狗肉，只是忽然不想吃。

為甚麼不想吃？

他不知道。

他只是忽然不想吃，於是，這七十年來，他再也沒吃過一次狗肉。

也許，這並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今天，他雖然還沒有看見狗肉，但却可以絕對肯定，從馬車車廂傳出來的，必定是煮得熟透了的狗肉香氣。

七十年沒吃過狗肉的不苦大師，忽然又動心了。

他忽然嗅到了狗肉的香氣。

他忽然又像是回到九歲那年一樣，很想吃狗肉！

怎會這樣呢？

唯一可以解釋的理由，似乎就是因為他已經三天沒吃過東西。

他心情不好，所以不吃東西。

但心情不好是心情的事，腸胃却一定是餓透了的了！

車廂的車門，並沒有緊緊閉着。

不苦大師走到馬車旁邊，立刻就看見了一個人，還有一條肉。

香氣四溢的肉。

狗肉。

這人不但正在吃狗肉，還有一罇酒。

只是，這罇酒並沒有打開。

只有狗肉的香氣，沒有酒香。

不苦大師看着這人。

這人也看着不苦大師，一面看，一面吃狗肉，吃得津津有味。

「施主是那裏來的？」

「出自娘胎。」

「老衲也是一樣。」

「如此說來，你我都是同道中人啦！」

「這個……恐怕不一樣。」

「既然都同樣出自娘胎，為甚麼又說『恐怕不一樣』？」

「你娘不是我娘，我娘也不是你娘！」

「有奶都是娘，又何必彼此？」

「這個……咳咳……也不能說你沒有道理……但這樣的道理，老衲以前聞所未聞。」

「大師以前聞所未聞，是因為還沒遇上過像我這樣的人。」

天沒吃過食物。」

「爲甚麼不吃？」

「心境不佳，所以吃不下。」

「大師心中有何煩惱？」

「唉，說來話長……」

「問施主，這些狗肉，可否給老衲吃一點點？」

「不可以。」

「這個……施主說的甚是，出家人戒葷，又怎可以吃狗肉哉？」

「大師又錯了！」

「哦？敢問這一次錯在何處？」

「大師既然已三天沒吃過食物，又豈可祇吃一點點狗肉？要就不吃，一吃就得吃個飽，否則不如不吃！」

「呵呵！施主說的甚是！甚是！」

「別再施主前施主後了，我叫風雪人！」

「原來是風施主！」

「哈哈！風……風雪人！老……老衲可不客氣啦……」

車廂外，大雨滂沱。

車廂內，肉香四溢。

七十年沒吃過狗肉的老和尚，忽然又再大快朵頤，吃狗肉吃個不亦樂乎。

不苦吃了大塊狗肉之後，連心情也舒暢起來。

「味道如何？」風雪人間。

「天下第一美味！」

「原來這些狗肉，是風施……是風雪人老弟親自炮製的，難怪風味十足，妙極！妙極！」

「炮製狗肉，必須要有第一流的材料。」

「在這大雨天，附近又沒有房舍，風老弟如何能夠炮製出如此美味，至今仍然熱騰騰的一流狗肉？」不苦大師問。

「誰說這附近沒有房舍？」

「在那裏？」

「就在那座小山丘背後！」風雪人向北方伸手指。

北方有小山丘。

小山丘背後，是否有房舍，這就看不見了。

但這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美味的狗肉可供果腹。

除此之外，其餘事情，都不重要。

填飽肚子後，不苦大師對風雪人道：「老衲不喜歡用馬來拉車，因爲馬兒是喜歡逍遙自在在地到處跑動的。」

風雪人想了想，道：「這一次，大師言之成理，但這兩匹馬，已拉車三年，一旦無車可拉，又怎能養活自己？」

「風老弟言下之意，是說……」

「施主究竟是何人？」

「不是好人！」

「這個……老衲也不是好和尚。」

「和尚又不是女人，好與不好都不重要。」

「要是老衲是個女人呢？」

「你若不是女人，不會自稱老衲。」

「女人跟和尚，有甚麼分別？」

「女人做不成和尚，和尚也做不成女人，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不錯，女人只可以做尼姑……女人是做不成和尚的……」

「遇上一個和尚，這和尚也好，不好也好，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但要是女人嘛……」

「那又如何？」

「你是不是出家人？」

「當然是！」

「大師既是出家人，這些事，不可談。」

「不錯，做和尚只可以談佛偈，不可以談女人……」

「你究竟是誰？怎麼每句說話都好像很有道理的？」

「我是個講道理的人，所以每句話都很有道理，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不錯……不錯……施主可姓李？」

「非也！」

「姓黃？」

「非也！」

「姓何？姓歐？姓吳？姓沈？姓梁……」

「非也！非也！」

「姓馮？姓卓？姓羅？姓金？姓……」

「大師不必費神了，就算你把百家姓都唸齊，也唸不出我的姓氏。」

「却又是甚麼道理？」

「百家姓只是百來個姓氏，但在下這個姓氏，比較僻冷，大師是一定唸不出來的。」

「不錯，正如佛經，有許多佛經，涵義都極艱深，憑老衲的才智修爲，是一輩子都唸不出來的……」

「大師又說錯了！」

「哦？老衲錯在甚麼地方？」

「佛學博大精深，佛經成千上萬，大師休說是窮一生之力，便是窮三百生之力，只怕也難窺堂奧萬分之一！」

「地……好……說得好！真不愧是一記……一記……」

「一記當頭棒喝，對不？」

「對……對極了……今日有緣，能認識施主，真是……真是……真是餓極了……」

「餓極了？」

「嗯……實不相瞞，老衲已三……」

這兩匹馬若不拉車，就不會有草料食物供給？」

「大概是。」

「風老弟何其殘忍也……」

「大師又錯了，這馬車不是我的。」

「是向朋友借的？」

「又非也，是搶回來的。」

「搶？」

「不錯，天地不仁，財主更不仁，因此……搶之哉！不亦快哉！」

「豈可如此？」

「不搶白不搶！財主不仁，搜掠百姓民脂民膏，財主既可搶他人之物，在下祇不過是取其九牛一毛，又有何不可？」

「這個……似乎不太好……但也似乎很有點道理……」

「大師冒雨而行，所爲何事？」

「風老弟呢？你又怎樣？」

「我要前往紫石鎮。」

「老衲也是！」

「紫石鎮距離此地尚有三百里，大師莫非打算一直用兩條腿走到該地不成？」

「不用兩條腿，難道用雙手撐着地面爬過去嗎？」

「那更糟！更是笨法子！」

「風老弟又有甚麼更好的法子？」

「坐在這裏！」

「這是……是……」

「是一輛馬車，一輛很不錯的馬車。」

「但照老衲看，這輛馬車似乎拉不動了。」

「目下的境況，的確如此，那是因爲天氣實在太壞之故。」

「既然如此，縱然坐在馬車之上，又有何用？」

「目下境況如此，並不等於以後境況也是如此！」

「這個……」

「還有甚麼這個那個的，照我看，不出一個時辰，天氣就會好轉，屆時陽光普照，路面將會有所改善。」

「真的？」

「也許是假的！風雪人悠然一笑，但我保證，躺在馬車車廂之內，一定比在外面冒雨行走舒適得多！」

「這個……倒是不錯……」

「就是這樣，不苦大師坐在車廂裏，動也不動。」

「好一個老僧入定。」風雪人微笑着說。

一個時辰後，天氣更壞。

風更狂。

雨更大。

但不苦大師仍然在車廂內盤膝而坐。

好一個老僧。

好一個老僧入定。

風雪人則仍在吃狗肉。

餘下來的狗肉已不多，但還有。

他仍然和開始的時候一樣，吃得津津有味。

祇是，狗肉已真的剩下不多。

而且，狗肉已冷。

冷的狗肉，還是狗肉。

老和尚還是老和尚。

但這條原本冷清清，祇有狂風暴雨不斷在侵襲的官道，却忽然好像變成了另一個地方。

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

原因何在？

答案是：人！

最少有七百人、八百人、甚至

是逾千人，悄悄地在這輛馬車附近湧現！

這些人，並不是一般人。

這些人，全都是精壯的漢子。

這些精壯的漢子，全都攜帶着武器。

而且，全都不懷好意，殺氣騰騰！

拉車的兩匹馬，安靜下來。

連不斷嘶叫的那匹灰馬，也安靜下來。

倒是一直在盤膝打坐的老和尚，忽然睜大了眼睛，對風雪人道：「有人來了！」

「有人來了！」

「有人來了！」

「有人來了！」

「有人來了！」

「有人來了！」

「有人來了！」

「有人來了！」

「有人來了！」

有人來了！

當然是有人來了！

而且是逾千武林人物！

好大陣仗！

不苦大師又再說了一聲：「有人來了！」

風雪人這才慢條斯理地說道：「本以爲一個時辰後天氣會好轉，陽光普照。」

不苦大師道：「太陽沒有來，祇是這些人不請自來，善哉！善哉！」

風雪人道：「這些人，是不是在找人？」

不苦大師道：「當然是。」

風雪人道：「是找我嗎？莫非是那個大財主，被我搶走了馬車和狗肉，心中不憤，所以糾集前來找我算賬？」

不苦大師搖頭不迭：「非也！非也！」

「何以見得？」

「老衲比你更清楚不過，這些人，都是衝着老衲而來的！」

「這就奇了。」

「何奇之有？」

「外面來的都是男人！」

「那又怎樣？」

「大師若是一個貌美如花，艷名高熾的女子，也許會引來大量狂蜂浪蝶，但大師却是個年逾八旬的

老和尚，這些漢子又怎會衝着你而來？」

「唉，箇中真相，又豈是風老弟所能明瞭的？」

「出家人的事，在下的確不怎麼明白，但在外面這些鬼崽子，看來都不是出家人。」

「這些人，既不是出家人，也不是鬼崽子，而是來自地寇堂的好漢！」

「地寇堂？東北第一大幫的地寇堂？」

「不錯！」

「你這個老和尚，怎會和東北地寇堂的好漢扯上了關係？」

「不是扯上關係，而是結下不可化解的仇怨。」

「你怎麼了？難道你曾經跑到東北，殺掉地寇堂的堂主嗎？」

「當然不是，但……」

「但怎樣？」

「但也是差不多的了！」

「老和尚，說話爽快些，請勿吞吞吐吐！」

「說句真話，此事與你無關，你還是早早離開此地也罷。」

「嘿，外面風大雨大，更兼人山人海，要走也走不掉！」

「既走不掉，就請老弟留在車廂內，千萬不要走出車外。」

「這倒易辦，反正我不想在這時候淋雨。」

「一言為定！」
「你滾出去吧！別阻着我這個凡夫俗子睡覺！」

風雪人真的在車廂裏睡覺嗎？沒有人知道。

不苦大師已提着八十一斤重的禪杖，緩緩地走出車廂外。

外面雨暴風狂。

外面人山人海。

逾千武林人物，把不苦大師重重圍困。

一個紫臉中年大漢在喝叫：「老禿驢，快快受死吧！」

不苦大師把禪杖插於地上：「老和尚生有何歡，死有何懼，你又是誰？」

「地寇堂震山一刀彭怒！」
「彭施主，地寇堂主「寇中寇」卓蓋天怎麼沒有來？」

「卓堂主在紫石鎮！」
「這就是了，老衲在東北，曾與卓堂主相約在紫石鎮外決戰，何以這一戰尚未開始，已有逾千好漢在此攔截？」

「老禿驢，你殺卓堂主之寵妾雁妃，可知罪大惡極？」

「雁妃盜取勝音寺寶物，又殘殺寺中逾百僧侶，這一筆血債，她是非要償還不可的！」

「他媽的，出家人慈悲為懷，你是勝音寺方丈，修為不錯，何以

不苦之理。
苦是苦透了，但並不等於舞它不動。
舞動這根八十一斤重的禪杖，當然是彭怒無法想像的。
呼！呼！呼！
禪杖一舞動，其勁勢已蓋過一切。
遠遠蓋過彭怒的刀。
彭怒的刀，本是高山滾石般兇猛。
但不苦大師的禪杖一經舞動，却有如山洪爆發。
一杖！兩杖！三杖！
祇是三杖，彭怒嚴密的刀法已被瓦解。
瓦解得完全不再是甚麼刀法，祇像是暴風雨下的一枝弱柳。
彭怒的眼色變了。
他變成了一個呆子。
甚至比呆子還更呆的東西。
眼看彭怒立刻就得在禪杖下肝腦塗地，忽然有一條東西，擋住了八十一斤重的禪杖。
一條東西。
那是一條怎樣的東西？
把禪杖擋住的，是一條手臂。
一條看來並不特別粗壯的手臂。
天下間有多少條手臂，可以擋

也和凡人般有此報仇雪恨之舉？」

「老衲這個方丈，是勉強而為之的，老衲根本不是做方丈住持的材料！」

「方丈何出此言？」彭怒冷笑。

「老衲也許根本不是個做和尚的材料，這七十年餘以來，祇是勉強而為之罷了！」

「既然勉強而為之，又怎能做七十年和尚？」

「天下奇人奇事多如恒河沙數，就以施主來說，你本是朝廷命官，官拜三品，但有官不做，却做了汪洋大盜，唉，這又是如何自圓其說？」

「彭某的事，你這個老禿驢懂個屁！」

「老衲的事你又懂得了多少呢？」不苦大師不禁長嘆一口氣：「也罷，反正這一戰，遲早都是免不了的，老衲唯有奉陪到底，但在決戰之前，老衲有一事要向彭施主請教。」

「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那大魔頭，是否真的看上了地寇堂？」

「甚麼……大魔頭？」

「這五十年以來，江湖上最厲害的大魔頭是誰，彭施主又怎會不曉得？」

「不曉得就是不曉得。」

「唉，你若真的不曉得，那麼得住不苦大師這一根禪杖？恐怕不多！真的不多！但這裡偏偏出現了一條這樣的手臂。」

風雪人的右臂。
* * *
「風老弟，你不是睡着覺了嗎？」
「本來是的，但忽然却又醒了。」
「醒了便醒了，又何苦從馬車廂裡鑽出來淋雨？」
「罵得好，我本該不出來的，但却聽見了一個人的聲音。」
「甚麼人？」
「我的一個朋友。」
「誰是你的朋友？」
「彭怒，他是我的朋友。」
* * *
彭怒本已痴呆般的眼神，忽然又有了一點點的生氣。
那是因為他看見了一個人。
一個他以為絕不會在這地方上出現的人。
風雪人。
「風老弟！他也這般稱呼風雪人。」
他真的是風雪人的朋友，甚至是稱兄道弟。
他問風雪人：「你怎會在這裏？」

也許祇有天才曉得了。」

「少廢話，納命來吧！」

彭怒出刀。
刀長三尺八寸半，重二十九斤六兩。

他用的是「斷魂九斬刀！」
一刀九斬！
一斬九式！
式式斷魂，刀刀奪命！

彭怒絕對是個可怕的人。

彭怒的刀法，永遠是最霸道的刀法。

刀勢一起，不苦大師又已發出一聲長嘆。

* * *
刀勢如雷，刀招可怖！
一刀九斬！
上斬天庭，中斬中宮，下斬雙膝。

這是絕不留情，絕不留餘地的刀法。

不苦大師卻沒有恐懼，祇是長嘆。

他長嘆，是因為他已看透了彭怒的刀法。

這刀法，真的絕不留餘地。

既不為敵人留下任何餘地，也不為自己留下半點餘地。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這是極霸道，完全再無任何轉實餘地的刀法。

不苦大師不能閃避。

他若閃避，祇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給斬掉腦袋。

第二種可能：齊腰給彭怒的刀斬斷。

第三種可能，雙膝以下的兩腳，被一刀斬掉。

這都是不苦大師絕不願意發生的事。

雖然他已八十一歲，但他既不想死，也不想落得殘廢的悲慘收場。

所以，他在長嘆之餘，絕不閃避，祇是反擊。

用他手裡重達八十一斤的禪杖反擊。

* * *

八十一歲的老和尚。
八十一斤重的禪杖。

地寇堂是東北第一大幫派，幫中最重的兵器，是總護法「神力天王」上官厚所使用的「無敵長槍」。

但也祇不過五十五斤三兩。
上官厚身高九尺，拳粗如砵。

然而，不苦大師身高僅五尺許，身材瘦弱，看來似乎連十斤八斤重的東西都擎不起。

可是，這樣的一個老和尚，他所使用的兵器，却重達八十一斤。

苦不苦？
不苦。

那是騙人的，八十一斤重的東西，由早到晚提來舞去，又豈有「

得住不苦大師這一根禪杖？

恐怕不多！真的不多！

但這裡偏偏出現了一條這樣的手臂。

風雪人的右臂。
* * *
「風老弟，你不是睡着覺了嗎？」
「本來是的，但忽然却又醒了。」
「醒了便醒了，又何苦從馬車廂裡鑽出來淋雨？」
「罵得好，我本該不出來的，但却聽見了一個人的聲音。」
「甚麼人？」
「我的一個朋友。」
「誰是你的朋友？」
「彭怒，他是我的朋友。」
* * *
彭怒本已痴呆般的眼神，忽然又有了一點點的生氣。
那是因為他看見了一個人。
一個他以為絕不會在這地方上出現的人。
風雪人。
「風老弟！他也這般稱呼風雪人。」
他真的是風雪人的朋友，甚至是稱兄道弟。
他問風雪人：「你怎會在這裏？」

風雪人悠然一笑：「我若不在這裡，那麼我應該默在甚麼地方？」

彭怒道：「當然是天嬌宮。」

天嬌宮！
彭怒想起了天嬌宮。
那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 * *
風雪人一聽見「天嬌宮」這三個字，立刻就笑了。
淒然地笑。
落寞地笑。
比哭還更難看的一種笑。

「天嬌宮是世外桃源，小弟可沒這種福氣，一直都默在宮裏。」

「天嬌宮是溫柔鄉，溫柔鄉不住住何鄉？」彭怒似是夢囈般說道：「要是我能在那裡住上一天、半天、甚至是一兩個時辰，也是好的……」

風雪人搖搖頭：「別做你的春秋大夢了，你已是地寇堂的爪牙，如今更帶着一千人要找老和尚算帳，但這筆帳，似乎是算不了……」

彭怒的臉色很不好看。

他一臉都是雨水。

每個人的臉上都是雨水。

風雪人又對他說：「老和尚本來就是要到紫石鎮的，既然卓蓋天也在紫石鎮恭候，何不多等一些時候？」

彭怒嘆息一聲：「不錯，既然你也在這裡，這筆帳，慢慢再算也不遲。」

不苦大師唸了一聲佛號，又合什道：「今天老衲已吃了狗肉，若再出手殺人，那便真的罪過，萬二分的罪過了。」

風雪人道：「目下武林，妖氣瀰漫，魔星擾攘，要是咱們還再自相殘殺，恐怕……」

彭怒道：「不要再婆婆了，咱們在紫石鎮恭候兩位大駕便是。」

彭怒走了。

他帶來的一千餘地寇堂戰士也走了。

他沒有下令「羣起而攻」。

既然不打算以衆欺寡，他何以帶一千餘戰士，千里迢迢由東北到此？

他瘋了嗎？

不算他瘋了，地寇堂堂主卓蓋天也沒有瘋。

對付不苦大師，無論成功也好，失敗也好，都不必勞師動衆，用上千餘人。

彭怒是另有任務的。

這一點，風雪人明白，不苦大師也明白。

但兩人都裝作不知道。

彭怒等人離去後，天色漸漸好

轉。

首先，雨點越下越細小，不久，陽光普照。

不苦大師回到馬車車廂裏盤膝打坐。

好一個老僧入定。

天氣雖好轉，已近黃昏。

黃昏過後，便是一個漫長的黑夜。

「大師，要不要再來一係狗肉？」

和尚吃狗肉，要就不吃，反正都已破了戒，自然是越多越好。

「且等半個時辰，讓我到外面找找看。」

半個時辰後，天色已然盡黑。

風雪人回來了。

他回來的時候，左手提着一個燈籠，右手捧着一係熱騰騰的狗肉。

但不苦大師卻不見了。

他不辭而別。

這個奇特的老和尚，是不是獨自前往紫石鎮去了？

風雪人不知道。

他祇知道，這一係狗肉，比上一係狗肉更香、更美味。

既然沒有人和他分享，祇好獨自把狗肉統統吃掉。

吃飽了，有甚麼事情可做？

睡一大覺？

在車廂裡打坐練功？

還是跑到外面打幾個猴子般的筋斗？

都不是。

風雪人在吃飽了之後，忽然拔刀。

刀在車廂內收藏得很好，那是一把寒芒刺目，刀鋒似雪的好刀。

刀鋒在鞘內的時候，毫不起眼。

那是因爲刀柄古樸，刀鞘看來也是尋常之極。

但刀鋒一出鞘，情形就完全不一樣。

他在這時候拔刀，所爲何事？

刀光如雪。

風雪人的刀，有如閃電般飛出。

自車廂中飛射向北方。

北方有人嗎？似乎沒有。

但實際上，北方有人，祇是隱蔽在一塊奇怪的大石背後。

大石完全遮住那人，除非風雪人的刀可以兜轉過去，否則絕不可能擊中對方。

風雪人的刀可以兜轉過去嗎？

似乎不可能，除非他這把刀長有眼睛。

他的刀沒有眼睛。

但事實上，他的刀雖然沒有眼

睛，但却可以兜轉過去。

那是因爲風雪人在擲刀之際，已運用上極其巧妙的腕勁！

刀在轉變。

大石後那人也在轉變。

急速地、狠狠地轉變。

那人看來真是狼狽極了。

但看來如此狼狽的人，却已抓住了風雪人的刀。

而且他抓住的不是刀柄，是刀尖！

要抓住一把急速迎面飛來的刀，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抓住刀尖，當然又比抓住刀柄更不容易，也更兇險。

但那人却不抓刀柄。

他抓住刀尖。

他真的抓住了，但仍然不免狼狽。

因爲刀尖雖然給他牢牢地抓住，但刀尖也同時割破了他的指頭。

鮮血在淌。

雖然淌的不多，但已令那人的臉漲紅。

連脖子也粗了。

是誰？

風雪人不必看，早已知道躲在

大石後的是甚麼人。

他發出那一刀，可以殺人。

和尚。

所以他呆住。

風雪人也呆住，那是因爲他沒料到不苦大師居然又回來了。

這老和尚究竟在打甚麼算盤？

不苦大師苦着脸瞪着唐大石。

唐大石很快也就跟老和尚一樣，也苦着脸，互相瞪視着。

唐大石首先忍不住，吼道：「他媽的，老子的臉有甚麼好看？」

不苦大師搖搖頭。

他只是搖頭，不說話。

唐大石怒氣更甚：「你把禿頭

顛不斷的搖來搖去，是甚麼意思？」

不苦大師仍在搖頭，仍然是苦

着脸，仍然是一成不變地瞪視着唐大石。

唐大石快要以爲他是個啞巴和尚了。

但就在這時候，不苦和尚用乾澀的聲音說道：「老衲搖頭，是表示施主的臉的確不好看，就像是……」

「像秦始皇嗎？」

「不！」

「像曹孟德？」

「更不！」

「像紅拂女私奔遇上的虬髯客？」

「完全不像，只是像……」

但一定殺不了躲在石後的人。那人的本領有多大，風雪人很清楚。

風雪人知道，那人一定可以把這一刀接住，但接住這把刀之後，一定不會很愉快。

風雪人的估計，完全正確。

他笑了。

那人却暴吼起來，大叫道：「姓風的混蛋，老子要跟你決戰三百回合！」

風雪人聽了，懶洋洋地走出車廂，道：「要決一死戰，也許連三千回合也嫌太少。」

那人怒道：「你敢小覷老子？」

風雪人悠然地一笑：「要是你喝夠了酒，天下間恐怕沒有多少人斗膽小覷閣下……」

「喔……」

「可惜你此刻還是十分清醒，像個屁股中了箭的野兔！」

那人聽了，一呆。

就連他都以爲自己一定會大發雷霆，但很奇怪，他却忽然冷靜下來。

居然冷靜得像是一塊冰。

從大石後走出來的，是個虬髯

大漢。他身長八尺，拳粗脚大，眼若

銅鈴。他嘴如血盆，聲音响亮。

「風大哥，你說的不錯！」

「怎麼啦？我不是姓風的混蛋嗎？」

「既是姓風的混蛋，也是老子的風大哥！」

「好傢伙，怎麼忽然又客氣起來？早一陣子，你不是要到開封府成親拜堂去了嗎？」

「拜堂？成親？」虬髯大漢哈哈一笑：「這是謠傳，那有這種事？」

「只是謠傳嗎？但人人都說：『鎮關北唐大石要討老婆啦！』」

「討他媽個屁！」唐大石搖頭不迭：「那只是酒後胡言，誤傳出來的話！」

「老石，你也年紀不輕啦，討個老婆侍候自己，也是時候了。」

「他媽的巴拉子，你怎麼不說說自己？」

「我是天生的浪子，命中註定的浮萍，浪子無根，浮萍飄泊不定……」

「老子就不信這一套！」

「信也好，不信也好，最少，此刻你和我還是個快活人！」

「快活個屁！」唐大石指頭一伸，「這根東西，差點沒給你的『秋痕刀』割了下來。」

「有十根指頭的人，少一根也不算甚麼。」

「少廢話！拿酒來。」

「酒？甚麼酒？」

「你手裡不是捧着一縷酒嗎？」

「這縷酒是喝不得的！」

「天下間豈有喝不得的酒？」

「毒酒便喝不得！」

「他奶奶個熊！毒酒也是酒，既是酒，老子就照喝不虞！」

「夠氣概，但却笨得難以形容！」

「他媽的，你這縷酒又不是甚麼瓊漿玉液，不喝白不喝，快拿來！」

唐大石說着，動手便要搶酒。

別看他身材魁梧高大，出手却是極快。

但他快，風雪人比他更快。

唐大石出手快，風雪人却是消失得快。

風雪人消失了，就在唐大石以爲可以把酒縷搶到手的一剎那間突然消失。

唐大石猛然轉身。

他以為風雪人必然已繞到自己背後。

但他急急轉身之後，却看見了一個老和尚。

一個苦着脸，手中倒提着精鋼禪杖的老和尚。

這老和尚當然正是不苦大師。

唐大石一呆。

風雪人也是一呆。

唐大石沒想過在自己背後的，居然不是風雪人，而是這麼一個老

新派俠義緝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潭飛鳳



化敵為友共進退 幾番擊殺方脫險

「六匹馬，咱們取了兩匹，兩匹被某射殺了，麻鷹及麻雀各騎一匹追來，只他們兩個，難不倒少

星星想也不想，捏開蠟燭，取出藥丸便拋進嘴裡嚼，風小月又道：「走！我斷後！」

「誰追上來？」

風小月見店小二已入店，便拉星星折入一條小巷，匆匆再轉到另一條街道，他左穿右插，最後來至一條無人的巷子，却見有間院子，

「這又未必，就算是皇帝老子也未必有此本領！哈哈，大不了我陪你亡命天涯！」

星星忽然不吭聲，風小月忙問：「喂，妳身上的毒發作麼？」星星搖搖頭，猛地在馬臀上拍了一記，馬速立即提高，風小月也忙催馬緊跟。

「麻鷹」和「麻雀」還是不即不離地跟着。風小月嘴上說得輕鬆，對於如何應付背後兩個冤鬼，却還沒有個底，抬頭一望，前面有座小鎮，心頭一動，便策馬入鎮。

到了一家客棧，忽然叫停，把馬交給店小二，丟了一錠銀子給他。替馬匹上料，留兩間上房，少爺先去吃飯！他不等星星多說，便拉着她走了。

星星訝然道：「你如此做有何用意？」

「哈！這就真是天下奇聞了，你自己的事，怎麼問起旁人來？」

「你不是旁人，你是風雪人！」

「既是風雪人，便是老子的老朋友，就該爲老子盤算一下……」

「盤算些甚麼？」

「紫石鎮內，風起雲湧，情況異乎尋常。」

「所以，你也想去湊湊熱鬧！」

「本來是的，但……唉……」

「怎麼欲言又止，婆婆媽媽？」

「聽說開封府的那個潑婆娘，也會前往紫石鎮！」

「開封府的潑婆娘？」

「是「一丈青」丁珍珍？」

「你早已知道這個女人？」

「嘿！空穴來風，必非無因，江湖盛傳你在開封府拜堂成親之事，看來不假！」

（未完·二）

「你，你爲何要救我？」

風小月哈哈笑道：「以後再慢慢說！」

「但姑奶奶要告訴你，雖然你救了我，我不會感激你，而且……以後天下雖大，却無我立命安身之所！」

上文提要：

風小月等五人被陷地洞，幸虧星星暗中放他們出去，不及通知他人便追出去，結果上當被誘做了階下囚……風小月裝做麻穴受制身入虎穴探險，他制服了看守之人並換上對方衣服潛進後花園，聽到麻鷹等人在商議是否殺掉他，星星持異議，引起麻鷹的懷疑要殺她，風小月現身相救……

「你背後！」

「但我沒瞧見你！」

「那是因爲你轉身的時候，我又再轉到你的背後去了！」

「胡說！」

「你說胡說，並不一定是胡說！」

「這老和尚是不是來化緣的？」

「不是！」

「你怎知道他不是來化緣的和尚？」

「猜出來的，而且保證一定猜中。」

「又是胡說！」

不苦大師却突然插口，道：「風老弟猜中了，老納的確不是來化緣的。」

唐大石瞪着他，又怔呆大半天，才道：「天下間像你這樣的老和尚，恐怕不會太多吧？」

不苦大師道：「確是不多，最多只有十八萬個左右罷了！」

這是漫長的一夜。

對唐大石來說，這一個晚上更是漫長得無以復加。

這一晚，他的指頭給割破了，傷口隱隱作疼。

雖然這只是皮毛小傷，但終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這一晚，他沒酒喝。

這裡不是沒有酒。

風雪人老是抱着那個酒罈，而在那酒罈之內，分明是有上好佳釀的。

但偏偏有酒喝不得！

唐大石忍不住咕噥起來：「有這樣的的朋友，真是三生不幸。」

風雪人笑了笑：「不錯，我有一個像你這樣的朋友也同樣是三生不幸。」

唐大石道：「這個老和尚是幹甚麼的？」

他伸手指向躺在車廂裏呼呼大睡的老和尚一指。

風雪人道：「這老和尚甚麼都幹。」

「甚麼都幹？這又是甚麼意思？」

「唐大石不禁爲之眨了眨眼。」

「甚麼都幹的意思，就是甚麼都幹！你若是令他不愉快，他說不定連你都幹掉，反正……」

「反正甚麼？」

「還是不要說了。」

「要就半點都不說，既說出了一半，就不要他奶奶的吞吞吐吐啊！」

「這一次，可是我要我說的！」

「快說下去！」

「反正你的臉像是一堆狗屎般難看！」

「哼……」

「怎麼啦？真的不高興嗎？」

「這些廢話，老子還不會放在難看！」

「快說下去！」

「反正你的臉像是一堆狗屎般難看！」

「哼……」

「怎麼啦？真的不高興嗎？」

「這些廢話，老子還不會放在難看！」

「哼……」

「怎麼啦？真的不高興嗎？」

他看了一下，道：「咱們越牆進去，妳行不行？」他話剛說畢，已經舒猿臂，攙着她的小蠻腰，騰空躍起。

圍牆後是座後花園，看來是當地大戶的居所，風小月道：「咱們且在此躲一躲，待拔清妳身上的毒再跑！」

風小月先安置星星匿在假山後，他自己則竄進內堂，不一會兒，便見他提着一名三十多歲，長着一張圓臉的漢子過來，招手呼星星出去。大少爺，咱們只是想借府上治傷藥，少則一天，多則三天便離開！」

那漢子道：「只要不傷人畜，這個……請隨便！」

風小月又道：「不過，請你嚴令家丁奴婢，不得洩漏消息！咱們是武林中人，不是汪洋大盜，你不用擔心，只因仇家苦追不捨，是以不得不先借府上療傷，請速安排一間清靜的房子，要在內堂！」

* * *

那戶人家姓涂，果是當地最大的富戶，家裡房舍不少，在內堂安排一間清靜的房子，毫無困難，風小月拋了一錠銀子給他，請他準備一些應用物品，涂家大少爺那裡敢收銀子，却忙不迭着丫頭準備好。

風小月將房門關好，低聲道：「請姑娘脫鞋坐在床上，以背向

外，待風某替妳拔毒！」

星星咬咬牙，不吭一聲，坐上去，風小月這才有機會細看其傷口，但見那柄飛刀入肉足足有三寸，他忍不住道：「這手腕力頗強！」他輕輕撕開後背的衣服，露出半截欺霜勝雪的肌膚來，可惜傷口四周已佈滿了黑氣。

風小月拔出飛刀，一股黝黑的水立即淌了出來，風小月雙手在傷口附近用力擠壓，黑血不斷湧出來，由於傷口深，饒得星星好強，此時也忍不住發出輕哼聲。

黑血流滿了一條乾淨的毛巾，風小月再拿第二條毛巾拭抹，足足流了兩大碗血，才逐漸轉紅，風小月不敢大意，用小刀在傷口處擦撥，又擠出一些，然後俯首在傷口上用力吮吸。

每吸一口便吐在痰盂裡，足足吸了三四十口，血才是鮮紅的，風小月忙先為自己漱漱口，然後清潔傷口，再捏開一顆解毒丸，混在金創藥中，塗在傷口上，這時候，星星已痛得滿頭大汗，臉色青白，身子極是虛弱。

「姑娘，請妳把外衣解下，我好用紗布包紮。」星星雙臂一動，便呻吟起來，風小月索性將她的上衣撕掉，只留一件束胸，束胸的帶子早已被毒血染污，風小月猶疑了一下，又把束胸也解了下來，星星

下聲道：「你，你好可惡……以後叫我怎地嫁人……」

「江湖兒女不拘小節，不必放在心上，何況此事只有妳我兩人知道，不說出去，又有誰知道？」風小月輕輕替她包紮好傷口，然後替她穿上涂府準備的衣服，再問：「妳肚子餓不餓？」

星星點點頭，風小月道：「妳先躺下休息，我叫他們準備！」他扶她躺下，再開門吩咐丫頭把那些髒物拿出去。這些東西都有毒，請埋在土裏，以免誤傷人畜！另外，請替咱們準備一些稀飯及麵條！」

風小月弄了半天，也覺疲倦，坐在床前，昏昏欲睡，恰在此時，丫頭把食物送進來，風小月先淨了手，再餵星星吃了兩碗稀飯。

星星一直不敢張開眼睛，青白的臉頰不時泛上紅潮，風小月輕笑道：「姑娘殺人不眨眼，想不到臉皮這般薄，何況上次……風某有幸已見過，這次不過……」

他話未說畢，星星已提起手來，準備擲他，不料傷口太深，動作不靈巧，被風小月閃開。「有傷的人，千萬不可動氣！」

「你真是天下最可惡的混蛋！看妳奶奶傷好之後，怎樣對付你！」

「你何必擔心，待妳傷好之

後，咱們便挑個黃道吉日成親，不就了結哩！」

「你，你皮厚！誰肯嫁你這浪蕩子，好色之徒！」

風小月沉聲道：「姑娘說話請尊重一點，在下風流，却從來不下流，也不會乘人之危！風某若是好色之徒，適才可是個好機會，為何在下還規矩矩的？」

星星這才不說話，吃了飯，風小月扶她上床休息，她居然不拒絕，而且一躺上床便睡着了，雖說她失血太多，身子虛弱，但亦說明她心裏對他之為人放心得很！

風小月累了一天一夜，滴水未進，早已餓得前腔貼着後背。他呼嚕呼嚕地吧一大海碗麵條全吃個乾淨。

為防意外，他坐在床前運動調息。一過兩個時辰，星星才醒來，此時天色未黑。「你覺得如何？」

星星道：「好像有了點氣力。老二真是可恨，下次撞在妳奶奶手中，看我不把他碎屍萬段！」

風小月道：「其他事先不要想，目前最重要的是養傷！」麻鷹及麻雀應該還在鎖上，此時妳傷未好，咱們祇能先避一避，今晚妳胃口如何？叫他們送些好吃的東西來吧！」

涂家其實早已替他倆備好了晚飯，祇是風小月沒有下令，他們不

敢端進來而已。

涂家大少爺爲了討好他們，晚飯弄得十分豐富。反弄得風小月不好意思，連聲致謝。晚飯後，風小月又餵星星把剩下的那顆解毒藥丸服下。「毒已拔清，何必再服，這顆還是留下來應急吧！」

「藥丸就是爲了救命，為何要留下來？在下對毒性不了解，也不知是否對症下藥，不過『百草神君』的本事，在下信得過，多服無害，祇怕餘毒未完全拔清，留下禍患！」

星星服下藥丸之後，又一次致謝。風小月笑嘻嘻地道：「謝甚麼？妳不是說我是天下第一的大混蛋麼？」

星星紅着臉道：「不，我想不到妳肯用嘴替我吮毒……那其實很危險，一不小心讓毒血沁入喉管，可不是鬧着玩的！」

「這個在下自然知道，也得看對方是甚麼人！而且這也是第一次！」風小月忽然嘆了一口氣：「其實這是甚麼原因，我也不知道！」

星星雙頰霍地升起兩團紅暈，半晌方低聲道：「我一定報答你！」

「在下救妳之時，根本沒有想到要妳報答，因此妳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噢，妳身子未復原，不要多說，還是上床先練功再睡覺吧，在下替妳護法！」

星星依言上床練功，奇怪今夜心情起伏，如同大海波濤般，一浪接着一浪，她根本無法進入忘我境界。

風小月在旁看出來了，低聲道：「甚麼事都不要想，等身子好了之後再想！」他抓起她的手，一股真氣透穿而過，星星心頭一震，連忙振作精神，在風小月幫助下，方慢慢進入忘我之境，待她散功「醒」來，祇見風小月目光灼灼地望着自己，她羞紅了臉，連忙躺下側睡，臉龐向內，「你看甚麼？」

「我在想，妳長得天香國色，為何會淪落？正是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哼，我自小父母雙亡，九歲便被抱進山谷裏長大，姑奶奶能聽他們的話麼？你們有父母照顧，又怎會了解孤兒的痛苦！」

「對不起，撩起妳的傷心事！妳早點睡吧！」

星星那裏睡得着覺？可是一忽便聽到風小月輕輕的鼻鼾聲，她忍不住慢慢轉過身去。

窗外的月光透過紗布照了進來。星星望着風小月，他臉孔線條分明，五官俊秀並透着英挺，睡着了還掛着那抹令人又愛又恨的笑意，她不由瞧痴了。

她雖然出身虎穴，終日與狼爲伍，但至今身子還是清清爽爽的，

甚至從未對男人稍假詞色，祇有他——風小月，當她接到命令級上他之後，尤其是他幾番替自己出頭，幾番在險境中救了自己，她心中的柔情，早已化成萬縷情絲，緊緊地纏在他身上。

她不敢也不能向他表露，因為他倆是敵人！她奉命要陷害他，倘若他知道內情，會怎樣看待自己？可是這輩子如不跟着他走，天下雖大何處是安身之所？「陰陽谷」那裏是不能再去了，「麻鷹」和「麻雀」向上一報，自己再回去，無異是送羊入虎口！」

她想了很多，想了很久，覺得有點內急，便躡手躡腳地下床，到床後馬桶上去解手。沒想到她回床前，黑暗中忽然看到了兩隻閃亮的眸子！她又羞又怒：「你，你偷看姑奶奶解手？不要臉！」

「姑娘冤枉好人，在下祇是偷聽，屁股沒高過床頭，如何偷看！」風小月低聲道：「人有三急，乃天經地義的事，沒甚好害羞的，就算你要出去解手，在下也不肯！妳傷勢不輕哩！喝點水吧，妳失血太多，多喝水有益！」他下床替她倒了一杯水，然後拿到她面前。「坐下喝。」

星星默默地接過水杯，慢慢地喝着水，風小月却不理她，倚着床架又打呼嚕了。星星却躺了很久才

進入夢鄉。

當她醒來時，風小月已換了一套文生服，精神煥發地坐在床前。「妳先梳洗一下再吃早飯，我在外面等妳！」他出去之後，星星趕緊下床解手，覺得睡醒之後，喉嚨乾渴得快冒烟。

她嗽口洗臉之後，便喚風小月進來，「我手臂抬不起來，你替我梳頭！」

「在下甚麼都試過，就未試過替女人梳頭，祇怕梳不好，妳別責怪！」

「你不是以風流著名的麼？我才不信！」

不過當星星見他毛手毛腳的模樣，便相信了，還忍不住笑了。風小月倒有耐心，替她梳了頭，又要替她畫眉，星星一手將他撥開。「姑奶奶無福享受！」

風小月也不生氣，請她入座吃飯。「吃了飯要換藥！」星星想起後背又要暴露在他眼前，一張臉登時紅了。奈何傷口在後背，不讓他塗藥，又能找誰？心裏忖道：「反正已讓他看過了，再看一次又有何妨！」

丫頭備好了一切，風小月便請她上床，她解開前面的衣扣，他便小心翼翼地替她脫下來，再把紗布解開。紗布上有血漬，殷紅色的，風小月放了心，「妳體內的毒，應

該已拔清！」

傷口雖未合攏，但血已止住了。風小月輕輕替她塗上新藥，道：「看來這傷非得十來天，你還騎不得馬！」他不小心踢翻了床前那盆水，星星不由自主地轉過身來，問道：「甚麼事？」

沒想到，她一轉過身來，胸前雙峯，便坦蕩蕩地，搖搖晃晃全暴露在他眼前，他像遭雷殛般，血液全部衝上腦袋，耳朵嗡嗡作響，他連忙閉上雙眼。

這利那，星星也發現犯了個錯誤，連忙轉回身去，但心裏却甜蜜地忖道：「想不到這廝居然閉上眼睛！」

風小月將她傷口包紮好，再替她穿上外衣，他素來瀟灑，但此時却不知該說些甚麼，反而星星先開腔了。「姑奶奶肚子裏驚得難受，不得不開腔問你……」

風小月道：「你有話便說吧！」

「你為何至今還不問我有關『陰陽谷』的事，你救我，目的非此麼？」

「妳錯了，我救妳並非為此！」

「那是爲了甚麼？同情我？可憐我？」

「都不是，在下是敬重你！」

星星出乎意料地叫了一聲，顫聲道：「你，你在諷刺姑奶奶還是消遣我？你會敬重我？風小月，你將大少爺推出房門，他會意，立即高聲下令。

由於涂大少爺在場，風小月和星星兩人反而減少了一些尷尬，但飯菜却比昨天更爲精美。晚飯之後，風小月封住了大少爺的暈穴，然後跑到外面好好地洗了個澡，然後拿了一大盆水，給星星以毛巾抹身。

待她洗好了之後，風小月再替她換了一次藥，星星低聲道：「拿塊布條來，讓我作束胸。」

風小月撕了一條乾淨的布給她，又幫她紮緊，沒有這塊布，萬一動起手來，實在不方便。

兩人又運動調息了一陣，然後向涂家丁買了些飛鏢飛刀，最後由風小月駕車，緩緩出鎮。

雙套馬車還有一座精美的車廂，星星在車廂裡休息，風小月則一副車把式的打扮，還戴了頂斗笠，把大半張臉都遮掩住，馬車出了鎮之後，速度才加快。

星星掀開車帘，望一望星斗，忙道：「不對，快往東走，他們在皖境沒有勢力，往那邊走比較安全。」

風小月立即撥轉馬首，道：「也好，到那裡騎他十來天再回來，屆時妳的傷口也治癒了，祇是往東都是山路，馬車顛簸，我恐對妳的傷沒有好處。而且萬一他們騎馬追

是個男子漢，說話可不能損人！」

風小月嘆了一口氣，道：「我又怎會損你？若要損你，我還會冒死救妳麼？因爲你抵死不從你大師兄，出污泥而不染，是故在下敬重妳的爲人！但祇在這方面，其他爲非作歹的事，在下便不能苟同了！」

「祇憑這一點你便敬重我？便不惜冒死救我？」

「還有一個原因……」風小月忽然好像患了口吃般：「我發現我居然喜愛你了！」當面而言，星星心弦猛地拉動，一屁股坐在床上。

風小月乾咳一聲：「風某雖風流卻從來未對一位姑娘說過這樣的話！咳咳，不過在下並沒有要求妳要喜愛我！」

星星心頭鹿撞，忙岔開話題：「不說這些了，你看『麻鷹』及『麻雀』還在鎮上麼？這兩個人一定要殺掉，否則咱們寸步難行。」

「待你傷口結了痂，咱們便去找他們，以二對二我不信殺不了他倆！」風小月道：「至於妳不肯說『陰陽谷』的內情，在下不會勉強妳，妳認爲有必要說便說，但布天星的死因，在下一定要調查到底！」

星星低頭不語，她內心交戰。

風小月道：「我出去外面探察一下，妳千萬不要出去，最好是休息

來，在山路上馬車可無用武之處。」

「也罷，那就往南走吧！」

風小月道：「南面江河密佈，乘馬也是不方便，吾意是往東北走，到大別山才停車，在山上找個地方休養，更爲完美。」星星最後同意了。

涂家備了許多食水和乾糧，還有許多滷牛肉之類，兩人也不打尖，一切飲食全在車廂內解決，馬車祇往荒野之處行走。

如此走了兩天，未見背後有人跟踪，兩人才逐漸放心。風小月又開始逗她說笑話了，路上倒也不寂寞，而感情却在無形中增進了。

到後來，風小月背她換藥，她已落落大方，活像是兩口子，且晚上也同睡在車廂內。風小月十分守禮，使星星對他之好感又增進了幾分。她自小跟「狼」一起生活，看盡男人之好色相，風小月風流之名甚著，祇道是一丘之貉，不料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更使她芳心暗許。

這天，眼看黃昏便可進入大別山山區，兩人更覺輕鬆。可是午後却見到有六七騎漢子來回奔馳，風小月心頭動疑，連忙吩咐星星小心戒備。

果然不久，即見兩騎截在前面路上，風小月一眼便認出一個便是「麻雀」，可是因爲他戴着斗笠，

一下！言畢他便開門出去了。他叮囑了涂家大少爺，然後由後門離開。

風小月想買些暗器防身，可是這座小鎮並沒有兵器舖，最後他買了兩匹駿馬，然後回涂府。涂大少爺哈腰道：「大爺這麼快便回來啦？咱們鎮後的那座小山，風景可不錯，你不想去遊覽一下？涂福，你過來，帶大爺去後山賞景！」

「不必，我不想去！」風小月心頭一動，覺得涂大少爺今日之神態有點不對，他沉聲道：「大少爺，希望你沒做出甚麼不利於在下的事來，否則便莫怪我無情！」

涂大少爺忙道：「沒有呀，涂某不敢，你……你多心了！」他雙腳已發顫了。

「在下本來想明早吃過早飯便離開了，是故去買馬，不過如今却信不過你，請你跟你夫人到咱們房間去！」

涂大少爺叫了起來：「不可不，這個……」

「你怕甚麼？如果你沒有做過甚麼對不起在下的事何須害怕？」

風小月向他走過去，「快老實招來！」他一把抓住其衣襟，那些如虎似狼的家丁，投鼠忌器，不敢妄動：「大少爺，你說不說？路祇有兩條由你選擇：一是你們伉儷進房

連日駕車，被晒得黑黑實實，加上一副車把式的裝束，「麻雀」却認不出他來，風小月變着聲道：「借光借光！」

「麻雀」厲聲問道：「車上是甚麼人？」

「是咱們大小姐，犯了急病，俺要送她去找大夫，請行個方便，小的感激不盡。」

「麻雀」冷笑一聲：「真是瞎說，大山裡有甚麼名醫，再不老實，便莫怪咱們不客氣。」

風小月暗暗叫苦，沒想到一句話便露出馬脚，祇好硬着頭皮繼續「圓謊」：「大別山裡有一位郎中，叫做『大羅神仙』，醫術非常高明，不信你可去問問。」

另一名騎士問：「你家小姐犯的是甚麼病？」

「是癆症，是故車廂才密封。」

「麻雀」冷笑道：「老子不怕被傳染，把車廂打開，讓咱們查一下。」

「請問兩位是甚麼人？是官府六扇門的麼？」

「那來這許多廢話，老七，上車廂搜一下，閉住呼吸就行，癆症沒有甚麼可怕的。」

車廂後面那幾個騎士立即走近，其中一個一掌擊開後廂壁，探頭進去，祇見裡面躺着一個人，蒙面蓋着毛毯。風小月暗中戒備，騙

陪咱們一天一夜，二是老實招來！」

涂大少爺結結巴巴地道：「拙荊回娘家去了……她是害怕才回娘家的……」

「她娘家是甚麼人？」

「她爺是總兵……」

「好大的狗膽，一來一去要多久？」

「最快也要一天一夜……」

「那就由你陪咱們，如果官兵提早到達，便殺了你！」

風小月像麻鷹抓小雞似的，將涂大少爺推進客房，星星見狀又驚又詫：「風……風大哥，這是爲甚？」

「他老婆是總兵的女兒，剛才我出去買馬，她溜去娘家了，在下拿他做個人質。」

涂大少爺道：「你們要多少銀子，我都可以給。」

他話還未說畢，風小月已罵道：「混賬，你以爲咱們是汪洋大盜，你乖乖坐在此處，不可動歪主意，否則在下便殺掉你，今晚半夜咱們便離開。」

「是是，涂某不敢。」

風小月忽然問道：「令正是如何回娘家的？」

「坐轎子回去的。」

「你家應該有馬車，替咱們上足了料，準備晚上離開。」風小月

不了便硬闖。

騎客退後道：「老二，那人蓋着毛毯，好像死了一般，看來病情不輕。」

「麻雀」高聲叫道：「你看過沒有？上去看看！」老七祇好硬着頭皮走出車廂，用腳踢了一記，那人好像動了一動，他彎腰俯身揭起毛毯，就在此刻，兩柄飛刀已射進其心房。

叫聲一起，風小月的馬鞭立即抽下，馬兒急馳向前，混亂之中，風小月的三才如意神針立即向「麻雀」射去，與此同時，風小月右手揮鞭擊中另一個騎客之馬頭，馬兒人立而起，馬車急馳過去，車廂將馬匹撞跌於地。

「麻雀」料不到有此變化，人翻馬仰之中，但覺脖子上上一陣疼痛，正想伸手去摸，風小月的馬鞭已抽了過來，他急切之間來不及抽兵器，祇好揮臂去擋：「叭」地一聲輕响，鞭梢纏住其手臂，馬車急行，將他扯離馬鞍。

風小月一掄臂，再一抖腕，「麻雀」的身子便撞向山壁上：「砰」地一聲响，頭顱撞在石上，再摔落地，已不能動彈。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待後面那些騎士霍然醒悟時，馬車已馳出數丈。一個漢子叫道：「去一個人找『麻鷹』，留一個

人守門。」

人處理後事，老九跟我追。」馬蹄把大地當作大鼓般敲動，剎那間，山道上响起一片震耳的咚咚聲。

星星自車廂裡探頭出來，風小月道：「死了兩個傷了一個。」

星星道：「後面祇有兩騎追來，不好，這廝十分狡猾，祇遠遠地吊在後面，不敢上前。大哥，快想個辦法殺掉他們，否則咱們輕鬆不了。」

風小月唔了一聲，見前面地方比較開闊，便拉停馬韁，等那兩個騎士。不料那兩人已被嚇破了膽，也停在遠處。風小月罵了一聲，揮鞭催馬，那兩個漢子又遠遠跟着。看來咱們最後祇能棄車乘馬了，你把車廂裡的東西打個包帶上。」

星星把乾糧食水和衣服打成一個包，再將暗器分一些給風小月。風小月將馬車停在一處狹窄的地方，然後御轡，兩人躍上空鞍馬，拍馬急馳，不一會兒，已到山下，星星道：「咱們上山去！」

無鞍無韁，馬兒上山甚難控制，兩人走了一陣，祇好棄馬步行，走至高處望下，但見山下有二十騎人馬正對着他倆指指點點。星星吃驚地道：「他們傾巢而出，咱們趕緊上山。」

「妳傷勢如何？」風小月對她頗為關心，伸手扶她。

「沒大碍，各走各的比較快，咱們一定要比他們快一步下山。」

風小月走了一陣，忽然道：「咱們不越山東行了，往南走吧，小心行踪，他們未必料到，祇往前走，他們人多，妳又有傷在身，遲早必被追上。」星星尚在猶豫，風小月又道：「不用擔心，越危險的地方，往往是越安全，何況他們如果分開人手到處搜索，咱們也不怕他們。」

星星祇好依他，兩人立即閃進一座森林，然後折向南行，那座樹林雖然不是很濃密，但恰好如長蛇陣一般排開，當他倆快出林時，便見到那些人已爬上來了，為首那人正是「麻鷹」。

兩人伏在樹後偷窺，祇聽星星又道：「想不到連『貓頭鷹』也來了，此人比『麻鷹』難對付多了，而且眼睛特別銳利，大哥以後若遇到他，可得小心一些。」

那些人穿過樹林向前走，風小月噓了一口氣，道：「咱們快走！」兩人一直往南走，未幾天色便黑了，風小月道：「咱們何不下山？」

星星想了一下道：「祇怕他們在山下還有人把守，再往前走吧！可是再下去的路都是嶙峋山石路，今夜天上無星無月，實在不好走，若要走者，祇能點火，但火

光一起，無異暴露了位置，是故便決定在山上住一晚。

兩人找了處擋風的地方，解開布包吃了點乾糧，便靠着肩歇息：「大哥，這次幸虧有你在身邊，否則我心頭更慌。」

「如果不是我拉了妳出來，也許妳不用吃這些苦頭。」

「不對，他們早已對我起疑，否則麻鷹不會要繳我的兵器，你不拉小妹，我還未必能下此決心，說不定如今早被他們殺了。」

「為何妳下不了決心？他們以前待妳很好？」

星星搖搖頭：「我無親無故，一個人去向處安身？正所謂生有何歡，死有何懼，何須這般執着。」

風小月輕輕笑道：「想不到妳還會用執着這兩個字。」

「大哥，如果你是真心愛我的，小妹便跟定你了，為你賠上一條命也不在乎！」

風小月道：「這輩子跟我上床的女人，不下二三十人，但從無一個是我真正喜愛的，我要求高，故從未交女友，那是她們不堪入眼，祇有妳與眾不同，愚兄也說不出是甚麼原因，不過我却不值得妳賠命，妳若有甚麼不測，我活着也乏味得很。」

星星祇覺心頭一蕩，便將頭倚靠在他肩膀上，「大哥你真好，我

祇恨相識太遲。」稍頓又問：「你不嫌棄我出身邪惡組織？」

風小月笑笑：「如果愚兄會嫌棄妳，又怎會愛妳？」

「但別人可會笑話你，所謂人言可畏，尤其是武林中人，好事之徒既多，好說閒話的更多，男人都愛面子，你若愛小妹的話，會失去很多東西。」

風小月大笑：「風小月沒有甚麼好處，但有一個特點，從來不會為了別人之愛惡而生活，大不了，咱們找處無人的地方隱居，耕田務農，日子也過得輕鬆。」

星星噓了一口氣，問道：「耕田務農這一天在何時？」

「臘月初一之約你是知道的，不解決此事，能退出江湖麼？」

星星欲言又止，最後靠在他肩膀上睡着了。風小月却不敢睡，他盤膝運功調息，待他散功，抬頭望去，已是四五更天。正想推開星星長身解手，忽然聽到一個「咕咕」的貓頭鷹叫聲。

心頭猛地一跳，想起星星說過「貓頭鷹」來，立即搖醒星星，在她耳畔低聲道：「噤聲！」他悄悄拉她伏在一塊大石後面。

山上夜風習習，過了一會，遠處隱約傳來人聲，好像有人說在樹林裡歇一下再找。星星低聲對風小月道：「咱們慢慢摸索前進。」

風小月一手牽着她，一手挨着石頭，慢慢前進。過了兩頓飯工夫，才前進了十餘丈，風小月道：「天快亮了，等天亮了再走吧！」

星星點點頭，兩人伏在大石後，四隻眼睛望着上面那座樹林，祇覺時間過得太慢，祇有風小月懂得「苦中作樂」，不時引頸過去，嗅她的髮香。

又過了頓飯工夫，天色漸亮，樹林裡還沒有動靜，星星道：「咱們走吧！」兩人長身覓路前進，依然小心翼翼，可是過了一會，便為人發現，但聞一道嘯聲响起，星星知道已經暴露，急道：「快逃！」

下山之路，沒有樹林山洞可以匿藏，只有全速前進。這次風小月讓星星走在前面，他在後面押陣，回頭望去，山上來的人，如星丸跳躍，來勢甚快。若只風小月一人，他有十足把握逃下山去，因星星有傷，行動大受影響，時間一長，恐怕會被追上。

跑了一陣，風小月覺得雙方距離已漸拉近，他急得如熱鍋上之螞蟻，此時只好兵行險着，拉住星星低聲道：「咱們找個地方匿藏一下，待他們經過，再往上爬！」

星星身體未曾復原，體力不濟，跑了一陣，已經氣喘吁吁，也知再跑下去，只會送死，是以點頭答應，兩人來到一大堆大石附近，

便匿在靠山崖之旁。

過了盞茶工夫，果見前面已來了三條漢子，臉上都蒙着黑布，那三人去勢不停，繼續向山下方向馳去，隨後又來了四五個人，也往山下跑去了。

兩人暗中吁了一口氣，又借着山石往上爬。忽然風小月發現山崖處長了一堆樹藤，乃示意星星爬下去，兩人借着樹藤攀下去，兩丈之處有一塊山石凸了出來，便蹲在上面。果然過了一陣，上面便傳來衣袂聲和人聲：「他奶奶的熊，難道他們插翅飛上天不成！」

有人答道：「一定是匿起來了！」

「不可能匿在這一段路，咱們在上面時，見到他倆的背影，一定是藏在前面！」

一個低沉而威嚴的聲音道：「再下去仔細搜一下，也許他們匿在大石後面！」

片刻間，上面又沒有聲音，風小月望着腳下萬丈懸崖，心生寒意，乃道：「咱們爬上去吧，匿在此處，一被發現便死無葬身之地！」風小月在前面，星星在後，又利用樹藤爬上去。

跑到樹林裡，才道：「大哥，歇一下！」風小月忽然一把拉着她，閃到一棵大樹後面。

只聽一個漢子的聲音傳來：「剛才小弟聽見有人聲，快找一找，也許三丫頭匿在樹林裡！」

另一個道：「奇怪的是今早聽見『貓頭鷹』的嘯聲，咱們循聲找來，他們也不留個記號！」星星和風小月都閉着呼吸，兩人各佔一棵樹。

一陣步履聲傳來，但見四個蒙面漢子結伴慢慢走過來，風小月連忙向星星打了個手勢，星星點頭表示會意，俄頃，那個漢子已走到樹前，星星首先發難，脫手射出兩枝飛鏢。

那漢子猝不及防，提刀只磕飛一枝，另一枝則釘在右胸上，與此同時，風小月亦射出一柄飛刀，飛刀破空之嘶嘶聲，嚇得第二個漢子忙不迭閃開，說時遲，那時快，風小月已提着如意棒自樹後射出去了。

第一個漢子倉皇而退，風小月如意棒如電而至，又在其右臂上劃了一記，隨即閃身撲向第二個大漢。

那四個漢子臉上都蒙着布，見對方只有一個人，心神稍定，其中一人喝問：「閣下是誰？快報上名來！」

風小月道：「東海長壽島主大弟子司馬強是也！」他信口胡謔，但手上一如意棒却絲毫不慢，「刷」地一聲，在那斷右臂上抽了一記，「噹」地一聲，長劍登時落地，那漢子見風小月如狼似虎，忙不迭後退！冷不防樹後飛出一枝飛鏢來，不偏不倚地釘在他後背上。

其他大漢都叫了起來：「還有敵人，大家小心！」

站在最後面的那個蒙面漢又瘦又高，此刻叫道：「此人一定是風小月，武林中只有他使用這種獨門兵器！」

風小月意在速戰速決，向他倆撲過去，如意棒揮處分襲兩人。星星則躲在樹後，不時抽冷子射暗器，害得那兩個受傷的漢子，退至遠處，互相包紮。星星也不追趕，立即走前，又匿在一棵樹後，伺機向那兩個與風小月打鬥的蒙面漢射暗器。

那兩個蒙面漢武功不錯，一個使刀，一個使七節鞭，一軟一硬，配合得甚好，風小月急切之間，居然無法取勝！星星心頭甚急，害怕「貓頭鷹」他們聞聲追來，則後果不堪設想，只好冒險又標前一棵樹，不時喝：「看鏢！」騷擾對方心神，此舉果然有效，風小月登時佔了上風。

星星虛喊幾次看鏢，却未見有

鏢射出，那兩個漢子心中均付道：「莫非她的鏢已用罄了？」

心念未了，風小月的三才神針已噴地一聲向那使七節鞭的高瘦漢子射去！那高瘦漢子，立即閃身揮鞭遮擋，說時遲，那時快，一柄飛刀又釘在其後背上，入肉足足有四寸深！

他大叫一聲，向樹後撲去。「賤人，妳有本事的便出來與我決一雌雄！」

二去其一，風小月壓力大為減輕，而對手却心慌意亂，不斷後退，風小月左手倏地一揚，那高瘦漢子成驚弓之鳥，見狀立即偏頭一閃，風小月的右腿猛地飛起，正中其小腹！但聽一聲怪叫，那漢子鋼刀脫手，人亦跌跌撞撞後退，與此同時，風小月才向他射出一柄飛刀，直取其心房，嚇得他撲落地滾開。

星星見那高瘦漢子撲過來，她久歷惡浪，也不着慌，連發幾枚飛鏢，將那人擋住，此時，風小月迫退強敵，乃對他射出一枝飛鏢，同時向他撲去。

那斯聽見背後風聲，連忙擰腰閃開，但如意棒過後，在他後腦上抽了一記，但覺眼前一黑，登時癱倒於地，星星自樹後跳出來，一劍結束其性命。

風小月得理不饒人，飛身躍

前，向那三個受傷的漢子射去，同時不斷射鏢！那個小腹吃了一腿的漢子，尚未恢復，行動遲緩，後肩又中了一鏢，幾個起落被風小月追上，後腰再吃了一腿，身子飛起撞在樹幹上，再跌落地，風小月雙腳不停，左手一鏢又射進其心窩。

剩下來的兩個蒙面漢，只恨爹娘少生兩條腿，慌不擇路，抱頭疾竄，好不狼狽。最後居然分開逃跑，風小月只能擇其一而追，當他追上他，結果其性命後，已失去另一個之踪影。

風小月不敢久留，忙沿來路奔回去，只見星星在替他檢回三才神針及飛刀，風小月一把拉着她的手，道：「快跑吧！」

兩人一口氣跑出樹林，然後往東跑去，翻過一座山，隔遠已見到山坡上縛着三三匹馬，再回頭彷彿見到樹林裡人影飛動，知道「貓頭鷹」他們追來了，連忙下山。

跑至那些馬匹前，風小月道：「咱們只留四匹駿馬。」他抽出飛刀，對馬匹道：「馬兒啊馬兒，不是我風小月心狠要殺你們，實是今日要逃命，迫不得已！」言畢在那匹馬之臀上腿，亂刺幾刀。

剎那間，馬嘶蹄响，吵成一片，眨眼間，那些馬匹全部受傷，星星道：「大哥快走！」

「不錯，正該如此，也許他們在這一天也已找到了馬匹，追上來並不稀奇！」

未幾，到了一條岔道，兩人便催馬走岔道，依然是馬不離鞍，一直馳了一天，到晚上才找樹林歇息，那兩匹馬亦已累得舉步維艱，風小月割了草讓馬匹充飢，然後才照顧自己的肚子，他恨恨地道：「想不到這千人這般強悍，今後倒要小心。」

星星低頭不語，風小月問：「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老實說，小妹所知亦很有限，『陰陽谷』只是他們一個訓練基地，小妹連他們的老巢在何處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個巢穴更不知道！」

「江夏城柴府是怎麼一回事？上次咱們被困在裡面，是妳暗中相助的麼？」

星星笑笑：「當然，否則他們又怎會懷疑我？江夏城柴府是個重要的巢穴，是否總部，小妹也不知道，在他們組織中，小妹只是一個供差遣的小卒！」

「爲何有兩個柴老爺子？」

星星訝然道：「奇怪，怎會有兩個？一向都只有一個！小妹一共去三次，所見都是同一個人，咱們也叫他柴老爺子，至於他在組織中是甚麼地位，小妹也不知道！」

「妳先走，我隨後而來！」風小月解下最後兩匹馬之韁繩，跳上一匹，再拉着一匹，然後下山。背後嘯聲連連，風小月及星星急急催馬，直至馳下山坡，到了平地，見山坡上十來個漢子徒步奔來，尚有七八丈遠，這才略略放心。

馬匹一至平地，登時顯出本色，洒開四蹄急馳，起初還有一兩個人把距離縮短至四五丈遠，但五里路之後，距離又逐漸拉遠，蓋論長途急馳，人終不如畜生。

風小月見距離已在八九丈外，便乘機換了匹坐騎，這一來，距離又拉遠了，猛聽背後傳來一個沉實的聲音：「小賤人，就算你倆跑到天涯海角，老子也不會干休！從今以後，你們寸步難行！」

風小月哈哈笑道：「大丈夫鬥智鬥力，閣下賠了夫人又折兵，還敢吹牛皮，真教風某佩服！」

「臭小子，下次落在老夫手中，要你五馬分屍，方洩心頭之恨。」

馬行甚速，眨眼轉過山坡，背後之追兵已看不到，但兩人仍不敢怠慢，不斷換馬趕路，星星問道：「大哥，咱們去那裡？」

風小月見是往來路馳去，乃道：「再到涂家歇歇吧！幸好他們尚有乾糧及食水，又有馬匹替換，是故一天下來，只停了三次讓馬兒喝

上進入一座小鎮，找了家客棧歇下，兩人洗了澡，吃過晚飯便上床睡覺。祇道已擺脫對方之糾纏，不料二更時分，又聽到如雷般之馬蹄聲，祇好悄悄開了後門，拉馬出店，再上征途，急急如喪家之犬。照此情形推算，雙方之距離正在縮短，兩人心頭都如壓上鉛塊，沉甸甸的教人難受。

涂家的金創藥功效甚高，雖經連日奔波，但傷口癒合情況甚好，這是唯一可告慰的。這天入黑之後，他們又回來涂家所在地。風小月也不客氣，由後牆翻進去，打開後門，讓馬匹進去。然後依樣劃葫蘆，仍要涂家少爺「關照」。

涂家少爺有了上次經驗，不像上回那麼緊張，何況他倆祇要求住宿一宵。於是仍然用好菜好酒供奉他們，丫頭侍候用心，家丁打理馬匹甚力。他倆到了此地，便放心睡了一個大覺，居然一覺睡至天亮，未有異動。

醒來之後，兩人先打坐調息，練了一會功才盥洗吃早飯，風小月再替星星換藥，背疼已大為減輕，傷口亦開始合攏，看來再過十天便能結痂，爲了讓馬匹也能得到充足之休息，他倆決定午後再走。

閒着無事，兩人又再聊起來。「星星，在『陰陽谷』接受訓練的有多少人？」

水吃草，直至日落後才找了一座樹林歇下來。

星星累了一天，在地上喘氣，「今天好險！」

「愚兄只怕你的傷口又迸裂！」

星星道：「趁這時候，大哥替小妹換次藥吧！」風小月依言替她換藥。幸喜傷口沒有迸裂，真是老天爺有眼，風小月要星星睡覺，他自己則在樹下運功調息，運行了七個大周天才散功，此時已下半夜，他不敢睡，爬到樹上，居高下望着大路。

天色漸明，樹林裡的小鳥也醒了，吱吱喳喳地叫着，教人心曠神怡，忘却疲勞。

忽然風小月見到遠處有條人影，向此處馳來，他吃了一驚，忙道：「星星，有人來，咱們趕路吧！」於是匆匆解韁上馬，出林便往大路馳去。

馳了一陣，風小月啞然失笑，道：「真是杯弓蛇影，難道他們不用休息，連夜追咱倆不成！」

「這可難說，『貓頭鷹』那匹夫不但功力深厚，而且性子固執，毅力又夠，他拚着不睡覺追咱們不奇怪，因為他認爲咱們會麻痺大意，沒有提防！」

「依你這樣說，這斯可真難纏！」風小月頓了一頓又道：「咱們改道而行吧，希望能將他殺掉！」

「小妹是第二批，一共五男二女，第一批是兩男兩女，還有第三批，剛出道似乎有十來個左右，聽說已在訓練第四批！」

「妳的大師兄跟老二『麻雀』都是第一批的？」

「不錯，他們比小妹早兩三年下山。」

風小月再問：「訓練你們的師父是誰？」

「都是『鷹』字輩的，如：『老鷹』、『麻鷹』、『蒼鷹』和『雀鷹』五個人，直接指揮咱們就是他們，但小妹又知道，他們五人之地位祇是類似幫會的護法，上面還有最高層的人，祇是咱們地位太低，祇有執行任務的義務，其他一概不知！」

風小月道：「依妳這般說，你們祇是人家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生死根本不會放在人家心中，祇有執行任務時失敗了，人家才關心！」

星星嘆了一口氣，緩緩地點了點頭。「是一羣可憐蟲！」

「妳在他們組織中叫甚麼名？」

「咱們都是以鳥名爲名，小妹外號『火鳳凰』。」

風小月再問：「你們爲何要陷害布天星和愚兄？」

「真正的目的小妹不知道，大概是爲了在武林中製造混亂，你是

因為聲名不好，因此被老鷹們利用，本來還想繼續利用去陷害其他道上的名人，不過如今看來，他們已打消主意！」

風小月再問：「華山派掌門梅冬季之死，是不是你們幹的？」

「這個小妹真的不知道，每個人祇知道自己要執行的任務，嚴格規定不許過問別人的任務！小妹一開始便負責跟踪及掌握你之動向，隨時向他們報告，其他的全不知道！」星星頓了一頓又道：「不過殺死布天星的却是老大黑鷲，後來他應該已死在你手中了吧？」

風小月點點頭：「早知當時便留他一條生路，他日可替我作證！」稍頓又問：「武當懷竹及『河西一劍』盧公鼎上次到德化之目的，妳知道麼？」

星星搖搖頭，風小月嘆了一口氣：「想不到妳對他們幾乎完全不了解！」

星星臉色一變：「你是不是失望？今早這些話若果你不問，小妹還不想說哩！你到底是是不是真的愛我？若是爲了採取消息的，可以休矣！」

風小月臉容一端：「妳錯了，愚兄是真心愛妳的，與此事完全無關！風小月再不肖也不會利用感情來達到目的，妳這樣想是將我看扁了！」

星星淡淡地道：「對不起！」

風小月又問：「如今他們窮追不舍，咱們應逃去何方才安全？」

星星嘆了一口氣：「小妹根本連他們有多大實力也不知道，又怎知何處方安全？若你沒有主意，咱們祇能見步行步了！」

風小月想了一下才道：「雲飄他們見愚兄失踪，必定非常焦慮，咱們不如去江夏看看吧！」

「江夏有他們的巢穴，這不是驅羊入虎口？」

「出其不意，有時反而更安全！」

「小妹都依你，祇盼你不要騙我就好！」

風小月深情款款地握住她的柔荑，道：「這是愚兄第一次動真情，怎忍騙你！」星星心頭一陣甜蜜，將頭靠在他肩上。風小月立即輕輕摟着她的小蠻腰，一時之間，忘却一切危險及煩惱。

午飯後，兩人又練了一會功，然後拉馬從後門出去，涂家依然送上一大堆食水和乾糧，風小月硬塞了一錠銀子給他。出門之後，兩人上馬，由小巷穿出大街，放馬而馳，忽然聽見有人叫道：「他們兩個在此！」

星星一回頭，急道：「快走！」兩人不管路上有人，催馬急馳，幸

好很快便出了小鎮，一到郊野，兩人便不約而同地揮鞭。

馳了一陣，回頭未見有人追上來，心頭方稍定，估計他們要回客棧取馬，動作稍慢。至此，風小月總算領教了「貓頭鷹」等人的厲害！他心頭有氣，忍不住道：「咱們大可以埋伏在半路，等他們落單時，幹掉幾個，否則萬一被他們追及時，人數相距太懸殊，更無勝機！」

星星祇淡淡地道：「過幾天再說！」再過幾天，她背傷較好，再動手便可無忌，威力自然不同！

這條路上次來時，因風小月追星星而行色匆匆，是次回去亦同樣匆匆。風小月頗有感慨，由於星星身子逐漸恢復，是以風小月便躍躍欲試，欲先下手爲強，殺對方幾個，煞煞「貓頭鷹」的氣焰。

忽然他心頭一動，想到一個問題，忙問：「咱們走到何處他們都知道，是何原因？」

星星道：「小妹也覺奇怪！」

風小月想了一陣，道：「原因一定是在這兩匹馬上，也許他們在馬鞍做了甚麼手脚！」

星星江湖經驗不如他，不以爲然：「馬鞍能做甚麼手脚？」

「在馬鞍上置一些普通人嗅不到的氣味，但有些人或者獵犬能聞到的氣味，如此便不怕同伴走失，

咱們這四匹馬都是他們的！」

星星怨道：「你爲何不早說！」

「愚兄也是剛剛才想到的！要不要試試？」

「當然要，到下一站咱們便換馬鞍！」

兩人打定主意，到了下一站剛好有馬鞍賣，他們買了四副馬鞍及馬蹄更換，然後將馬鞍掛在樹梢上。他們馳了一陣，便折入一條小路，將馬匹縛在遠處之樹林裏，然後步行到路口，倚在大石後面守候。

過了半天，方見「貓頭鷹」他們十七八人騎馬追來，由於前面出現岔道，是以有人問：「咱們該向那條路跟踪？」

「貓頭鷹」道：「下馬檢視一下馬蹄！」

俄頃有人道：「依馬蹄印之形狀判斷，他們是走小路！」當下又上馬，全部折入小路！

待他們走遠，風小月方嘆了一口氣道：「原來秘密在馬蹄上，咱們趕緊跑回小鎮，再買馬趕路！」星星自無異議，兩人展開輕功，一口氣奔回小鎮，星星要去買馬，風小月忽然打消主意，道：「咱們先在此鎮歇歇，明天再買馬離開，提防他們折回來查詢馬販子，則咱們之行踪又將暴露！」

星星此時對他已至言聽計從之

地步，於是特意找了家最小最僻的客棧，又分開入店求宿。

兩人連日奔波，飽餐一番之後，便仔細洗掉路上風塵，然後睡了一個午覺。醒來時，已是酉牌時分。風小月刻意化裝一番，然後獨自一人悄悄溜出店去。

他故意到街上閑逛，目的是找尋「貓頭鷹」及其手下，皇天不負有心人，居然讓他發現有三個黑衣漢子，雖然他們都以黑布蒙面，未曾見到其真面目，但風小月仍在他們的坐騎上找到答案。

此時，風小月冠帶錦衣，一副富家纨绔子弟的打扮，與那三個大漢交錯而過，未被發現，風小月即有了計較。他在鎮上走了一遍，證實祇有那三個黑衣漢，便悄悄返回客棧，喚醒星星，並將計劃告訴她。

星星邊抓劍邊道：「祇道他們找不到人已離開！」

風小月笑道：「他們正在鎮上各客棧搜索哩，遲早便會來此！」

當下星星依然以真面目示人，坐在客棧大堂吃麵，風小月則挑了一個靠近走廊的座頭坐下。過了兩盞茶工夫，那三個黑衣漢果然找上門來，抬頭一眼望到星星，發一聲喊，便向她撲去。

星星立即放下碗，向走廊奔去，那三個漢子爭先恐後追過去，

風小月待最後一個經過自己身後時，突然轉過身來，一掌擊在其後背上。

這一掌他蓄勢而發，那斯虞不及此，被擊個正着，身子撞前，張口噴出一道血箭，中間那個漢子祇覺後頸一熱，正在詫異之際，後背又被人撞了一記，同樣踉蹌幾步。說時遲，那時快，風小月早已躍了起來，雙掌齊出，又擊在第三個大漢的背上，那漢子再向前猛撞，將中間那個同伴也撞倒。

中間那漢子跌倒時，右手不由自主地向前一抓，却抓住最前面那個大漢的後腿！

這些事寫來雖長，實際疾如流星曳空，當最前面那個大漢驟然被同伴拉住小腿時，星星已回身發出兩柄飛刀！那漢子勿勿之間，祇磕飛一柄，另一柄「撲」地一聲，射進其胸膛！

風小月標前，先收拾倒地的第二個大漢，同時自後夾攻第一個大漢！那漢子胸膛中刀，見同伴倒地，那裏有心戀戰，連聲大叫，似在哀求！

星星一急，標前一劍刺在那斯背後，風小月再飛起一脚，踢在其小腹上，又將其解決，殺此三人，前後不過一盞茶工夫，出乎意料地順利。

店內的掌櫃和小二早嚇得渾身

發抖，風小月丟了一大錠銀子給他們。不必擔心，這三人是大盜，咱們祇是爲民除害，請你們僱人將屍體埋掉。」

星星道：「那斯臨死前大呼大嚷，也許鎮上還有他們的同伴，快走！」兩人回房取了東西，便躍窗而出。忽然風小月心頭一動，向上指了一指，兩人同時躍上屋頂伏下監視，果然有兩黑衣漢催騎而來，到客棧外，向內一望，同時翻身落馬跑進店內。

風小月和星星雙雙躍落地上，匿在大門兩旁守候。祇聽那兩個大漢打罵掌櫃和店小二。店小二口齒伶俐，將經過說了一遍，「大爺，小的根本不認識那一男一女，怎知他們是甚麼來路？」

掌櫃則道：「他們回房去了。」那兩個漢子進房見窗子打開，探頭看了幾眼，突然發出一枚烟花，大概通知其他同伴。風小月和星星不禁有點急，恐那兩個漢子不出店，在裡面等援兵，他忙向星星打了幾下手勢，又翻上屋頂。

過了盞茶工夫，星星將馬首對着店門，候地將飛刀插在馬臀上，那馬吃痛，長嘶一聲，衝進店內，裡面立即响起一陣驚呼，一個大漢道：「他們在外面！」

另一個忙道：「咱們守在此處，不要出去，等他們進來！」話

音剛落，突然有兩柄飛刀自店外射了進來，大漢忙揮動兵器擋格，風小月早已由窗口潛進店內，見狀撲了出來，左手一揚，兩枝飛鏢出手。

那兩個漢子前後受襲，手忙腳亂地擊落飛刀及飛鏢，風小月已至，如意棒尖端直指其中一個的眉蓋上刺了一記，剎那間，鮮血披面，蓋住眼睛，不斷後退，風小月脫下帽冠，向那斯拋去，改戰另一個。

與此同時，星星亦持劍撲了進來，那匹受傷的馬，在大堂裡驚嘶亂轉，逾增混亂，首先伏誅的是眼蓋受傷的漢子，另一個大漢已連中兩記，衣衫破裂，又被星星刺了一劍，隨後讓風小月一棒畢命。

星星掩不住喜悅的神情，拉馬出店，風小月則檢視屍體。

這幾個漢子沒有甚麼腰牌或暗號，銀子倒是不少，風小月老實不客氣，將之收歸已有，再抽出一張一百兩的銀票與掌櫃，一錠銀子給店小二作賠償及壓驚。風小月和星星這才匆匆離店，買了兩匹馬，向江夏城進發。

兩人先化了裝方進江夏城，他倆先到客棧找尋南宮守義夫婦、雲飄及朱鳳，可是城內大大小小數十家客棧，均沒有他們四人之踪影，

最後他倆自己找了家小客棧歇宿。
晚飯之後，他倆在屋裡商量，
星星問：「大哥，你下一步準備如何進行？」

風小月道：「臘月初一前愚兄一定要將所有真相揭露出來，否則死無葬身之地，此還非最重要的，愚兄不能死不瞑目，不能含冤而死，而背負着一個殺害朋友的惡名。」

他頓了一頓續道：「欲了解真相，必須深入虎穴才能辦到，因為你所知的實在有限，幾乎可說對揭發真相毫無幫忙，故深入虎穴實乃唯一的途徑。」

「虎穴在何處？」

「愚兄想到柴府裡探一探，妳可將柴府之地形圖畫出來麼？」

「當然可以，但憑咱們兩個人之力量，到柴府去探險，生還機會極低，如果因此而死，於揭發真相又有何利？」

「不知妳有何高見？」風小月道：「其實愚兄何嘗不知道此行危險？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柴府難道還有其他地方可使愚兄達到目的？」

星星沉吟道：「若祇想探知秘密，其實也可去『陰陽谷』一趟，小妹對那裡之地形及機關設置瞭如指掌。」

風小月喜道：「祇要能探到秘

密，去何處都可以，不過妳不是說『陰陽谷』祇是個訓練殺手的場地麼？」

「但那裡有『老鷹』幾個人，他們一定知道秘密。」

「妳的意思是說到那裡之後，咱們想辦法逮住『老鷹』再迫他招供。」

「不錯，若查不到甚麼，祇好出此下策，不過『老鷹』之武功非比尋常，更非『雀鷹』及『麻鷹』可望其項背的，他們五個人之武功排列是：老鷹、貓頭鷹、蒼鷹、麻鷹，最後才是雀鷹。」

風小月忍不住問：「星妹，妳認為愚兄之武功，跟老鷹比怎樣？」

星星想了一下方道：「也許老鷹略高一籌，是故到了『陰陽谷』還是要小心。」

「咱們何時去廬山？為何叫做『陰陽谷』？」

「因為地面上有房子，但地面之下，還有龐大的地下室，可說是另有天地，是故老鷹將之定名為『陰陽谷』！」星星頓了一頓又問：「甚麼時候起程？」

「越快越好，趁貓頭鷹他們還沒回來之前，咱們便離開。」

兩人又談了一陣，風小月晚上溜出去買了些應用之物：暗器、火器、硫磺、繩子、鐵鉤、火摺子，

全部購買齊全才回店睡覺。

次日一早，兩人下樓吃早飯，星星態度突然大改，不時冷言冷語，風小月十分奇怪，低聲問道：「星妹，愚兄何時得罪妳？」

「你那會得罪人？就算有，也祇是得罪你自己而已。」

風小月搖搖頭，覺得女人就像山裡的天氣一樣，說變就變。他又把四隻羊皮水囊裝滿，再買了許多乾糧，然後上馬。

走了一程，出了城門便放馬向西急馳，風小月馬背上吊着兩隻布袋，不斷地晃動着，星星忍不住問道：「你那兩口布袋裝的甚麼東西。」

「昨夜愚兄在城內到處搜羅，買了些火藥、暗器和繩子的，以備不時之需。」

星星喜而問道：「你不是去『狀元樓』？」

風小月失笑道：「愚兄又不是讀書人，去『狀元樓』作甚？那是甚麼地方？」

星星低聲道：「是青樓，名字有點豈有此理。」

風小月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原來妳在吃醋，難怪今早妳給臉色我看。」

星星粉臉登時紅如柿子，倏地催馬越前，左拳在風小月的肩上擂了一記，風小月心頭大樂，拍馬追

她。

兩人在路上頗不寂寞，感情與日俱增，毫無去冒險之心，過了五天，找到渡頭，便乘舟過江，直放德化。

這是舊地重遊，風小月忽然道：「懷竹及盧公鼎兩人上次在德化偷偷摸摸，一定有甚麼不可告人之目的，可惜被他們溜掉。」

星星道：「小妹也覺得那牛鼻子不是好東西，大哥，此處有『陰陽谷』之耳目，咱們行動必須小心。」

「曉得！」風小月投店前先去買了兩套黑色及綠色之衣褲，歇了一夜，次日早飯之後，裝備整齊，兩人便向廬山進發，風小月忽然想起朱鳳來，不由長長嘆了一口氣。

「你嘆甚麼氣？」

風小月道：「愚兄是想起布天星及朱鳳來，他倆一個冤死，一個身心被毀，一時感觸。」他咬咬牙：「此仇不報枉為人！」

星星低頭不語，過了半晌才問道：「大哥，你說武林中人會否原諒小妹？」

風小月微微一怔，隨即道：「當然會，自古以來，反戈一擊都受歡迎，何況妳在他們組織中祇是一名小卒，有愚兄及雲飄替妳說項，一定沒有問題，妳不必擔心。」

（未完·七）

上文提要：

高貴貞遇上了娘親馬飛女，才知娘親並沒有死，也才知李自成是她的表弟，於是高貴貞又上鳳凰嶺，李自成便與她一起回到老龍溝……大年夜，高貴貞要李自成與女兒拜堂，並派了一千五百人馬要他去攻打延長縣，目的是要證明女兒的說法，有皇帝命，必有天上守護神在他身邊。果然李自成懂得隨機應變，在姚家店殺了三百多官兵……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圖
可飛·圖

殺戮傳奇

隨機應變大斬獲 計謀高絕得金銀

那時候，官兵祇要去打仗，上峰必先發銀子，雖然不多，仍然能提高士氣。
張千總帶的三百人，當然每人也發了二兩銀子，如今全被傭兵們接收了。
有人似乎學過木工，很快的把張千總的斷把刀修好了，交在李老八的手中。
李老八騎上張千總的馬，他哈哈笑，道：「我他娘的是不是像孫猴子戴加冠，像是那麼一回事呀！」
高貴貞道：「李老八，快帶你的人走吧，記住要等到二更天過了以後再叫城，還得像那麼一回事，別叫人看出是冒牌的。」
李老八道：「錯不了的，高姑娘，祇不過我得先弄個清楚，進了城之後，是不是放手叫兄弟們先快活？」
高貴貞道：「我不作主，問我的阿成。」
李老八轉而問李自成道：「表少爺，你得說明白，是不是老規矩？」
李自成道：「我看吶，找那些有銀子的開刀吧，一些苦哈哈的就卯過去了。」高貴貞也點頭了。
李老八道：「找有銀子的人物呀，又得動動心機了，祇不過這種事情瞞不過我李老八，咱們就這麼

敲定了。」

李老八在馬背上一聲吼：「兄弟們，姚家店別去了，咱們殺上延長縣城了。」
啊，好吶！
大伙一聽全樂了，有人道：「延長比姚家店富多了。」

眾人這裏齊動手，挖了個萬人坑，把死的人全部拋入土坑裏，這還應了佛家那句話，塵歸塵土歸土了！

李自成與高貴貞這一對甜蜜蜜的半大不小的夫妻，率領着一千人馬慢慢的走！

那年頭路有餓死骨呀，山路行人少得可憐，也就不怕有人去告密了！

一千人潛藏在延長縣附近的荒林內，那真是雞不叫狗不咬放個屁也聽得到，當然不少人走累了躺在地上打起鼾來了！

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不累，而且二人的精神也大，二人在馬前坐下來。

李自成道：「怪了！」

高貴貞道：「甚麼怪呀？」

李自成道：「我二人在一起也不少次數了，你怎麼連個屁也不給我放一個？」

高貴貞道：「哦，你想要孩子呀？」

李自成道：「討老婆是幹甚麼的？不就是爲有個種接香煙呀！」

高貴貞笑笑，道：「如果年頭太平，我可以爲你生一打，如今年頭不對了，到處都有全家人死絕的，你想想，拚命生，拚命養，到頭來全死掉，多不划算呀！」

李自成道：「照你這麼說，你是不打算給我生兒生女的了？」

高貴貞道：「這話是你說的，不是我說的。」

李自成道：「那你何時爲我生一個？」

高貴貞道：「隨時都可以。」

李自成一聽「火」了，他用力抱住了高貴貞，道：「生吧，生吧，今夜咱們來製造，哈……」

「噫……」高貴貞笑得媚，倒進李自成的懷中了！

「嘩！」又見一條毛毯把二人遮蓋起來，他們二人的近衛們也識趣，每次見了這場面，便立刻轉身走開了，那地方便立刻有了異於尋常的聲音。

他們在幹甚麼？

李自成不是說過了，製造下一代呀，唉，祇可惜他們二人樂是樂了，可也是白忙一場。

* * *

李老八騎大馬，半夜三更天的到了延長縣門口，他立馬在吊橋上大吼一聲：「開門了！」

附近小鎮有流賊，延長縣城也

加強了戒備，這時候的城門樓上有叫聲：「幹甚麼的？」

李老八大聲罵：「瞎了狗眼不是，舉個燈來照照不就知是本人回來了！」

他祇能說本大人，因爲他們都不知道那位千總他姓張，既然不知道，祇好自稱本大人了！

果然，自四丈八尺高的城門樓垛口處垂下了一盞白紗燈，那燈也不亮，只照得方圓三丈內一片亮！

祇見那燈閃閃的照了半天，才聽得城牆上有人問：「張大人怎麼回來了？」

「闖賊的人馬逃走了，我們撲了空，不回來幹甚麼？」

城門樓上一聲叫：「開城，開城！」

兩扇大門拉開祇一半，先是溜出個人走出城，這人就快走到吊橋了，忽見騎馬的李老八當先拍馬衝過來。

李老八衝到大門下，那人已越過了李老八，等他回頭再細看，祇見黑暗中衝來一大羣身穿官兵衣衫的流賊！

那人大叫：「賊呀……噢……」

他祇叫了一聲，被人用刀砍在頭上，立刻倒地不動了。

這時候李老八把張千總的斷把刀砸過去，兩個欲開門的兵丁被他

砸得往後倒去！

李老八大吼一聲撞開了兩扇大城門，他的人馬已蜂擁而入殺進城了！

這是半夜三更天呀，延長城中喊殺震天，城樓上立刻響起銅鑼聲，遠處的駐守官兵們大部份還在睡夢中，聽得警鑼響，便匆匆的揮刀殺過來。

李老八有一夥兄弟是殺人放火行家，祇見十多個人閃身在暗巷裏，沒多久便見幾處火光衝天起，延長縣城已大火燒起來了。

火光衝天起，正是殺人好時光，從兩條土街奔殺過來兩批官兵，迎面遇上這批冒充的，雙方穿戴都一樣，半夜天黑怎麼殺？不少人亂砍亂殺，自己人也一樣殺，亂了！

李老八這邊的嘍兵們極聰明，祇要見是官兵們舉刀砍過來，立刻大叫：「我是真的呀！」

對方一聽就收刀，你收刀他出刀，就這麼殺了一陣爛污仗。於是從四方八方衝進千人全是流賊！

是的，李自成與高貴貞率領的人馬殺進城來了。

這光景也可以說是裏應外合了，一時間，延長縣城的總兵大人洪元壽，也被甲殺出官衙來了。

那洪元壽是明末一員大將，此

人就是袁崇煥的人，鎮守過長城重鎮古北口。

洪元壽提刀衝出來，他的親兵一百二十人左右簇擁着迎上來。

他遇上了李老八，李老八兇殘，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流匪，一旦遇上洪元壽這批主力，他是二話不說的舉刀狠幹起來。

洪元壽與李老八對殺對砍，立刻間鮮血標飛，嘩嘩有致，原本穿着官兵衣衫的流賊們，立刻又混戰起來了。

那洪元壽邊殺邊吼叱：「可惡流賊，你們把張千總他們怎樣了？」

李老八也吐着血水大聲吼：「殺光他們了呀，哈，你個老小子就快同姓張的去見閻王了！」

「我要殺光你們這些流賊，殺呀！」

兩條土街上盡是搏鬥的人，忽有人奔到李自成身前，大叫道：「李頭目挨刀不退呀，表少爺……」

李自成一聽李老八受傷不退，他火大了，大吼一聲，道：「帶路！」

兩百嘍兵簇擁着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奔向街中心，有火光照得亮，雙方殺得血肉橫飛還帶咒罵！

李老八罵的聲音也最大，刀光盡在他的身前身後閃耀着，看得李自成火大了！

李自成大吼一聲：「老東西看刀！」

奪魂刀挑起一縷金光，直往洪元壽的頭上砍去！

洪元壽以爲不出五刀就會要了李老八的命，不料突然出現個楞小子！

洪元壽收刀回殺，祇那麼三招一過，他老人家點着頭，道：「想不到流賊之中也有真功夫的人啊！」

他本人有真功夫！

他如果沒有真功夫，也不會當袁崇煥的大將了！

當然，他如果沒幾手絕活，也不會幾招就把個兇狠的李老八殺得拋肉灑血了！

總兵洪元壽似乎是見獵心喜的樣子，立刻間同李自成殺在一起，他老人家的馬匹也拋却了！

李自成見這老人殺法驍勇，出刀有致，着實也令他大爲奇怪，官兵之中真有功夫到家的人物！

心念之間，爭勝之心徒起，雙手抱刀，立刻使出他那早已青出於藍的陰陽羅漢刀法！

但見刀光霍霍，金芒迸射，一路刀法使一半，洪元壽已是攻少守多，叮噹聲中，原來洪元壽的手上也是一把寶刀，李自成正自打殺中，忽聽高貴貞半空中大吼一聲：「殺呀！」

她人未落下，突然擲出一把尖刀，尖刀已扎入洪元壽的背上深入兩寸！

「噢……」洪元壽狂嘯中連砍三刀拔身就走，李自成却是哼聲連連，他三個箭步追上去。

追上去就是一刀砍，洪元壽想不到這少年人的輕功也了得，追上他了。

洪元壽這一次挨刀不喊叫，他回頭慘笑：「將軍難免陣上亡，我……死得……其所了……」

「轟」的一聲倒下地，高貴貞奔上去，把她的尖刀收回來，道：「這老傢伙有本事！」

李自成道：「還是逃不過一死！」

他二人抬頭看，大街上殺得好兇殘，地面上躺的盡是流血人。

李自成雙目盡赤，這人是个天生殺人王，他不吼一聲舉刀就砍，不料他砍倒一人又往另一人砍去，那人一眼看出是李自成，大叫：「自己人呀，表少爺！」

李自成聽得猛一楞，他指指被他砍死的那人，道：「他是不是？」

那人道：「咱們這兒都是的，咱們的頭目是李老八呀，表少爺！」

李自成一聽立刻大叫：「快把你們穿的官兵衣服脫下來，娘的，我怎麼分得清！」

他這麼一吼不大緊，所有聽到的人都在立刻脫衣服，地上盡是官兵衣，可也有不少脫了衣服往城外逃走了！

李自成舉刀大吼：「你們跟我殺向衙門呀！」

「殺呀！」

李自成回頭看，後面全都是他的人，他的膽子真正的長出毛來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沒人被他殺！

李自成率人奔入縣衙門的那條大街上，迎面就是一排利箭射過來。

怪了，有三支利箭好像射中李自成，却偏偏分別自他的兩耳邊飛過去，射中李自成身後的人！

李自成一見火大了，陰陽羅漢刀法舞了個滴水不漏，狂烈的殺過去了！

衆嘍兵見頭兒拚了命，那一個還敢走後面！

李自成身先士卒殺到衙門口，正遇上新上任的捕頭叫王成！

那王成不是別人，曾在洪洞縣幹過七年的捕頭，這人手中兩把刀，一般人不怕他的大刀怕他的小刀！

王成在洪洞縣甚麼也管，甚麼地方風吹草動，他就會立刻奔過去，甚至甚麼人家娃兒哭，他也找上門去管人！

洪洞縣人有幾句妙語，說的就是捕頭王成！

「肚子疼找王成，王成有小刀，割你肚屎包！」

* * *

捕頭王成這一回要倒楣，他迎面遇上李自成！

王成舉長短刀大叫：「大膽流賊，敢來縣城亂殺人，看王大人收拾你們！」

他直撲李自成狂砍，李自成火了，他咒罵：「狗腿子，今天叫你見閻王！」

隨着他的吼，奪魂刀灑出一片金光，就聽王成一聲怪叫，他的小刀不見了，握小刀的手也不見了。

怪的是王成的長刀仍然殺法有致，這令李自成也吃了一大驚，怎麼，這人手被砍掉不怕疼呀！

祇不過王成拚殺七刀之後他自己才發覺左手不對勁，低頭一看，大叫一聲：「疼死我也……」他要逃了！

原來李自成下刀太快了，王成被砍一手尚不自知，等到自己發覺，那錐心的疼令他幾乎昏倒！

王成還是倒下了，被高貴貞一刀捅死的！

延長縣衙門有八八六十四位捕快班頭，如今正自往衙門內退守，李自成大吼一聲：「殺進去！」

「衝呀！」

那真的稱得上是螞蟥雄兵，六十四名捕快又如何擋得住數百人的衝殺，早被亂刀砍死在衙門內的土場子上了！

流氓們說不上得理不饒人，他們一旦動上刀，那祇有一個念頭——殺，非殺光為止！

延長縣衙門的左邊是大牢，牢中關了不少犯人在裏面。

李自成這是破了縣城，他站在那道青石台階上。

這在當年，他祇敢站在衙門口往裏面瞧上一下，還不能多看，多看會挨揍！

如今不同，他帶領人馬殺進來了，頓時之間，他覺得自己是個人物，而且是大人物！

拍拍身邊的高貴貞，李自成道：「不是在做夢？」

高貴貞道：「如果是夢，這夢也太妙了！」

「哈……」李自成笑了。

高貴貞道：「當家的，你不是是打算過堂呀！」

過堂者就是審案子，北方人叫過堂。

李自成道：「我親愛的，雖說我不會問案，至少我可以看看人犯吧！」

忽有兩個頭目奔來。

其中一人道：「表少爺呀，縣

太爺一家七口自盡了，有三個投井，四個服毒！」

李自成冷冷道：「比之一刀之苦好多了！」

又見二十七人帶着三十多個犯人過來了，一個個均是蓬首垢面，不成人形！

李自成走下青石台階，他一個一個的看，還有兩個嘍兵舉着火把照在犯人的臉孔上！

李自成伸手還把犯人的下巴托起來看，忽然，他低呼一聲，道：「師父，你……」

那犯人把頭猛一抬，雙目一亮，道：「你……你不是我的徒弟阿成嗎？」

李自成道：「師父呀，你是怎麼被抓入大牢來的呀！」

已有幾個嘍兵為那老人解去了繩索，端了一把椅子請老人坐。

頭兒稱他師父，還了得呀，當然要侍候一番了！

李自成道：「師父，你說說，安份守己也被抓入大牢中呀！」

那老人原來不是別人，街上開鐵匠舖的石鐵匠是也！

石鐵匠見是李自成，喜在臉皮上苦在心窩裏，他心想：「祇為打造一把刀，他犯了嫌疑入大牢，如今李自成這小王八蛋成了精，當起流氓來，這如果攀上交情，自己的老命早晚完蛋！」

一念及此，石鐵匠道：「阿成呀，今天見你這般威武，替咱們窮人出了氣，師父很高興，很高興！」

李自成道：「官家為甚麼抓你入大牢？」

石鐵匠道：「那年來了個杜爺，他出銀子我造刀，那是造第二把寶刀，可是刀剛造好，杜爺的身

份被人發覺了，他們圍抓杜爺，杜爺就用那把寶刀殺出重圍，他走了，害得我坐大牢，噢，差一點被砍頭！」

李自成一聽，大叫一聲：「取銀子來！」

這時候縣庫剛好打開了，有嘍兵急忙提來一袋銀子走過來。

李自成接過銀子也不看，他往石鐵匠的手上一塞，道：「拿着，回去老家養老吧！」

不料石鐵匠有說詞：「阿成，我知道你是有良心的人，可是，這麼多銀子不好花用呀，這年頭富人的命反而活不長，我今只取幾十兩，夠在他鄉開一間鐵匠舖，我的心也就滿足了。」

他取了一把銀子揣袋中，施個小禮就往衙門口走去！

李自成半天發了呆，才大叫：「師父好走呀！」

石鐵匠已走遠了。

李自成見石鐵匠走遠，想着在

石鐵匠已走遠了。

李自成見石鐵匠走遠，想着在

石家三年學藝，他幹的活兒大部份是下賤的工作，但那是習俗，至少他學了打鐵的手藝。

猛回頭，李自成看到一個雙目睜亮的瘦子，他站在瘦子面前道：「你老兄怎麼被抓來的呀！」

那瘦子苦笑，道：「敝人姓別，名叫開東，人們叫我陝北飛賊……」

他頓了一下，又道：「可是，天下沒有那麼賤的人呀，誰是生下來幹賊的？還不是天下大亂，有銀子的吃不飽，沒銀子的啃樹皮，上天不公平，人間亂烘烘，我不想餓死，我憑本事弄銀子。」

「你怎麼被抓？」

「唉，別提了，馬尾巴拴豆腐……提不起來了。」

別開東正說着，只見附近走來了高貴貞。

高貴貞道：「表弟，放了他們，還有許多事要辦呢！」

李自成道：「不，這些人之中也許有英雄人物，咱們用得着的人呢！」

他轉而向別開東，道：「你說，你是怎麼被抓來的？」

別開東道：「若非我住在金家莊上又睡着了，狗腿子們一輩子也抓不到我……」

提到金家莊，李自成雙目一亮

：「你還敢去金家莊？那兒死了許

多人。」

別開東道：「死的是狗腿子們，我過去常去十里鋪金家莊，因為我叫我婆婆乾媽，那兒幾乎也是我的家，我只要弄到好的寶物，我就會送上乾媽收藏……」

他想了一下，又道：「怪了，這麼久了，我乾媽一家人也不知去甚麼地方了，也不對我說一聲。」

天客

馮嘉著



陸球恩來自一個遠到地球人不知有其存在的星球。他到地球來是要追捕一個在遺傳上有缺陷專做壞事的同類。

離開了自己的星球，不一定能發揮到應有的潛力，於是陸球恩求助司馬洛協助，但，發現到要追捕的天客竟附在人的身上，利用人體進行各種犯罪活動，使事件更為複雜。

每本
HK\$32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超級市場及地利店有售。

呀！」

陝北飛賊別開東道：「姑娘，我怎知她是甚麼人，我只覺得她有銀子，咱們苦哈哈，當然要找有錢人！」

李自成叫道：「他說的也有理！」

高貴貞道：「他却叫金婆婆乾媽，金婆婆是延長縣的土霸，也是咱們搏殺的對象呀，何況……」

別開東一聽，哈哈笑道：「姑娘，我能在陝北闖出個陝北飛賊名號，一大半就是仗仗靠山金婆婆，金婆婆他們未失蹤以前，官府的人不敢盯上我，其實甚麼乾娘呀，彼此的利用，金家莊的勢力，脫不了咱們江湖人物捧場而已！」

李自成道：「這世上已無金婆婆了！」

別開東道：「我早想到金家會死絕的。」

李自成道：「而且是我幹的！」

別開東道：「那更令別開東佩服你！」

李自成道：「你不打算為你老乾媽報仇？」

別開東冷哂：「甚麼乾媽呀，江湖上許多道上哥們叫她乾媽。」

他指着排在身後的毛臉漢子，又道：「不信你問這一位老兄，陝北的飛刀手范冲就是他，他也叫過金婆婆乾媽，後來還同金家人鬧



翻，他殺了金家老管家。」

李自成哈哈笑了。

「你二人願意加入我們嗎？」

范冲道：「天下已亂，已到英雄出頭天了，咱們決心不改變，跟定你們了。」

李自成看看另外二十多漢子，他們也齊聲道：「咱們都願意跟你去出生入死的大幹。」

李自成很高興的道：「把他們都鬆綁。」

縣衙內收了二十多位江湖漢，衙門外奔進幾十人，李自成見李老八包紮了傷處走過來，立刻迎上去，道：「老八，傷得如何？」

李老八道：「仍然可以揮刀殺！」

「歇着吧，看我的安排。」

李老八躺在椅子上，李自成大吼一聲，道：「四邊城門守緊了嗎？」

有兩個頭目走到李自成面前齊聲道：「關妥了，每一城門加派一百兄弟緊守着。」

李自成道：「快把縣城各鄉保找來，叫他們列冊送上來，把有銀子的人一個也不許漏報，小心咱們血洗這延長縣城！」

他看看外面火光衝天，又道：「派人把火滅了，燒光了咱們白忙！」

立刻間，兩個頭目往外走，後

面跟上二百人。

李自成這次突然殺入延長縣，事先一點兒徵兆也沒有，延長縣城有銀子的大戶真不少，一家也沒走掉。

李自成這初次露鋒芒，他不打算血洗此城，但金銀寶物都不放過。

很快的，二百嘍兵用繩子拴了一串有錢人，一溜的進了縣衙門……

這些人有一大半在哆嗦，李自成却哈哈一笑，親自走上前，道：「怎麼可以如此無禮的對待大爺們呀！」

說着，他舉刀就劈，嚇得那麼多老人臉上泛灰色。

就見金光閃掠，流電一般的切斷每人身上的繩子，竟然未傷及任何一人。

只這一手法，就叫人咋舌不已。

李自成道：「各位，兄弟們長年住在深山大澤中，吃風喝沫，風刮日晒，還得忍飢挨餓，不像你們這些大爺，春天吃燕窩，有人侍候錦衣美食你還吃不完，夏天一到吃涼的，冰糖蓮子帶消夏，女人四邊搖扇子，秋天一到補身子，到了冬天滿屋子熱氣好舒服，所以啦，今天把諸位請了來，無他，你們大伙多多的湊幾個，這湊多少，我把話

說前面，最後我只殺那個出的銀子最少的，我不但要殺，而且殺的是他全家，你們快回去，命人送來吧，天亮以後，咱們還得撤走的。」

他把手一擺，就見每一人的後面跟了二十個握刀嘍兵，一溜的又出了衙門。

他這才對高貴貞道：「妳有甚麼意見嗎？」

「哈……」高貴貞忽然笑起來了。

那面一椅子上坐的李老八道：「表少爺呀，你可真叫高明呀！」

李自成道：「我這辦法呀，比用刀逼他們拿還管用，我叫他們自己送上門……」

高貴貞道：「你比我爹還厲害，哈……」

李自成却在高貴貞耳邊，道：「我們抱一起，妳又比我厲害呀，哈！」

「嘻……」高貴貞也笑彎了。

天亮了，延長縣城內沒有一個百姓敢往街上瞧一眼，男人沒有，女人更是躲起來。

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騎在馬上巡視大街上，有人在門縫中認出是打鐵的李自成，不由更吃驚，因為李自成曾在大街上揮刀殺過人，而且殺了幾十人。

李自成帶來人馬一千五百人，一夜之間傷的死的近百人，街上也死了官家幾百人，由地方派人在清理。

有幾個大戶煮了酒菜送到大街上，嘍兵們大伙吃着，近午時分，才見那些有錢的大爺們帶着伙計，抬了銀子往衙門走進來。

這時候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正躺在縣太爺的大床上睡大覺養精神。

守衛的嘍兵指揮挑來的金銀放在堂口，那些大紳士們緊張的你看我我看你，再看看送的金銀，真怕自己的少，到後來會挨刀。

這些人正焦急的等待着，大床上李自成與高貴貞忘不了製造快樂，縣太爺的大床上有春光，傳出嘻嘻哈哈聲，也傳到了大堂前，聽的人心中不是味道。

這光景直到日偏西，李自成才起床當先走出來。

幾個頭目見李自成走出來，立刻迎上前，道：「表少爺，他們送來了！」

李自成提刀走過去，他低頭一挑一挑子看，他的目光在變冷厲，有幾個嘍兵看那金塊銀錠，眼也直了！

忽聽李自成厲吼一聲道：「把他們都拖出去砍了，他娘的，仍然把咱們當叫化子呀！」

笑。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話是要聽的！」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

李自成道：「好吧，我妻子的

話是要聽的！」

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

「哈……」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

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道：「等一等！」

大伙看過過去，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她看了一下，笑笑

道：「這是你的家鄉，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咱們早血洗了。」

他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回去吧，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我保證我們拿了就走人。」

她此言一出，二十七個老人都

頭看去不是別人，乃「陝北飛賊」別開東是也。

姓別的笑道：「我怎麼說我送那老太婆的荷包會在頭兒手上，原來金婆婆一家的財寶也落入頭兒手上了！」

李自成道：「所以我勸各位，金銀要，可千萬別貪，多了惹禍災，你們回去吧！」

他這麼一說，二十七個延長縣城最有銀子的老人，冒着冷汗走出縣衙門。

這時候，大街上的人們拉了桌檯請大伙吃着，李自成騎馬走出來，他看得微微笑。

祇不過當他騎馬快到石家鐵匠舖的時候，門上了鎖，看得李自成也覺黯然，這要是一直在此打鐵打下去，如今大概一個月有三兩銀子收入。

李自成苦笑，他回頭對高貴貞道：「出城吧，這兒是個傷心地。」他與高貴貞緩緩的往城外走，幾個頭目沿街大聲吼：「上路了，走人了，你們這些餓死鬼還不快走。」

就這麼連聲叫，正在吃喝的嘍兵們拋下了碗筷用手抓，這是連吃帶拿的擠擠踏踏排隊出城了。

李自成果然天剛黑便率人走了，他提前半個時辰。

李老八來到李自成身側，他在

馬背上道：「表少爺，這一次出奇的順利。」

李自成道：「可也死了不少兄弟們。」

李老八道：「表少爺，你也是知道的，老爺子那一回出征打仗搶地方，不死上個三二百人的，咱們這一回祇不過四十幾個人，小意思了。」

李自成道：「我心何忍呀！」

這時候的李自成，其作風就有帝王風，他本是天上一條龍，草莽之中是英雄，至於後來嘛，他有了變化，當然那是以後事情。

李自成道：「我是一聽到富就有氣。」

李自成笑問：「爲甚麼？」高貴貞道：「我就是看不慣有錢人的那副嘴臉。」

李自成道：「好，就憑親愛的妳的一句話，咱們這就前往姚家店

李老八道：「姚家店在延河邊，姚家店有船通黃河，他們有幾個大戶的生意連到長安城，富呀！」

高貴貞道：「我是一聽到富就有氣。」

李自成道：「好，就憑親愛的妳的一句話，咱們這就前往姚家店

去搜刮。」

他忽然一頓，又道：「說實在的，我不忍再有兄弟們死傷，得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他回頭，祇覺身後跟着陝北飛賊別開東。

別開東衝着李自成咧嘴一笑，道：「少主人啊，這些時你太忙了，咱們這兒有幾個人物，總得爲少主人介紹一番，是不是？」

李自成道：「倒是把各位忘了。」

別開東指着黑臉漢，道：「他是飛刀手范冲，剛才少主人已認識過了。」

李自成衝着范冲點點頭，那范冲呵呵笑道：「姓范的沒甚麼長處，腰上十二把飛刀還湊和。」

李自成道：「以後有機會看你露幾手飛刀絕技。」

別開東道：「咱們出了獄門，就各自找到自己的兵器，喲，他們四個是師兄弟，受了冤入了牢，這一回誠心投靠少主人。」

別開東打個哈哈，對四人道：「你們各自報個名吧！」

四個大漢一式的砍刀扛在肩頭上，四個走得也整齊，二人一排齊步走。

這時候前面二人報名了。

「我叫孫大寶，有人叫我孫大

炮。」

「我叫方圓，既方又圓，哈……」

後排二人也接着報了名：「我叫石九子。」

「少主人，我的名字唐大年。」

李自成道：「四位手上拿的刀，師父是誰呀？」

方圓道：「咱們師父呀，五台山出家人白雲和尚是也！」

李自成一聽之下，幾乎自馬背上晃下馬。

「甚麼，你們是白雲和尚徒弟？」

方圓道：「十幾年前在邊關當守軍，咱們認識了白雲和尚，他就教了我四人一路刀法。」

李自成想到了金家莊那四個噫經和尚，白雲和尚在其中，白雲和尚又是紅雲和尚師弟，這帳一算，他四人成了他師兄了。

李自成客氣的笑了，道：「一家人，一家人，以後大家一條心，吃香喝辣都有份。」

李自成未說出他的師父是紅雲和尚，祇因爲此時此地還不合大家攀關係。

方圓却開口了，道：「少主人，咱們幾個新加入，爲了效忠，咱們得有所表現。」

李自成道：「你的意思是？」

方圓道：「把攻打姚家店的這

個任務就交由咱們兄弟幾個人擔綱，少主人祇管一旁觀看。」

李自成聽得點點頭。

石九子接道：「我兄弟四人圍過去，殺進姚家店，雞犬不留。」

飛刀手范冲道：「咱們都是從大牢中出來的死囚，不合與祇有四位去立功，還有咱們呀。」

別開東道：「對，還有我二人。」

李自成笑笑，道：「各位，對殺對砍那是下策，咱們要的是手不血刃而滿載而歸。」

他看看范冲六人，又道：「我明白，憑你們的功夫，肯定能殺入姚家店，祇不過那還得死傷人馬，划不着。」

馬上的高貴貞笑問：「咱們這一回圍住姚家店，親愛的，你可有甚麼妙主意？」

李自成一笑，道：「當然有，你等着，大伙等着分銀子哩，哈……」

高貴貞也笑道：「真的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我的好表弟小丈夫，哈！」

李自成道：「我非常非常反對亂殺人。」

他乾乾一笑，認爲這句話不應出自他口，實在，他已經殺了不少人。

但李自成有解釋。

「我殺人！是因爲我非殺不可，有的是仇人，你們說，殺父欺母之仇報不報？」

陝北飛賊別開東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欺母之恨那是騎在人頭上拉屎，非報不可。」

李自成道：「所以啦，我殺了金婆婆一家人。」

別開東一怔，金婆婆是他乾娘呀！

李自成又道：「有些我殺的人，我不殺他們，他們就會殺了我。」

范冲道：「爲了自保嘛，誰願意死呀！」

李自成道：「再說吧，咱們那一個不想當良民呀，平平安安的過日子，一家老少有飯吃，誰願意奔上荒山大澤，爲了生活殺人放火呀，看看咱們，黑天白日的吃風淋雨，受盡風霜之苦，爲的是甚麼？」

孫大寶道：「老子就是受盡剝削，一連三年種的收成全都送了朱大爺，還欠他的租，娘的，不幹了，宰了姓朱的上山吧！」

李自成道：「其實上天是有安排，上天要人們過太平日子，這金也好銀也吧，人人有份人人花，娘的，不合與被那些自以爲有頭腦的少數人壟斷，據爲己有，你們看看，這天下大亂原因是甚麼呀，還

不就是大多數人餓肚子，才會弄得天下大亂。」

唐大年道：「少主人說的也是，把上天安排的銀子平均起來大家花用，人人都有吃的，你看還有誰去造反。」

李自成道：「所以啦，我對富人沒好感，至於殺人嘛，別亂殺，富人也少殺。」

高貴貞道：「喲，你不是對富人沒好感嗎？」

李自成道：「富人殺光了，咱們以後怎麼辦？搶窮人呀，那能搶幾個錢？」

方圓哈哈笑，道：「對，咱們的目的爲錢。」

高貴貞正要再說，前面奔回一個大漢來。

這人到了李自成身邊，道：「表少爺呀，再去五里翻過前面那道黃土坡，就看見姚家店了。」

李自成抬頭看，他忽的對那人道：「傳我的命令，兄弟們拔刀開衝，過了高坡就大聲吼，四面八方把姚家店圍一個水洩不通，可就是一樣，祇准吼叫殺，不許真的往土城衝殺！」

那漢子一聽，道：「表少爺，咱們可以一鼓作氣拿下姚家店呀！」

李自成道：「拿下姚家店幹甚麼？姚家店除了幾戶有銀子的之

外，餘下的全是苦哈哈，陝北黃土草不長，除了高粱玉米棒，你幾曾看過稻米麥子長得旺？拿下個姚家店，咱們不能殺窮人，還得供他們吃喝的，是不是要賠老本，你出呀！」

那人一聽也點頭：「對，還是表少爺想得對。」

李自成道：「快去，叫他們各隊作準備，我要聽你們的吼聲震山嶽，大隊人馬齊蝗蟲。」

那人一聲「得令」，拔腿又往前隊奔去了。

高貴貞哈哈笑：「真是的，我爹就沒有你這一套。」

李自成道：「你爹也是我爹呀！」

高貴貞笑笑道：「我沒有忘記這關係，我爹還是你的大姨丈，對不對？」

「哈！」

「轟」的一聲傳來，衆人抬頭看，祇見一道火光冲天而起，有人在前面黃土高坡上放了一個冲天炮。

李自成的大隊人馬尚未奔上黃土高坡，見這冲天火炮起，李自成當先拍馬疾馳。

高貴貞也追上來叫：「別衝動！」

別開東幾人見少主人前衝，也立刻追上去了。

那李自成拍馬上黃土坡上，灰蒼蒼中，他發現一條人影真的快，快得就如同一溜煙般奔向了姚家的那座土城牆去了。

李自成就以爲他也追不上這個人。

李自成也奇怪，姚家店這地方出了一位飛毛腿人物。

李自成成立馬黃土高坡上，他看向姚家店，臉皮一緊，回頭把手一揮。

他身後上來一千多弟兄們，大家見李自成把手揮，嘩呀，一個個張口大吼：「殺呀！」

這批人聲勢壯，一大片灰呼呼的像一片烏雲般往姚家店的土坡奔過去。

再細看，個個舉刀指着天，再細聽，大家祇吼一個字：「殺！」

高貴貞追到了，她大叫：「怎麼了？」

李自成道：「我以爲那祇是姚家店派出的警戒人物，一旦見到我們，就會傳信號過去，叫城內有準備。」

李老八帶傷拍馬過來：「表少爺，我聽說你的命令祇圍不攻，幹甚麼，比耗呀！」

李自成一笑，道：「老八叔，減少幾個像你這麼挨刀子的人物，不是很好嗎？」

一怔，李老八道：「挨刀我也

高興，殺要殺個痛快，兄弟們殺得也爽快。」

李自成道：「大伙平平安安的，不是更好？」

李老八道：「平平安安呀，那是太平歲月，如今咱們這是來搶的，搶人還講求甚麼平安呀，要平安回家挨餓過苦日子。」

李自成道：「老八叔，我們的目的不在殺人，金銀珠寶最要緊，我呀……」

他有些自我解嘲的又道：「有時候呀，我他娘的漸漸覺得我是上天派下來的公平官。」

高貴貞哈哈笑道：「沒聽過甚麼公平官呀！」

李自成道：「你們想一想，我領着弟兄們，把富人的銀子搶過來分給大伙花用，叫大家都有銀子花，你說我是不是天上派下來的公平官是甚麼？」

大伙一聽有道理，大伙也以爲天下富人真混蛋，天下銀子盡着攢，天下那麼多的窮光蛋，他們也不多看看，也不想，天下抬轎的餓死光，誰人替他們把轎抬，大片土地沒人種，銀子再多也完蛋。

忽聽姚家店那面傳來呼叫聲，比之圍城的兄弟還大聲，這倒是件怪事情。

於是，李自成拍馬馳過去，他身後跟的是高手。

這中間，李自成心中明白，那方圓、唐大年四人可是白雲師叔的徒弟，而白雲又是紅雲的師弟。這層關係，李自成暫時裝糊塗。

現在，李自成到了土城外高處，看向城內，才明白土城內的兩條大街上人們在奔跑，女人的聲音叫得尖。

女人平時聲音是細膩的，好聽得宛如黃鶯叫聲，可是到了緊要關頭，那比甚麼男人的聲音還要尖而高亢，聲似蒼鷹空中叫。

李自成哈哈笑道：「太好了！」

高貴貞道：「下一步你打算怎麼辦？」

李自成道：「妳等着收銀子，哈！」

這時候，姚家店那座方圓不過一里多的土城外，李自成一千多人馬圍得緊，刀林般一閃又晃的，配合着大吼聲，城上的人們也愣了。

城牆上站滿了人，數一數也不過三百多，祇因爲有一邊是懸崖，那地方是天險，無人上得去。

但另三面就不同了，城不高，牆不厚，如果李自成下令攻擊，姚家店定破。

城上的人也有準備，火油燃燒着，弓箭也舉着，刀槍劍戟全有了。

城外面，流賊們祇是大聲吼叫

不攻城，李自成很篤定，不擔心延長會有援兵。

因爲他們剛洗劫了延長城，他此刻是滿載而「來」，他打定了主意祇圍城。

至於西南邊還有個延安府，李自成不在乎，因爲，他早晚也打算去收拾的。

那個年頭，地方勢力也保守，正應了那句土話：「長鞭絞脖子，各自顧各自。」

如果沒命令支援，許多地方裝糊塗。

李自成這千多人，距離城邊一箭地，大伙比賽大嗓門，叫的却是一個字：「殺！」

城裡人誰不怕，城破就會沒命的。

姚家店土城內，男女老少驚慌了，聽吧，哭爹喊娘之聲混成一片了，這時候人心大亂，誰也沒辦法阻止。

姚家店的于把總，還有一位官副將，這二人也不含糊，把二百軍士引在三面城牆上，準備着與城共存亡了！

可是，看看城外面，流賊們那種聲勢嚇死人。

城牆上，于把總驚怒的道：「我說流賊不祇那三四百人吧，你們偏不信，還想出城與賊子們決一死戰，還好我判斷那些黃土飛天不是

疑兵，我猜對了吧，你們看看，這麼多的流賊，怕不有兩千！」

官副將道：「于大人，我已把遺書寫在戰袍上了，咱們爲朝廷，拚死在戰場！」

他忽的掀起袍襟，果然寫了兩句話：「爲國盡忠，死而無憾！」

于把總道：「令我感動，咱們這叫武官不怕死，這文官……唉，朝廷却是鬧哄哄！」

是的，魏忠賢在朝中盡挑忠臣開刀，怎能不熱鬧！

二人正在發個小牢騷，忽又見姚老爺子七位奔上土城牆上來了。

于把總立刻道：「各位爺們，咱們已用了你們的銀子了，餉也發放完了，剩下的便是要爲確保姚家店而拚命殺賊了！」

官副將道：「對，各位回去家中坐，靜候捷報送過來了！」

姚老爺子猛抬頭，城外黑鴉鴉的盡是人。

盡是揮刀噢噢叫的惡漢。

老人家面對這種場面，兩條腿肚子幾乎轉筋直哆嗦，口齒不清的道：「這麼多呀！」

于把總道：「咱們的空間不大呀，他們人多又怎樣！」

就在這時候，忽聽有人大聲叫：「賊兵有人過來了！」

大伙抬頭看過去，果見有個漢子把刀擱在肩上一部一步的走過來

了！

祇有他一個人走過來。

雖然祇有一個人，城上諸公更緊張，大伙要看這個人來是幹甚麼的！

祇見扛刀的人走近土城邊，他抬頭先是一聲問安：「各位爺兒們，好哇！」

還他娘的吃豆腐呀，城內亂成一團了，他來問的甚麼好，道的甚麼安！

土城上，于把總叱道：「混蛋，有甚麼話快說，小心一箭射死你！」

那人笑笑：「你們的箭射不了咱們的。」

他用手拍拍胸前，又道：「咱們都有老牛皮護心盾甲呀，箭是穿不透的！」

他把衣衫一掀，果然是牛皮盾甲。

其實李自成的人是得自延長縣城內，也不過幾十件！

雖是幾十件，于把總看看官副將，二人有些氣餒的表情，祇差末嘆氣！

這時候二人嘆氣，那才真的打擊士氣！

「你們聽着，延長縣有個張千總的大人，死了，是在來支援你們的路上死了，他帶的官兵們也死了，而且死得一個不剩！」

他等了一下，看看城上人吃驚的樣子，又道：「你們再聽着，延長縣城咱們也破了，官兵也殺光了，縣大老爺一家人也投井的投井，上吊的上吊，死光了，死得一個不剩！」

這人說的話，好像唸稿子，不疾不徐，不溫不火，一副老學究的味道！

又等了一下，他又開口了！

「你們好好的再聽下去，這兒姚家店，地方太小了，油水太少了，不值得咱們弟兄們殺進去！」

他笑笑，指向河套方向，又道：「咱們的頭兒李自成，他是個慈悲爲懷的人，好人，他交代進城不許亂殺人，所以延長縣城的百姓還擔酒出來勞軍呀！」

到了這時候，于把總開罵了：「放屁，你們是賊，咱們爺們才是軍，你口中說勞軍，勞賊差不多！」

「哈……」那人大笑，道：「不信以後你問呀！」

忽又聽城上的姚老爺子，道：「不亂殺人呀！」

「當然不亂殺人！」

「那好，你們來了多少人，我

們也勞軍！」

他老人家天真起來了！

官副將聽得一瞪眼，他還寫了遺書在衣衫上啊！

就聽城下那人，道：「咱們來了祇一小部份人呀！」

「多少呀！」

城下那人道：「咱們有一萬八千人，此地祇來了五千人，大半還在後頭呀！」

「五……千……人……」姚老爺子喘大氣。

城上人也騷動了！

就聽城下那人又道：「咱們當家的還有交代，你們可得仔細聽！」

官副將叱道：「說！」

城下那人笑笑，道：「是這樣的，咱們決定不打算殺進城了！」

姚老爺子作揖，道：「皇天后土，謝天謝地！」

那人道：「祇不過咱們頭兒交代了，請城內有頭有臉有銀子的大老爺們出城一見，我，在下，兄弟，敝人是前來迎接的，快出城來吧！」

姚老爺子一聽，手脚又發了軟！

另一人道：「光景不去不行呀！」

城下人又開了腔：「快，如若不來，機會盡失，咱們立刻攻進

城下人又開了腔：「快，如若不來，機會盡失，咱們立刻攻進

盟釵玉



別開生面比武功 口述招式論高低

上文提要

紫衣少女故意激得徐元平吐血，才告訴他瘀血吐出方能醫好傷。此時紫衣少女的大師兄、二師兄趕來保護她，她却要二師兄與「神丐」宗濤比武，限令十招爲限，二人功力悉敵；又要大師兄與「上官堡」堡主比試，限令五招；又指定她身邊的梅娘與易天行比試，限令三招，因爲紫衣少女身懷南海門白鳳令旗，所以兩個師兄及梅娘均得聽令於她……

城，那時候姦殺殺紅了眼，後悔就莫及了！」

姚老爺子道：「出城你們會殺人嗎？」

那人道：「出城的人有福了，保險平安無事！」

姚老爺子對於把總道：「大人，開城吧，咱們七個人去冒險！」

于把總道：「各位，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兄弟們拿了餉銀要拚命，各位……」

姚老爺子道：「如果能夠大家平安，咱們爲甚麼要拋棄這機會！」

另外六人也點頭，于把總道：「各位爺們，如果他們敢動動你們身上一根毛，我姓于的立刻殺出城！」

官副將道：「你們祇要叫一聲，咱們就殺過去！」

于把總把頭一偏：「開城，放七位老爺子們出城！」

「吱」一聲，大城門拉開一尺寬，姚老爺子七個人魚貫的出了城！」

一旦出了城，反而雙腿硬朗起來了。

這正應了于把總那句話：「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

七個人走近那個放話的大漢，姚老爺子把手一揮，道：「請你帶

路！」

那人看看姚老爺子七人，道：「姚家就是七位最有錢嗎？」

姚老爺子道：「是的，不過，兄弟，你也應明白，咱們的銀子也是憑本事做買賣，花了血汗賺來的，可不是隨地檢或偷搶騙來的！」

那人一聽不怒，反而笑笑，道：「我不反對你的話，可是咱們頭兒也有一套說詞呀！」

「甚麼說詞？」

「一個人，一家人，銀子賺得夠用不愁花用就是了，再賺，那得拿出來幫那些祇會出力不會賺銀子的人，如此天下自然太平無事，不合興一賺再賺，賺個沒完沒了，一人升天，餓死萬千，各位爺們，咱們頭兒的話對不對？」

姚老爺子七人一聽，怔住了！

那人甚是得意，把七個老紳仕帶到一處土崖邊矮樹下，有塊大石頭上站着個少年漢！

那人正是李自成，他把奪魂刀當手杖拄在石頭上，一腿踩在高處，看着來的七個老者微微笑。

帶路的人奔上前，單膝打跪施禮，道：「表少爺，姚家店最有頭面的人帶到了！」

李自成一聲吼：「看坐！」

立刻奔來七個嘍兵各搬一塊方石頭放在地上。

坐坐，咱們這是因陋就簡，石頭也當椅子用，坐！」

姚老爺子七人歪着屁股剛坐下，李自成又吼了：「上茶呀，叫人說咱們不懂禮貌！」

立刻，又有七個嘍兵端了茶水送過來！

「喝，喝吧，行軍打仗沒甚麼好招待的，七位大伯大叔們將就着些！」

姚老爺子七人祇好接過茶來呷了一口。

李自成道：「各位爺們，你們都有眷屬在城中了？」

七個老人齊點頭！

李自成忙歉然的道：「真是對不住，我的人馬又吼又叫的，必驚嚇了各家眷，對不住，對不住！」

姚老爺子道：「英雄，姚家店小地方呀，這兒的人們日子過得苦呀！」

李自成道：「我相信，我絕對相信你的話，我若不信我是狗！」

他頓了一下，又道：「祇不過這兒也有幾戶有錢的，窮人多，富人少，天底下都是一般樣！」

姚老爺子道：「咱們這兒富人也不多！」

李自成道：「是嗎？」

他忽然嘿嘿一笑，又道：「如果這兒富人不多金，這兒爲甚麼有窮人？我實在對二位說，我把攻城

改成和平解決，就是爲了惜人命，各位爺們，我的話不多說，我放七位回城去，每一人限在一個時辰內，用量玉米的大斗，送來一斗金，一斗銀，不多也不少，與斗沿平齊就成了，多不取，少不行，一個時辰不見人，我攻城，那時候你們就知道後果是甚麼！」

身邊的李老八道：「太少了，表少爺，何不殺進城，創他們根！」

李自成叱道：「叫人說咱們殘暴不仁呀，兩條道路走一條，放開一條別人行，不合與走一條還把另一條路堵死，有干天和！」

李老八道：「咱們一萬多人呀！」

李自成道：「還有別的地方呀！」

姚老爺子開口了！

「英雄，咱們實在是……」

李自成一瞪眼，順勢一刀劈下去，就聽「噹」的一聲，他足下的石頭被他一刀砍下人頭那麼一大塊！

他厲吼：「你們那一個人頭比這石頭硬？」

姚老爺子七人大驚失色，均相顧愕然！

「走吧，回去用斗量，不夠咱們借！」

於是，七個老人匆匆的回城去了！

(未完·六)

梅娘伸手拔出地上竹杖，冷漠的說道：「可惜今宵之戰未能分出勝敗。」言下大有惋惜之意。

「神丐」宗濤怒道：「此事還不容易，如是想分勝敗，不妨再打一場。」

那紫衣少女却搶先接道：「老叫化子，你心裏還不服氣麼？」

宗濤道：「哼！老叫化子生平之中服過誰了？」

紫衣少女緩緩向前走了幾步，微笑說道：「你要不服氣，咱們兩個打一架試試吧！」

宗濤遲疑了一陣，道：「老叫化子年近古稀，怎能和你這個小娃娃兒動手，勝了你也會被武林同道恥笑，還是就你兩個師兄之中，選一個出來和老叫化子打吧！」

紫衣少女道：「麥草堆積如山，壓不死一隻老鼠，你年紀大幾歲，有甚麼了不得。」

宗濤吃她拿話一激，不覺大怒，縱身躍出，厲聲喝道：「老叫化子先讓你打三拳，咱們再動手不遲！」

就在宗濤縱身躍出的同時，那中年錦衣大漢和滿頭白髮的梅娘同時躍了出來，護守在那紫衣少女兩側。

紫衣少女羅袖一拂嬌聲叱道：「誰要你們出來了？」

那錦衣中年大漢，滿臉慌急的

道：「師妹千金之軀，豈可輕易和人動手，萬一有了……」

紫衣少女接道：「我爹爹都不管我，要你來管我了？」

錦衣大漢道：「這個小兄……」

紫衣少女不容他說下去，接道：「甚麼這個那個，難道我的本領沒有你大麼？」

錦衣大漢望了梅娘一眼，緩步向後退去。

紫衣少女回頭又望着梅娘說道：「好梅娘，我求求你，別管我好麼？」

梅娘輕輕嘆息一聲，道：「孩子，動手相搏，生死一髮，豈能視同兒戲……」

紫衣少女接道：「你不是對我說過，不論甚麼事，都要依我麼？」

梅娘聽得怔了一怔，退後三步。

紫衣少女說退了兩人，緩步走近宗濤，說道：「你要讓我先打三拳，可是真心誠意麼？」

宗濤仰臉望着屋頂，冷冷說道：「老叫化素來言出如山。」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我打你，你躲得了麼？」

宗濤怒道：「老叫化子幾十歲了，豈有和你鬥口打趣，快動手吧！」

紫衣少女一縐粉臉，說道：「

誰和你打趣了？我要先打你三個耳括子！」

宗濤聽得一楞，道：「甚麼？」

紫衣少女道：「你一身髒得要死，我打你三拳，豈不污了我的手，祇有臉上還算乾淨，你要讓，三拳和三個耳光又有甚麼不同？」

宗濤沉吟了一陣，無可奈何的說道：「好吧！反正老叫化讓你先打三下就是！」

紫衣少女緩緩伸出右臂，輕輕挽起羅袖，皓腕如雪，肌膚瑩光，纖纖十指，嫩白艷紅，但看這一隻玉掌，就讓人情難自禁的伸過臉去，讓她打了幾掌。

宗濤輕輕的咳了一聲，頭上汗水如珠，滾滾而下，抬頭望着屋頂，滿臉緊張和痛苦混合的表情。

他乃江湖素負盛名之人，平日受人尊仰，身份極是尊崇，如今在衆目睽睽之下，讓一個女孩子家打上幾個耳光，心中之苦，直似比殺了他還要難過，但他已說出讓人打上三掌之言，一時間又無法改過口來，祇好佇立以待。

紫衣少女舉起玉掌，揮臂擊了過去，但聞「啪」的一聲，正擊在宗濤臉上，宗濤紋風不動，那紫衣少女却一蹙兩道秀眉，低頭瞧了瞧右手，重又緩緩舉了起來。

在「神丐」宗濤預想之中，此女一掌雖然未必能把自己重傷當地，

但擊來力道絕不會輕，早已暗中運氣戒備。

但他乃素重信諾之人，說出讓人三掌，就是硬讓三招，連運氣反擊也不願爲，祇把全身真氣凝聚相護。

哪知一掌擊在臉上之後，竟是毫無感覺，不禁心中大生疑惑。

轉臉看去，祇見那紫衣少女又緩緩舉起手來，準備打下，不覺心頭一寒，又出了一身大汗。

紫衣少女掌勢已然準備拍回，目睹宗濤痛苦的神情，突然收回手來，玉掌左右揮動，虛空打了兩下，說道：「打完啦！現在該你打我了！」緩緩向後退了三步。

此女生性太難捉摸，忽而詭智百出，處處捉弄別人，忽而十分善良，無限溫柔。

宗濤被她在衆目注視之下打了一記耳光，滿腔怨恨之氣，轉過頭說道：「你自己不打足三掌之數，那可怪不得老叫化了。」

紫衣少女柔聲說道：「已經打過啦！我也讓你打我三個耳光，祇要你能打我一下，那就算你贏了。」

宗濤冷冷說道：「老叫化素來不知憐香惜玉，我就不信打不下去。」

紫衣少女嫣然一笑，道：「你要是打不下，以後再見我，就得聽

我吩咐。」

宗濤怒道：「我要是一掌把你打死，可是咎由自取，怪不得老叫化子心狠手辣。」大步走了上去，高高舉起右掌。

紫衣少女忽的一蹙秀眉，那張嫩白艷紅、美麗絕倫的臉上，陡然間泛上了無比的淒涼、愁苦，剎那間全室中都似湧起了愁雲慘霧，瀰漫着淒風苦雨，所有之人都被她那淒淒欲絕的神情，引得心神大慟，茫茫若失，祇覺天地之間，充滿了悲苦、哀傷，萬念俱灰，此情此景，縱然是有一條兇殘的毒蛇，也不忍傷害於她，還何忍去傷害一個姿容若仙、嬌柔萬狀、淒然欲絕的少女？

「神丐」宗濤揚起的掌勢，已然橫擊而出，但當他的目光和紫衣少女目光相觸時，突覺心頭大震，手腕一軟，不自禁的放下了右手。

全室中鴉雀無聲，六個抱劍而立的白衣童子也都垂下了手中寶劍，滿腹愁苦，濡濡淚水。

沉寂中忽然響起了一縷低婉的嗚咽，如泣如訴，幽幽揚起。

單是她那哀苦的神情，已使人感傷萬千，如今再加上這幽幽的哭聲，更使人情難自禁，但感心頭上泛起了無限痛苦，生平中經歷的淒慘傷心之事，一一展現腦際，悲從衷來，泫然欲泣。

那六個白衣抱劍童子，首先忍受不住，珠淚滾滾，順腮而下。

「神丐」宗濤聽得那幽幽哭聲繞耳際，忍不住轉頭望去。

紫衣少女也正圓睜着一雙淚水瑩瑩的星目，向他望來。

四道目光相觸，宗濤突感心頭如受重擊，一股無名怨氣由胸中直向上衝，但覺眼睛一熱，淚水幾乎奪眶而出。

但他畢竟是內功深厚，修養有素之人，千鈞一髮之際，忽然警覺不對，慌忙別過頭去，硬把眼眶中湧出的淚水忍住，不使它滾落下來，長嘯一聲，大步向室外衝去。

那六個白衣抱劍童子，正在心情激蕩，悲傷難過之際，也不知攔擋於他，任他向室外走去。

正待舉步出門，忽聽那紫衣少女嬌聲喝道：「站住，你要跑麼？」

宗濤不由自主的便停下腳步，回頭望去，祇見那紫衣少女又恢復神態，靜靜的站在室中，神志忽然一清。

全室中人都長長嘆一口氣，神志逐漸恢復了清醒。

紫衣少女展顏一笑，道：「老叫化子要耍賴麼？」

宗濤緩步重回室中，冷冷說道：「老叫化哪裏賴了？」

紫衣少女道：「咱們比武之前，我說過你要能打我一下，就算

你勝，說過沒有？」

宗濤道：「不錯，確是說過此言。」

紫衣少女道：「你要打我不下，那自然是你輸了！」

宗濤略一沉思，道：「這話也不算錯。」

紫衣少女道：「我說你輸了，以後見着我就得聽我吩咐，是也不是？」

宗濤抬起頭來，望着屋頂，答道：「這個老叫化沒有答應啊！」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你沒有答應，可也沒有反對，是不是？」

宗濤冷哼了一聲，默然不言。

紫衣少女又道：「『神丐』宗濤之名，在江湖上盛譽甚隆，答應的事，抵賴不認，日後傳言出去，那可大損威名的事。」

宗濤長長吁了一口氣，道：「你有甚麼事，說吧？」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我說了你不肯聽，豈不等於白說了？」

「神丐」宗濤被她拿話一遍，祇好硬着頭皮說道：「你說吧！老叫化素來言出無悔，既然有過這等承諾，自是言出必踐。」

紫衣少女道：「其實也不是甚麼難事，祇要日後咱們再見面時，你能聽我吩咐也就是了。」

宗濤怒道：「老叫化是何等之人，豈能受你這等擺弄？」

紫衣少女突然一整臉色，說道：「你打賭輸了，怪得哪個？如果你當時一掌把我打死，我豈不白白的送了一命。」

宗濤暗忖道：「這話倒也不錯，是我自己打不下去，自是不能怪她。」

祇聽那紫衣少女繼續說道：「和我打交道，你絕吃不了虧！」

宗濤道：「難道老叫化子還想討你甚麼便宜不成？」

紫衣少女聽他口氣，已不似先前那般強硬，淡然一笑，道：「這麼吧！你如聽我吩咐一件事，做到之後，我也代你做一件事。咱們這樣公平交易，就不會有損你的威名了。」

宗濤乃生性剛正之人，暗暗想道：「打賭我是輸了，雖未承諾爲她做事，但她提出之時，我沒有反對，於情於理，都有些說不過去，她這等給我情面，我如再不答應，未免有些強詞奪理了。」

心念一轉，嘆息一聲，道：「老叫化雖無承諾，但已輸了賭約，此事一時間也難辨得清楚，這麼吧！以五年限期爲準，五年之內，你見到老叫化時，我就代你做一件事。」

紫衣少女笑道：「如果要你去

死，你不去？」

宗濤臉色一變，道：「老叫化答應了一句話，駟馬九鼎，生死之事，豈放心上。不過天涯路長，世界遼闊，祇怕五年內，你無法再遇上老叫化子。」

紫衣少女笑道：「未來之事，誰敢預料，如果當真遇你不上，那我就白贏了一場賭約。」

宗濤果然言出必踐，正容說道：「老叫化就要告辭，不知姑娘眼下有何吩咐？」

紫衣少女不理他的問話，目注易天行冷冷說道：「你有『神州一君』之稱，聽說中原黑白兩道人，對你都甚尊敬，這事不能怪你，祇怪世俗中人，有眼無珠，難以辨認善惡。」

易天行微微笑道：「善惡之分，甚難一語道完，姑娘出的題目太大。」

紫衣少女道：「那就換個小題目吧！你們三人之中，除了宗濤之外，哪個武功最高？」

上官嵩心中感謝易天行相救女兒之恩，接道：「論威望武功，易兄都在兄弟之上。」他以酬報大恩之心，自認武功不如別人，說完之後，垂下頭去，一副黯然神傷之態。

易天行輕輕一拂頸下長髯，笑道：「如論中原武林高人，那可是

一言難盡，代代必有奇才絕人，不過，真正武功高強、身負絕學的人，大都是孤傲自賞，心若止水，哪肯在這軟紅十丈的江湖之上走動。我們眼下三人，雖然都在中原武林中稍有聲譽，但如說是中原武林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個個都擔待不起。」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是啦！目下中原武林，號稱人才最盛時期，除了幾個久負盛譽的正大門派之外，又有一宮、二谷、三大堡的崛起，那一宮名列第一，想來那宮中的主持道士，武功定然最高了。」

易天行搖頭道：「一宮、二谷、三堡，一向齊名江湖，各擅勝場，有以武功雄霸，有以擅毒著名，有以神算稱聞，有以五行奇術獲譽，這些並列中原武林的高人，雖然個個都懷雄才大略，自成一門戶，但也不能算我們中原武林中頂尖高手，至於在下和宗兄，雖獲小譽，但那不過是江湖上朋友抬舉而已，毫無基業……」

宗濤冷笑一聲，道：「客氣，客氣，老叫化孤魂野鬼，無家無業，倒是不錯，但易兄耳目遍佈天下，如何能和老叫化相比？」

易天行毫無愠色，仍然笑意迎人的說道：「流言陷人，宗兄豈可相信。」

紫衣少女正待開口，易天行又搶先接道：「如論中原人武功成就，正大之學，應首推少林寺的慧空大師，放眼天下，祇怕難有與他匹敵之人……」

蕭蕭白髮的梅娘，輕輕一頓竹杖，道：「不知他武功高到何等程度，老身有機會倒要見識見識。」

易天行道：「武功一道，深遠宏博，高到何種程度，實在很難說出規格。」

紫衣少女道：「既有正大之學，想來定有偏激武功了。」

易天行道：「姑娘聰明過人，如有未卜先知之能……」

紫衣少女道：「少給我戴高帽子啦！快些說下去吧！」

易天行的涵養功夫實在到了爐火純青之境，不論何等之人頂撞於他，他均能隱忍不發，而且臉不變色，笑貌仍舊，輕輕一拂長髯，接道：「世人均以旁門左道，難有大成，其實也不盡然，眼下中原武林道上，就有一個專走偏激詭異路的人，身集大成，而且那人還是一個女人……」

一直未說話的上官婉倩，突然接口笑道：「你說的可是我師傅麼？」

易天行道：「不錯，正是令師『恨天一嫗』。」

紫衣少女輕輕的一顰秀眉，說

道：「如若有人把慧空大師和『恨天一嫗』打敗，那人的武功就算天下第一了。」

易天行道：「慧空大師和『恨天一嫗』，可算是我們中原武林中百

年來的兩大奇才，各集其成，正邪二絕。」

紫衣少女道：「這麼說來，你們幾人都是中原武林道上微不足道的人物？」

易天行道：「中原武林大都以拳掌兵刃和輕身功夫成名獲譽，縱然是偏激之學，也不過是在招術身法別起蹊徑，至於近乎『邪異』的瑜珈、移魂之術，在下還未聞得中原武林中有人精通此道。」

上官婉倩道：「易兄說得不錯，動手比武講求一掌一拳的求勝，邪道異術，勝之不武……」

紫衣少女聰明絕倫，如何聽不懂二人絃外之音，淡然一笑接道：「是啦，你們剛才看到我勝宗濤的一法，是一種邪道異術，對麼？」

易天行道：「在下孤陋寡聞，姑娘剛才用的甚麼武功，恕難說得出來；不過，全室中人無不身受感染一事看來，似乎和傳言中的移魂大法，頗多類似之處。」

紫衣少女嬌聲笑道：「移魂大法雖然和我所用的心法有很多類似之處，但我用的並非移魂大法，看

用『快馬搶渡』出手，左手由下向上迎擊，你如不收勢而退，我必然先傷你『天泉』穴，那時右手經脈，哪裏還能聽你使喚？」

易天行道：「不錯，我左手『鐵騎突出』攻你側背，哪個先傷？」

紫衣少女道：「我右手已經攻出，指襲『璇璣』大穴，你右臂受傷，左手縱然能擊中我的側背，但已無法解救我攻向『璇璣』穴的右手了。」

易天行道：「如我用『分雲取月』的招術，雙掌由前胸擊出，分開你雙手攻勢，能否傷你？」

紫衣少女道：「臨敵動手，首重制機，『分雲取月』一招，雖然用得晚了一些，但仍不失敗中求勝之法，我如藉勢施用『鐵板橋』功夫，上身平向下面臥去，讓開你一招『分雲取月』……」

易天行道：「那時姑娘先機盡失，全身要穴都在我指掌的籠罩之下，當世高手，祇怕也無解救之策了……」

紫衣少女道：「未必見得，我藉背脊貼地之力，雙腳齊起，踢你右腳『膝關』、左腿『地機』兩穴，你是躲也不躲？」

易天行怔了一怔，道：「姑娘聰明過人，才思敏捷，此法是不錯，但不知叫甚麼招術？」

易天行略一沉吟，笑道：「姑娘可是要用口述武功，和我比試麼……」

紫衣少女冷然說道：「你是縱身閃避，還是出手化解，再要延誤，我要點中你的穴道了！」

易天行道：「我用『彎弓射鵰』之式，讓開要害，左掌反擊前胸，右手施展『天絲纏腕』反扣你右腕脈門。」

紫衣少女隨口說道：「我用『反踩七星』步法，讓開你的左掌，疾沉雙指，右手點穴之式不變，點你『腹結』穴，左手『迴風拂柳』拍向你右肩『天井』穴。」

易天行道：「我由『彎弓射鵰』之式，施展『月移花影』身法，避開你兩手分襲之勢，反臂回手，施展『雲封五嶽』，疾攻你『神庭』穴。」

紫衣少女道：「我用『快馬搶渡』，分攻你『璇璣』、『天泉』二穴。」

來你倒是知道不少，竟然能看出一點門道。」

易天行道：「好說，好說，姑娘過獎了。」

紫衣少女突然臉色一冷，說道：「你們口口聲聲指我用的邪道異術，不算武功，想來定然是想和我較量一掌一掌的功夫了？」

上官婉倩道：「看她比倩兒還小上幾歲，縱然稟賦過人，一出娘胎就開始練武功，總共也不過十七八年光景，就算聰明過人，能有多大的道行，如果真一掌一掌動手，就算不勝，也可支撐上三五百招，看她兩個師兄的武功，她也強不到哪裏去。」

心念一轉，大聲接道：「如是一掌一掌相搏，在下願當先領教姑娘武功！」

紫衣少女冷笑一聲，道：「你自信比『神州一君』易天行的武功高明麼？」

上官婉倩怔了一怔，道：「這一個……」

紫衣少女說道：「別這個那個啦！你如自知不是易天行的敵手，那就早些藏拙的好，免得我多費一番唇舌。」

上官婉倩心中感激易天行相救女兒之恩，誠心相讓『神州一君』，當下默然不言。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姑娘

如果一定要和在下動手，在下祇好捨命奉陪了，但不知是分出勝負敗算數呢，還是打完幾招就算比過？」

紫衣少女道：「自然要分出勝負，要不然你也不會輸得心服口服。」

易天行原想她會仿照適才此武情形，規定幾招，打完算數，想不到她竟改了規矩，不覺呆了一呆。

抬頭看去，祇見她嫩臉勻紅，眉目似畫，一臉書卷氣，怎麼看，也不像身具上乘內功之人，暗道：難道她的內功均已練到不着皮相了麼？」

要知易天行為人持重，心中沒有制勝把握，便不肯輕易出手，沉付了良久，笑道：「好吧！姑娘先請出手。」

紫衣少女滿臉含不屑之色的說道：「我如真的和你動手相打，豈不污了我的手麼？」

易天行怔了一怔，道：「不能動手，那要怎麼個打法，還請姑娘明言相告！」

紫衣少女星目一轉，盈盈一笑，道：「你往後退兩步！」

易天行皺皺眉頭，依言向後退了兩步。

紫衣少女道：「當心啦！我現在施展『流星趕月』的身法，欺身而上，右手食中二指，點你『神藏』穴。」

花『變』起鳳騰蛟。」

兩人口述武功招術相比，博及天下各大門派精華之學，易天行神色愈來愈凝重，額頭上逐漸現出汗珠，直似兩人真的在和人動手相搏一般。

那紫衣少女却是輕輕鬆鬆笑容依然，口述武功，滔滔不絕，有如長江大河洪流滾滾。

兩人這口述武功相鬥之局，足足相持了一頓飯工夫，易天行口述還擊的時間，愈來愈長，額上汗水如珠，直淌下來。

在場之人，大都是中原武林道上有名高手，對兩人口述武功，都能瞭然於胸，祇覺那紫衣少女攻勢愈來愈凌厲，銳不可當，都不自覺的緊張起來，個個臉色都變得十分凝重，同時也都都在心中籌思對敵之策。

這樣一來，不祇是兩人口述武功相鬥，連『神巧』宗濤和上官嵩，以及那錦衣大漢、紅衣獨腿大漢、駝矮二叟等，都被捲入這場口述武功相搏之中。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搏鬥，除了紫衣少女和易天行，其他之人都無敵我之分，祇是各運心智，思索破敵的招術武功，雖無法在表面上分出勝敗，但參與此戰之人，心中自己有數。

兩人口述的招式，越來越凌

紫衣少女道：「那就不會錯啦！『天泉』穴屬於手厥陰心經，我

易天行思忖了一陣道：「我用右手。」

紫衣少女道：「你用『雲封五嶽』反擊我『神庭』穴，是左手還是右手？」

易天行道：「我由『彎弓射鵰』之式，施展『月移花影』身法，避開你兩手分襲之勢，反臂回手，施展『雲封五嶽』，疾攻你『神庭』穴。」

紫衣少女道：「我用『快馬搶渡』，分攻你『璇璣』、『天泉』二穴。」

易天行道：「那時姑娘先機盡失，全身要穴都在我指掌的籠罩之下，當世高手，祇怕也無解救之策了……」

紫衣少女道：「未必見得，我藉背脊貼地之力，雙腳齊起，踢你右腳『膝關』、左腿『地機』兩穴，你是躲也不躲？」

易天行怔了一怔，道：「姑娘聰明過人，才思敏捷，此法是不錯，但不知叫甚麼招術？」

易天行略一沉吟，笑道：「姑娘可是要用口述武功，和我比試麼……」

紫衣少女冷然說道：「你是縱身閃避，還是出手化解，再要延誤，我要點中你的穴道了！」

易天行道：「我用『彎弓射鵰』之式，讓開要害，左掌反擊前胸，右手施展『天絲纏腕』反扣你右腕脈門。」

紫衣少女隨口說道：「我用『反踩七星』步法，讓開你的左掌，疾沉雙指，右手點穴之式不變，點你『腹結』穴，左手『迴風拂柳』拍向你右肩『天井』穴。」

易天行道：「我由『彎弓射鵰』之式，施展『月移花影』身法，避開你兩手分襲之勢，反臂回手，施展『雲封五嶽』，疾攻你『神庭』穴。」

紫衣少女道：「我用『快馬搶渡』，分攻你『璇璣』、『天泉』二穴。」

易天行道：「那時姑娘先機盡失，全身要穴都在我指掌的籠罩之下，當世高手，祇怕也無解救之策了……」

紫衣少女道：「未必見得，我藉背脊貼地之力，雙腳齊起，踢你右腳『膝關』、左腿『地機』兩穴，你是躲也不躲？」

易天行怔了一怔，道：「姑娘聰明過人，才思敏捷，此法是不錯，但不知叫甚麼招術？」

易天行略一沉吟，笑道：「姑娘可是要用口述武功，和我比試麼……」

紫衣少女冷然說道：「你是縱身閃避，還是出手化解，再要延誤，我要點中你的穴道了！」

易天行道：「我用『彎弓射鵰』之式，讓開要害，左掌反擊前胸，右手施展『天絲纏腕』反扣你右腕脈門。」

紫衣少女隨口說道：「我用『反踩七星』步法，讓開你的左掌，疾沉雙指，右手點穴之式不變，點你『腹結』穴，左手『迴風拂柳』拍向你右肩『天井』穴。」

易天行道：「我由『彎弓射鵰』之式，施展『月移花影』身法，避開你兩手分襲之勢，反臂回手，施展『雲封五嶽』，疾攻你『神庭』穴。」

紫衣少女道：「我用『快馬搶渡』，分攻你『璇璣』、『天泉』二穴。」

易天行道：「那時姑娘先機盡失，全身要穴都在我指掌的籠罩之下，當世高手，祇怕也無解救之策了……」

紫衣少女道：「未必見得，我藉背脊貼地之力，雙腳齊起，踢你右腳『膝關』、左腿『地機』兩穴，你是躲也不躲？」

厲，易天行每解答一招，必然苦思解式，那紫衣少女口述武功，竟似如數家珍，不加思索，隨口而出，在攻讓之間，一招勝似一招。

這時，不但易天行額上汗珠滾滾，身上汗水直淌，臉色凝重，就是站在旁邊的「神丐」宗濤、上官嵩等諸人，也無不是一個個神色緊張，屏息凝氣的如臨大敵。

易天行突然吃力的抬起右手，擦了擦額上的汗水，吁了口氣，道：「姑娘才智過人，胸羅奇學，更能將各家之長，融會運用，在下實在佩服……」

紫衣少女秀臉微側，問道：「如此說來，這場比武，你是認輸了？」

易天行略略一怔，道：「姑娘在口述上，雖然比在下略佔先機，但這不過是姑娘嫺熟招式拆解而已，自不能和動手相搏相提並論。」

紫衣少女對他祇微微一笑，並未說話。

但她這微微一笑，彷彿含有許多用意，看得易天行與在場諸人心各泛起了不同的反應。

易天行也訕訕一笑，道：「要知武功一道，固然講究機智敏捷，但是功力火候，尤為重要，雖是同招式，如易人施為，其威力強勁的差異，就無可估計……」

「神丐」宗濤冷笑一聲，說道：「老叫化吃慣殘餚剩酒，無福消受易兄盛情，我要失陪了。」轉過身子大步直向室外走去。

易天行原本當門而立，一見宗濤大步走來，立時向旁側一閃，讓開去路。

上官嵩看見宗濤對待易天行的冷漠模樣，甚覺不過眼，冷笑一聲的罵道：「哼！臭叫化子，不知好歹！」

宗濤回過頭，放聲大笑，說道：「自古以來，宴無好宴，會無好會，老叫化奉勸你一句，還是別吃的好……」也不待上官嵩和易天行答話，縱身躍起，電奔而去。

易天行望着宗濤奔行的方向，眉宇之間忽然泛現殺機，但一閃而逝，瞬息之間，又恢復了平靜，轉臉對上官嵩道：「這位宗兄一向遊戲人間，不論對待何人，均難脫玩世不恭之態，但此人心地却是光明磊落，大有俠風。」

上官嵩道：「兄弟久聞宗濤其人冷怪難纏，今宵一見，果然不錯。哼！日後他如到西北道上，兄弟非得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不可。」

易天行道：「那倒不必了，據兄弟所知，此人口頭之上雖然刻薄，但他待人却極純厚，排難解紛，甚獲俠譽。」

上官嵩略一沉吟，嘆道：「易

紫衣少女道：「我看你是仗恃自己功力深厚，還想和我真的動手比試一番。」頓了一頓，未容「神州」一君「易天行」說話，又道：「我是真的不願意和你動手，如果我真想和你動手，又何必費這番唇舌呢？」說着竟幽幽一嘆。

易天行、宗濤、上官嵩以及錦衣大漢等人，聽她幽幽一嘆，彷彿都受了她這幽怨的感染，不禁一齊臉帶憂愁的向她望去。

紫衣少女緩緩的移了移身子道：「算了，梅娘，咱們走吧！」

那白髮老嫗朝她慈愛的看了一眼，突然手裏的竹杖在地上一頓，轉臉瞧着易天行，沉聲說道：「不行，當初你被他強自擄走，今天若沒有個了斷，咱們南海門豈不被人恥笑麼？」

易天行這時已將緊張的精神舒緩過來，又回復了平日的神態，微笑答道：「這位婆婆不要誤會，當初這位姑娘雖被在下屬下接走，那是屬下不知，況且事實上也是他們慨伸援手，實非強行劫擄，如若不信，可問姑娘……」

紫衣少女不待易天行說完，扯住那白髮老嫗的衣袖，道：「過去的事算了，還提它作甚麼？」她說着話，却把眼光投在「神丐」宗濤臉上，沉吟了片刻，低聲說道：「方才你應允我作一件事，我想現在就

煩託於你。」

「神丐」宗濤略一沉思，慨然笑道：「老叫化子既然答應過你，五年也好，今天也好，反正都是一樣，姑娘你就請說吧。」

紫衣少女輕輕說道：「我想……她祇說了這兩個字，不禁秀臉微垂，星眸流波，臉上泛起了淡淡的紅霞，倏然住口。

停了半晌，才悠悠接道：「這件事，還是以後再說吧。」

那錦衣大漢接口說道：「師妹，咱們就早些走吧！」

易天行淡然一笑，吩咐那六個抱劍童子，道：「你們讓開。」

六個抱劍童子一聽吩咐之言，立時分向旁邊躍去。

駝矮二叟也同時向後退了兩步，讓開道路。

紫衣少女雙目向前平視，緩緩出了室門向前走去。

易天行望着那紫衣少女去勢背影，流現出無限淒涼，不禁心中一動，暗道：今夜之戰，她威風十足，心中應該快樂樂才對，為甚麼竟似有無限感傷一般？

但見滿頭白髮的梅娘和駝矮二叟，前後護擁着那紫衣少女，漫步而行，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見。

那錦衣大漢和缺一腿的紅衣大漢却仍然站在室門口，錦衣大漢一抱拳，說道：「今宵之事，已成

過去，尚望諸位日後遇上我師妹時，讓她一二。」

「神州」一君「易天行」微笑道：「今宵聽得令師妹口述武功，滔滔不絕，有如長江大河，而且博及天下各門各派，胸羅之廣，世所罕見。以她年齡來說，能夠有此成就，實是百代難遇才人，在下對她十分敬服，日後果能有緣再遇上她，定當竭誠接待。」

那錦衣大漢朗朗笑道：「易兄望重武林，言出如山，兄弟這裏先領盛情了。」

說完，轉身大步而去。

易天行左腳一抬，倏然向前飛去，腿不屈膝，手不擺動，全身向前飛出了六七尺遠，落在門口，抱拳相送，高聲說道：「兄台慢走一步，在下還沒有請教上姓大名。」

那錦衣大漢轉過頭來，沉吟了一陣，笑道：「兄弟姓王草字冠中。」答完了一句話，立時轉身疾奔而去，紅衣缺腿大漢攔腰處，緊隨躍起，兩人飛躍，去如流矢。

易天行目睹兩人背影隱入夜色中，才緩緩轉過身來，對宗濤和上官嵩拱手作禮，笑道：「上官兄雄踞甘南，領袖西北武林，難得到中原一次，宗兄行俠江湖，萍踪無定，今宵難得相遇一起，兄弟想作個小東，請兩位飲上幾杯酒如何？」

半信半疑，因那一宮、二谷、三堡之中，對門下能參與機要的弟子身世，早已調查得清清楚楚的，甚難魚目混珠，但傳言鑿鑿，又不能使人不信。

易天行又恢復鎮靜的神色，微微笑道：「如若傳言如是，各門各派應該先從門下弟子查起才對，不知起來中原作甚？」

上官嵩輕輕的咳了一聲，道：「不知如何傳出易兄今日此宵，要在這座荒涼的莊院之中，召集潛伏各門各派的暗樁聽取報告，是以各大門派之中，都派了高手來此，以探虛實……」

易天行接道：「姑不論此事真偽，但各大門派能這般看重兄弟，實叫兄弟受寵若驚了。」

上官嵩道：「兄弟就聞得傳言，據實相告，尚望易兄不要怪兄弟語無倫次了。」

易天行說道：「上官兄肯和兄弟這等赤膽論交，易天行感激還來不及。」

上官嵩抱拳後退三步，說道：「易兄相救小女之情，兄弟終生難忘，若有需得兄弟效勞之處，但憑一紙相召，生死不計。」

易天行長揖還禮道：「不敢，不敢，日後如有借重之處，兄弟定當親赴甘南相請……」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不過兄弟生性淡

江湖間還傳說着一件大事……」話未說完，但却倏然住口。

易天行笑道：「傳說之事，難道也和兄弟有關麼？」

上官嵩臉色莊嚴，又緩步走了過來，聲音十分低沉的說道：「兄弟未見易兄之前，亦為那傳言所動，但今宵一見，方知是有人故意中傷，但此事非同小可，易兄還是早作準備的好。」

易天行愕然問道：「甚麼事這等嚴重？」

上官嵩怔了一怔，道：「怎麼？難道易兄真的就沒有聽得一點風聲？」

易天行道：「兄弟實在不知，還望上官兄指點指點。」

上官嵩道：「近日江湖傳出易兄心懷叵測，天下各大門派，以及一宮、二谷、三大堡中，都派有暗樁，是以對天下武林動態均能瞭如指掌，此事是真，兄弟不敢妄作論斷，但此事已引起一宮、二谷、三堡中人的不安，兄弟快馬兼程，由甘南趕來此地，也和此事有關。」

易天行微微一聳眉頭，嘆道：「唉！江湖風險，實令人防不勝防，不知上官兄對此事看法如何？」

上官嵩回頭望了女兒一眼，說道：「兄弟未見易兄之前，對此事

泊，和人無爭，生平之中既無深仇大恨之人，亦無肝膽生死之交，今宵和上官兄却一見如故，眼下此處是非正多，兄弟也不勉強留駕，待此一陣風波過後，兄弟當趕往甘南和上官兄暢飲幾杯。」

上官嵩笑道：「謠言中傷，必有洗清之日，今宵得謀一面，兄弟深信易兄名不虛傳，甘南之行，尚望早日就道，兄弟當邀請西北武林道上高手，替易兄接風洗塵，我就此別過了。」說完，大步向外走去。

易天行左手輕輕一揮，六個抱劍的白衣童子齊齊躬身相送。

上官婉倩大傷初癒，不能施展夜行功夫，但她乃生性好強之人，在易天行和六個白衣童子的眼下，不願示弱，勉強咬牙，緊隨父親身後，疾奔而去。

易天行口齒啓動，本待出言阻止，但話到口中，突然又住口不言，目送上官嵩父女兩人的背影，隱失在暗夜之中。

羣豪盡去，廣闊的大客室中，祇餘下了易天行和六個白衣童子。

易天行緩緩在室中踱了幾步，那經常掛在嘴上的笑容，亦隨着隱失不見，但見他舉起左手輕輕一揮，六個白衣童子立時縱身躍出室外，在四周異常仔細的搜查了一遍，各守着一個方位，然後輕擊三

掌。

客室中的易天行聽得掌聲之後，舉步直向左侧壁角走去，移開屋角一張茶几，低聲喝道：「熄去燈光。」

兩個留在室中的白衣童子聽得吩咐，突然分頭疾行，熄去了室中燈光。剎那間，全室中恢復了一片黑暗，漆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耳際間響起了輕微的軋軋之聲，屋角間忽然現出一道暗門，易天行舉步而下，直向裏面走去。

* * *

且說那徐元平吐出胸中一口瘀血之後，心頭忽覺輕鬆甚多，放開步子直向莊院外面走去，他自知已難施展輕功越屋翻房，索性昂首闊步，沿道而出。

這莊院四周雖然埋伏有很多高手，但都早已得到易天行的命令，也無人出手攔截他。

在他想像中，離開這莊院時，定然要經過一番搏鬥，才能闖得出去，是以勉強提聚真氣戒備，哪知一路行來，竟能暢通無阻。

他已身受重傷，雖然吐出瘀血已無大礙，但必須及時運氣調息，才能使傷勢好轉。這般提氣戒備，如臨大敵，內傷立時轉重，出得莊院大門，心中戒備之念鬆懈之後，立時覺得全身筋骨痠疼難忍，舉步維艱，勉強向前走了四五丈遠，一

跤跌在地上。

祇覺全身筋骨如同散去一般，掙扎坐起兩次，又不由自主的跌了去。

夜風如嘯，吹得四外枯草沙沙作響，這荒涼的曠野，陰森的莊院，如非他目睹，絕難想到，江湖上甚難一見的武林高手，竟由千里之外趕來此處，雲集荒涼的莊院之中。

忽然又想起和自己動手的黑衣少女，以一個女流之身，竟練成那等驚世駭俗的武功，而且年齡也和自己相若，自己祇道得天獨厚，短短數月工夫中，從一個藉藉無名之人，列入武林高手，哪知一個女孩子家，竟然也有着那等成就，看來武功一道，當真是沒有止境了……

他心中胡思亂想了一陣，忽然覺得困倦起來。

這時，他的神志還十分清醒，心中驀然一驚，暗道：金叔父和「鐵扇銀劍」于成還在這附近等我，我雖然不能行動，何不叫他們一聲。

心念一動，立時張口大叫，祇覺如鯁在喉，一張嘴，噴出一口氣來，聲音低微，一丈之外難聞。

他忽然警覺到自己是如將近油盡之燈，如果再勉強掙扎，耗去最後一口真氣，不但養息困難，祇

怕武功也難恢復。

他忽然想到「達摩易筋經」上，有一句口訣：「養氣一息，易筋之機。」腦際中靈光閃動，忽然大悟這一句口訣之妙，當下凝神調息，盡量使自己的心情平靜下來，緩緩伸展一下手脚，使身體躺得舒服異常，長長吸一口氣，又慢慢吐了出來。

呼吸了三次之後，閉上雙目，休息了一陣，又開始呼吸起來，大約有一頓飯工夫之久，精神忽覺好轉過來，當下慢慢的伸動手腳，依照慧空大師傳授的實用法門，彎臂曲腿。

這時，他的筋骨如散，彎動起來，異常痛苦，有如利刀傷筋刮骨一般，疼得額上的汗水如珠，汨汨而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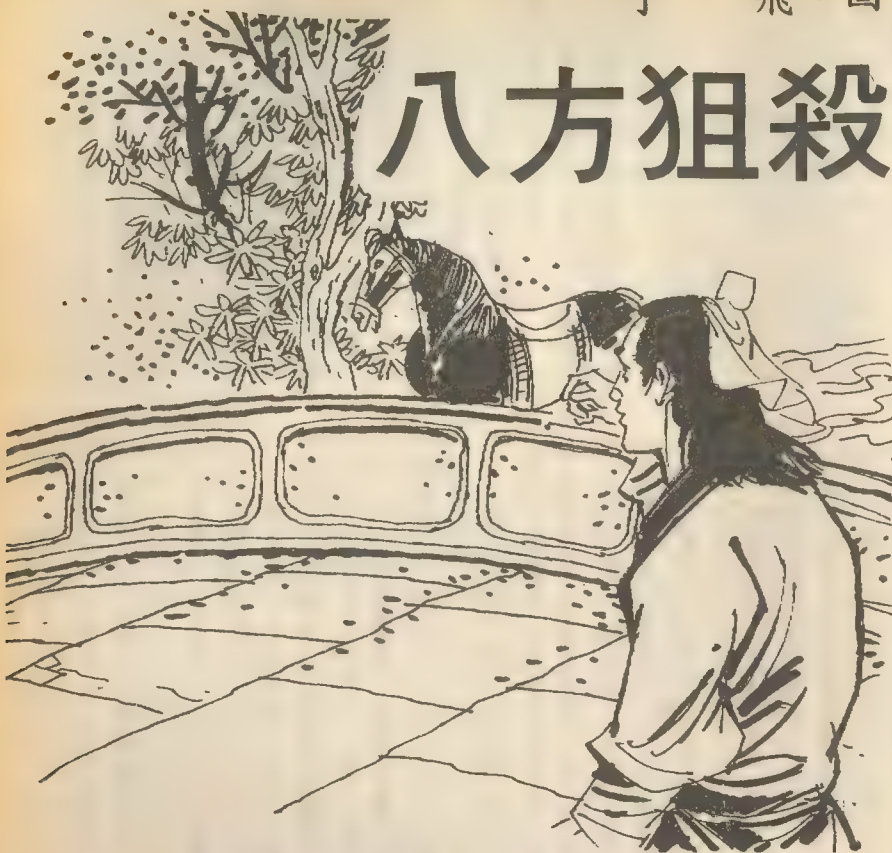
但他此時已深深領悟到「養氣一息，易筋之機」的妙諦，自是把握住一息之機。

雖然全身筋骨疼痛欲散，但他的個性之中，含有一種極是倔強的成份，雖已痛得汗水如珠，依然不甘就此停息。

他抿緊嘴唇，氣納神闕，依着慧空大師傳授的心法，忍痛凝神，強自舉手伸腿，哪知這一伸動，忽然一股徹骨刺心的痛楚猛襲而來，祇痛得他不由自主的大叫一聲，痛暈當場。

(未完·廿八)

八方狙殺



兇僧犯案被擒獲 索命郎君打商量

上文提要：

方不邪被擒，到狼牙口時用歌聲引來祈氏三兄弟，結果連累三兄弟被殺。勝一豪在玉碑集遇上於心忍，於心忍不滿意勝一豪擺他一道，勝一豪却還以於心忍說過的「職業上的警覺」，使於心忍無話可答。到了桃花渡口，方不邪又是唱歌又是吹口哨，目的是要引出水行雲來救他，但却沒如願，勝一豪歇在魚老頭店中，方知水行雲被於心忍所傷，等於間接幫了他的忙……

勝一豪笑道：「所以說眼下我得請你莫大人多體諒，儘快的我把姓方的交給你，收了銀子，我得找個地方好生睡一覺了。」

莫哀看了一眼，含笑道：「我收了人犯，再把五百兩銀子往你手上一送，你就找地方痛快的睡覺去了！」

勝一豪笑道：「對呀，不是這樣還要怎麼樣！」

莫哀搖搖頭，道：「單說抓個兇犯吧，前一段你拚命，捉住兇犯送來這廣寧府衙，收了銀子就走人，你勝兄可知這後一段，我莫哀得辛苦的接過人犯往大牢裏送，又得防他再跑了，別的不說，就拿眼前吧，我正睡得舒坦呢，一聽說你勝仁兄駕到，提着褲子我就趕來了，無他，只為伺候你勝仁兄呀！」

勝一豪忙笑道：「不敢，不敢！」

莫哀又道：「我一人起來沒關係，誰叫咱們是朋友呢，可是我還得把我的一衆手下全哄起來，還有那管庫銀的，還有……」

勝一豪忙伸手一攔，道：「莫大人給我說這些幹甚麼？」

莫哀突然臉色一寒，道：「有道是江湖人花江湖銀，你勝兄好像並不是三腳踢不出個屁的人嘛，怎麼我這裏指點，你那裏就是不上

路，敢情是一隻鐵公雞，一毛不拔呀！」

其實勝一豪早就知道莫哀的心意，只是一味的裝糊塗，在他來說，姓莫的可算大膽，竟敢向他訛索。

但他突然覺得，這種人其實在作賤自己。

心念間，勝一豪哈哈一笑，道：「莫大人，在下實在不懂你話中意思，最好明言吧！」

莫哀怒道：「你要我明言，我却又難說出口來，這麼辦，我給你打個比例，你吃肉，也叫我等撿根骨頭啃，你吃餃子，我們喝點餃子湯，勝仁兄，這你該明白了吧！」

仰天哈哈大笑，勝一豪道：「我明白了，莫大老爺是想在這賞格中抽幾成吧，那好辦呀，你開口，我照辦，一準令你滿意就是。」

莫哀呵呵也笑道：「抽成可不敢，你隨意給兄弟們一頓酒錢就夠了。」

勝一豪笑着，就在包袱裏隨手一把，塞在莫哀懷裏，邊笑道：「一錠五十兩，怎麼樣夠不夠？」

袖管裏一兜，莫哀成了莫矮，衝着勝一豪九十度一個大彎腰，畢恭畢敬的道：「勝仁兄，我代表全體捕役向你致萬分敬意，今晚你着實辛苦，快隨在下進城吧，完了我命人就在附近擺酒，好生請請

你。」

勝一豪呵呵一笑，心中在想，不論是錢能通神也好，或者是有錢能使鬼推磨也罷，總而言之，有錢總是一件賞心悅目而又大快人心的事，要不然天下又豈會不太平的。勝一豪跟着莫哀長驅直入的進了城門，已是三更以後的事了。

時辰雖然不對，但却並未影響勝一豪，因為他只是衙門外一站，沒有多久，他就收了銀子交了人，拉馬就往城內那家客店走去！當然莫哀拉着他要請他喝一頓，勝一豪只是推說太累，以後有機會由他作東請莫哀！

其實勝一豪心中明白，莫哀只是隨便說說，那裏會真的在這半夜三更天請他喝酒的！只是場面上的光棍話還是要說的。

你以為呢！

秋風帶着滾滾黃葉，輕柔柔而又沙啦啦的從金龍嶺的一端波浪一般的從東吹到西，真的就像掃去一條金龍身上落的塵埃似的！

只是有許多黃葉滾到了巨石下方就被擋住，也有許多被阻擋於一堵牆外面。

而這堵牆，却又是金龍寺的後山牆。

一進兩院的金龍寺，後院住了六個僧人，一個個慈眉善目，真的

是吃素不吃葷，唸經不殺人的和尚，尤其那個原是金龍寺住持，如今降格成了知客僧的了，因，更是慈眉善目，講出話來盡是好聽的。

金龍寺裏的香火依然興盛，那是因為長德鎮上的人們並不知道金龍寺裏面還住了個惡僧了智。

甚至連於心忍或勝一豪二人懷中揣的那張畫像上，也只能說明了智是個四十不到光頭大鬍子的和尚，至於卓錫何處，那也是他們行中的隱秘，誰也不清楚他二人是如何知道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趕到長德的時候，他還特地先裝扮成香客到鎮外金龍嶺下的金龍寺中，他甚至還在寺中叨擾一頓齋飯，不過他還是失望了，因為金龍寺就是那麼大，前後兩院，只望上幾眼全一清二楚。

於是他感到消息不實，了智惡僧不會是金龍寺的人。

於心忍三百里快馬趕過來，當然不能就此作罷，就在他回到長德鎮的時候，自己一個人關在客店中琢磨起來……

就在當天夜裏，於心忍悄悄離開房間躍出客店外，一路他又摸到了金龍寺，前院正殿與兩耳房全是神像，於心忍早就知道，他人登在瓦面上，發覺正殿中有燈光外，前院已是黑漆一片。

於心忍才剛剛由房上翻過屋脊，早聽得後院內有人粗聲沉喝道：

「大師兄，別想得太多，那會傷身體的，你儘管放心，放眼廣寧府週圍五百里內，尚未有人敢於同我一較高下，再說有我在，就算金龍寺關門，也餓不着大夥的。」

房中尚有燈光。於心忍一閃身到了房門外，伸手輕推，房門是虛掩的。於心忍已站在那個盤腿坐在床邊的老僧面前，而老和尚嘴巴還在噙動呢……

「大師父，在下打擾你清修了！」

了因大師慈目一睜，見面前站了個年輕人，先是一怔，旋即含笑

道：「施主你是……」低聲一笑，「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沒事真的不登三寶殿，在下正有十萬火急大事，有求大師幫忙呢！」

了因點頭道：「施主能以落羽輕功站到貧僧面前，必是能人，有甚麼事還須要貧僧幫忙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我在尋找一個人，一個出家人。」了因自言自語道：「該來的還是來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自懷中摸出一張人頭畫像，尚未打開呢，了因已伸手制止，道：「貧僧知道你要找的人，只是我想知道，你帶了多少人馬呀！」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道：「帶領人馬幹甚麼？」

「敢情你是一個人來的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輕點着頭，道：「是啊，一向我都是獨來獨往

的。」

了因大師一聲嘆，自語的道：「又是另一種作賤自己生命的人。」

於心忍一怔，道：「大師何出此言？」

了因大師低聲道：「回去吧，等到你想通了，就知道貧僧完全是為你好。」

於心忍呵呵笑了，而且雙肩在聳動不已……

了因却又自語道：「得意忘形於前，痛苦悔恨於後，何苦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大師可曾知道有句佛門中話，是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而我就是這號人物，而且是樂此不疲的非要走入地獄不可。」

了因白眉聳動不已的道：「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化者方有資格吐出此語，施主年紀輕輕，正當金色年華，怎可隨便說出此言！」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聲哈哈，道：「大師你就別再悲天憫人的伸手苦海拉我這不知好歹，更不知死活之人上岸了，你只要告訴我金龍寺可是有個了智和尚！」

了因大師道：「出家人不打誑語，不錯，此處是有個了智和尚。」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喜，道：「可是剛才同大師在對話的那

個？」

了因點點頭，旋即低聲道：「年輕人，我勸你走吧，那了智身材魁偉，力大無窮，武功高超，而且兇殘成性，你絕不是他的對手。」

於心忍冷然一笑，道：「寺中出了個惡僧，這地方大概不會太平吧，告訴我了智住在那裏。」

了因順手一指，道：「他住斜對面那間房中，但他早已走了。」

於心忍忙問：「他去那裏，怎麼我未曾看見他出去。」

了因道：「只有他住的那個房中，才有個通往牆外地道，你進來的時候，他大概早從地道出去了。」

於心忍一怔，忙又問：「可知他去了那裏？」

「當然是長德鎮。」

「半夜三更天他趕往長德鎮幹甚麼？」

了因一聲長嘆，緩緩道：「這話說來實令人無奈。」

於心忍道：「大師長話短說如何！」

了因大師道：「貧僧原本是金龍寺住持，前年冬天，有一批匪徒流竄而經過長德，其中有一個出家人，就是施主說的了智和尚，這個凶和尚是五台山被逐出寺的和尚，聽說他入了個姓步匪頭一夥，那晚他却在長德鎮上結識了個女人，於

是他每年總會有一陣子到長德來，他人住在金龍寺，夜裏却暗中溜進長德會那女人，唉，真是佛門不幸啊！」

於心忍道：「大師話中有語病，想那了智只是借住在金龍寺，怎能稱自己為金龍寺住持，其中一定有原因吧！」

了因一臉無奈的道：「起初了智是借住本寺，但他却每來一次，即取出不少銀子做為寺中開支，從吃穿甚至添置佛具，直到去年他再次來到金龍寺，即宣佈自己接管金龍寺住持，他是個有武功的兇徒，我們也無可奈何，只得隨他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這麼說來，了智和尚是道道地地的喧賓奪主了？」

了因點頭道：「可以這麼說。」

於心忍道：「好，我給金龍寺拔除禍根，大師告訴我了智如今到長德鎮甚麼地方，我去找他。」

了因搖頭道：「那地方貧僧也未曾去過，不過每夜他都是三更出寺，四更將盡的時候就回來，施主可以在中途攔下他來。」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笑，道：「從長德來金龍寺不就是一條道路嗎大師放心，我不會把血腥帶進佛門聖地的。」

了因施禮喧聲佛號：「阿彌陀佛，施主千萬小心啊！」

於心忍笑道：「大師寬心，了智大概不會再回來了，哈……」

笑聲仍在，於心忍人已落在金龍寺外，這一路他走得快，沒多久又回到客店裏。

「索命郎君」於心忍很會把握時間，人到房中立刻拉過棉被就睡，當然幹他這行業的，深知養精蓄銳的重要，也因此他可以三天不睡覺，也可以一睡三天不起來。

四更天，他機警的醒過來，立刻叫小二備馬上路……

「客官，你怎麼四更天就上路，你這是往那條道而去，須要這時候起床呀！」小二拉馬門口，邊笑問。

銀子塞在小二手中，於心忍翻身下馬，邊笑應道：「我這是往金龍寺去呀！」

店小二一怔，早見於心忍已拍馬走出十幾丈外，不由自言自語道：「敢情是趕燒頭爐香還甚麼願的吧！」

距離金龍寺三里地，有個七孔橋，那個橋造得可別緻，因為人在橋上走，活像是登小山。

原來七孔橋是四孔在水中，三孔又重疊在四孔上面，而且七孔橋兩邊各十幾丈，路的兩邊老柳垂地，河上全是籬篁大小的荷葉，這地方的景色可真不錯。

「索命郎君」於心忍四更天來到此地，棗紅馬拴在柳樹下，人就往樹根下一靠，也不管涼風或露水，滿臉笑意的就等他的獵物出現了！

等人總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於心忍自也不例外，只見他或坐或站，有時還會走上七孔橋去觀望一眼，直到人未看到而看到了東方發白！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聲怒哼，心想，準是老和尚怕自己不是了智對手而欺騙了自己！

柳樹下，於心忍立刻解下馬來，他怒氣衝衝的躍身上馬，一衝而到了金龍寺，正看到一個年輕和尚在掃地。

那和尚拖着掃帚問道：「施主你早，是來上香的嗎？」

於心忍冷冷的道：「我找了因大師！」

突然間，大殿正門裏一聲佛號，老和尚了因緩緩走出金龍寺。

「原來施主又來了，可曾遇到……」

於心忍不等了因說完，沉聲道：「那要問大師了。」

了因一楞，低聲道：「難道沒有遇到他？」

於心忍毫不客氣的道：「記得大師曾經說過，出家人不打誑語，可是在下四更天等到天明，何曾有智出現。」

了因一驚，道：「可是了智並未回寺來呀！」

於心忍面無表情的道：「從你與了智的法號上看，我開始懷疑大師昨夜之言是否真實。」

了因忙解釋道：「其實他並非叫了智，是他自到金龍寺以後，自己取的法號，他原來的法號叫四空。」

突然那個掃地的年輕和尚道：「有件事情，我忘了向住持稟報，前幾天我在長德，有個女子向我打聽了智的去向呢！」

了因道：「這麼說來，了智這幾天夜裏並未去找長德鎮上的相好，又不知他在甚麼地方造孽了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聽，心中暗想，且在長德住下來，早晚總會等到惡僧，正所謂，跑了和尚跑不了寺。

於是，於心忍又撥馬回頭馳去，回到客店裏，小二早笑嘻嘻的道：「我猜對了，你是一大早天不亮的趕到金龍寺燒香還願的，對吧！」

於心忍點頭道：「小二哥，你可真機靈，我還真是去還願的。」邊把馬交給小二，於心忍叮囑小二道：「起得太早，如今想好生睡一覺，可別攪和我睡不好，那可是會影響你小費的！」

小二哥一高興，早笑道：「客爺，你只管擁被大睡，就算我打從你那房門口過，也會踮起腳來像貓跳。」

「索命郎君」於心忍是被吵醒的，當然吵醒他的絕不是店小二。店小二知道會吵醒於心忍，但他却無法叫人不吵，甚至連他也大聲驚叫了一聲！

睡在客房中的於心忍只睜開一隻眼睛往外看，西邊的晚霞正從窗子外照進來，應該是吃飯前半個時辰了，這時候也正該起來叨拾一下，準備今晚再往金龍寺去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才走進客堂上，小二眼尖，早一個箭步衝過來，急急的道：「把你吵醒了，你可……」

於心忍伸手一攔，道：「我也該起來了，煩你給我弄些吃的來，可要快！」

店小二忙進灶上端出一些吃的放在桌上，於心忍立刻吃起來，邊不經心的問道：「剛才只有幾個人，在爭吵甚麼？」

小二搖頭道：「哪是在爭吵，他們在罵人呢！」

於心忍道：「罵誰？」

店小二道：「本來我就要告訴你的。」布巾拿在手上，店小二又道：「九里灣的人一大早追趕一個

較，似是小了一號。

五個人沒有一個不是雙目盡赤而咬牙格格響，但因為大和尚十分兇殘，而使得前後拖拉的兩騎，一直很小心的保持一定距離。

領前的一人手中提着一根銀槍，第四人肩扛着刀而未把鋼刀插入背上鞘內，這架式顯然是採取一定的戒備姿態，當然，要不是被網的大和尚十分了得，在他們五對一的優勢中，又何需如此慎重從事？

黃色袈裟已破，灰色褲管上面暗紅色的血尚未乾，背後肩頭似有一刀傷，在前拉後扯中，大和尚仍然是抬頭挺胸，舉步有聲，臉孔上表現出毫不在乎的冷漠樣，帶血絲的大毛鬚角，尚且戲謔的不時發出一陣獅吼，光景像是深山裏捉到隻兇殘的人猿似的。

原本是個大晴天，不料晨陽東斜，吹來一陣怪風，利時間一堆烏雲滾上半天空，眼看著就要午時了，天空却已透着低般的陰暗與晦澀，一場秋雨似是免不了的快下了。

騎馬跟在後面的黃衫老者朝前面上四人道：「趙強、王中，我們快點趕，這段山路只怕連個擋雨遮風的地方也沒有，總得過了前面那座山頭，才能有地方打尖落脚。」

最前面的壯漢以手拭去口角滲出來的血來，抬頭望望天，沉穩的道：「回莊主的話，以我看咬牙撐着趕路吧，地處荒山野地，路上稍有耽擱，只怕不太好吧。」

只聽後面馬上老者道：「咱們這方圓百里內一向平靖，雖處深山也從未聽過甚麼風吹草動的有強人出沒的，追捕了一整夜，找地方喘口氣，不出三幾個時辰就到了。」

另一人啞着聲音道：「莊主說得不錯，好不容易把這個畜牲逮住，他就算有天的本事，也休想再從我們手中逃脫，且先找地方填飽肚皮，再趕路也是一樣。」一面回頭惡狠狠的望了地上走的大和尚一眼，「呸」的一聲吐了一口唾沫！

一聲熊咆，大和尚目芒如戟的怒視以繩索套牢在他脖子上的王中一眼，咧着血盆大口，怪叫連連的道：「你奶奶的這是幹甚麼，別以為老子被你們拴住就死定了，只要被老子揪住機會，不活活啃斷你喉管，喝光你一身精血，老子就是你小子操出來的！」

「刷」的一聲，一鞭子自大和尚身後抽去！

大和尚對於臉上出現的血槽似是不覺痛疼，雙目圓睜回望，脖子一挺，猛回頭，厲鬼攝魂似的直往後面騎馬的斜衝而上。

王中反應快，奮力一帶長繩，

實際上金龍鎮就是桐柏山的分支，而金龍鎮的一端，被一條小河所切斷，大清早，荒山裏那條寂寥的山道上，馬蹄聲特別刺耳，聽起來又何止是一匹馬，至少……

一共是五匹馬，馬蹄又不時的彈起山道上的敗葉碎石，而騎在馬上的五個人，沒有一個是完整無缺的。

前面兩人臉上血跡還在，說不

前面兩人臉上血跡還在，說不

猛挾馬腹前衝，而後面的人則揮鞭狂抽。

這時第四個騎馬的擰身離鞍，空中斜躍中，手中鐵棍向大和尚當頭就砸。

大和尚齜牙咧嘴一脚才暴踢中途，那根連在他脖子上的繩索在馬的狂拖中，已扯得他就地一個螺旋跟踉，他還未拿穩站穩身子，一鐵棍正砸在他右肩頭。

於是大和尚悶哼一聲，破口大罵：「你奶奶的，何不一棍子把老子的腦門打開花！」

早聽得後面馬上老者道：「淫僧，你腦袋必然要開花，但却不在此時，因為那太便宜你了，你必須要死上一百次，否則九里灣丁家莊上的三位姑娘，豈不是死不瞑目。」

前面的趙強回頭冷哼，道：「淫僧，你最好安份些，如果你在爺們面前來一個凶性大發，囂張過份，我們就不再拉你回九里灣，就在這遼天野地，荒山老林中，一樣會慢慢的，一根根的敲下你全身三百六十根骨節來。」

大和尚當然正是了智和尚。

原來他回到長德金龍寺才不過兩個月，原本是每晚去長德找自己相好的，不料有一天從鎮外抬了一頂小轎進入長德來，轎裏面坐了個美嬌娃，正好在長德鎮上最大一家

綢緞店門前下轎。

「這是哪裏來的，同天上的仙女一般樣。」

大和尚了智動了過去在北方時候的老毛病，立刻一路跟着花轎走到了九里灣。

當然他也達到了目的，而且食鹽知味的就在丁家莊上一連的做下三件大案，終於，他被丁百先丁莊主率人圍捕，那夜也正是「索命郎君」於心忍苦坐在七孔橋前候他的「佛駕」，却又空歡喜到天亮。

這時候大和尚了智已經連喘幾口大氣，雙肩用力一晃，掙扎着挺直腰桿，對於肩頭上那一棍子，似乎並不是敲打在他的身體上，仍然是雙目赤紅，口沫飛濺，雙目厲惡似剛走出幽冥惡鬼般的毒視前後五人，聲若古樹裂皮：「人長百年終是死，樹生千年劈柴燒，姓丁的王八蛋，橫豎老子已經痛快過了，管你們怎樣把老子鳥咬掉。」

丁百先冷冷喝道：「淫僧，你儘管把狠話說出來吧，不過你可千萬要狠到底，等到丁大爺一點點，一段段的從你的腳趾往上敲，連着骨皮血肉搗成肉醬的時候，你仍然不在乎也不哼叫一聲，那才算你狠，算你這淫僧有種！」

跟蹤的往前走，了智狂罵道：「人走時運，馬走膘，如今老子走的是背運，但我却並不以為就此

會淪入阿鼻，姓丁的，別以為你們用繩子綁住老子，就可從此一路順風的送我黃泉路，不定甚麼時候老子時來運轉而來個蒼龍得水又復還，看我不挖出你們五顆心生啖！」

一聲冷笑，丁百先道：「天理昭彰之下擒住你，那是你惡貫滿盈之期已到，似你這種淫人妻女而後殺的惡僧，還想來個虎入山林龍入大海的時來運轉，然則天理何在，公義何存，淫僧，你等着吧，三兩個時辰就叫你付出你應付的罪孽代價了！」

惡僧了智和尚仰天狂笑，聲震九霄的道：「甚麼叫天理，我就是天理，何人講公義，那得論誰的胳膊腿粗細，娘的皮，我也只不過在你們莊上隨意的尋尋開心，同那麼兩個女的稍微床上戲，又有甚麼大不了的，比之我們頭兒來，那已經是小巫見大巫，看你們這般潑皮囂張樣子，生要老子去抵命，這才是沒有天理呢！」

前面王中猛回頭罵道：「你這惡魔，竟能顛倒黑白的講出這種話來，那還是人，簡直就是畜牲。」

趙強沉聲道：「這種人已喪心病狂，無藥可救，那還有同他講道理談公義的，大夥盡着趕，約莫着莊上的刑架已搭建好，今晚就把他搗碎了點天燈！」

最後面的丁百先早說道：「對，咱們也別理他，盡快的趕路，怕快要下雨了呢！」

馬蹄在跳動中，惡僧了智和尚却毫不在乎的邁開大步往前走，光景是一副慷慨赴死的樣子！

於是，空中的形雲翻動得更迅速了，天色劇變中也有了雷聲，聽起來似是還在山後面……

風，吹得不連貫，但却更加有勁而發出呼嘯聲……

馬上的趙強伸手指向前面，道：「咱們繞過那座山脚，就會看到人家，就在那兒打個尖填飽肚子再走！」

趙強的語音尚在，突然不遠處一棵大柿子樹下面，有個年輕人歪身靠在樹幹上，口中悠閒的啣了一根長長的茅草在嘴個沒完沒了……

這個人年紀輕，一臉的老實相，嘴唇上面留了那麼一把鬍子，而顯得有些老氣橫秋。

他看上去是在等人，却對着從山中過來的丁百先一行人在點頭致意，神色間又是悠然的從容自在樣！

不錯，他就是「索命郎君」於心忍。

前面的趙強一見柿子樹下面站了個年輕人，且又衝着自己笑意掛滿腮，他却是一點好感也沒有，只冷冷的偏頭望望於心忍一眼。

原來在最後面的丁百先見柿子樹下面的於心忍，當即拍馬向於心忍這邊馳來！

於心忍不等丁百先到來，已猜出此人必是九里灣的丁莊主，當即先抱拳笑道：「來的可是丁大莊主嗎？」

丁百先一怔，道：「老夫丁百先，尊駕是？」

於心忍笑道：「在下於心忍，就是『於心何忍』把何字去掉的於心忍！」

丁百先臉無表情的道：「這條山道甚少走人，尤其是天將風雲色變，眼看一場秋雨將下之時，而尊駕却獨自一人在此鵲候，莫非也是冲着這個惡僧而來？」

於心忍哈哈一笑，撫掌挺身道：「大莊主一語中的，不錯，爲了這惡僧，可害得我幾夜未曾闔眼，我不知繞着金龍寺轉了多少圈呢！」

丁百先驚疑的道：「這淫僧竟是長德金龍寺的人？」

另外四個也驚叫道：「他會是金龍寺的惡僧？我們不相信！」

淡然一笑，於心忍道：「各位不信，何不問他自己？」

惡僧了智和尚突然暴喝一聲，破口罵道：「那裏冒你這個王八蛋來，老子從來未見過你，你却半道上胡說八道，當心老子一脚踢碎

你！」

於心忍冷冷一笑，道：「你是想死呢，還是想活？」

了智和尚一怔，怒道：「你是誰？」

於心忍道：「別問我是誰，打從現在起，你只管聽我的！」

丁百先聽出於心忍話口不對，不由冷笑道：「好哇，原來你是他一夥的！」

於心忍「呸」的一聲，指着了智和尚道：「他是甚麼東西，我怎會同他冰炭同爐。」

丁百先不解的問：「你究竟是誰，要幹甚麼？」

於心忍笑道：「在下的名諱已經奉告，至於幹甚麼的，我想總是在三百六十行業之外的一行吧！」

王中沉聲道：「你究竟幹甚麼的？」

於心忍相當尷尬的道：「有時候一個人對於自己所幹的行業，總是難以啓齒，而我所幹的這不算事業的事業，更是經常令我臉紅。」

後面馬上的壯漢臂上還帶着傷痕，聞言怒道：「誰耐煩在此聽你嘮叨，走開！」

於心忍道：「走開可以，只希望你們大方的把這惡僧賞給在下，我這裏先給各位謝謝了！」邊還真的抱拳施禮不迭！

丁百先聞聽，不由嘿嘿一陣痛

心笑聲，道：「好哇，轉彎抹角，原來你小子是要救這淫僧了，可是我把這淫僧交給你，試問九里灣丁家莊中死的三個女子又該怎麼辦，這是一筆極其汚心的血債，連着三天，他盡在夜裏摸進丁家莊上逞其獸慾，臨去還要掐斷女的喉管，是我們昨夜拚命圍捕，尚被他逃入大山中，小兄弟你看清楚了，連我們全被他打傷，這光景就憑你一句話，我們就會把這淫僧交給你？」

於心忍仍然掛着笑意的道：「你大莊主說得不錯，了智惡僧確是個淫徒，而我對他也是十分清楚！」

丁百先沉聲又道：「似他這樣的凶頑之徒，一個泯滅天良之人，沒有半點人性的冷血兇手，恁般的爲逞自己獸慾而隨意殺人的畜牲，只要是稍具良心與正義之士，都不該出面包庇，甚或爲他拚命，年輕人，你說呢！」

突然間，雙馬之間細綁的了智和尚，大光頭一抖又仰，厲聲狂叫道：「老子原沒有姦而後殺打算，只是這幾個女子恁般的不知好歹，既咬又抓的惹得老子慾火變成怒火，似這種既不知溫柔，又不懂風情的女人，留她何用，老子……」

了智和尚話尚未完，餘音尚在，突然發現人影像幽靈般的當頭罩來，他尚未反應過來呢，就連丁

百先五人也還未叫出口，而一聲「彭」，已在了智和尚頭上爆響開來！

人影暴竄暴退中，於心忍又落在柿子樹下面！

了智和尚的大光頭上，立刻賁起一個鴨蛋大的肉包！

誰也沒看清於心忍是怎麼下的手，因為他躍回大柿子樹下的時候，老藤棍尚插在他的後腰上。

了智和尚破口大罵，道：「王八蛋，你用甚麼敲老子的頭！」

於心忍冷笑道：「我是在給你清清腦，叫你以後說話先在大腦轉一圈。」

一根可並未敲醒了了智和尚，他却更露出一臉邪惡相，而令於心忍想作嘔！

丁百先這時平靜的道：「於朋友，你知道如此慘事之後，是否還有救他之心，甚或一掬同情的淚？」

於心忍道：「丁大莊主，你可真是把事情弄糟了，一開始我就沒有想救他，我只是因職業上的關係而出面罷了！」

王中怒問道：「且說你是何高尚職業？」

於心忍笑道：「說來慚愧，我那會幹甚麼『高尚』職業，只不過爲銀子而奔波罷了，比方說有人要抓凶徒，只要出賞格，我就會不請自

來，如今廣寧府出了賞格要抓他，我就是因銀子而奔波，而流汗，而拚命！」

丁百先哈哈一笑，道：「江湖鏢客，也算半個俠士，雖說爲銀子拚命，可也拿得正大光明，不過我對你很不諒解！」

於心忍道：「怎麼說？」

丁百先道：「你既知此地有個了智惡僧，爲何不早三天來緝拿，却恁他把我丁家莊糟蹋以後再來！」

於心忍一怔，旋即笑道：「這事也算我倒楣，原本來抓這惡僧的不是我，只因爲那人想在生意上競爭而不擇手段，所以他從另一方向轉而北去拿另一兇徒，如此一折騰，正好耽誤三天，豈非天意！」

丁百先沉下臉來，道：「是天意，也是你於兄弟財運不佳，遲來一步而讓我們捷足先登的抓到這凶僧。」

於心忍忙笑道：「丁大莊主，可否打個商量？」

丁百先道：「商量甚麼？」

於心忍搓搓雙手，道：「是這樣的，這凶僧的賞格可是五百兩銀子，數目不算大可也不算少，十口之家的人足可以用上三五年的，你何不把他交由我帶走，不出三天，我把五百兩銀子送到貴莊，五百兩銀子由你大莊主分給苦主，這麼一

來，可有三個好處！」

丁百先臉上已在變顏色，聞言沉聲道：「甚麼樣的三個好處？」

於心忍道：「第一，凶僧由官家送上法場，以昭炯戒而大快人心；第二，丁家莊苦主也報了仇又得了補償；第三，你們也不必背上私刑殺人罪名，大莊主想想看，有此三樁好處，何樂而不爲乎！」

丁百先一陣淒厲尖笑，道：「於兄弟，你是在丁某耳畔高唱丁某十分不願聽的歌，直接了當的說，我是一樂也不樂，丁家莊不在乎五百兩銀子，有必要的話，我寧願再花上千兩銀子也要親手殺了這令人髮指而痛心疾首的惡僧。」

了智和尚突然怒罵道：「狗東西，原來你是專門同老子們做對的混球，拿大爺們的命換官銀的殺胚，如果不是老子太累的山上草窩中睡着，老子絕不會被這幾個不入流的角色纏住，那麼一來，大爺就有機會活撕了你這小子。」

趙強強上肌肉跳動，似是難以克制自己的道：「年輕人，你走吧，天也快下雨了，我們還得趕路呢，盡在這大樹下耗着，可不是辦法！」

丁百先也道：「如果你真想爲銀子拚命，也成，那就加入我們這個陣容中，且把他押到丁家莊上，我照官家價碼，把銀子一五一十的

數給你！」

於心忍心中十分明白，丁大莊主這麼說，那是一種以攻爲守的說法，如今丁家莊上出了這麼大的漏子，他於心忍再熱愛銀子，也不會厚起臉皮伸手去要！」

而於心忍却在想，當前的情勢又該如何了結，像了智和尚在丁家莊所犯，那是有干天條而神人共憤的事，這時候丁大莊主費了那麼大力量，千辛萬苦的抓到他，當然非親手殺之而後快了！」

然而，職業上的規矩，他又不能不爲之費神！」

於是，他楞住了！」

五張毫無表情的臉！」

那是五張充滿悲憤的臉，臉上那冷漠的雙眼，全都逼視着於心忍……

各人的嘴巴全閉得緊……

現在，丁百先終於又開口了：「於兄弟，甚麼話也全說出來了，我這裏已是下定決心拴他走，有道是，不吃饅頭蒸氣，官家那邊怎麼說，我姓丁的可管不了那許多，丁家莊今夜就要點天燈！」

於心忍一副木訥的表情，道：「丁大莊主，要說這凶僧是該凌遲，更該搗碎了點天燈，我更不該硬插一手，但礙於天道與公理，更因爲我忠於職業，只得大膽的開口，還望丁大莊主大發慈悲，體諒

在下則個，往後這段恩惠，我姓於的刻骨銘心的牢記在心，早晚我會以十倍百倍代價補償的……」

丁百先狂怒，道：「你怎麼個補償法，能把死人弄活過來？狗屁！」於心忍更見木訥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時間不知該說甚麼，不自主的望了一眼寧笑連連而又喘氣有聲的了智和尚一眼，心中着實相當厭惡，心中後悔剛才下手應該再重一些，使其頭頂開花而不只是起那麼一個肉包。

丁百先一撫灰髯，緩而有力的道：「於兄弟，我不管你如何的忠於你的職業，更不管你是否下手從我等手中奪人，現在應該是你讓路的時候，請讓道吧！」

於心忍可憐兮兮的一副牛皮糖樣子，却是半天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前面的趙強強冷冷道：「於兄弟，你們這一行業，江湖上不沾兩道而獨行其是，如今我們九里灣丁家莊可是在爲這凶僧給予我們的創痛，討公道洗怨忿，你若真是稍具正義之感的人，應該給予我們無限同情，甚至同伸援手，怎麼的，你還想來個中途攔和嗎？」

丁百先也道：「光景你是真想要人了？」

於心忍乾咳一聲，道：「丁大莊主，在下實在不願意把事情弄得

聲！」

前面趙強一擺手中銀槍怒道：「讓路！」

於心忍雙眉一揚，道：「有必需要動兵刃嗎？」

趙強怒道：「那是你小子逼我們動手。」

從兄弟一變而成了小子，這是雙方培養搏鬥的情緒開始，也是撩動各人心火之時。

不過於心忍却痛苦的道：「處在這種場面下，我不知如何能對各位下手一搏，但我想同各位打個商量如何？」

丁百先一怔，道：「有何商量的處，橫豎你還是不放棄硬插一手的。」

伸手一搖，於心忍道：「我咬咬牙，答應各位把這狗娘養的了智和尚押回你們丁家莊去，但是……」

丁百先一喜，道：「於兄弟，你終於還是體諒我等苦心，我先謝過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嘆了一口氣，道：「這原是不可奈何的事，要知賞格規定，凡抓到活口，賞銀五百兩，死的也有賞銀三百兩，眼下我陪各位同回貴莊上，你們怎麼處置他，我只是作壁上觀，完了我把屍體拖到廣寧府換銀三百兩，人算是我殺的，三百銀子我一文不

取的送回貴莊來交給苦主，丁大莊主以爲如何？」

丁百先搖搖頭，道：「敝莊十分歡迎你於兄弟前往，只是你不能帶走這凶僧屍體，因爲我們已決定把他在三座墳前點天燈，完了將之搗成肉泥和着當肥料，把墳前所種花木肥大，你於兄弟的好意，我丁某心領了。」

突聽得了智和尚狂叫着罵道：「奶奶的，你們這是拿着老子這身臭皮囊在論斤兩的討價還價呀，娘的皮，且等老子逮到機會，看我怎麼收拾你們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雙目精芒逼視，怒道：「丁莊主這是對你仁慈，換成我於心忍，只怕你早已只餘一口氣了！」

了智和尚一抖大毛臉，罵道：「你敢把老子怎麼樣！」

於心忍道：「別撩撥我，大和尚，惹得我再次出手，必然敲碎你一顆眼珠子！」

丁百先深知於心忍手段，因爲幹上他們這一行的，甚麼樣的花招全抖得出。

心念間，丁百先忙搖手道：「於兄弟，千萬別動手，我們決心要他在丁家莊人的面前，滾地哀號不斷的慢慢死，預備着在他身上挖割三天，叫他死去活來，活來死去的領受着碎割之痛。」

於心忍道：「從你們寶莊準備如何懲治這凶僧上看，已知你們是如何的恨他入骨，但我却不以爲這

麼就能祛除你們心中的仇恨，反而給人覺得你們丁家莊上不夠寬大而殘忍無德。」

丁百先怒道：「說來說去你仍要插手了！」

於心忍道：「無可奈何呀！」

這時了智和尚突然靜下來，他要等事態的發展，因爲這種事態的進行，漸漸在對他有利益……

他相當興奮，也十分快活，從他那殘暴的雙目中，竟也充滿了「機會將要來臨」的愉悅感！

就在這時候，於心忍突然舉步向正面的趙強走去……

丁百先叫道：「大家抄傢伙！」

邊又對於心忍道：「你要帶走這凶僧可以，必得先把我五人扯橫在當場，否則只要有一人一口氣在，也絕不會叫你輕易得手！」

王中向後面的人招手道：「且把馬退向山邊拴牢，咱們先對付這小子！」

看似雙目突然渾鈍樣子，「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如果真的要兵刃相見，那將是毫無意義的一場拚鬥，不過在下以爲，無論拚殺的結果如何，而責任將全由在下承擔，至少在良心上是如此！」

丁百先五人已下得馬來，王中

我該怎麼說才好呢！」

王中吼道：「你不用說甚麼，只需退在一邊就行了！」

「天快下雨了，我們只管走，看他能怎麼樣的把我們攔下來。」

於心忍伸手一攔，苦笑一聲道：「各位，何不再作商議！」

丁百先不予理會的只是冷哼一

更與另一壯漢，技巧的把兩匹馬牢牽拴在兩棵樹下，剛好把了智和尚仍然網在兩馬中間。

灰黯的天空似乎開始在下雨了，但雨點不大，雨勢也不密集，然而丁百先五人却風雷滾動似的，密密的把於心忍圍圈在中央！

「索命郎君」於心忍左手一掠黃衫前擺，瀟灑的掖在腰帶上，而王中却在此時低吼一聲撲到，他在空中虛彈雙腿，一柄鋼刀便在此時帶着聲人的「咻」聲暴斬而下。

「索命郎君」於心忍未曾稍動，因為他十分明白，雙方一旦動上手，絕不會只有這麼一把鋼刀劈來，而在鋼刀後面，必然還有殺着在伺機而動！

果然不錯，那把丈五銀槍，就在鋼刀後面一閃而上，其疾與狠，較之鋼刀有過之而無不及！

「索命郎君」於心忍根本不看身後三人是如何對他下手，一聲暴喝中，雙腿暴彈而起，空中凌虛迴旋半圈，他已抽出他那兩件怪兵刃來！

老藤棍就在他空中暴翻中，先撥偏鋼刀，再敲打槍桿，他人只在雙腳點地中，重又暴彈而起，然後連翻三個空心筋斗，人已落在了智和尚身前。

於是他左手子母鋼環上的鉗子，發出「卡卡」兩聲，然後一脚踢

在了智和尚那圓而粗壯的屁股上，喝道：「快滾！」

了智和尚一個斜身踉蹌，突然發足狂奔，但他那雙手却仍然被浸油麻繩反綁着！

嗚聲如狼，了智和尚根本不去跨坐身前的馬，只幾個騰跳，人已到了於心忍那匹棗紅馬後，只見他雙腳一頓，雙腿一分，人已自馬後坐上馬背，奮力一挾馬腹，棗紅馬原未曾拴牢，立刻暴翻雙蹄往山下奔去……

丁百先狂怒已極的怒罵道：「小輩，丁家莊的血債就由你一人承擔了。」話聲中，金背砍刀便閃電般的又準又狠的劈向於心忍！

趙強、王中與另外兩人，四件兵刃便在此時又把於心忍團團圍在中間！

黃色的幻影，便在五件刀刃刺殺中出現，於心忍猶似穿花蝴蝶般，左擋右攔不斷。

丁百先急怒交進中，不顧一切的雙手握刀凌空躍着和身撲向於心忍，完全是拚上老命的豁上幹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不等丁百先撲到，老藤棍又見上下翻飛如匹練般連着撥打迎面兩件兵刃，就在他揮掃掃旋，而左手子母鋼環閃電般的一連兩扣又放中，腰身一挺而彈向半空中……

於心忍的雙腳下面，正有着五般兵器游動不息呢，不料他竟然反力道的空中連翻筋斗不斷，就在他落地換氣，再次騰身而起的時候，他人已在七八丈外了！

「追！」是趙強的聲音。

丁百先忙叫道：「上馬追趕！」立刻間，五個人全躍身馬背上，朝着山下追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走出不到半里，却轉頭直往山嶺上翻去，他攀岩走崖，如履平地，跳澗登樹，直如猿猴，利時間已上得半山高，等到丁百銅五人棄馬追趕上去，早已失去於心忍的踪影了。

狂烈的呼嘯聲發自丁百銅的肺腑間，他面容扭曲而痛苦的虛空狂揮着手中金背砍刀，仰天大叫：「老天無眼哪！這是甚麼世界！」

於是，一聲清脆的響聲……一聲空中擠壓下來的雷聲中，像天外突然飛來一大片蝗虫似的，發出「噝噝噝」聲！

漸漸的，雨水迅速的洒下來，也洒濕半山上五個滿臉忿怒的人的衣衫！

當然，也只有上天才知道，一場暴雨絕難洗去九里灣丁家村人心中怨忿！

丁百先心中明白，如果想在此時追上一個武功超絕的人，那是絕難成功的！

王中突然若有所悟的道：「此地距離廣寧府三百多里地，姓於的小子沒有三天時間，他絕難趕得到的，再說淫僧騎了他的馬逃去，一半天他不定能追得上，咱們何不給他們來個半路截殺！」

丁百先點頭道：「事不宜遲，大家立刻往廣寧那條官道追去！」

了智和尚騎上於心忍的馬看着是朝山下奔去，但就在他快要一路奔馳向九里灣的時候，突然右腳踢撥馬脖子，那匹棗紅馬立刻向左右面狂奔而去！

遠處的金龍嶺已可看見，嶺的一邊就是金龍寺，只要再奔馳個三五里，他就要棄馬逃回金龍寺了。

坐在馬上的了智和尚，幾次三番無法掙脫細綁雙腕上的繩索，而迎面的不遠處，正有一個漢子坐在一塊大石頭上悠閒的望着了智和尚向他這兒馳來！

了智和尚見有人在大石上坐着，忙高聲叫道：「喂，快來幫佛爺一把，替我解開繩索！」

緩緩的，馬兒在大石前停下，了智和尚一翻身下馬來，扭轉身把雙腕抬高一尺，彎着腰叫道：「快點替佛爺解開！」

大石上的人竟然不為所動的淡然道：「常言道，解繩還須繫繩人，大和尚該去找那綁你的人解

去呀！」

了智和尚聞言，怒哼一聲，道：「你解是不解？」

那人兀自坐着不動的道：「不解！」

了智和尚不由大驚，擰身登上大石，暴抬右足就往那人身上踢去，口中厲喝道：「佛爺踢死你這……」

不料「噲」的一聲清響中，了智和尚話尚未完呢，突然大叫一聲「啊！」

血雨像一道水泉，自了智和尚的腳後根處噴洒出來，了智和尚收回右腳未曾站穩，一跤跌在大石上，接着又翻滾在大石下面，野熊狂嗥般的大叫起來……

「噲」的一聲，細細的雙刃尖刀藍芒一閃而插回雨傘柄內，大石上的人連低頭看了智和尚一眼也沒有。

了智和尚在地上哀號中，戟指大石上的漢子道：「狗操的，你是何人，竟敢對佛爺下此毒手？」

大石上的人撮唇口哨聲中，一匹「烏雲蓋天」已自附近山林中衝出來！

是的，大石上的人正是勝一豪。

原來勝一豪押着方不邪到廣寧府衙以後，原本要在廣寧會見一下於心忍的，但他在打聽之下，發覺

於心忍並未回到廣寧府，也許同行也有關心時，或者說勝一豪對於心忍產生了好感，在關懷而並不備至的情況下，他一馬趕到了長德鎮上。

於是他在客店中打聽……當然也找到金龍寺去探訪……既然在長德與金龍寺未見其人，他只有馳馬向另一個方向，於是大山裏他發現於心忍同丁百先在太柿子樹下面的一幕！

於是，他遠遠的也看到了智和尚脫逃的景象。

對於勝一豪的出現，連於心忍也會大感意外，當然了智和尚更不會知道面前這個人比之於心忍還狠十分！

自然他不會知道，勝一豪恨他，比之九里灣丁家莊上的人還恨他入骨十分！

緩緩的落在大石下面，勝一豪走到了智和尚身前，低頭一把揪住了智和尚破袈裟，嘴巴閉得緊緊……嘴巴閉得緊緊那是嘴巴內的牙齒在磨與咬！

勝一豪目中噴火，直把了智和尚往馬上拖，却不料了智和尚凶性突發，一口唾沫吐在勝一豪臉上，破口罵道：「奶奶的，老子與你有何仇恨，你娘的！一出手割斷老子腳筋。」

勝一豪未去抹臉上的口水，一

咬牙，左手奪命傘橫着暴砸向了智和尚嘴巴……

一聲碎石聲脆響，勝一豪的傘把幾乎穿進了智和尚的喉管，就在他拔出傘把同時，血與碎牙帶出一大把來……

了智和尚雙手反綁，一時間急怒交加而哇哇大叫……

勝一豪根本不說一句話的右手用力一送，了智和尚那巨大身軀已靠在馬腹，接着又是一送，了智和尚已坐在馬背上。

「噗」的一口鮮血吐向勝一豪，了智和尚又罵道：「王八蛋，你究竟是誰，須知『黑千歲』手下大將可不是任人這般的折磨，小子，你報個名號來！」

反手一傘砸向了智和尚小腿，「彭」的一聲響中，了智和尚痛得滿臉冷汗！

濕濕的，那是淋的雨，勝一豪伸手擦拭一下他那張覆在馬背上的軟牛皮，翻身跨在馬背上，一手拉着棗紅馬，緩緩往前走……

……

遠處，快馬奔騰，猶似追趕天上滾動中的墨雲一般，丁百先領着趙強、王中四人，一路往長德趕去，五個人心中那份惱怒，已非筆墨可以形容！

不料斜刺裏，只見山溪對面兩騎正向這邊而來，雖說雨已停，天

還黯，但後面那個騎馬的大漢所穿黃色衣衫，還是看得十分清楚！

王中一眼就認出來，那不正是騎馬落荒而逃的凶僧了智和尚還會是何人，不由戟指溪對岸，道：「淫僧在對岸，快追過去！」

丁百先也已看到，一撥馬，立刻往勝一豪這邊追過來。

也就在這時候，遠處山坳裏，一條人影快如脫兔般，連竄帶躍的直往溪岸撲過來……

丁百先五人尚未趕到溪邊，那人已到了勝一豪馬前：「原來是勝兄駕到，真是巧合呀！」

羈繩揚在空中，勝一豪笑笑，道：「我記得這是於兄弟的寶馬，怎會落入宵小手中？」

於心忍乾笑一聲，道：「確是兄弟劣馬，有話要說，却難啟齒。」

勝一豪道：「可是職業上的不便？」

於心忍搖頭道：「說句厚顏的話，勝兄已坦誠相助一臂，就以在商言商而言，勝兄在此時此刻，及時從旁拉這麼一把，足以令於心忍心窩一熱，何敢再言甚麼職業上的不便！」

羈繩交在於心忍手中，勝一豪道：「這淫僧是你的了！」

上文提要：

令狐爽為西門風一家人能相見闖三關，過第一關，他用鐵棍使出「拐打五嶽」，秋菊敗了，其他三女在「穿雲功」下亦敗了。第二關乃是鳳仙把守，令狐爽要西門風出聲吼叫，他獨自闖陣，祇要吼聲不斷，表示生門方位不錯，結果順利通過百花障，既沒中鏢，也見到了西門吹花，又用言語感動了鳳仙，贈他劍與招法去闖劍陣……



文圖 · 疾飛 · 辛棄 ·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

哥爽小歪歪

路生留義大深明，女妻見美之成人

令狐爽如影隨形的手上劍尖指在靈芝的面門上，但他並不下殺手。

「可憐的女人呀，滾吧！」他只拋下這句話，立刻不等幾個女殺手重新佈陣，拔身便往山溪對岸飛越而過。

令狐爽心中高興。首先，他的計謀得逞，他明叫著全力保護上身要害，却又全力保護四肢，那是告訴敵人，他只要不死就能過這第三關。

靈芝與十二女殺手原本各有所司，陣式發動，半空中亂劍齊下，半空中就要令狐爽碎屍而亡。

然而，她們就怕令狐爽不死，才把劍指向令狐爽的上身各穴，他們怎知上當了。

令狐爽身上套著武林至寶「金絲軟甲」呀！靈芝與百花谷十二金釵女殺手全中了他的計，十三把劍盡指向令狐爽上身，上當了。

令狐爽哈哈一笑，得意之極的躍過了那三丈餘寬的山溪，他才剛剛落地，忽的一股無堅不摧的動力撞過來，令狐爽的身子尚未站穩，人已又被這股勁氣打落到溪的這邊來。令狐爽抬頭看，呀，好一個白髮蒼蒼的美嬌娘。

為甚麼白髮蒼蒼的美嬌娘？只因爲這個女人除了頭髮外，

實在看不出她是個老掉牙的老婆。

是的，長孫玫瑰出現了。

這女魔頭手持龍頭拐，直不楞地對山溪對面的令狐爽，叱道：「中了老身的百花神掌，你竟然還站得起來，不簡單，是不是習了鐵布衫功夫呀！」

令狐爽道：「老太婆，你別管我習過甚麼功夫，妳怎麼不怕失掉身份呀，偷襲我一個少年人。」

對面，長孫玫瑰冷冷道：「小小年紀，口沒遮攔，來我這百花谷撒野，你活得不耐煩了？」

令狐爽道：「我是問妳，妳們百花谷說話算不算話？」

「當然算話。」

「我今天是不是已闖三關？」

「不錯。」

「既已闖了三關，就該叫他們父女夫妻去會一面呀，妳還偷襲我，幹甚麼？」

長孫玫瑰道：「我已派人叫他們會面了，只是老身不甘心，所以才出掌教訓教訓妳！」

令狐爽道：「妳還是別打我才對！」

「怎麼說？」

「妳如果打我，咱們兩個比功夫，我知道打妳不過，只不過我是個打不死的『程咬金』呀，這萬一妳失神被我這貌不驚人，名不立萬的

小子打敗，嘿……那時候我發了狠，就會把妳們趕出百花谷，叫妳們每個人去嫁男人！」

「胡說八道，混帳東西，滾！」

笑笑，令狐爽道：「老太太，其實我敢說，妳年輕時候必是個大美人，妳如今也是老美人，我就應該大聲罵！」

「罵誰？」

「我罵天下的臭男人呀，真的是瞎了他們的狗眼，把妳這麼美的女人放在一邊不追求，男人啊，真是混帳王八蛋，該死一千遍……」

「哈……」長孫玫瑰笑了。

「小子，你這最後一句話令我心歡喜，原來要廢了你的，如今我改變心意了，你走吧。」

令狐爽道：「我有個請求。」

「甚麼？還有甚麼請求？」

令狐爽道：「放那西門吹花母女出谷吧，妳又何必不成人之美呢！」

長孫玫瑰忿怒的道：「我沒有殺了妳們，已經夠仁慈的了，妳還敢多囉嗦？」

令狐爽道：「妳等着，我早晚叫妳答應放人，我一定會的，妳等着！」

長孫玫瑰冷笑，道：「再來，必殺妳！」

令狐爽心中明白，這老太婆不是在吹牛，她剛才人來到發出一

掌，就幾乎要了他的命，又是金絲甲救了他，這老傢伙太可怕了……令狐爽心中想。

「如果她能教教這一手功夫，娘的，送她兩顆龍目珍珠也是值得的！」

水中花守在西門風身邊！

水中花知道這老花子是西門吹花的老爹，這是他表現的機會！祇不過水中花太女人化了，西門風有點不大喜歡他！

西門風怎麼會把女兒嫁個像他這樣帶著脂粉氣的男人？

西門風如果是換個地方，換個不是百花谷的地方，他一定會把水中花支開！

西門風心中很急，他不知道那個代替他去闖龍潭入虎穴的令狐爽會是個甚麼樣的結果！

他當然為令狐爽擔心，如果令狐爽死在百花谷，他如何去向申屠長四交代呀！

西門風很想衝進去，但他發現去路受堵，百花谷中幾十名女殺手盡出！

自從令狐爽闖過第二關，這些殺手們就從各住地出來了，而且一個個滿臉怒容！

西門風正在愁眉不展中，忽見遠處飛一般的來了兩人，兩個彩衣人！

西門風的一顆心幾乎從口中跳出來了。

遠遠的，祇聽一聲尖叫：「爹！」

西門風聽到這一聲歡叫，好像眼淚被擠壓出來了！

「我的寶貝呀，女兒！」他拔身撲上去，張臂抱住投入懷中的女兒。

祇是當他發覺到鳳仙的時候，又楞了！

「妳……」

鳳仙却淡淡的道：「你見到我母女了！」

很冷淡，很無情，很傷人之心，的樣子，但西門風却十分滿意的道：「謝謝，謝謝！」

鳳仙臉皮一緊，道：「你看你這一身打扮，當初我拚死拚活跟你走，你偏去接甚麼花子幫的掌門人，你……氣死我了！」

她指着西門吹花，又道：「你帶著女兒四處討飯，你這是賤，若非鬧流氓，我才不會走出百花谷把女兒帶回來，都是你，女兒弄得不成人樣，你還有臉來見我母女呀，你還要女兒跟你去討飯？」

西門風被她一陣搶白，竟然啞口無言的抱住女兒快落淚了！

就在這時候，令狐爽飛一般的過來了！

見令狐爽回來，立刻迎上去，笑道：「恭喜你老弟成功了！」

令狐爽淡淡一笑，他走到了西門風面前了！

「西門幫主，恭喜你一家團圓呀。」

西門風抹著老淚，道：「令狐爽，謝謝你呀，我們一家都感激你！」

西門吹花道：「令狐爽，你真了不起，以後我找你打一架！」

令狐爽一怔，道：「百花谷妳住了三年，怎麼了，妳也瘋了？」

西門吹花道：「我才不會瘋，我是找你比武，看這幾年是誰的功夫高！」

令狐爽一聽笑了。

西門吹花道：「你長得壯了，高了，也叫我真的喜歡你了！」

她此言一出，忽聽水中花道：「吹花，令狐爽兄弟已經訂婚了呀！」

西門吹花道：「真的呀，那恭喜你了，令狐爽！」

令狐爽心中真不是滋味，這水中花真叫陰，找個機會就把他訂婚之事抖出來！

西門風道：「祇是訂個婚，又沒結婚！」

水中花又似難過了。

鳳仙道：「你幹的花子頭，這兩年有聲有色，我早有耳聞！」

西門風苦笑道：「上萬人需填飽肚子呀！」

他自袋中摸出八件寶物，道：「鳳仙，多年不見了，這是我帶給妳的！」

鳳仙一看，盡是珍珠寶石，金鑲首飾，她眨動美眸，道：「你們真的當花子是假，行搶劫是實了！」

西門風道：「咱們不打擾善良，前朝的貪官不放過，全是良心行爲！」

她伸手接過，道：「我不要，但我替女兒收下！」

西門風仍然愉快！

他有些返老還童地偏頭道：「鳳仙，我可沒有找第二個女人呀，我爲你守身如……如……」

鳳仙道：「那是你的事情！」

西門風道：「難道你不打算咱們破鏡重圓？」

鳳仙道：「鏡未破，是你拋棄了這面鏡子，你祇要幹花子頭，咱們永遠無法在一起！」

一邊的令狐爽笑道：「西門幫主，你真是個傻瓜，幹甚麼花子頭呀，找個地方一家團圓有多好呀！」

西門風木然了！

鳳仙突然抓過西門吹花，道：「好了，你已見過我們母女二人了，再也不必來了！」

她轉身就走，西門吹花身不由己，祇能大聲呼叫：「爹……爹……你保重呀！」

西門風落淚道：「女兒呀，要聽你娘的話，別惹你娘生氣呀！」

水中花對令狐爽抱拳道：「兄弟何時結婚，小兄必厚禮相賀，哈……」

他說完就往百花谷中奔去了！

西門風已在以袖拭淚，令狐爽忍不住的道：「娘的，我偏不結婚！」

西門風仍然在依依不捨，留戀不去！

令狐爽一邊無奈，難以勸說。就聽西門風道：「她……她仍然那麼美！」

他喃喃中還踮腳遙看，附近有幾個女子在竊笑。

令狐爽道：「妳們笑甚麼？」

有個女使者走過來了！

「喂，可以走了吧！別再想走不走的，幹甚麼呀！」

另一女使者道：「再是不走，幾曾見過地上的癩蛤蟆吃到天上的天鵝肉了？」

「哈……幾個女子全笑了！」

西門風道：「那是我老婆女兒呀！」

那女使者過來了！

「喂，你是甚麼呀？一身的破

衣衫，蓬頭又垢臉，怎麼不先打扮打扮呀，咱們鳳仙姐怎麼會同你一起呀，你回去，回去繼續做夢吧！」

「哈！」幾個女子也走進谷中去了！

忽見四大力士走來了，這四個女子併一起，就好像是一堵肉屏風！

四個人迎向令狐爽，令狐爽一瞪眼，道：「妳們過來幹甚麼？」

那受了傷的秋菊道：「小子，我們歡迎你再來！」

令狐爽道：「甚麼意思？」

秋菊道：「我們想到一個對付你小子的方法了，定叫你爬在地上叫我們娘！」

令狐爽道：「難怪你們是豬！」

「你罵我們是豬？」

令狐爽道：「我想起來了，我本來不知道，是那個山溪邊上突然冒出的老太婆，她白髮蒼蒼好漂亮！」

海棠四人忙恭敬的齊聲道：「谷主！」

令狐爽道：「對，她叫長孫玫瑰！」

秋菊道：「休得無禮，直呼谷主之名！」

一笑，令狐爽道：「她是妳們谷主，妳們可以拿她當神，在我心中，她也祇是個有功夫的人！」

一頓，他又道：「我聽妳們谷主這樣說的，她說妳們四個是豬，擋不住我一個人，而且，她還說……」

「說甚麼？」四人齊聲問！

令狐爽道：「你們的谷主她說，而且氣咻咻的說，要餓妳們三天不管飯，誰開口吃飯就扁誰！」

四大脚女子聽得吃了一驚，甚麼叫面面相覷？她四人此刻就是這個表情！

西門風沒聽，他還在望呀！

西門風拉了令狐爽，心中一陣激動。

他拉得還真緊，令狐爽心中一怔間，西門風道：「小子啊，你令老夫見到了我的妻女了！」

「見到有屁用，沒把她們接出百花谷，這他娘的『竹簍子提水……一場空』！」

西門風道：「我也知道這結果，但我已十分滿意了！」

令狐爽道：「你也要謝謝我！」

西門風道：「小子，別去賀蘭山了！」

一楞，令狐爽道：「不去賀蘭山？」

「是的，別去了！」

「去那兒？」

「跟我加入花子幫，我叫你當副幫主！」

令狐爽道：「混蛋呀！」

「你罵我？」

「我火了還揍你，你這是甚麼意思？我辛辛苦苦幫了你，仁至義盡的爲你上了刀山又下油鍋，你一家三口見了面，到此刻，不見你送我甚麼可愛的，反倒叫我去討飯，當花子，你……豈有此理！」

西門風道：「你小子懂個屁，你如果當上副幫主，你甚麼也不用愁，便是皇帝餓死也餓不着你，吃香喝辣住得好，身邊還有守衛的，上山有人抬，下水有人背，這種日子還不好，你想幹甚麼？」

令狐爽道：「我不想叫那麼漂亮的妻子不要我！」

西門風一聽，嘆口氣。

「他娘的，我是怎麼才能打動她的心呀？」

令狐爽道：「瞧瞧，你這麼一身臭，我就忘了叫你打扮打扮再來了！」

他一頓，又道：「你如果有打扮，先是找個大鎮買上兩身緞衣裳，頭髮梳梳光，臉上毛刮光，鞋子也擦亮，花露水灑上三五瓶，變成一個滿州人，說不定鳳仙阿姨會跟了你，至少……嗯，至少也會陪你找地方睡幾天！」

西門風一聽大怒，叱道：「小王八蛋，你怎麼放了馬後炮！」

「怎麼馬後炮！」

「爲甚麼不早說，早說我就去打扮了！」

「你自己的事我能說嗎？你聽嗎？」

西門風道：「老夫當局者迷呀！」

令狐爽道：「沒關係，沒關係，下次再來你打扮！」

西門風道：「下次你還來幫助我？」

令狐爽道：「祇要你不答應把吹花姑娘送給那個女人味十足的水中花當老婆，王八蛋不來！」

「哈……西門風笑了。」

「好小子呀，你小子是不是見異思遷呀，也愛上我的吹花了？」

令狐爽道：「我不否認！」

西門風道：「小子，你想想，我怎麼會同意把我女兒嫁個小白臉呀，放心吧，祇要我一家人團了圓，這件事包在我身上！」

令狐爽道：「這可是你親口答應的。」

「我永遠也不會忘！」

「哈……令狐爽得意的笑了。祇不過他笑一半不笑了，因爲他想到了『大風莊』。」

是的，「大風莊」住個諸葛紅，那位姑娘也可憐，怎麼辦？如果自己棄了她……

忽聽西門風道：「小子，咱們得繞個大圈子！」

「怎麼繞？」

「不能經過『大風莊』呀！」

令狐爽道：「對，對，咱們不去『大風莊』，咱們去繞大圈子，哈……」

兩個人還是拍馬走了！

令狐爽在馬上道：「西門幫主呀，送我去了賀蘭山，你就回去花子幫，是不是？」

西門風道：「不錯！」

令狐爽道：「你打算甚麼時候再來百花谷？」

西門風道：「我在用心考慮了！」

「考慮甚麼呀？」

「考慮我是否還當花子頭，娘的，我想讓賢呀！」

「你不當花子幫主了？」

西門風道：「我下野算了！」

令狐爽道：「花子幫不是蠻不錯嘛，你還想拉我當甚麼副幫主。」

西門風道：「我想，你小子的本事也不錯，想着你不當副幫主，必想當正幫主！」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想，我把這打狗棒七十二路仗法傳了

你，你當花子頭，我再去百花谷，我告訴她母女二人，我在山明水秀的百花谷附近百草湖畔搭上精舍三五間，不愁吃又不愁穿的過上下半輩子，她母女二人一定很喜歡！」

令狐爽一聽笑了！

「你同意了？」

令狐爽急忙搖手道：「你的主意不錯的，祇是我無意接你的棒！」

「娘的，叫你當幫主呀！」

「不幹！」

西門風道：「老夫找你幫忙呀！」

令狐爽道：「你混蛋！」

「你敢罵我？」

令狐爽道：「你與鳳仙阿姨慘不慘？吹花見我當花子，肯定同她娘一般，我也同你一樣慘！」

西門風不說了，令狐爽說得對，他本人已經不幸了，又何必延及下一代。

令狐爽改變話題道：「賀蘭山清風谷很遠吧！」

西門風道：「遠極了！」

令狐爽道：「我就不懂，爲甚麼他們八人分爲兩下，一旦出動，又聯手出擊。」

西門風道：「我知道，你當然不知道。」

令狐爽道：「你知道，那就說一說，我聽聽。」

西門風道：「西北四省有四個玩刀名家，他們不是別人，就是申屠良他們四個人，也可以說，他們四人臭味相投，再加上清風谷又是當年通天教的一個最大分壇，地方

險峻，所以他們四人便留在清風谷了。」

令狐爽點點頭，道：「是的，老龍洞四人不玩刀的，宇文師父玩劍。」

西門風道：「他們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申屠良四人玩刀，他們很合作，經常在一起研究刀法。」

令狐爽道：「除了玩刀之外，他們沒有別的絕活？」

西門風道：「有，當然還有別的絕活。」

令狐爽笑道：「是甚麼絕活？」

「同女人上床，而且各有一套。」

令狐爽有點洩氣的道：「那種絕活我不喜歡，算了，我祇有學學他們的刀法吧！」

西門風道：「別說是四個了，便是他們之中任何一人的刀法你學會了，便足以傲視江湖。」

令狐爽道：「你看比那個叫甚麼『八指快刀』苟老頭的刀法，他們之間誰的厲害？」

西門風道：「他們之間各有絕活，應在伯仲之間。」

令狐爽道：「值得，值得！」

二人騎馬繞過了「大風莊」，那也是令狐爽的主意。

這天又過了牧羊鎮，往西北方山區馳去。

令狐爽不知路，西門風帶他去

塞上。

賀蘭山清風谷就在塞外。

過午不久，二人剛翻過一座大山頭，忽聽遠處傳來打鬥聲。

西門風豎起耳朵聽，他指着前面大山後，道：「在那個方向。」

令狐爽道：「如今改朝換代太平了，為何還有打鬥的，大山中肯定是出了歹人。」

西門風道：「令狐爽，我提醒你，如果雞毛蒜皮事，你我少插手。」

令狐爽道：「我不是愛管閒事，好勇鬥狠的人，你老放心，我這一路聽你的。」

西門風道：「自從見過我女吹花以後，你小子好像學乖了，也知道尊敬我老人家了，為甚麼？」

乾乾一笑，令狐爽道：「你老心中明白，何必叫我明說呀，不好意思啦！」

西門風道：「我心中當然明白，你小子愛上我的吹花了，是不是？」

令狐爽道：「你老怎麼這麼說呀，我……」

忽的又是一聲吼叫，這叫聲令令狐爽猛一怔。

他自言自語：「這聲音好熟呀！」

西門風道：「想管閒事了？」

令狐爽已拍馬疾往山那面馳去

了。

西門風大叫：「小子等等老夫。」

他大叫着拍馬疾追，剛追過山道斜坡地方，祇見兩個大漢，一人使棍，另一人使槍，二人合殺一個高大的女人，這個女人的身上在流血。

這個女人手上是一根大扁擔，正掄打得嗚嗚响。

再看地上，已經傷了七八個漢子正在哇哇叫。

那兩個大漢邊殺邊叫：「殺了她再去她娘算帳！」

令狐爽就是在這時候趕到了。

令狐爽大叫一聲：「住手！」

他不及勒馬，人自馬背上飛起，半空中一把抓住那管長槍，順勢一脚把握槍的人踢翻在地。

那使鐵棍的大漢攔腰打，令狐爽反手一巴掌，就聽「叭」的一聲响，那人大叫一聲抱肩往地上摔去。

這時候，花子頭西門風也趕到了。

西門風一看那二人，不由嘿嘿笑了。

令狐爽大叫一聲：「馬大姐！」

那個女大個子不是別人，正是馬寡婦的女兒，她叫馬魁女。

馬魁女抹去臉皮上的血，張眼一看，大叫一聲，道：「兄弟呀，

原來是你呀，我娘天天叨念你啦！」

令狐爽立刻忿怒的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馬魁女道：「那裏知道，小龍嶺上來了一夥強人，他們攔我的去路打劫我在嶺上辦的貨，打起來了。」

西門風已冷冷笑道：「好哇，替長安太守沈長明辦事的家將，如今也幹起草寇來了呀！」

令狐爽急問：「西門大叔，你認識他們？」

西門風道：「我認識他二人。」

「他們是誰？」

西門風道：「你小子當然不認識，我認識，他們乃沈長明的家將，拿鐵棍的叫席大，使花槍的叫吉方，這二人在拚殺的時候先保護沈長明的家眷逃走了，哈，想不到二位呀！」

他把打狗棒一揚，又道：「你們上山落草了，這他娘的為甚麼？你們難道歹路不可行也忘他娘的九霄雲外了？」

鐵棍猛一掄，席大道：「花子頭，咱們是落草了，娘的，心甘情願落草了。」

「為甚麼？」

另一邊的吉方吼道：「你想知道嗎？」

令狐爽對西門風道：「我想起

出手吧！」

吉方大怒，紅櫻槍一挺，道：「就你這小子呀，娘的皮，人五人六的，做相！」

席大道：「吉兄，我盯牢花子頭，你快下手做了這不知尿香屁臭的小子。」

吉方已暴喝一聲：「看槍！」

他出槍陰狠，槍尖在抖，抖出五朵槍花，直待快接近敵人，才會往前猛一刺。

令狐爽才不管槍是刀，他伸手一把抓，嚇得馬魁女一聲尖叫：「完了！」

誰完了？她以為令狐爽要完了。

就聽「卡」的一聲响，真厲害，吉方的槍尖不見了，那明晃晃的槍尖斷了，落在令狐爽的手中了。

吉方大吃一驚，還有這種功夫的？

令狐爽舉手大笑，道：「你的槍頭呀，我會還你的，祇不過你自己小心，我祇這麼一甩，你若躲得過，你就可以愉快的逃命了。」

吉方大怒，掄動槍桿就打。令狐爽錯開兩大步，口中大叫：「厲害！」

那席大再看看，祇有西門風與令狐爽兩個人，他二人對望一眼冷笑了。

席大對吉方道：「想當年，我

來了，不就是在那個小鎮上嗎，也是鳳仙帶走吹花的那一戰役呀！」

「對，就是那一回。」

他又對吉方道：「你快說說，我聽聽，這他娘的到底是甚麼個古景？」

吉方道：「其實簡單啦，沈長明轉而投靠滿人了，我二人不幹，娘的，對於滿人，咱兄弟是『豬八戒摔耙子不侍候（候）的。』」

西門風道：「真是好樣的，令人佩服。」

令狐爽道：「你們別人不搶，偏搶我馬大姐的，他祇是個女人，你們下得了手？」

吉方大吼：「娘的，她比個男人還厲害，你看看，我們的兄弟有八人，被她打得躺一地。」

「我馬大姐祇是力氣大，她母女沒有學過本事的，你二人趕來合殺她一個呀，你看看，馬大姐身上在流血。」

吉方與席大二人不認識這少年郎，他二人也火了花子頭，祇因為西門風與八惡聯過手，劫了沈太守的一生積蓄，也斷了他們的生計，這光景就帶着那麼一點「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的味道。

那席大再看看，祇有西門風與令狐爽兩個人，他二人對望一眼冷笑了。

席大對吉方道：「想當年，我

兄弟未入沈長明麾下時候，不就是在太行山區做買賣嗎？」

吉方嘿嘿笑了。

是的，席大當年叫席上天，這位半百老耆幹過獨行大盜十多年，如今重操舊業了。

吉方道：「今天咱們兄弟不能白白躺地上，咱們新仇舊恨全算上，一次解決掉。」

西門風一聽就笑了。

令狐爽已在為馬魁女處理着身上的傷處。

馬魁女真能挨，身上中了三個槍扎的血眼，肩頭上青瘀一大片，她可是吭也沒有吭一聲。

她還對令狐爽道：「兄弟，你不知道，咱以為天下太平了，所以鋼叉未帶身上，要不然，這些人不夠瞧，娘的，早被我扎死光了。」

是的，這母女二人一對鋼叉真厲害，如是母女二人聯上手，吉方與席大二人不一定傷得了她們。

馬魁女又道：「兄弟，原以為祇有七八個，娘的皮，他們打不過，叫來這兩個，我才會……」

令狐爽便在這時候挺起來了。「馬大姐，你一邊坐，看兄弟我收拾這兩個。」

槍尖，拔也不是，不拔也難了。

令狐爽道：「叫你小心，是你自己不小心，怪誰？」

其實，他若要取吉方的命，那一擲就不是大膽了。

吉方心中也明白，他對席大道：「這小子成精了。」

席大年已半百，他有殺戮經驗之外，也精於心計。

祇見他重重的一頓手上鐵棍，道：「今天開了眼界了，這他娘的，打不過就得認輸。」

他衝着西門風，又道：「恭喜你，花子幫出了這麼一個絕頂高手。」

西門風道：「不打了？」

席大道：「找丟人吶，咱們認了。」

西門風道：「祇因為聽了你們不投效滿人，才會叫我的小弟放你一馬，大義之下皆朋友。」

令狐爽道：「不行，我馬大姐身上挨了棍，我得替我馬大姐找回來。」

席大大吼：「小哥哥，殺人不過頭點地，咱們已經認輸了，何苦逼人跳崖！」

令狐爽道：「那得聽聽我馬大姐答不答應。」

席大道：「我下個承諾怎麼樣？」

令狐爽道：「甚麼承諾？」

「甚麼東西呀，花太多錢，大娘我不要！」

笑笑，令狐爽道：「在我而言，這些東西我有的！」

他拍拍馬寡婦顫抖的雙手，又道：「大娘，等我們走遠了，夜裏燈下瞧！」

馬寡婦木然的點着頭，她的大眼中滾着淚，差一點沒有掉出來！

「看看，看看，還沒當我乾兒子，就知道這麼孝順我，要是當我乾兒子，那……」

「那就送你去西天……」這句話是已經上了馬背的西門風說的！

馬寡婦叱道：「花子嘴裏沒象牙，狗牙……」

西門風哈哈笑道：「馬寡婦，你丈夫馬金土在世，我就認識了，我是說送你去西天，也不是叫你去會丈夫，而是人們常說的，西方才是極樂呀，你想想，當你打開這布包看，我還真怕你看了會完蛋！」

「怎麼說？」

西門風道：「八成是你這輩子還未見過的，哈……」

令狐爽見西門風拍馬而去，他急急的上馬追上去！

那邊，馬魁女道：「娘，小兄弟送甚麼呀，我看看！」

馬寡婦道：「這孩子，他叫咱們天黑了燈下看！」

馬魁女道：「現在有太陽光，

席大道：「馬寡婦母女在山口開野店，我們小龍山寨做買賣，從此我們不打擾，母女二人過太平日子，你看怎麼樣？」

馬魁女道：「怕你呀！」

西門風已哈哈笑了：「行，就這麼說定了，你們走吧，這件事算完結！」

真快，席大挾着吉方，帶有八名被打倒的漢子，一哄進入山林中了。

這地方就是小龍山呀！

令狐爽挑起馬魁女的擔子，那馬魁女高興呀！

西門風道：「真叫巧，就叫我二人遇上了。」

怕……」

她帶着幾許黯然，又道：「兄弟，祇怕咱們那三間大茅屋留不住你了，廟小不能留大神，這個道理我明白。」

令狐爽一聽，笑了。

「大姐，我認乾娘早晚的事，我身邊有急事要去辦，辦完了就回來。」

他回頭看看馬背上的馬魁女，又對另一馬上的西門風道：「我的事，西門幫主他知道。」

西門幫主忙應，道：「對，對，對，大事不辦是不會留下來的。」

這三人兩騎往山口走，遠遠炊烟起，抬頭看，可不正是馬寡婦的野店快到了。

遠遠的，祇見那馬寡婦高大的身影站在土場邊上抬頭看過來，腰上圍裙灰濛濛的泛光亮，馬魁女已大聲呼叫了：「娘，你看誰來了？」

令狐爽已呼叫，道：「大娘，認得我嗎？」

「哈……」馬寡婦笑的聲音似鴨叫，她接過令狐爽的擔子，道：「是你呀令狐爽。」

「大娘！」

「把大字改成乾字我愛聽。」

令狐爽道：「下次回來叫乾娘。」

馬寡婦看看西門風在下馬，又

山，山寇會常來！」

馬寡婦道：「你看看，你看，咱們日子過的本平安，如今多了這寶貝，怎麼辦，娘睡覺也會醒過來，驚醒過來呀！」

馬魁女忽的道：「有了！」

「你說說，藏在甚麼地方好？」

馬魁女忽然搖頭，道：「我又高興得忘了！」

這母女二人有了寶，罪也受大了，鬧到半夜還在發愁，祇不過半夜之後安靜了，不知她們把寶藏在地方了！」

西門風帶着令狐爽一路往北疾馳，那西門風在馬上對令狐爽道：「你可曾知道四邪的怪毛病嗎？」

令狐爽道：「不知道，你老對我說一說！」

他還吃吃一笑，又道：「西門幫主呀，我已經帶你會見了妻女呀！」

「我心存感激。」

「你老別客氣，我下了決心，定要你們一家團圓的！」

西門風道：「你叫我激動了！」

令狐爽道：「而且我有把握，叫你們一家團圓。」

西門風道：「除非長孫玫瑰死掉！」

令狐爽道：「那老太太是不會這麼快死的，她除了頭髮已白，臉

看女兒也下馬，忽的衝過去，一把拉住女兒，道：「甚麼人傷了你？」

她怒視西門風。

西門風忙搖手，道：「不是我！」

馬魁女道：「小龍山上有山寇了！」

馬寡婦吼道：「他娘的臭皮，便是小龍山上有山寇，也得得免子不吃窩邊草的道理吧，搶起隣居呀！」

馬魁女道：「娘，我不吃虧，打傷他們七八個，後來才跑來了兩個老傢伙，傷了我！」

她忽的吃吃笑，又道：「娘呀，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兄弟學了好功夫，把那兩人打敗了！」

西門風道：「不是蒸的，是煮的！」

「哈……」馬寡婦高興得不得了，她叫女兒坐在鍋灶後燒火煮吃的，這一頓可把令狐爽塞飽了，怕是明天的飯也透支了！

馬寡婦母女留不住令狐爽，當然，西門風更不會留下來，令狐爽臨上馬，他用布巾包了兩件東西。

令狐爽哈哈笑，道：「送件東西給大娘，妳母女二人對我好，比我在世的爹娘還要好，所以我送點東西！」

皮就像十八歲的大姑娘一樣嫩！」

西門風一聽，道：「我慘了呀，再等何年何月吶！」

令狐爽道：「有我呀，我有辦法叫你們團聚。」

「你有辦法？」

「你忘了，我是有學問的人呀，哈……」

西門風道：「你有辦法，快說了，我聽聽！」

令狐爽道：「別問，反正我有辦法，祇不過，你得先仔細的把申屠良四人的毛病對我說一說！」

西門風道：「我好像非幫你不行了！」

令狐爽道：「除非你不想一家團圓。」

西門風道：「我告訴你，申屠良四人並不常住在清風谷，他們各有事業。」

令狐爽道：「怪了，他們不是在清風谷中修行，要當那真的神仙嗎？」

西門風笑笑，道：「修行，他們當然修行，祇不過他們仍然有事業，而且各自擁有很大的事業。」

令狐爽道：「甚麼很大事業？」

西門風道：「咱們到了銀川市，你打聽誰的羊最多，人們必會指向西城外的公羊棧房。」

他笑笑，又道：「公羊山開的棧房羊最多，上萬頭羊多不多？」

馬魁女道：「三半就是小龍

馬寡婦又找到大床下：「小女兒呀，藏在咱們箱子裏！」

馬魁女道：「黃風打洞會拉走！」

馬魁女道：「挖坑藏在土牆邊！」

馬寡婦道：「挖坑藏在土牆邊！」

馬魁女道：「屋子燒火怎麼辦？」

馬魁女道：「屋子燒火怎麼辦？」

馬魁女道：「屋子燒火怎麼辦？」

馬魁女道：「屋子燒火怎麼辦？」

馬魁女道：「屋子燒火怎麼辦？」

馬魁女道：「屋子燒火怎麼辦？」

馬魁女道：「屋子燒火怎麼辦？」

馬魁女道：「屋子燒火怎麼辦？」

馬魁女道：「屋子燒火怎麼辦？」

馬魁女道：「屋子燒火怎麼辦？」

馬魁女道：「屋子燒火怎麼辦？」

馬魁女道：「屋子燒火怎麼辦？」

令狐爽吃一驚，道：「我的乖，那麼多的羊呀！」

西門風道：「千頃地圍了個大羊圈，管理人員上百名，全是會用刀的人！」

「用刀？」

「是呀，用刀割羊皮，偶爾也割人皮！」

令狐爽道：「他們敢割人皮？」

「抓到偷他們的羊的人，這個人就會被剝皮！」

令狐爽淡淡的笑道：「我知道，至少我不會偷他的羊，是不是？」

西門風道：「銀川是塞上大地，西北大城最熱鬧，那上官文就在城東開了一家大賭場，名字就叫上官賭坊！」

西門風笑笑，又道：「上官文也下賭坊，可有一樣，他的賭坊不玩詐，誰詐誰沒命！」

令狐爽道：「賭坊不玩詐，他完了。」

西門風道：「才不吶，上官文有的是財寶，他不在乎！」

令狐爽道：「怪了，這也是毛病？」

西門風道：「那公治長在城北門外弄了個大大的林園，娘的他養鳥，吱吱喳喳的，他就愛在叫聲中打坐，而且是入定之後像個木頭人似的！」

令狐爽道：「這也是修行呀！」

西門風道：「他在打坐，鳥在唱歌，他打坐，會對鳥說話！」

「他會鳥語呀！」

西門風道：「會不會不知道，上萬隻甚麼樣的鳥都有，怪了，還有放出籠外的鳥不飛走，落在公治長的手上也不怕，吱吱喳喳亂叫着，公治長呀，公治長，叫得公治長自己也成了仙！」

他笑笑，又道：「古時候有個名叫公治長，人家才是真的會鳥語，有一回那公治長在家中坐，來了鳥兒門外叫，公治長呀，公治長，南山有隻虎拖羊，你吃肉我吃腸！」

西門風得意的對令狐爽道：「公治長跑去南山，果然發現一隻被咬死的老綿羊，嗨，他背回家了。」

令狐爽道：「回家以後他吃肉，肚腸是鳥兒的！」

「不，羊雜煮湯更香，他沒有叫鳥兒吃肚腸！」

令狐爽道：「不守信用！」

西門風道：「所以啦，有一天公治長又在後院中，那鳥又叫了，公治長，公治長，南山又有虎咬羊，你吃肉我吃腸！」

西門風笑笑又道：「那公治長老小子立刻又往南山跑，這麼的，他看到有三個漢子圍着快死的羊，

公治長大聲叫……那是我殺的羊，你們走開，不料那三人是三兄弟，羊是他們的，立刻抓了公治長送官究辦了！」

令狐爽笑道：「公治長犯官司了吧，哈……」

西門風道：「還有個申屠良，這傢伙在銀川南城內開了一家妓館，館內盡是好姑娘！」

令狐爽道：「開人肉店呀！」

西門風道：「他叫申屠良呀，屠良，屠良，這還用解釋呀，嗯？」

令狐爽道：「這麼說來，我們去銀川市了？」

西門風道：「不，這個季節他們不會在銀川市，他們去了清風谷！」

他看看烈陽，又道：「多熱呀，清風谷住着最涼爽！」

令狐爽道：「說的也是！」

這二人不去銀川市，往西北馳了三十里，果然一片大高山堵在前面了！」

令狐爽向西門風道：「你對他們如此熟悉，好像不是一天的交情了！」

一笑，西門風道：「當年通天教鼎盛時期，花子幫與通天教有來往！」

令狐爽很想多知道關於通天教的事，祇可惜西門風並不多說。

西門風忽指一條山口，道：「從老界嶺入山，五十里就到清風谷！」

他拍拍坐騎，又道：「老夫祇把你送到清風谷就回頭了，這以後端看你的造化了！」

「我的造化，也是你的造化！」

西門風道：「不錯，不錯，你完蛋了，我也沒希望一家團圓了！」

他忽的對令狐爽又道：「記住，你記住，忍字頭上一把刀，凡事要多忍耐呀！」

令狐爽道：「放心啦，伸手不打笑臉人，他們打我笑，哈哈，他們踢我我哈哈笑，哈哈笑，哈哈，他們就不好意思再打了。」

西門風道：「那還在其次！」

令狐爽道：「甚麼才是主要的？」

西門風道：「你的龍目寶珠才是主要的！」

他忽的低聲問：「令狐爽，我見你把一顆龍目寶珠送了夏侯金，那真是寶，也叫人見了眼紅，說真的，那珠子你帶來了沒有？」

令狐爽道：「價值連城的寶貝，怎麼可以隨便帶身上，我沒帶身上。」

西門風叫道：「你完了！」

令狐爽道：「我一點也完不了，你老安啦！」

公羊山頓足喝道：「娘的，小洞我在吹涼風，吃涼粉，喝涼酒，聽到龍目珍珠四個字，我是掩了小洞，摔了酒杯，急忙就出來了，娘的，撲個空呀！」

令狐爽哈哈笑了！

「各位師父們，你們稍安勿躁呀，我還有下情上稟，你們一聽就會體諒我這可憐兮兮的小子了！」

公治長叱道：「娘的，一句話他當成十句說，聽得人又明白又糊塗！」

令狐爽道：「有道是，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又道是，知音說與知音聽，不是知音莫與談，我這是心中明白，師父們心中所想的！」

公羊山叱道：「真囉嗦！」

令狐爽道：「我有學問呀，有學問的人說話是有頭有尾順理成章的嘛！」

上官文叱道：「好啦！好啦，快把你的理由說出來！」

申屠良道：「說的對了你不挨刀！」

公治長道：「說得不對你死吧！」

令狐爽道：「四位師父，你們想一想，自從有我在各位師父眼皮下辦事以後，為四位師父幹了多少勞苦功高的事呀，那一回也令師父們滿載而歸呀！」（未完·二十）

西門風道：「我也祇好為你禱告了，禱告他們別殺了你！」

令狐爽哈哈笑了。

山道上騎馬祇一半，前面不見有路徑，前面盡是亂石頭，矮樹長到山半腰，再往山上就是光禿禿。

西門風道：「下馬，下馬！」

令狐爽道：「要走路呀！」

西門風道：「前面一段，寸步難行！」

令狐爽翻身下了馬，他拍拍馬兒，笑笑：「這匹馬我不要了，西門幫主呀，你回頭帶走吧！」

西門風道：「你小子滿大方的嘛！」

令狐爽跟在西門風後面往荒山上走，亂石嶙峋最難行，若非二人功夫好，祇怕這小小的一段荒石坡走上半天也走不過！」

西門風站在一塊怪石上，他撥唇學鳥叫！

他學的是畫眉鳥叫聲，還真宏亮，也好聽！

令狐爽就笑道：「真像隻畫眉鳥！」

西門風道：「我是在叫他們出來呀，你站在一邊別出聲，他們十分小心的。」

令狐爽剛站定，附近傳來鳥叫聲，不旋踵間，祇見亂石堆後閃出影子來了。

那不是別人，「神目殺手」公治長飛過來了。

公治長手上握着刀，他一見是西門風與令狐爽二人，立刻哈哈笑了！

「娘的，二位還活着呀，足可以列入壞人名譜中與吾輩同享盛名了。」

西門風道：「禍害一千呀，娘的！」

他再看看附近，又道：「我守信用，我把這小子送來了，這以後就看你們了。」

他說完就回頭，也不再同令狐爽打個招呼。

令狐爽叫他也晚了，西門風走得快極了，就好像怕人去拉住他似的，匆匆飛奔而去！

令狐爽頓時覺得有些失落感。

公治長忽的把手伸出來了。

「小子，你來了。」

令狐爽道：「小子給公治大叔見個禮了！」

公治長道：「虛套免了，見面禮拿來！」

令狐爽道：「龍目寶珠呀！」

「哈……就是那玩意兒，哈……」

令狐爽尚未開口，「咻叱」之聲從三個方向衝天而起，三團人影如飛的撞過來了。

為甚麼說是撞過來？

實在是那三個人的身法太過急躁了，幾乎就在同一時間撞在令狐爽的身上。

令狐爽振臂升空，用的是「穿雲功」！

他在半空低頭看，果然四邪到齊了！

那上官文嘿嘿冷笑，道：「看看，看看，司馬元的穿雲絕頂輕功還真的傳給這小子了！」

「轟」的一聲落下地，令狐爽急忙規矩矩的爬在地上叩響頭，他還高聲道：「徒兒令狐爽，拜見四位師父，四位師父金安吶！」

申屠良叱道：「出家過日子，那兒來的酸禮呀，娘的，站起來！」

令狐爽笑笑站起來，垂手恭順的站一邊！

上官文又伸手，道：「拿來」

公治長道：「你剛才說的，寶珠呢？」

再看公羊山與上官文，二人撩起嘴角笑，等着令狐爽拿寶了。

令狐爽乾乾一笑，道：「沒有寶！」

四邪一聽火了，四個人翻了臉！

公治長大怒，叱道：「沒有寶你敢來呀！」

申屠良道：「你來送死嗎？」

西門風忽指一條山口，道：「從老界嶺入山，五十里就到清風谷！」

他拍拍坐騎，又道：「老夫祇把你送到清風谷就回頭了，這以後端看你的造化了！」

「我的造化，也是你的造化！」

西門風道：「不錯，不錯，你完蛋了，我也沒希望一家團圓了！」

他忽的對令狐爽又道：「記住，你記住，忍字頭上一把刀，凡事要多忍耐呀！」

令狐爽道：「放心啦，伸手不打笑臉人，他們打我笑，哈哈，他們踢我我哈哈笑，哈哈笑，哈哈，他們就不好意思再打了。」

西門風道：「那還在其次！」

令狐爽道：「甚麼才是主要的？」

西門風道：「你的龍目寶珠才是主要的！」

他忽的低聲問：「令狐爽，我見你把一顆龍目寶珠送了夏侯金，那真是寶，也叫人見了眼紅，說真的，那珠子你帶來了沒有？」

令狐爽道：「價值連城的寶貝，怎麼可以隨便帶身上，我沒帶身上。」

西門風叫道：「你完了！」

令狐爽道：「我一點也完不了，你老安啦！」

上文提要： 韋昌與女韋紫琴討論咬狗咬陸浩之事，却猜不到是誰將紫玉珮掛在陸浩頸上。喬步天因愛慕韋紫琴，將法衣獻給她。陸浩則根據毛起的敘述，估計是喬步天搶走法衣獻給韋紫琴，如今已物歸原主，陸浩將金銀袖交給火龍真人。白雨花與金素如找毛起要法衣，却讓他逃脫。小譚遇到陸浩，二人各自敘述分開後的遭遇……

飛鷹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遺失匕首被嫁禍 追踪真兇遭圍殺

小譚喜歡吃「八珍炒麵」，這是他們家鄉的麵食，而陸浩也正好喜歡吃，就陪她到天香齋來，這是一家廣東館子。

「陸浩，似乎你近來對我好了些……」

「這……我倒不覺得……」

「你知道過去我為甚麼要打扮成男人嗎？」

「我怎麼知道，要不，妳會不會是個陰陽人？」

小譚打他一下，陸浩道：「這我就不明白，金素如和妳在邱山小屋中時，是不是有時把妳當作小男生？有時又把妳當作小女生？」

「哎呀！不談這些事好不好？我們沒有甚麼不可告人的事呀！」

「這箇我信，但金素如心中在想甚麼却只有她自己知道。」

「你為甚麼從不問我，過去我為甚麼扮成一個男人？這其實很簡單，我以為自己長得醜，所以乾脆扮成男的，還盡可能穿得破破爛爛……」

「小譚，其實妳很美……」這工夫炒麵來了，韋紫琴也來了。

陸浩還是張羅着讓座，道：「韋姑娘要不要來個「八珍炒麵」？這是廣東口味，別具一格……」

「多謝！我此來只想知道一件事……」

「甚麼事？」

「你知道，家父昔年遺失的紫玉珮是誰掛在你的脖子上的？」

「不知道。」

「你似乎不大重視這檔子事了！」

「不是不重視，而是更重視這事發生之後，我們對這事的看法和態度如何？」

韋紫琴神色一冷道：「你的意思是說，你並不恨蓄意使我們仇眼相向的人，而是恨我一時不察，把你當作殺父仇人而傷害你的嗎？」

「何必再談這些往事……」拿起杯子，道：「坐下來喝一杯酒吧！」

「我今夜找你，是要把贖身的銀子還給你。」

「這又何必？又不是我的血汗錢！」

「我在「百花塢」是暫時寄身，並非下海的蜜姐，而你為我贖了身又無意要我，我就沒有理由用你的銀子。」

「想不到妳竟是這麼重視財物的人，那筆錢我早就忘了……」

數十萬兩銀子沒多久就會忘，這不是要暗示連她這個人也早就被忘了嗎？這話太令人難堪了，至少在她韋紫琴聽來是十分刺耳的。

眼角向小譚瞟了兩眼，由於此丫頭已改着女裝，身上穿的並不是甚麼綾羅綢緞，只是當地機房中織出的土綢，但手工不錯，體形又

好，怎麼看都十分合體。

即使這個韋紫琴故意找她的缺點，少打分數，也不能不承認，這個曾經懾兮兮的女人，幾乎不遜於她。

這「幾乎」二字也是她硬加上，其實這二字根本是多餘的。

韋紫琴掏出幾張銀票，道：「陸浩，這些銀子還給你，恕我不付利息了……」

陸浩道：「韋姑娘，這又何必？那時陸某到「百花塢」雖不是抱着玩票心情，妳收下也不為過……」

兩人正在推來推去，小譚一把抓了過去，納入袋內道：「一個不要，一個就硬往外推，我收起來，總會派上正當用場的……」

陸浩道：「小譚，妳這是幹甚麼？」

韋紫琴本就看她不順眼，道：「這是我與陸浩的事，妳算甚麼？」

「不錯！這是我與陸浩之間的事，妳多甚麼嘴？妳不是誠心退回這些銀子嗎？陸浩當時既未嫌妳，更沒佔有妳，所以他收了回來也無愧於心。如果妳不是虛言假套，這銀子就是陸浩的了。」

再說陸浩就算已經嫌了妳，無論如何妳也不值這麼多呀！所以陸浩的銀子我為他收起來，誰敢說不

可的？」

譚的話合情合理，除非韋紫琴現在收回那些銀子，要不，小譚代陸浩收起來，也沒有甚麼不對。

況且陸浩也沒說甚麼，只笑笑道：「小譚，妳也未免太實在了……也沒有客氣客氣……妳真是……」

韋紫琴肺都氣炸了，一時却找不到反擊的話來。就在這時泥鰍晃了進來，道：「好哇！你們商量好了，在這兒吃「八珍炒麵」，却把我留在店中。」

小譚道：「泥鰍，你今夜儘管放開肚皮吃喝，全由我會帳。」

「噢！妳小譚今天是怎麼回事兒？犯了甚麼毛病？」

「這你就不用管！你估計一下，能吃幾個「八珍炒麵」？」

泥鰍道：「六個不成問題……」

「好，大家都聽了？他能吃六個，如果吃不下呢？」

「輸十二個……」

兩人嚷嚷着叫掌櫃的去弄炒麵，這工夫，有位年輕文士模樣的人，手中拿着一卷紙，進門就打量這四個人。

因為此刻已是起更時分，只有陸浩等人還在吃麵。這年輕文士走近抱拳道：「請問哪一位是韋紫琴韋姑娘？」

韋紫琴道：「我就是……」

這小文士打量韋紫琴一下，再看看小譚，由於她剛才正在低頭吃麵，此刻正好抬起頭來，這小文士目光一凝，道：「原來韋姑娘是這一位……」

這使韋、譚二女都同時一愣，小譚道：「老兄，別張冠李戴，姓韋的在那邊，我姓譚……」

小文士笑笑，道：「韋姑娘快別開玩笑笑了！在下一眼就看出來哩……」

小譚又是一愣道：「你看出甚麼了？」

「看出妳就是韋姑娘嘛！」

韋紫琴冷冷地在一旁不出聲，誰也不知道這小文士為何認定小譚是韋姑娘？而且又那麼肯定。

陸浩道：「小弟，認錯了人是不大禮貌的。」

「錯不了……錯不了，有畫為憑！在下雖不認識韋姑娘，却十分信賴家師的妙手丹青，由於在下臨行前看過此畫，所以就看出這位是韋姑娘了……」

小文士說着就把畫卷展開，向四人面前一照，四人一齊凝目望去，這是一個美女春睡圖。雙腿半蜷側臥，一臂作枕，風韻撩人，楚楚可憐。

韋紫琴一看，立刻臉色大變。小譚看過之後却大怒道：「娘的，是甚麼人竟敢在本姑娘午睡時

偷偷畫了我的像？是誰！」

此刻陸浩和泥鰍也不知這小文士葫蘆裏到底賣的甚麼藥？

小文士道：「韋姑娘，妳似乎應該知道，有位闊綽的客戶要家師為韋姑娘畫一張全身肖像，全幀長四尺，寬尺半，潤筆費是紋銀萬兩，尚未付款，家師問那位客戶紫姑娘是甚麼樣子？住在何處？那住客戶說：反正在本鎮之內，找到那個最美最動人的少女，那就是韋姑娘，絕對沒有錯了……」

此言一出，這幾人之中，有兩人心中雪亮，一個是陸浩，另一個是韋紫琴自己。

大概喬步天自己畫的那張事後仍然不滿意，就決定請宇內丹青聖手萬花千來畫了。

即使是宇內名家，畫一幀三尺長，尺半寬的肖像，花一萬兩紋銀，已經是很高的價格了，而萬花千是用了好幾天的機會，才畫成的。

喬步天叮囑過，此少女是此鎮上美得不能再美的了，那就不會錯了，而萬花千看來看去，却認為譚珍是本鎮上，也可以說是他畢生所見到最美的少女了。

如果韋紫琴不衝動，冷靜一點，應該立刻一言不發離去，避開這尷尬的場面，可是，聰明人有時也會作出不聰明的事情，她指着小文

士厲聲道：「你的師父是不是眼睛沒開光？告訴你，我才姓韋，我才是韋紫琴……」

小文士一楞，望着小譚，再看韋紫琴，然後再看陸浩，陸浩道：「不錯，她才是韋紫琴姑娘！」

小文士楞了一陣，這才喃喃道：「這……這不能怪家師……委託的客戶對家師說……反正你就去找本鎮上最美最動人的少女畫就沒錯了！家師幹這行也有三十五年歷史，非但藝術已非泛泛，審美之能也少有人能及，他老人家所鑑定之美女，非但容貌要好而且身段也要好，更要具有內在的韻味，甚至看來不單薄，要有福相才行……」

所有的目光都在韋紫琴及小譚的臉上移來移去。韋紫琴深深懊悔沒有及早離去，伸手就去搶那張畫像，搶到手之後，自然會撕得粉碎。

但是，小譚却先搶到手，道：「老兄，你師父偷畫我的像，本該找他算帳，念在他是受人之託，而且畫得還算傳神，總是一番心血，好吧，潤筆我付了……」

說着自一疊銀票中取出一張一萬兩的票子遞過去，小文士連連稱謝而去。而韋紫琴幾乎也在同時狠狠地瞪了小譚及陸浩一眼也走了。

泥鰍此刻已吃了兩盤「八珍炒麵」，道：「小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小譚道：「誰知道是怎麼回事兒？」

陸浩道：「我雖然知道是怎麼回事，却不想說出來。」

「不行，」小譚道：「陸浩，你一定要說出來。」

「有關於別人的隱私，不說為妙。」

「啞……」泥鰍道：「甚麼隱私！韋紫琴分明另有男人，這人委託名丹青家為她畫像，也許是委託者沒交代清楚，或者見聞不廣，以為韋紫琴是天下殊色，又沒交代清楚住址，就說了一句：本鎮上最美最動人的少女，而這位丹青名家並沒有錯，他畫的正是最美，最動人的少女，只是他事先沒問清楚被畫者的身世而已，是不是這樣？」

陸浩點點頭，道：「八成如此。」

泥鰍道：「請問這位委託者是何人？」

陸浩肅然道：「對你們來說，知不知道都是一樣。何必揭人的隱私？」說完付了帳就走了。小譚跟出，泥鰍還在吃他的「八珍炒麵」，對掌櫃的道：「掌櫃的，還有兩個下次來吃，先給我存在這兒……」也追了出來。

在路上，小譚道：「陸浩，你為何不能說？」

「那人對我有恩……」

「對你有恩？那會是誰呢？」

「小譚，不要猜了！另外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你必須冷靜來處理它……」

「甚麼事？」

「小譚，假如令尊是『西天教』的教主，而『西天教』又變成武林公敵的話，你將何以自處？」

小譚陡然一震，喃喃道：「陸浩……你是說我爹會是『西天教』的教主？」

「八成如此……」

「不……不會的，他如果是，這些年來怎麼會無人知道？」

「小譚，假如如此，你怎麼辦？」

「陸浩，你說過，『西天教』不會是壞人。」

「對，可是在羣情激忿之下，誰又會去分辨好人或壞人？」

「陸浩，你說，我爹是好人還是壞人？」

陸浩想了一下，道：「至少他在火龍真人的心目中不是個好人。」

「火龍真人和我爹有甚麼……」

「令尊是火龍真人的首徒，他昔年盜走了火龍真人的法衣，作為『西天教』鎮教之寶。」

小譚默默走路，陸浩道：「小譚，妳現在最好盡一切努力，勸令尊回石府去向火龍真人懺悔認罪，也許不會懲罰太嚴。」

小譚一直不出聲，陸浩板起她的臉，發現她滿臉淚痕，道：「小譚，妳過去不是個這麼容易流淚的姑娘……」

「陸浩，我相信此番來自石府，火龍真人和大悲神尼對你有救命之恩，你一定負有兩個重大的任務，一個是把家父帶回石府，一個是把金素如交給大悲神尼……」

陸浩喟然道：「盛情難却，有恩不能不報，其實重大任務有三，還要把冷清秋送往官府治罪。」

「陸浩……你不能放過我爹嗎？我是說看在我的份上……」

「小譚，看在妳的份上，必要時我可以去死，但不能看在妳的份上縱容叛徒……」掏出一塊手帕遞給她。

「對……陸浩……你完全對……可是……他是我爹……誰叫他是我爹呢？陸浩……如果你是，該怎麼辦？」

「小譚，我也不十分清楚，但我也未必能把令尊送往石府，假如有一天能作到，我也會盡我一切努力要求火龍真人從輕發落。」

「陸浩……真謝謝你了……」這是一小譚最溫柔的一刻，緊倚在他的身上，把銀票和那幀畫像都交給了他。

事……

「這畫像我收下帶在身邊，銀票放在妳的身上，這樣也許能逐漸改變我揮霍的惡習……」

麥大熱在秘室接見了一位神秘人物。

來人和主人相對默然很久，來人才道：「麥大俠，在下此來是爲了昔年府上的一段……」

麥大熱輕輕揮手，打斷了他的話，道：「陸老弟，你不說我也能猜出來。」

「麥大俠能猜出來？恐怕……」

「麥某當然能猜出來，是不是有關麥某昔年和金素如那一段？」

「這……麥大俠知道多少？」

「陸老弟又知道多少？」

陸浩道：「也許並不比麥大俠知道的少些。」

「我却以為陸老弟知道的未必比我多些。」麥大熱喟然道：「也許有人會說，既然麥某知道此事，爲何數十年不揭穿？」

「罷罷！麥大俠，您都知道哪些事？小可可否與聞？」

「陸老弟，請先把你知道的說來聽聽如何？」

「當然，當然……」陸浩道：「她的師承，諒麥大俠已經知道了吧？」

「不錯，她是大悲門下叛徒。」

「她和『西天教』有關連這件

事……

「那是因爲譚長風昔年迷戀她，但她虛與委蛇，志在『西天教』鎮教之法衣，實際上，她喜歡的却是令尊……」

「這就是了。」陸浩道：「另外有件事，在下不便啟口……也許麥大俠尚未發覺……」

「如麥某猜得不錯，必是指在下在婚前即不能人道這件事吧？」

陸浩點點頭。

麥大熱長嘆一聲，道：「往者已矣！尚幸麥某已經有後……」

「麥大俠，在下受大悲前輩之託，要把金素如交給老前輩，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下既已答應大悲前輩，任何險阻，在下也能克服……」

「麥某十分佩服。」

「到時候麥大俠將持甚麼態度及甚麼立場？」

麥大熱道：「陸老弟，原來你今夜來此是爲了這箇，這你大可放心。由於她對麥某太狠毒，將近半生過着太監似的生活，不論你是以甚麼方式抓到她，麥某都以千萬兩紋銀作酬！」

「這……」陸浩一驚，道：「麥大俠，抓個人犯那值這麼多？」

「陸老弟以爲她不值？」

「小弟不敢那麼托大，事實上當今武林，除了一二位世外高人，

恐怕沒有幾個能和她頡頏的人了……」

「不錯，她雖然練功十分詭秘，麥某還是偷看過兩次，一次是作開弓射箭狀，能射落二十步外樹上的菓子……」

「麥大俠，現在她又又有進境了……」

麥大熱續道：「另一次是隔壁吹燈，也就是隔了一道牆壁吹熄了牆那邊的燭火……」

兩人交換了一個極爲肅穆的眼神，麥大熱道：「這兩手都類似隔山打牛的玄功，甚而猶有過之。」

陸浩點點頭，同意這一說法，道：「麥大俠，一旦陸某動手，令郎麥奇站在一邊？」

「由於奇兒非她所生，麥某已對他說過，屆時他會故作未聞、未見……」

「麥大俠，這次金素如回到鎮上，有沒有回麥家來？」

「回來過二次，她沒說甚麼，我也沒說甚麼，反正大家心照不宣。」

「如果麥大俠揭她的隱私，她會不會向你下毒手？」

「也不無可能！」

「據說經濟大權在她手中，萬一她大量提走巨款……」

「麥某已有安排，有五百萬兩她可以自由提用，超過此數，錢

莊、票號立刻止付，且已在府、縣衙門備了案……」

五大門派掌門人聯袂又來到鎮上，住在大街正中大通鏢局內，這些人都和總鏢頭梁劍光極熟。

這些人有少林、武當、華山及長白派掌門，南海派譚長風自然未到。剛剛梳洗完畢，梁劍光已把兩具屍體放在前廳床板上，兩口棺木各置一旁。

立刻就派人把陸浩請了出來。

陸浩一到，就覺得氣氛不對，少林代掌門人入了空，及武當掌門天一道長的臉色最陰沉，這也是以前很少見的。

雖然過去五大門派中人，對「九爪飛鷹」父子在武林中大出鋒頭，多少有點妒意，大有鋒頭全被陸家父子出盡的味道，但畢竟他是六扇門中所特許，白道武林所共仰，嫉妒也沒有用。

陸浩看了看少林護法了性及武當的天機道人的屍體，就知道發生甚麼禍事了。他抱拳來了個羅圈揖，道：「各位掌門人，久違了……」

華山掌門人金峯，和他的師弟那份德性差不多，大聲道：「姓陸的，你作了『飛鷹』還不過癮，是不是還要作武林盟主？」

陸浩道：「金大俠何出此言？」

金峯厲聲道：「要不，你的人憑甚麼不斷地折騰本派和長白兩派？留下來協助你辦案的人手？是不是他們碍手碍腳？」

陸浩淡然道：「此事若金大俠不提，陸某倒也忘了。既然金大俠提起此事，陸某不妨談談貴兩派所留下的兩位仁兄，這些日子都作了些甚麼事。」於是他說了趙斌及張青二人玩半掩門，半夜爲了細故爭吵，全客棧的人沒有不知道的，以及趙、張二人偷小譚的銀票，已經查明爲二人所偷，至於「都來看」那件事，的確是兩小耍了一次惡作劇，予以薄懲。

陸浩續道：「對於那種敗壞白道形象的敗類，略施薄懲有何不可？最近他們二人已參加了『西天教』，相信今後更不會有人欺負他們了。」

長白掌門人汪琦道：「片面之言，不足取信，況且，『西天教』是佛教『淨土宗』支脈，他們入教有何不可？」

陸浩道：「各位在座高人，可曾有人聽陸某說過『西天教』不是正派幫會，不可入教的話來嗎？」

「你不必巧辯！」金峯道：「試問你殺死少林了性大師及武當天機道長，他們是否又犯了你的忌諱？」

陸浩臉色一沉，道：「金大

俠，你是一派之主，說話應該有根據，不可信口開河，陸某與五大門派素無過節，有甚麼理由殺了他們？」

金峯厲聲道：「人証物証俱在，看你還能狡賴，來人哪！先把物証取來。」

有人在廳外應了一聲，大概是武當的道士，托了個木盤入廳，盤上放了一柄匕首。

道士向各掌門人施禮，金峯道：「道友請把匕首給他過目。」

道士走到陸浩面前，送出木盤。

本來陸浩還十分篤定，沒想到此事之狠之毒，拿起匕首一看，不由心中打鼓，這不就是他慣用的匕首嗎？

他的右鞭左匕享譽武林，匕首雖非寶刃，却非凡鐵，隱隱泛出紫芒，而且刀柄也是紫色蛟角雕成，也相當名貴。

就算有人仿製，也沒有那麼容易。

由於在石府中承高人爲他行功，舒解了體內元嬰真氣及駝龍寶血，功力大進之後，再未用過鞭匕，也就忘了這匕首早已失落在寒潭之中了，那是和駝龍纏鬥時被震落潭底的。

在這瞬間，他知道有人下潭撈上了匕首，有計劃地殺了一僧一道。

向他栽贓。

武當掌門天一道長頷了一聲，無量壽佛，沉聲道：「陸施主，這可是你的兵刃？」

陸浩道：「正是。」

少林代掌門了空大師道：「陸施主，這匕首既爲你的兵刃，又有人証目擊，你可有話說？」

「大師，陸某以爲這是十分可笑的笑話，第一，在下和五大門派無怨無仇，沒有理由殺人；其次，在下的匕非出手兵刃，也非暗器，果真殺了人沒有必要留在當場讓人抓到把柄。第三，各位請看，這分明是右手握匕殺死二位的手法方位，而在下右鞭左匕，武林中無人不知。」

金峯厲聲道：「你剛才自稱匕非出手兵刃，不作暗器之用，爲何落在別人手中？」

陸浩冷冷一笑道：「金大俠，關於這件事，在下自會有所交代。」於是他說了在寒潭中和駝龍搏鬥，被震落匕首於潭底的事。

汪琦道：「各位可聽說邨山寒潭中有一千年之駝龍嗎？」

此言一出，有人笑了起來，表示全屬子虛。

陸浩道：「各位信與不信，陸某並不計較，好在那駝龍的甲壳尚埋在邨山之中，且從甲壳四周下部剖出巨珠三十八顆，陸某還承那位

火龍真人前輩，賞賜了兩顆。」

說畢伸手入懷，掌中已托着兩顆比鷄卵略小，光芒四射的避水珠，有人發出驚嘆，那是鏢行中人，但五大門派中人却是個個臉色木然。

汪琦道：「姓陸的，玩這種花樣你自是內行，你的詭辯沒有甚麼用，火龍真人乃是傳奇人物，世上是否真有此人，反正無法印証。」

陸浩晒然道：「這恐怕是汪大俠的見識不夠廣博之故，此話若被火龍真人老前輩聽到，必然笑你孤陋寡聞了，將來事了，在下可在那位老前輩許可之下，爲各位引見一下。」

金峯道：「姓陸的，你少吹大氣，不信問問梁總鏢頭，人家見多識廣，南七北六一十三省，那一省都到過，甚至每一省每一縣都到過，問問梁總鏢頭可曾見過火龍真人？」

梁總鏢頭五十出頭，生得虎目顴眉，人家的確見多識廣，所以說話總要留點餘地，道：「梁某天生勞碌命，自二十二歲開始吃鏢行這碗飯，屈指算來大約也有三十年了吧！去的地方的確不少，見到的奇風異俗，異人奇士，也不算少，却未見過火龍真人。但是，一個人的見聞再廣再博，畢竟有限，所以梁某未見過的人，絕對不能說世上絕

無此人。」

陸浩抱拳道：「即使不見梁大俠其人，祇聞其聲，亦知大俠的風範，絕非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者可比。所以故人說：心不可不虛，虛則義理來居，心不可不實，實則物欲不入，不知梁大俠以爲然否？」

梁劍光不便太支持陸浩，却連連點頭，而這工夫，陸浩已把匕首插入衣內腰上，金峯厲聲道：「姓陸的，那匕首是証物，你……」

陸浩道：「匕首的確是在下之物，物歸原主，有何不可？至於人是否陸某所殺？明眼人心裏有數，顯係有人栽贓，使陸某變成武林公敵，但陸某以爲身正不怕影兒斜，遲早總會水落石出，不知金大俠所說的人証又是何方神聖？」

金峯道：「請五位人証移步廳內。」這工夫五個人魚貫而入，前面二人竟是「遼東三虎」的師叔「冰魁」陶森，和「冰彌勒」陶德兄弟，後面三人是「滇北四真」之三：老大一芥，老三一虛及老四一塵，老二早被陸浩逮住送到保定府處決了。

陸浩一看這五個人，就知道不妙。

祇是這五個除了「冰彌勒」陶德有一臉幸災樂禍之色外，其餘如「冰魁」陶森及「滇北四真」等則沒有任何表情。

甚至乎「滇北四真」老大一芥臉

上還有無奈神色。祇是陶德這個一身肥肉的傢伙，陸浩是怎麼看都不順眼。

汪琦道：「陸浩，你可認識這五位？」

陸浩道：「認識。」

金峯厲聲道：「你當然認識，因爲這五位就是你行兇時的目擊者。」

陸浩向「滇北四真」老大一芥望去，因爲至少他以為一芥這人還不算壞，可是一芥向他苦笑了一下，沒有說甚麼，也不便說甚麼。

少林代掌門人了空大師道：「陶施主，一芥道長，請向陸施主說明那天殺人時的情形與經過。」

陶德正要開腔，陶森阻止了他，道：「陸浩，前夜凌晨寅時正，我等經過本鎮郊區白雲寺附近，看到你……不，應該說背影極似你的人，右鞭左匕，在和一位道長動手，而且已斃斃一僧，當發現附近有人出現時，你的匕首出手，正中一位道友的心窩，道友倒下，你立刻逸去，在下兄弟二人當時所見確是如此，但因距離在二十多步以上，不敢武斷那人就是你。」

陸浩報以感激的目光，事實上，那栽贓之人必須在來人尚在三十步以上逸去才行，而且還要背向來人，不然的話，可能被認出來，而陶森這麼說，不卑不亢，不

偏不倚，是非常公正的。

「老大，就是他。」陶德道：「爲甚麼還爲他開脫？」

陶森怒視陶德一眼，道：「事實如此，我們陶氏兄弟雖不敢自詡白道俠士，却絕不說謊誣栽，也不會有開脫，有一句說一句。」

陸浩道：「陶老大，老實說，您的爲人比白道還白，有些自詡白道人物，其行爲之卑鄙比黑道還黑，陸某至爲欽佩！」

陶森道：「不敢當！」

這時一芥淡然道：「貧道師兄弟三人到達現場，比陶氏師兄弟猶遲了一步，祇看到一個人的背影。匕首出手，一位道友倒下，此人收了鞭，迅速離開現場，因當時下弦月色甚暗，貧道不敢說此人即是陸浩，祇是由兵刃推斷，有其可能而已。」

這兩人的証詞，對陸浩都十分享有利。陸浩也報以感激的神色，但武當掌門天一道長道：「兩位同道的見証，都極爲客觀，令人敬佩，但所有証人都曾看到兇手右鞭左匕，這一點當無錯誤？」

陶森與一芥同聲道：「沒有。」

天一道：「請問在座諸同道，武林之中可有第二人的兵刃爲右鞭左匕？」

大家異口同聲道：「絕對沒有。」

天一道：「既然絕對沒有第二人的兵刃是右鞭左匕，那麼，了性大師及本門天機師弟死於匕首之下，且敝師弟心窩上的匕首即爲陸施主之稱手兵刃匕首，亦爲鐵証，各位同道可有異議？」

大家異口同聲道：「沒有異議。」

當然，陶森和一芥沒有出聲。

天一道長道：「陸施主還有甚麼話說？」

陸浩忽然發出一陣朗笑，笑聲未畢，金峯厲喝一聲，道：「各位，你們看這狂徒有多跋扈，當着這麼多的武林耆宿之面，居然仍是如此目無餘子，可見他根本未把吾人放在眼裏了。」

陸浩臉色一沉，道：「姓金的，你倒有自知之明，老實說，你貌不驚人，技不壓衆，人格又甚低下，姓陸的確沒有把你當一號人物。」

金峯自視甚高，他的身手，自比趙斌高出多多，而且也沒有和陸浩直接動手，祇聽陶德說，在邨山中被陶德羞辱了一番，尤其在這場合之下，也正是出鋒頭的大好時機，因而暴喝聲中撲了出來。

一芥暗暗一嘆，他幾乎知道這結局了。

華山派過去的聲望，幾乎凌駕在少林及武當之上，以劍術見長，

而劍術高的人，拳掌也不會含糊。祇是金峯也知道，在這場合上固是出鋒頭的大好時機，萬一失招而現眼，所造成的反效果之大，也是不可估計的。

所以他撲出時，劍已出鞘，華山鎮山的寶劍「墨松」，一旦出鞘，黑芒氤氳，寒氣逼人，乃是一柄吹毛斷髮的上古神兵。

劍是名器，劍術又是各派劍法之翹楚，若不趁機揚名立萬，簡直是錦衣夜行。

而金峯此刻出手，其他各派中人自然大為歡迎，有人冒險一試鋒芒，作壁上觀者何樂不為。

金峯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在為別人開路，勝了自然揚眉吐氣，萬一當場出醜，別人却可藉此警惕。

所以金峯一出手就是「天昊劍法」的最後三絕之一「霧裡曇花」，這是以詭譎莫測見長的第一招。

劍身呈褐黑色，但黑中泛亮，其光燄和一般名劍不同，陸浩身子扭轉，閃了開去。

金峯此刻是欲罷不能，況且這才是最後三絕招之一，「雷山小遇」又告施出，這一招自然是以聲勢和內力並具的。

但陸浩再次迴旋擲閃，避了開去，乍看像是剛剛自陸浩的耳旁閃電穿過，甚至有人發出驚呼。

金峯到了此刻自然不會收

手，「雷天大壯」在十成威力之下施出，劍上的罡氣向四下排壓，五支巨燭，稍近的三支在「卜」聲中熄滅。

結果如何不得而知，華山派劍術之精博，由此可見端倪。

然而，陸浩在這場合上似乎不想出鋒頭，或者有所忌諱，不敢正櫻其鋒，再次全力閃擲，乍看似乎十分勉強地閃過這凌厲的一擊。

即使別人不知道這是華山派的三絕劍，猜也能猜出來。這種結果，如果往好處去想，應該引以為榮。至少陸浩沒還手，可以解釋為不敢還手，或無暇還手，或者有意相讓。可是金峯不這麼想，以為沒有結果，無功而退，甚是無趣，大喝一聲，三絕招再次重演一遍，而且一氣呵成。

陸浩心中盤算了一下，忽然改變了主意，在適當時機之下的阻嚇是事半功倍的，對某些人來說，實力才是最好的教訓。

這次他的閃動不是規避，而是迎上，只見黑亮的劍芒罩住了他，只聞一聲怪吼，人影倏分。

金峯跟蹤退了三大步，手中空空如也。

陸浩手持「墨松」寶刃，在劍身上一彈，發出一聲龍吟，喟然道：「如此名劍，可惜呀，可惜……」揚手之下，黑芒暴漲，「刷」地一

聲，「墨松」戳入牆壁之內，劍身只剩一半，一段燭芯，還在劍身上燃燒而未滅。

大廳中死寂一片，一芥和陶森自肅然之神色中綻出些微的敬意，金峯一言不發過去收回劍還鞘歸座。

「在座諸位既然都是武林中的耆宿，這點淺道理自應懂得，試問，以陸某的身手，要殺了性和天機，還用得着右鞭左匕嗎？即使用得上，又何必匕首出手，還把匕首留在死者身上逃走，然後讓人抓到把柄作為證據？」

汪奇大聲道：「如說不是你，你指出真兇來。」

「使在下痛心的是，武林敗類，明顯地在製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亂，而各位名宿似乎不信在下之陳述，甚至不予求証，却堅信一些無恥爛言，這就叫人想不通了。」

了空大師頷了一聲佛號，道：「陸大俠身手了得，果然盛名不虛，但既有五位人証，看到兇手是右鞭左匕之人，而且陸施主的匕首又在天機道友屍身上找到，要說陸施主可以置身事外毫無嫌疑，就未免強詞奪理了。」

天一道長道：「了空大師所言，乃大家欲言而未言者，陸施主總要有個交代才行。」

陸浩肅然道：「明眼人心裡清

了空道：「梁大俠請說，不必客氣。」

梁劍光道：「據梁某所知，『九爪飛鷹』不到十二萬分絕不殺人，而且他與少林及武當兩派也無瓜葛，似無理由殺人，正如陸浩所言，以他的身手，似不必以匕首出手殺人，而殺了人之後，更不會留下匕首來坐實他自己的罪名，各位高人請再三思。」

汪奇大聲道：「那是因為當時有好幾個人到了現場，他殺人心虛，來不及取走匕首就倉皇逃走。」

梁劍光笑笑道：「汪大俠之言也不無可能。可是吾輩處理一段公案，為求公正，似應面面俱到，陸浩所說之與駝龍搏鬥，以及火龍真人尚在人世之事，我等何不查上一查，吾人根本不查而斥其妄為，豈非予人口實，而斥吾人曲解武斷了？」

汪奇本要反駁，天一道人及了空都抬手予以制止，天一道人道：「梁大俠之言甚是，雖然陸浩涉嫌重大，為了母枉母縱，深入查証，實屬必要。」

* * *

陸浩回去時，泥鰍在為小譚畫眉，兩眉畫得一高一低，一粗一細，小譚直跳腳要洗去重畫。

「不，不，這樣才好。」陸浩站

在她的身後，打量鏡中的她，道：「也許有一天會流行這種畫法的。」

小譚要打他，他抓住了她的手，道：「走，陪我吃飯去。」

「你還沒吃飯，為甚麼這麼晚還沒有吃？」

「赴了個約會，有點像鴻門宴，只是有驚無險。」

小譚道：「泥鰍，偏勞你，去叫幾個菜我陪陸浩吃。」

「噢！只有妳陪，我不能陪他？」

「我也沒有說不許你陪呀！」

「好好！」泥鰍道：「先不要說那鴻門宴的事，等我回來再說。」說畢奔了出去。

陸浩攔住小譚的細腰，要去吻她，她推開他的下顎，拚命地掙扎。陸浩愕然道：「小譚，原來妳討厭我。」

「不是嘛！」

「還說不是，我要親親妳，妳都……」

「不是的……我怕……我怕……」別看她有時候完全是男人作風，此刻却搭拉着脖子，嬌靨紅到耳根。

「妳怕？妳怕甚麼？」

「我祇怕太讓你接近……很快就對我膩了……過去……你沒喜歡過我……那也罷了……而有一度喜

歡過我……不久又膩了……陸浩……我不知道有沒有勇氣過那種日子。」

陸浩心頭一震，真沒想到她有麼強烈的情感，握住她的雙手，道：「小譚，不會的，如果我們現在算是兩情相悅……永遠……永遠也不會變的……」

「陸浩……這話我也信……就以你以重傷之身……下寒潭找我……和駝龍搏鬥的事來說，我知道你愛我有多深……但是，有個女人比我好看，我……」

「不，小譚，沒有人比妳好看，至少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遇上一個。」

「你騙我，陸浩，你不老實。」

「小譚，信任我，人有時會被自己的眼睛所欺騙的……以前我的確以為韋紫琴是天下殊色。但是，自妳洗淨了身子及面孔，換上女裝之後，我發現妳是屬於耐看的女人，越看越好看，所以夜晚我都是摟着這張名丹青家萬花千的傑作才能入睡的。」

一翻枕頭，那張名畫不見了。陸浩臉色一變，把床上的寢具都翻了過來，甚至抖了起來，找遍了屋中，那幀畫像真的不見了。

「天哪！是誰偷去的？是誰？會不會是泥鰍？」

「甚麼事又賴到我頭上來了？」

楚，陸某才是真正的被害者，至於死的了性和天機二人，不過是被陰謀者作為害陸某的工具而已，陸某自然要偵察此案，逮到真兇，但既為被害者，却得不到同情與諒解，所以陸某也不須向任何人負任何責任。」

有些人嘩然起鬨，陸浩向梁總鏢頭等人抱拳為禮，說聲告辭，大步走出客廳。

汪奇大聲嚷嚷道：「攔住他……他想跑……」

陸浩在門口止步迴身道：「汪奇，姓陸的不會跑，也沒必要跑，你若不服，自管站出來，瞎嚷嚷是不足以揚名立萬的。」

陶德冷笑道：「好歹汪大俠也是長白派的掌門，難道這是假的不成？」

陸浩晒然道：「時無廣武，遂使堅子成名耳……」說畢揚長而去。

汪奇大聲叫囂，而且口出不遜，却僅是窮咋唬而已，沒有任何入敢追出去，因為金峯的例子在先。

而金峯却噤若寒蟬，訕訕地坐在一邊不出聲。

梁總鏢頭抱拳道：「小可是局外人，本不該饒舌，可是梁某既然躬逢今日之會，有幾句話不能不說。」

泥鰍見陸浩焦灼的樣子，大為不解道：「甚麼東西丟了，是不是銀票？」

「不……」小譚低聲道：「是我那張畫像。」

泥鰍一楞，但立刻又是一喜，他一直希望陸浩能喜歡小譚，而且他也一直認為小譚才是天下殊色。可惜以前小譚太邈遠，等於明珠蒙塵，現在看陸浩像掉了魂似的樣子，能不為小譚慶幸嗎？泥鰍道：「哎呀，丟了就算了，現在你又不差這一萬兩銀子用，一個活色生香的大美人在你身邊，不是比一幅畫像好得多，你真笨。」

陸浩猛一揮拳，道：「我知道是誰偷去的，一定是她。」

「甚麼人？」小譚和泥鰍齊聲問着。

陸浩一字一字地道：「金素如。」

儘管小譚不願提這個人，却又不能信陸浩的猜測，現在想起那山小屋中的情景，金素如這女人的確不大對路，也可以說不大正經。

祇是小譚太純潔，長了這麼大也沒聽說過女人和女人還有甚麼花樣，所以她捂着耳朵，道：「我不聽這個人的名字，而我和她真的也沒有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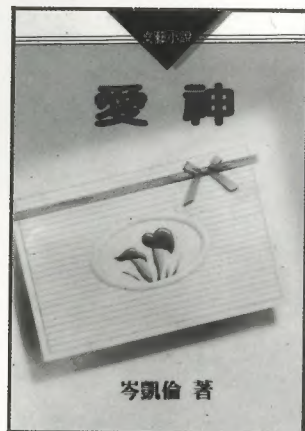
「當然沒有發生甚麼事。」陸浩道：「可是這女人對妳還不死心，

岑凱倫作品介紹

真命天子

命相家云：此妹事業有成，名利兩就，惜命犯桃花，姻緣三波四折；若有緣則無份，有份則無緣，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

每本HK\$40



愛神

若你曾經為名公子流淚，愛神會令你破涕為笑；如果你不能確定谷菱的真命天子是誰，更加不可錯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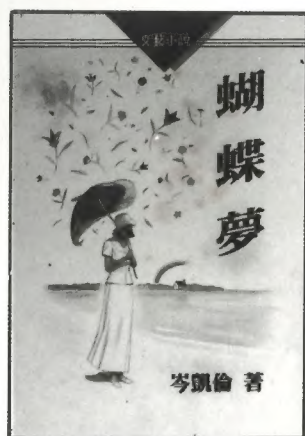
愛神是名公子與真命天子的聯合結晶，岑凱倫特別為各位精心炮製——愛神！

每本HK\$40

蝴蝶夢

她是外表美麗、燦爛多姿、形態高雅但善變而又不守大自然規律的蝴蝶！

每本HK\$38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自現在開始，千萬要小心。」
「我却有另一種看法。」泥鰍道：「在目前，如有其他壞人想害小譚，金素如不知則已，如她知道，必不會坐視。」
「泥鰍，不要再談這女人。」泥鰍道：「小譚，我們都相信你們真的沒有甚麼，我以為金素如只是『意淫』而已。」
「我不聽……不許再說這些髒話……」小譚哭了。這使泥鰍和陸浩非常感動，由此可見她是如何純潔了。
「小譚……他如果不信任妳……會這麼喜歡妳嗎？」泥鰍道：「陸浩關心妳……當然也會排斥任何對妳有類似意圖的人，小譚……他在小譚耳邊低語道：『不要那麼死心眼，對陸浩有時要放開些，施捨一點。』」
酒菜送來，三人就在這內間吃喝，由於陸浩正面向房門口，隱隱看到一個人探進半個頭來，向他作個手勢，這手勢的意思大致是：不要驚動別人，我有重要的話要告訴妳。
這個人是韋紫琴。
對於上次造成的尷尬局面，陸浩一直感到歉意，祇是那一次錯不在他或小譚，而在於那位丹青聖手萬花千，為甚麼不在韋紫琴獨處時交給她？

也可以說該怪喬步天，他相信是喬步天委託畫的，當時祇說是本鎮上最美的少女，沒交代清楚是住在甚麼地方。
因而，陸浩沒有告訴兩小，說是如廁，來到街上轉角處，道：「韋姑娘，有甚麼事？」
韋紫琴道：「關於那一僧一道之被殺，你知不知道是誰幹的？」
「不知道，韋姑娘知道？」
「當然，如不知道我就不來了。」
「多謝韋姑娘奔走相告，兇手是誰？」
「陸浩，我知道，我上了別人的當，在邱山中得罪了妳，也可以說傷了妳的心。可是，那不能怪我，照妳過去對我的關愛，妳該諒我的。」
「我早就原諒妳了。」
「可是妳却疏遠了我。」
「關於這件事。」陸浩攤攤手，道：「我們之間並沒有甚麼契約或甚麼誓言，離合、疏密也是十分自然的事。韋姑娘，我們不仍是朋友嗎？」
韋紫琴咄咄逼人地道：「陸浩，小譚能取代我嗎？」
這話很不技巧，也可以說過份地自負，陸浩此刻不願刺激她，道：「韋姑娘，我不能說不能取代這種話，祇是寸有所長，尺有所短。」

短。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沒有盡善盡美的事。路要讓一步，味須減三分，如此則能進退隨心，無往而不利。」
「陸浩，你不想知道那兇手是誰？」
「韋姑娘豈非多此一問。」
「既想知道，就跟我走吧。」
「到哪裡去？」
「祇要是在我的身邊，你會計較在甚麼地方嗎？」
「韋姑娘，如果妳有誠意，就請說出來，我不大喜歡有條件的幫忙。」
「這麼說妳是迷上了小譚了？」
「這是扯不上關係的，韋姑娘，一個人被別人所喜愛是十分幸福的，我知道有個人必要時為妳去死他都願意，那才是妳真正的……」
她揮揮手道：「好吧！我就讓妳一步，要找兇手就跟我來吧！」
「韋姑娘，我要回去交代一下。」
「遲了恐怕來不及，走……」領先向鎮外奔去。陸浩自然希望儘快找到兇手，不疑有他，但出了鎮，逕奔一條小徑，穿過一個樹林，在山谷邊緣處停了下來，道：「陸浩，我本來無意害妳，可是妳對我太過份了。」
「韋紫琴，這是咎由自取，豈

能怪人？再說陸某雖在重傷時受妳傷害以及咬狗噬嘴，事後並沒有以牙還牙報復妳，陸某有甚麼對妳過份之處？」
「你心裡明白，剛才在鎮內，你的反應如果不是那樣的話，我不會帶妳來此，妳以這方式對待譚珍可以，對我就不成。」
說畢連擊三掌，一個倒縱，沒入林中。
不一會，四面八方傳來「刷刷」聲，陸浩緩緩轉身，電目四射，有少林代掌門人了空、武當掌門天一道長，華山的金峯和長白的汪奇。可以說除了南海派，五大門派到了四位掌門人。陸浩心裡有數，韋紫琴即使不騙他，他遲早也會遇上這場面的。
陸浩朗朗一笑，道：「俗語說：常走夜路必遇鬼，我陸浩走的夜路不少，也遇過不少的鬼，沒想到今夜遇上的不是鬼而是四位大掌門人。」
他對這些素日道貌岸然，而如今却人鬼不分，甚至由於某種利害關係已經變節的幾個掌門人，說不出內心有多麼厭惡，所以出言極盡譏諷之能事。
汪奇道：「媽拉格巴子，你死到臨頭，還敢逞能，我看你這隻死鷹，今夜能不能逃出這片樹林。」
(未完·十七)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